

无限智能

美赫巴巴 著

版权 阿瓦塔美赫巴巴永久公益信托

作者：美赫巴巴
翻译：田心
中文配图：炬池 石灰
网站：www.meherbaba.cn
开本：850 x 1168 1/32
字数：120 千字
张数：218 页
版次：2024 年 09 月 15 日

目 录

第一辑	1
无限智能无所不在	1
第二辑	6
思想与进化	6
进化过程系列	7
第三辑	20
想象状态与思想状态	20
第四辑	30
思想创造与思想体验	30
第五辑	33
有限与无限思想	33
贝拉姆与琐罗亚斯德	37
第六辑	44
思想类型与意识类型	44
第七辑	51
思想与业相	51
第八辑	61
思想与摩耶	61
第九辑	66
无形思想与有形思想	66
第十辑	81
想象形体与思想形体	81
狮子比方	85
眼睛比方	85
石头例子	95
人类例子	97
海洋比方	100
第十一辑（上）	103
四瑜伽与消除业相	103

自然业相	106
不自然业相	107
行动瑜伽 (Karma Yoga)	118
知识瑜伽 (Dnyan Yoga)	120
婴儿例子	122
第十一辑 (下)	126
信爱瑜伽 (Bhakti Yoga)	126
信爱阐述	129
有欲信爱	140
胜王瑜伽 (Raja Yoga)	143
第十二辑	144
妄想与真想	144
木棍例子	146
幻境例子	148
电影例子	149
第十三辑	151
第十四辑	162
无限智能之旅	162
补编 (上)	168
酣眠、梦与醒	168
黑暗与光明	173
补编 (中)	184
欲望与业相	184
四种状态	188
信爱瑜伽	189
业相的消除	193
补编 (下)	196
真相与幻相	196
大有与空无	199
大知与不知	203
上帝手书	210

简介

《无限智能》是1969年美赫巴巴离开肉身不久，巴巴的满德里保·纳图在美拉扎德栈房发现的三部书稿之一；2005年由阿瓦塔美赫巴巴永久公益信托主持编辑出版。【另外两部是《茶会讲道集》和《创世与起因》的书稿；也分别于2017年和2022年由阿瓦塔美赫巴巴永久公益信托主持编辑出版。】

《无限智能》的三位编辑当中，有的认为文稿可能是巴巴1920年代在美拉巴德给满德里讲道的记录，依据是1926年7月10日的《联合日记》：巴巴自开始沉默以来，经常定期向满德里讲解深奥的神圣主题。若把他最近四个月在沉默中授述的文字放在一起，将会结集成一大卷。

由于在写作时间上，《无限智能》同美赫巴巴那部迄今不知去向的书吻合，所以在正式出版之后，巴巴的一些跟随者猜测这或许就是那部神秘著作。2007年译者在美拉扎德曾就此询问《无限智能》编辑之一美赫文·杰萨瓦拉。他回答说，这部文稿虽然不是巴巴亲笔所书，但内容应该与那部书有关，很可能是其中一部分。

另外一位编辑宝·喀邱瑞则认为，《无限智能》就是美赫巴巴1925-26年著述的那部书，因为巴巴在生命最后两年（1967-68年）向他授述《无与有》要点时说，《无与有》包含了那部书10%的内容；《神曰》包含了90%的内容。宝吉认为《无限智能》文稿包含了那部书100%的内容。【《无与有》第二部的标题也是“无限智能”，内容同《无限智能》也有多处重合。】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发现自己越来越认同宝吉的判断。虽然文稿原

件不是巴巴手迹（经确认亦非出自当时巴巴身边满德里之手，而是由一位不知名者所誊写），但在文体风格和内容上都非常接近《神曰》，同样是一部建构严谨、层层递进、首尾贯通的力作；同样是围绕创世及其目的之主题展开，尽管切入点不同。在通篇布局上也与《神曰》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在后半部放入分量极重的一章（《神曰》第8部、《无限智能》第11辑）；甚至在不同章节中都出现重复之处（《神曰》中第1部与第8部有一段文字重复，《无限智能》第12辑与第14辑有一张图和一段文字重复）。这些细节也进而提示，《无限智能》极有可能是那部书的誊稿（除非巴巴在同一时期另有专著）。当然这只是个人推测，仅供参考。

至于《联合日记》所记载的巴巴定期讲解深奥神圣主题，译者倾向于认为，《茶会讲道集》和《无限智能》补编，无论在内容和语气上，还是在时间上，都更与之契合。另外，巴巴授述的文稿通常都是打印出来保存；只有《无限智能》稿件是专人誊写的。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无限智能》中的主图（见第14辑末尾）可以说是以图示方式，对整个文本（尤其是1—10辑）内容的综合概括。据文献记载，该图曾被放在装有巴巴那部神秘著作的黑色公文包里，于1935年伴随巴巴乘加拿大皇后号轮船访问西方。图与文高度契合，也是一个重要佐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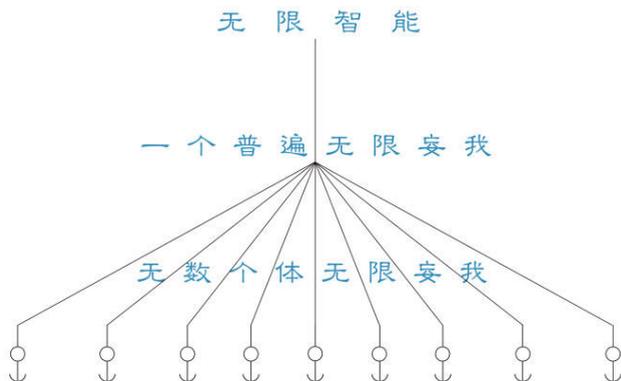
《无限智能》中文翻译依据的文本，是美赫巴巴所著的《无限智能》原稿；共十一辑，没有标题。中文每辑标题由译者根据内容并参考2005年版《无限智能》标题所拟。——田心

第一辑

无限智能无所不在

无限智能通过个体无限妄心（无限妄想、无限妄我）的精身体，体验（思想）无限的精想象（精宇宙）；通过个体无限妄心的浊身体，体验无限的浊想象（浊宇宙）。无数的个体无限妄心都存在于同一个普遍无限妄心（妄我、假我），这个无限妄（想）心存在于无限智能。因此，无限智能存在于每一个无限妄心。通过每一个无限妄心（我）及其精与浊身体，同一个无限智能体验其精与浊想象（宇宙）。

整体怎样，个体也怎样：在原子状态有一个最有限的普遍我，每



○ = 个体无限妄我的精形体

∪ = 个体无限妄我的浊形体

一个原子皆是最有限的个体心；在植物状态有一个较不有限的普遍我，每一个植物皆是较不有限的个体觉识（chaitanya）；在动物状态有一个更不有限的普遍我，每一个动物皆是更不有限的个体思想；在人类状态有一个无限的普遍我，每一个人皆是无限的个体我。

因此，具有完全精与浊身体的个体无限妄我（水滴），也就是凡人心，是普遍无限妄我（海洋）的一分子（ansh）；个体真我（水滴）是普遍无限真我（海洋）的一分子。无限真我 = 真人（Satpurush）心。

具有不完全精与浊身体的个体有限妄我（水滴），也就是（非人类的）其他形体的心，是普遍有限妄我（海洋）的一分子。

人类个体无限妄心根据业相（sanskara）——也就是心通过上一个精与浊身体对无限精与浊想象（宇宙）进行体验时产生的印象——改变精身体（sūkṣma sharīr），因而也改变浊身体（sthūl sharīr）。精与浊业相是心通过精与浊身体对（精与浊宇宙的）精与浊事物进行体验时获得的印象。心根据其通过之前精与浊身体所接收的业相总和，获得新的身体。心本身不生也不死。出生与死亡的是身体——这也归因于无限心的妄想。当妄想转变为真想时，心接受身体的工作也结束。无限心的身体和思想状态改变，无限心本身从不改变。

就这样，在每一个个体无限心及其两个身体中都存在着同一个无限智能。通过伽尼、拉姆玖、鲁斯特姆、贝拉姆、帕椎、彭度、佳尔、阿君、韦希奴等，也就是通过这些个体无限妄心（个体无限妄我、个体无限妄想）的精与浊身体，同一个无限智能体验无限的精与浊想象（宇宙）。无限智能因在虚妄地思想而充当无限妄心；也就是说，无限智能妄想时，处于妄心（妄我）状态。医生（伽尼）的无限智能（由于妄想）将其想象体验为真实，通过其无限心的精与浊身体，体验精与浊宇宙。

无限妄心 = 无限妄想 = 无限妄我

无限想象 = （无限）宇宙

浊宇宙是精宇宙最合适的（身体）外罩；浊身体是精身体最合适

的外罩。业相怎样，精身体就怎样；精身体怎样，浊外罩（浊身体）就怎样。

由于妄想，医生的无限智能显现为妄心——此乃妄意识状态。体验自身时，无限智能显现为真心——此乃真意识（超意识）状态。

妄想产生于业相。业相是通过精与浊思想体验精与浊无限想象时获得的印象。当没有妄想、没有幻想印象（业相）时，无限心就不会通过妄心及其精与浊身体去体验想象，因为无限心不再妄想，不再体验无知（想象），并且知道这一切体验都是其想象出来的；现在无限心体验自身大我（超意识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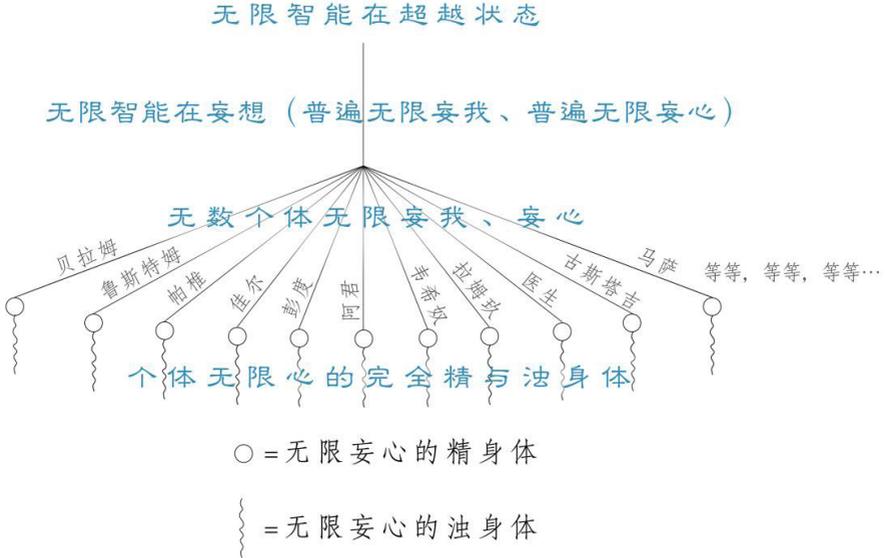
正如贝拉姆、鲁斯特姆、帕椎、古斯塔吉、萨达希夫、佳尔等个体无限妄我，都是同一个普遍无限妄我（海洋）的一分子（水滴），个个皆无限，都有完全的精与浊身体，个个都思想无限想象；同理，琐罗亚斯德、佛陀、耶稣、穆罕默德等个体无限真我，也都是同一个普遍无限真我（海洋）的一分子（水滴），个个皆无限，个体地思想自身，个体地体验无限大我。

在妄想状态，有意识（思想）的无限智能处于妄意识（凡意识）状态；在真想状态，有意识（思想）的无限智能处于超意识（真意识）状态，这是因为没有了业相——妄想根源。

因此，有意识、超意识、亚意识和无意识皆是同一个无限智能的不同状态。

师利塔俱丁巴巴（醒）	个体无限真心	无限智能在超意识（无限真我、无限真心）状态
法拉敦（醒）	个体无限妄心	同一个无限智能在有意识（无限妄我、无限妄心）状态
蚂蚁（醒）	个体有限妄心	同一个无限智能在亚意识状态
上述一切（酣眠）		同一个无限智能在无意识状态

普遍无限妄心（妄想）在无限智能里，因为无限智能在妄想；贝拉姆、佳尔等无数的个体无限妄心在普遍无限妄心里，因为他们都是



无限妄我海洋的水滴。因此，同一个无限智能在每一个无限心（贝拉姆、鲁斯特姆等）里，每一个无限心（贝拉姆、鲁斯特姆等）都在精与浊两个身体里。同一个无限智能在无限妄心及其两个身体里。同一个无限智能在普遍的无限妄心里，在所有无数的无限妄心及其想象（宇宙）里，在精与浊宇宙和所有精与浊身体里。因此无限智能无所不在。在贝拉姆、鲁斯特姆、吉森、韦希奴等每一个无限妄心里都有无限智能。精与浊宇宙（无限想象）在无限智能里。所以，在贝拉姆（个体无限妄我）的无限普遍大我（无限智能）里，有（1）精与浊宇宙，（2）所有无数个体有限和无限妄心及所有精与浊形体。

精与浊宇宙（整个造物界）来自于无限思想，因为造物界代表无限思想的无限想象。无限思想的产生点是整个精与浊造物界（一切精与浊事物）皆从中产生的创世点（Om、Maheshwar、Ahur Bindu）。

无限思想的这个原子不振动（无意识）时，包含着微想象（宇宙）；振动（有意识）时，产生、显现、创造该宇宙（想象）的精与浊形体。

无限思想独一无二永恒：有限地思想时有限；无限地思想时无限。虚妄地思想时虚妄；真实地思想时真实；不思想时无思想。无限妄想的无限智能（即无限妄我）无限地妄想时，体验（思想）宇宙（想象）。无限真想的无限智能（即无限真心、无限真我）真实地思想时，体验（思想）自身。

因此宇宙（精与浊想象）来自（产生）于无限思想（意识）。无限思想是整个宇宙（通过原子点）的创造者。

无限智能思想时，生产、显现、创造宇宙（微想象的精与浊形体）；虚妄地思想时，体验其思想所显现的精与浊想象（有意识状态）；真实地思想时，体验（思想）自身（超意识状态）；不思想时，什么都不生产，什么都不体验，甚至不体验自身（无意识状态）。

因此，宇宙是无限思想（意识）而非无限智能的产物。宇宙（无限想象）不是妄想而是无知与思想的产物，通过妄想而被体验为真实。

就这样，无限智能通过无限思想产生宇宙，通过妄想体验宇宙，通过真想体验自身。

因为妄想，无限智能把原本和真正最有限的想象（宇宙）体验为无限，把无限大我体验为有限；因为真想，无限智能把原本最有限的想象（宇宙）体验为最有限，把真实无限大我体验为无限。

第二辑

思想与进化

无限智能海洋里没有运动（意识）时，也就是无限智能不思想（不在无限心状态）时，宇宙（无限智能的想象）潜在于其最有限的微形体；有运动（思想）时：

(1) 这个微宇宙被显现为精与浊形体；

(2) 微无限思想显现为最有限的原子形体，进化并扩展至最高极限——人类形体。

就这样，宇宙从最有限被生成无限，从无限被撤回最有限；原子被进化到人体。此乃神的吸入与呼出宇宙；此乃从最有限思想到无限思想，通过八百四十万物种形体系列的内收与进化。因此进行内收与进化（生产、保存与毁灭）的是无限思想。

宇宙与形体系列：

宇宙 = 想象的身体

形体系列 = 思想的身体

形体随宇宙进化（产生）而进化，随宇宙内收（撤回）而内收。

进化是思想从最有限到无限的发展，也是思想形体的发展。进化（根据思想的进化）发生于思想形体而非想象形体（宇宙）；然而宇宙也貌似（而非实际）从最有限进化到无限，这是因为：

(a) 通过原子的最有限思想，宇宙（尽管实乃无限却）被体验为最有限；

(b) 通过植物的较不有限思想，宇宙被体验为较不有限；

(c) 通过动物的更不有限思想，宇宙被体验为更不有限；

(d) 通过人类的无限思想，宇宙被体验为无限。

所以，虽然进化实际上发生在思想及其形体中，但是想象及其形体

也似乎从最有限（a）进化到无限（d）。

宇宙尽管无限，却被体验为从最有限（a）到无限（d）；此乃思想形体系列进化造成的宇宙表面进化。

进化过程系列

进化过程系列始于运动（意识、思想）；无限智能藉此体验其无限想象从最有限到无限的显现。在每一个形体中，无限智能都处于心（思想）状态。在原子（石）形体中的无限心（无限智能的无限思想），也在人类形体中。无限思想（无限心）通过原子形体极限（最有限的极限）体验宇宙时，因这个最有限的媒介而成为原子心（最有限心、最有限思想）。同一个无限思想（无限心）通过人体极限（无限的极限）体验宇宙时，因这个最完全的媒介而成为人心（无限心、无限思想）。因此在原子形体中的思想是最有限的，在人类形体中的思想是无限的。无限智能在原子形体中扮演最有限心的角色，在人类形体中扮演无限心的角色。（原子形体相当于石形体，方便起见，我们将用石表示原子）。在进化系列中，石形体是最低级（最不完全）的形体，人类是最高级（最完全）的形体；无限心根据这些形体（媒介）体验无限智能的无限想象（宇宙）。

在从石到人的所有形体中，同一个无限心通过最有限、较不有限或无限的媒介（形体），最有限、较不有限或无限地体验宇宙。因此，心是按照形体来体验宇宙的。在最低级与最高级形体（石体与人体）中间的所有形体中，都是同一个无限心在扮演有限心的角色。无限心根据每一个形体来体验宇宙，或者说体验想象的不同显现。人类形体是无限心可用来最充分地体验想象（宇宙）的最高形体。要体验自身，无限智能就必须思想。当思想的无限智能（无限心）体验自身（无限智能）时，那些通过各种形体对宇宙的体验（对想象的思想）终止。换言之，进化就此结束。

思想从最有限到无限的进化，实际止于人类形体，因为在人类形体中，思想达到其原始无限状态。然而业相造成的无限思想的虚妄性，却使之

貌似有限，形体经常改变；此乃思想的轮回转世，始于自然进化过程达到最高点（人体）之后。转世乃不自然进化，或者说次要进化。当无限思想体验无限智能而非无限想象时，自然和不自然进化皆停止。

终极体验（Anubhav）意味着无限智能必须思想其自身，而不是通过这些不完全或完全的形体思想其想象。但只有在人类形体中，无限智能才有体验（思想）无限大我的机会：因为只有在人类形体中，思想才是无限的，能够在有业相时体验（思想）无限宇宙，在无业相时体验（思想）无限智能（大我）。要思想（体验）无限宇宙或大我，思想必须是无限的：但这只适用于人类形体，而非其他形体或存在。人类形体是最高级的形体，在人类形体中，无限智能既能充分地思想（体验）其想象，又能思想（体验）其自身。

倘若思想没有达到无限状态，也就是倘若宇宙没有在表面上被充分体验（思想），无限智能就不能体验自身。因此必须通过形体的自然周期，也就是通过进化系列，达到人类形体。只有那时，体验大我（思想大我）的机会才会出现。这是因为在其他所有形体中，思想都是有限的，没有在表面上充分体验宇宙。而除非思想是无限的，除非宇宙在表面上被充分体验，否则就不可能思想大我。必须升至采用人体的层面。如果在人类形体中，无限心继续体验宇宙，也就是说，如果无限心因为并根据其通过虚幻思想所接收的印象（通过体验宇宙所接收的业相）而继续思想其想象，那么无限心就不能思想（体验）其自身。但如果无限心在人体中完全摆脱业相，从而放弃思想其想象（宇宙），则会体验其自身而非宇宙。让无限心思想（体验）想象的是业相。无业相时，无限心就会思想（体验）自身。因为在人体中思想成为无限，进化到此结束。

从最低级到最高级思想形体的进化系列，是无限智能体验自身工作的必然产物。要体验（思想）自身，无限智能就必须思想。然而思想一开始，

(a) 最有限的微想象就显现为精与浊形体；

(b) 进化开始；也就是无限智能开始通过精与浊身体，体验最有限微想象的无限精与浊形体；或者说灵魂开始通过形体系列体验精与浊宇宙。

这样，无限智能非但没有体验（思想）自身，反而通过进化，体验（思想）其想象——宇宙。

终极体验与解脱（Moksha）意味着必须有思想（必须思想），但是自然进化（八百四十万物种）和不自然进化（轮回转世）也必须停止。换言之，无限智能必须思想，但是要思想（体验）自身，而非思想（体验）精与浊想象——这个想象是无限智能思想出来的，或者说从微到精与浊创造出来的。因此，无限智能

(a) 在生产（创造）精与浊想象时思想；

(b) 在体验精与浊想象时思想。

在（a）和（b）都有思想。但在（a）思想纯净，无身体；在（b）思想精与浊，有身体。

在耶稣的形体中，无限智能思想，是无限心；但在耶稣的形体中，进化和转世（对宇宙的体验，对想象的思想）终止。对耶稣而言，幻境（bhas）消失，只有实相被体验；八百四十万物种和轮回转世也结束，消失。总之，

(a)（从微到精与浊、从最有限到无限）创造宇宙时，无限智能是无限、无身、无形的心；

(b) 体验宇宙时，无限智能是最有限、有限、无限的精与浊妄心；

(c) 体验自身时，无限智能是无限、无身的真心。

就这样，在从最低级到最高级、从最不完全到最完全（从石到人）的每一个形体中，同一个无限心（进行思想的无限智能）根据形体，处于最有限、有限或无限方面。从最低级开始，在每一个接续的形体中，无限心越来越清楚地、越来越扩展地思想精与浊想象（体验宇宙）。在人类形体中，无限心最清楚地、最充分地体验精与浊宇宙；也就是说，在人类形体中，无限心无限地思想精与浊想象。在每一个接续的更高形体中，对宇宙的体验（对精与浊想象的思想）范围也相应地扩大扩展。通过这些扩展扩大的范围，无限智能相应地体验想象。在人类形体中，无限智能对宇宙的体验范围达到无限。也就是说，在人类形体中，思想

变得无限；这个形体是最完美的媒介。所以整个进化系列从思想开始——这是无限智能为体验（思想）自身所需要的，因为除非思想，否则就不能体验（思想）自身。但要避开思想带来的进化及随后的转世。

(a) 在内收中，想象以最有限的微（nirakar）状态存在于无限智能，思想以无限的微状态存在于无限智能；

(b) 在进化中，想象以无限的精与浊状态存在，思想以最有限的精与浊状态存在。

无限智能不思想、无意识时（如在酣眠中）将想象含于自身，但却不显现也不体验想象。同一个无限智能通过（从石到人的）所有不同形体和局限获得意识时，则根据局限、形体、媒介和身体，通过精与浊身体，体验其从微状态产生的精与浊想象——这归因于思想产生的进化。通过人类形体，无限智能充分地思想精与浊想象：因为人体是其最先进的媒介，是不受限的局限，是体验精与浊宇宙的最完全精与浊身体。当无限智能通过人体思想（体验）其自身，而不是思想（体验）其想象时，目标实现。这时，就成道者状态而言，无限智能思想又不思想：因为无限智能不思想想象而思想自身；就宇宙（想象）而言，无限智能不思想。无限智能仍然是心，但可以说是止息的心。

同一个无限智能，通过石、铁、金属、植物、动物、猿猴形体，根据相应形体局限——根据形体的觉识、思想（生命）与物质（身体）、能量（pran）与空间（akash）、精与浊思想——体验无限的精与浊想象（宇宙）。

同一个无限智能在彭度、帕椎、贝拉姆、佳尔、古斯塔吉等凡人的形体中，无限地思想无限的精与浊想象，最充分地体验无限的精与浊宇宙——因为在人体中，觉识无限，精与浊身体最完全。同一个无限智能在耶稣、佛陀、琐罗亚斯德、穆罕默德、赛巴巴、图克拉姆、阿考特斯瓦密等成道大师的形体中，思想（体验）其自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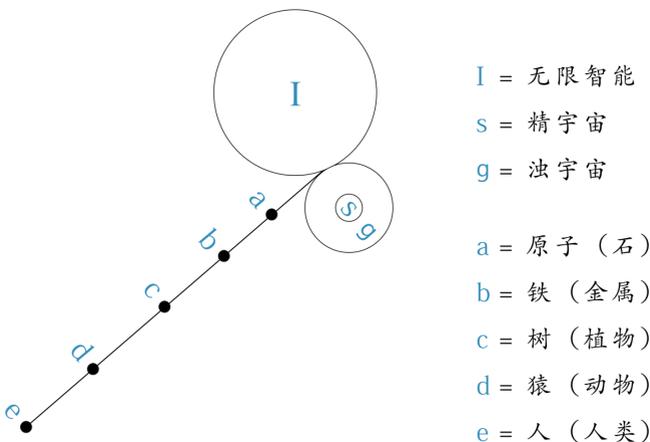
从石形体到佛陀形体，同一个无限智能处于思想状态：在石形体到人形体中思想其想象；在佛陀形体中思想其自身。无限智能不思想时，

不思想（体验）自身也不思想（体验）想象。无限智能在所有相继的进化形体中，或者说在觉识和身体局限中，越来越多地思想无限想象；在人体中最多地思想无限想象，因为人体具有无限的觉识和最完全的身体。

在人类形体中，觉识自然是不受限的，但是不自然的束缚和业相的限制却使之受限：“你自身就是真我的面纱，哈菲兹；除掉你自己。”

在佛陀形体中，无限智能思想自身。无限智能思想自身时，既思想又不思想；有意识又无意识（超意识）；对自身而非宇宙有意识。

同一个思想存在于每一个（精与浊）形体中；但却根据思想（想象）媒介而有限或无限。对想象的思想（对宇宙的体验），通过植物形体比通过石形体更多，通过猿猴形体还更多，通过人类形体最多。思想自身时，即终极体验——涅未卡帕三昧（Nirvikalpa Samadhi）。这时没有进化；没有转世；没有对精与浊想象显现的体验——没有对精与浊事物的体验，没有对不灭宇宙（jahan-e-baqi）或可灭宇宙（jahan-e-fani）的体验；精与浊宇宙（灵性与物质世界）以及所有形体和进化系列，都被体验为其自身想象的精与浊显现。因此，同一个无限心在鲁斯特姆、贝拉姆、韦希奴等形体中，将精与浊宇宙体验为真实；在佛陀、耶稣、罗姆达斯



等形体中，将精与浊宇宙体验为虚假、纯粹想象、幻相。

无限智能思想自身 = 真实无限思想 = 真实自性 = 超意识 = 真我。

无限智能无限地思想无限想象 = 虚妄无限思想 = 虚妄自性 = 妄我。

无限智能有限地思想无限想象 = 虚妄有限思想 = 虚妄有限心 = 虚妄有限自性 = 虚妄有限我。

通过石头的精形体，无限智能根据该形体中的最有限觉识，最有限地体验精宇宙（思想其想象的无限精形体）；通过石的浊形体，最有限地体验浊宇宙。但因石形体中的觉识几乎零，所以无限智能对精与浊想象（宇宙）的体验（思想）也几乎是零。

通过植物的精形体，无限智能根据该形体中较不有限的觉识，较不有限地体验（思想）精宇宙；通过植物的浊形体，较不有限地体验浊宇宙。但因植物形体中的觉识远多于石形体的觉识，所以无限智能对精与浊想象（宇宙）的体验（思想）也多得多，尽管与在人类形体中的精与浊体验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通过猿猴（最高级的动物形体、仅次于人类形体）的精形体，无限智能根据该形体中更不有限的觉识，更不有限地体验（思想）精宇宙（精想象）。通过猿猴的浊形体，更不有限地体验浊宇宙。但因猿猴形体中的觉识远多于植物形体中的觉识，所以无限智能对精与浊想象（宇宙）的体验（思想）也多得多。

通过人的精形体，无限智能根据该形体的无限觉识，无限地体验精宇宙；通过人的浊形体，无限地体验浊宇宙。因为人体中的觉识最多、最高级、不受限，所以无限智能对精与浊想象（宇宙）的体验（思想）也最多、最高级、充分、无限。

总之，无限智能通过精与浊身体对精与浊宇宙（无限想象）的体验，符合该形体中的觉识。

为了充分而无限地体验最有限微想象的无限精与浊形体，精与浊身体中的觉识必须是无限的。觉识 = 思想。总之，觉识乃无限智能用来体验（思想）其想象或自身的思想。

贝拉姆、帕椎、吉申等的觉识 = 妄想 = 妄我 = 凡 (jiv) ;

琐罗亚斯德的觉识 = 真想 = 真我 = 神 (Shiv) 。

在石、金属等无生命物 (jad vastu) 的形体中, 思想 (觉识) 几乎零。因此这些无生命物几乎没有思想、没有妄我、没有我性 (hun-pana)、没有生命 (nirjiv)、没有觉识 (nirchaitanya)。在每一个更进化的形体中, 觉识 (妄想) 增加, 无限智能对宇宙 (想象) 的体验 (思想) 也增加。

在石形体中, 我性 (妄我) 最少, 在人形体中, 我性 (妄想、妄我、妄识) 最多。我性是面纱 (pardah、gubar、hijab), 是奴 (banda) 与主 (Khuda)、凡与神之间的障碍。同一个无限思想在贝拉姆与琐罗亚斯德里, 在凡与神里。不过, 凡里的无限思想是假, 神里的是真。倘若思想的虚妄性变成真实性, 凡就成为神, 妄想就成为真想。

奴 = 凡 = 无限妄我 = 无限妄识

主 = 神 = 无限真我 = 无限真心

凡要成为神, 奴要成为主, 妄我性就必须变为真我性, 妄我必须变为真我, 妄想必须变为真想, 妄识必须变为真识。要无限智能思想 (体验) 自身, 我性 (妄我) 就必须消失、必须最少、必须几乎零。

虽然在石形体中, 我性 (妄想) 最少, 但无限智能却不能体验 (思想) 自身, 因为在该形体中思想最少; 而要思想其自身, 就必须无限地思想 (思想必须是无限的)。在人类形体中, 无限智能无限地思想 (其思想是无限的), 只有在该形体中才能体验 (思想) 自身。但无限智能虽然在人类形体中无限地思想, 却是虚妄地思想。也就是说, 在人类形体中, 思想虽然无限, 最大最多, 但却是妄想, 因为在该形体中自我 (khudi) 或者说妄我也最多。

无限智能要体验自身,

(a) 其思想必须是无限的;

(b) 自我 (思想的虚妄性) 必须最有限、最少、几乎是零。

在石形体中所需的自我最少, 但是思想也最有限; 在人类形体中所需的思想无限, 但是自我也最多。所以, 要无限智能思想 (体验) 自身,

也就是真正地思想，石形体状态必须在人类形体。在石形体中，觉识最有限，觉识的虚妄性也最有限；在人类形体中，觉识无限，但是觉识的虚妄性也无限。在成道者形体中，亦即在有石心状态的人体中，觉识无限，觉识的虚妄性最有限。

无限智能的无限妄想（= 无限妄我 = 最进化的凡 = 完全的自我 = 无限妄我）必须由无限真想取代，这时无限智能才能体验（思想）自身。思想必须充分、无限，妄我必须最少、最有限；也就是说，石形体的几乎零妄我必须要在人类形体。

无限智能的虚妄自我 = 无限妄心 = 无限妄我 = 无限妄想 = 无限妄识 = 凡（人）。

无限智能的真正自我 = 无限真心 = 无限真我 = 无限真想 = 无限真识 = 神（圣）。

在石形体中，觉识（生命）最有限。随着每一个进化形体，觉识越来越发达，越来越不有限，越来越不受限。在人类形体中，觉识（生命）最发达、无限；然而由于业相，思想的虚妄性却使之认为自身有限，我性（jiv-pana）坚持。实际上在人类形体中觉识是无限的。当无限但是虚妄的思想（凡）没有虚妄（业相）时，便成为真正的无限思想（神）。所以在人类形体中，无限虚妄觉识（生命）的精与浊身体最完全。在石形体中，妄我（妄心 = 我性）最有限。在植物形体中，妄我较不有限（较发达）。在猿猴形体中，妄我更不有限（更发达）。在人类形体中，妄我无限（最发达），两个身体也最完全。

凡 = 妄心 = 醒状态的活动心（chaltum man jagruti man）。

神 = 真心 = 醒状态的止息心（thobbelun man jagruti man）。

凡 = 虚妄自我（qal）= 虚妄觉识 = 虚妄感受 = 虚妄意识（对宇宙的感受、对宇宙的意识。）

神 = 法喜（hal）= 真正觉识 = 真正感受 = 真正意识（对自身的感受、对自身的意识。）

无限智能作为凡，感受、认识宇宙（体验想象）；作为神，感受、认识、

体验自身。可用想象的苦乐 (dukh-sukh) 来总结宇宙体验；大我体验是真正、永久极乐 (Anand) 之源。无限智能通过石形体中的生命 (觉识)，最少地感受与认识宇宙。通过植物形体中的生命，较多地认识与体验宇宙。通过人类形体中的生命 (思想)，最多地感受与认识宇宙。

在无生命物的形体中，觉识 (思想) 最有限，几乎零。所以在石形体中，无限智能处于最有限心状态。在植物形体中，觉识程度很低，在开始部分。在动物形体 (janvaro na akar man) 中，觉识更发达先进。动物形体中的无限智能处于较不有限心状态；因此动物形体的觉识处于本能状态。在人类形体中，思想最发达、无限；因此人类形体的觉识处于理性 (aql) 状态。不过，觉识虽然在人类形体中最发达，但是因为业相，却被虚妄地用于体验宇宙 (想象) 而非自身；理性亦然。人类形体的无限觉识如果摆脱业相，被真正地用于思想大我而非想象 (宇宙)，便处于灵感状态。总之，

人类形体中的虚妄无限觉识 = 理性 (妄我 = 智力) = 全意识。

人类形体中的真正无限觉识 = 灵感 (法喜 = 神爱) = 超意识。

动物形体中的虚妄有限觉识 = 本能 = 亚意识。

植物形体中的虚妄有限觉识 = 非本能也非理性但却低于本能 = 在无意识与亚意识之间。

无生命物 (石形体) 的虚妄有限觉识 = 几乎无思想 = 几近无意识 = 在无意识边缘。

所以，本能、理性和灵感是无限智能用来体验 (思想、认识、感受) 宇宙或者自身的三个工具 (三个思想状态)。无限智能通过本能和理性，体验 (思想) 其宇宙 (想象)；通过灵感，体验其自身。本能属动物；理性属人类；灵感属真人。

同一个本能 (较不发达的觉识) 在更发达时是理性；同一个理性 (虚妄状态的无限思想、最发达思想) 在真实状态时是灵感。所以说理性是本能的实现，灵感是理性的实现。同一个思想处于本能、理性和灵感三个方面——虚妄有限、虚妄无限、真正无限状态。

理性不能体验的东西，灵感能够体验。因此有诗云：

抛弃虚妄，成为证道至真人；

碾碎自我，成为完人脚下尘。

爱之门槛远高于智力。

虚妄觉识（妄心、生命）有精与浊两个身体，用来体验（思想）精与浊宇宙（想象）。无限思想的产物（造物界）是无限的精与浊想象（精与浊宇宙）。无限妄我（人类形体中的妄心）通过精思想无限地想象精想象，通过最完全的精身体无限地体验精宇宙；通过浊思想无限地想象浊想象，通过最完全的浊身体无限地体验浊宇宙。有限妄我（其他形体的妄心）通过精与浊形体，相应地体验有限想象（有限宇宙）。但因无生命物的最有限妄我（最有限妄心）处于几乎无心状态，所以其体验的想象几乎是零，其精与浊形体最不发达。

在石形体中，思想最有限，精与浊身体最不完全，对宇宙的体验最有限，几乎零。在植物形体中，思想不那么有限，精与浊身体不那么不完全，对宇宙的体验不那么有限，有一些。在动物形体中，思想更不那么有限，精与浊身体更不那么不完全，对宇宙的体验更不那么少，更多些。在人类形体中，思想无限，精与浊身体最完全，对宇宙的体验无限，充分，全部。

在植物形体中，较不有限的妄心（较不有限的妄我）更发达，对宇宙的体验也较发达。在动物形体中，更不有限的妄心更发达，对想象的体验更发达（更先进、更不有限），精与浊身体更发达。在人类形体中，无限妄心最发达，想象最发达，精与浊身体也最完全发展。

这样，无限智能在石形体中，通过最不发达的精与浊形体，体验精与浊宇宙（精与浊想象）的最有限方面（几乎零）；无限智能在植物形体中，通过较发达的精与浊形体，体验精与浊宇宙的较不有限方面（想象无限精与浊想象的较不有限方面）。精形体的发展同觉识（思想）的发展一致；浊形体的发展完全相应于精形体的发展，因为浊形体是精形体的物质表现。

同一个无限智能在人类形体中，通过最发达的精与浊形体，体验精与浊宇宙的无限方面，也就是通过最完全的精与浊思想，无限地体验精与浊想象。人类的精与浊形体最发达，因此只有通过这个最发达的精与浊形体，无限智能才能充分、完全、无限地思想精与浊想象。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人类最发达的精与浊形体，超灵（Paramatma）才能最完全地体验精与浊宇宙。

就人类而言，无限妄心通过两个身体，对无限想象的两个身体（精与浊宇宙）进行体验。也就是说，无限智能通过人类形体里的心（思想）的两个最完全身体，对想象的两个无限精与浊身体进行体验。人的精与浊身体是无限妄我的两个形体。

正如一个想象呈现两个形体，一个个体无限妄我（心）也呈现两个形体（精与浊）；妄我（心）的两个形体相应而分别地体验想象的两个形体。无限心（无限妄我）妄想时，呈现为人的（无限）最完全精与浊身体；真想（思想自身）时，呈现为无形的真我而非精与浊觉识。为了精细与粗浊地思想（体验）无形思想产生的精与浊想象，妄想呈现为精与浊思想。

无形的创造思想创造精与浊想象；同一个思想成为虚妄的精与浊思想时，便体验这个精与浊想象；同一个思想成为（真实）不创造的无形思想时，便体验自身。

无限智能只有在人类形体中才能思想无限想象。因此人类形体的妄心（妄识，妄我）乃无限的妄我（无限智能的无限妄想）。通过人类形体的无限妄心及其两个最完全的身体，无限智能无限地体验（思想）精与浊宇宙（无限的精与浊想象）；通过其他形体的有限妄识、有限妄心、有限妄我及其不完全的身体，无限智能根据这些有限形体的觉识，体验精与浊宇宙的有限方面，也就是有限地思想无限的精与浊想象。

无限智能在思想（体验）无限的精与浊想象时，在体验、认识、感受精与浊宇宙时，乃是在妄想，在妄意识状态，在心的无限妄我状态。无限智能在思想有限的精与浊想象时，在有限地体验无限的精与浊想象时，是在有限妄我状态、在有限妄心状态。这个有限妄心状态归因于精

与浊思想的有限，归因于对精与浊宇宙有限方面的体验。

无限智能在无限妄心状态，通过精与浊身体，体验（思想）其想象的两个形体。但如果无限智能继续思想（体验）无限的精与浊想象（宇宙），则不能体验自身——因为层层业相聚集于凡，或者说附着于妄我、印记于妄心。精与浊形体按照这些印象（业相）被赋予妄心。无限心通过精身体，体验精宇宙；通过浊身体，体验浊宇宙。精宇宙是最有限微想象的无限精身体；浊宇宙是最有限微想象的无限浊身体。

因此想象存在于三个状态：

1. 微（无限智能无思想、无限智能里无振动或意识，原始、最有限、无形、未知、未生、未创造、未思想状态）
2. 精（无限的精细形体）
3. 浊（无限的物质形体）

这些即印度教提到的三宇宙：

1. 感知世界（pratyaksha samsara）；浊；
2. 灵性世界（mansik samsara）；精；
3. 未知世界（avijnyata samsara）；微。

第一个感知世界 = 粗浊（物质）宇宙 = 无限浊想象。

第二个灵性世界 = 精细（灵性）宇宙 = 无限精想象。

第三个未知世界 = 最有限微想象 = 未知宇宙，未生宇宙，未想想象。

因此精宇宙及其所有划分只不过是精想象。无限智能的思想（意识）把微宇宙生成精和浊形体；思想让无限智能体验这两个宇宙或者体验其自身。

在无意识状态，微宇宙存在；但是无意识。在有意识状态，精与浊宇宙存在。在超意识状态，微宇宙存在；但是有意识）。在（1）普通酣眠状态，或在（2）成道者醒状态，只有无形、未想、未生、微想象存在；因此在酣眠或成道者醒状态，想象不被体验。

无限智能思想自身，即在真我状态。在思想自身或想象这两个思想状态，无限心（思想的无限智能）都是一样；区别仅仅在于其思想方面——

真实还是虚妄。

真想 = 真我；

妄想 = 妄我。

第三辑

想象状态与思想状态

宇宙 = 无限智能的无限精与浊 想象 = 无限大我的影子

宇宙是无限大我（神）的影子。大我无限，其影子在原始微形体中最有限，在精与浊形体中无限。思想的虚妄性使最有限、不真实因而不存在的影子呈现为真实、无限。这种虚妄性即摩耶。摩耶是无限智能的幻相，归因于思想的虚妄性；虚妄性归因于业相。这个（让无限大我把想象的最有限影子体验为无限的）摩耶是虚妄的，因为其根源乃虚妄性。在一般酣眠或成道者醒状态，这个（让无限大我把想象影子体验为真实的）摩耶是零，不存在。

一般酣眠状态 = 无意识、不思想状态；

成道者醒状态 = 超意识、真思想状态。

业相生妄想，妄想生摩耶。因此摩耶与妄想相应。妄想最有时，摩耶也最有限；妄想无限时，摩耶也无限。但在酣眠和成道者醒状态，妄想不存在，因而摩耶也不存在。这个摩耶在原子形体中最有限；在其他形体中有限；在人类形体中无限；在成道者形体中是零。在人类形体中，大我及其（精与浊）影子和摩耶皆无限（anant），其（精与浊）两个身体最完全。在其他形体中，大我及其精与浊影子无限，摩耶却有限——因为妄想有限，精与浊两个身体不全。在这些非人类形体中，大我及其无限影子似乎有限地存在。

无限大我看见、感受、体验其精与浊影子（宇宙）时，乃处于摩耶；也就是受摩耶束缚——这归因于业相导致的妄想。当完全有意识的无限大我，也就是在完全无限思想状态的无限智慧，不见、不感受、不体验其影子，但却看见、感受、认识和体验自身时，即大我证悟。影子（宇宙、

想象)有三个状态:(1)微,(2)精,(3)浊。完全有意识的无限大我不见其(精或浊)影子时,就见自身——因为大我无意识时,自然不能看见、认识、感受或体验影子或自身;在酣眠或成道者醒状态,影子处于微状态,因而不可见。

即使不体验浊宇宙,而是体验精宇宙,灵魂仍在体验宇宙(影子),虽然是精宇宙;仍在思想想象,虽然是更高与最高想象。但若穿越浊与精(物质与灵性)两个宇宙,在完全有意识(全醒)状态而不体验精与浊宇宙,灵魂就见自身,超越三个世界(bhuvan)。

这三个世界是微、精和浊世界。微世界最有限、无形,因而不可能被无限大我看见、感受、体验或认识;存在于酣眠或成道者醒状态。大我不见影子时,就能见自身。在酣眠中,影子在微状态,看不见;但是大我也无意识,不能见自身。在成道者醒状态,影子在微状态,看不见;但大我却无限地有意识,看见自身。

因此,浊(物质)、精(灵性)、微(未知)三个宇宙,是无限智能的想象的三个状态,亦即三个不实、虚幻、影子状态。无限智能在不思想(酣眠)状态包含微想象。其思想把这个微想象显现为无限的精与浊形体;把实际上不存在的宇宙显现为幻相(bhas rupi)存在。大我在体验精与浊宇宙的任何一个时,仍在摩耶,仍在幻想,仍在做梦;超越对两宇宙的体验,而体验超我、体验(思想)自身,即真正醒来,逃脱摩耶,不再幻想。

凡人在醒状态体验浊宇宙;瑜伽行者在醒状态完全有意识地体验(凡人在梦状态体验的)精宇宙,也就是存在着精灵、天堂等的灵性宇宙;成道者在醒状态完全有意识地体验(凡人在酣眠状态体验的)大无状态,也就是体验大我(大有),体验超越这些宇宙的超我。因此真正目标是体验大我。

虽然在醒状态体验精(灵性)宇宙非同寻常,但也毕竟是影子体验、幻想、而非对实在的真正体验。无限大我在酣眠状态不能看见(体验、感受)自身或影子;有微想象却不能体验,因而处于未知、未识、不可测世界;

在一般醒状态看见（体验、感受）影子而非自身；在成道者醒状态（心有意识但却止息）看见（体验、感受）自身而非影子（宇宙）。在有意识（思想）醒状态，无限大我不可能没有（精与浊）影子，但却有可能不觉知影子，有可能不看见、感受、体验或认识影子。完全忘记影子即逃脱摩耶，体验大我。在有意识状态，灵魂不能逃脱影子，却能逃脱摩耶；不能没有宇宙，却能不体验宇宙；不能没有想象，却能不思想想象。

所以，对影子的体验是通过（精与浊）两个无限形体进行的。对灵魂而言，有精与浊两个宇宙，也有精与浊两个身体；灵魂通过这两个身体扮演妄心角色。

无限妄我（无限妄心、无限妄性）通过精身体，看见、感受、体验精宇宙；通过浊身体，体验浊宇宙。（之所以“妄”是因为在真我状态不体验任何宇宙。）

通过精眼看见精宇宙；通过精耳听见精宇宙；通过精鼻嗅见精宇宙等等。卡比尔说，“关闭外门，打开内门。”就是指通过精身体的精器官（indriya）体验精宇宙的精事物（vishay）。

通过浊眼看见浊宇宙；通过浊耳听见浊宇宙；通过浊鼻嗅见浊宇宙等等。就是指通过浊身体的浊器官体验浊宇宙的浊事物。

无限大我通过精身体的五个器官体验精宇宙。通过浊身体的五个器官和九个门（darvaja）体验浊宇宙。就是说通过五官和九门享受浊宇宙的浊事物。若在醒状态放弃享受（upabhog）浊宇宙的浊事物，就能通过精身体的器官体验精宇宙的精事物。若在醒状态甚至放弃享受精事物，便享受对自身的真实无限体验。大我享受的是对无限极乐、无量喜乐、一体存在的体验，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知体验。

无限大我在醒状态不看见、感受、体验、听见、嗅见浊宇宙，却看见、感受、体验、听见、嗅见精宇宙，即处于第四状态（turiya avastha）——神梦状态。这时大我不通过浊身体的浊器官享受浊宇宙的浊事物，却在完全有意识（思想）的醒状态享受精宇宙的精事物——通过精耳听见精宇宙，通过精眼看见精宇宙，通过精鼻嗅见精宇宙。这种

状态(halat)属于瑜伽行者、层面观光者(sair)、体验道路阶段(manzil)者、心完全有意识地(pur bhan)旅行灵性世界者。第四状态也是做梦、幻想,但却是神圣之梦、更高超幻想。内界、天堂等都在精宇宙(精神世界)。

物质世界 = 浊想象。

精神世界 = 精想象。

未知世界 = 微想象。

大我有三个影子(三个宇宙,三个想象状态):(1)微,(2)精,(3)浊。微影(原始最有限无形想象)以无意识、无思想、酣眠状态存在于大我;因此不能被大我体验。

大我有意识时,无限智能思想(在醒状态)时,同一个微影子(微想象)显现为无限的精与浊形体;因此能被大我体验。大我能够通过妄想,体验精与浊两个宇宙;通过真想,体验自身;但却不能体验(在酣眠、不思想时存在的)微影子、微宇宙。

无限大我(智能)在酣眠状态体验大无(微影子);在梦状态体验精宇宙(精影子);在醒状态体验浊宇宙(浊影子)。在醒状态体验浊宇宙时,大我是凡人;在醒状态体验精宇宙时,是瑜伽行者;在醒状态不体验两宇宙却体验大我时,是至人(Mahapurush)。也就是说,在醒(思想)状态,当微想象不存在时,要么精或浊宇宙(想象)被体验,要么大我被体验。

无限智能不思想、无意识时,无限想象存在于微状态。思想开始时,最有限微想象的无限精与浊形体出现(被生产、创造、显现)。在对精或浊宇宙或对大我的体验中,思想在。但是微想象却在不思想(无意识酣眠)状态,因而不能被体验、思想、认识。

微想象 = 原始、无形、最有限想象。

微思想的精与浊身体意味着精与浊思想;微想象的精与浊身体指精与浊想象。人类的精与浊身体是精与浊无限思想。在原始微状态的思想无限、无形,在原始微状态的想象最有限、无形。

无限思想的身体或者说形相（akar）是人类形相的精与浊身体。有限思想（同一个因有限和不全媒介而有限的无限思想）的身体，是（从石到猿）其他形相的精与浊身体。人类的无限精思想体验（思想）无限精想象；人类的无限浊思想体验（思想）无限浊想象。

就人类而言，无论在醒状态体验浊宇宙，还是在神梦状态体验精宇宙，无限心（大我）都在妄心状态、无限妄我状态；只有体验、看见、感受、思想、认识自身时，才在无限真心状态、无限真我状态。

总之，无限妄心对层面的体验、视见、感受、认识，在精（灵性）宇宙的旅行，对精宇宙的视、听、嗅等神梦状态，都是无限大我体验其精影子（精想象）的状态。当无限大我完全有意识（完全思想，完全觉醒）却不看、不听、不感受、不嗅、不体验精或浊宇宙时；完全有意识却不通过浊器官享受浊事物、不通过精器官享受精事物时，便体验、认识、感受、实现自身。

也就是说，无限智能在完全思想状态（在无限心状态、在无限我状态），不是通过人类的精与浊身体来思想（体验）精或浊无限想象（宇宙），而是思想（体验）其自身。就人类而言，精与浊身体最发达、最完全。

就凡人而言，在醒状态，精与浊身体可以说是联合、捆绑一起，合而为一；也就是说，在一般醒状态（在无限妄我体验浊宇宙的状态），无限大我通过（联合为浊身体的）精与浊身体，体验浊宇宙；或者说在同一时间，通过（现已联合为一的）精与浊眼看浊宇宙，通过（联合的）精与浊鼻嗅浊事物，通过（联合为浊的）精与浊耳听浊事物。

心有精与浊两个身体。心通过浊身体，体验浊宇宙；通过精身体，体验精宇宙。心体验精宇宙时，不用浊身体的浊器官；通过浊身体的浊器官体验浊宇宙时，却间接地使用精器官。

要用浊声音表达心的念头，就得通过精器官（舌），然后通过浊器官发出。心要听浊声音，就得通过浊器官（耳）经由精器官听见。也就是说，声音从心到精舌，精舌通过浊舌发出；浊耳接收声音，将之传给精耳，精耳将之传给心。

总之，在一般醒状态，精与浊舌、精与浊耳（精与浊器官）合而为一。在一般梦状态，心仅仅通过精器官体验精宇宙。在一般酣眠状态，心不使用精或浊器官，所以不体验精或浊宇宙。在一般梦状态，浊身体完全被搁置一旁、被遗忘；只有精身体被使用。在一般醒状态，精身体与浊身体联合，成为一体；也就是说，在一般醒状态，精身体不被用于体验精事物，但（因与浊身体完全联合而）被用于体验浊宇宙。

在瑜伽行者状态，心在醒状态通过精身体对精宇宙进行体验（如在一般梦状态那样）；并将浊身体和对浊宇宙的体验搁置一旁（如在一般梦状态那样）。

在终极体验状态，亦即成道者状态、涅未卡帕三昧状态、合一状态（Wasla），心在醒状态把两个身体搁置一旁，不体验两宇宙的任何一个（如在一般酣眠状态那样）。

在成道者状态，亦即撒里克（Salik）状态、撒哈伊三昧（Sahaj Samadhi）状态、全知者（Purna Dnyani）状态，心在醒状态完全有意识地，在同一时间分别通过浊身体对浊宇宙进行体验；通过精身体对精宇宙进行体验（这是为了圈子和世界责任；这种对精与浊宇宙的体验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通过这些身体和宇宙进行拯救他人的工作）；并将两个身体搁置一旁，在醒状态体验大我。

在完美瑜伽行者（purna yogi）或在圈子成员状态，心在醒状态通过浊身体对浊宇宙进行体验，通过精身体对精宇宙进行体验，但是一次一个；不像成道者在醒状态那样同时体验，并将两个身体搁置一旁，体验大我。

圈子成员与完美瑜伽行者的区别是，前者被赋予拯救世界的责任。瑜伽行者与完美瑜伽行者的区别是，前者虽在醒状态体验精层面，却不像完美瑜伽行者、成道者、圈子成员那样，在醒状态体验大我。在大我体验中（在涅未卡帕三昧状态证悟大我时），两个身体对心而言都不存在。只有心无限地存在，无限地思想，无限地有意识。

所以，无限妄心通过（合而为一的）精与浊无限思想，思想浊无限

想象。也就是说，无限妄我通过最完全的（合而为一的）精与浊身体，体验浊物质宇宙。发生在凡人的一般梦状态的情况（即把浊身体搁置一旁，不通过浊器官体验浊宇宙的浊事物，但是通过精身体体验精宇宙），也发生在瑜伽行者的醒状态。发生在凡人的酣眠状态的情况（即把精与浊身体搁置一旁，不体验精与浊事物，不体验任何宇宙），也发生在成道者、完美瑜伽行者、圈子成员和圣人（sant）的醒状态。

平常情况（凡人）	超常情况（瑜伽行者、完美瑜伽行者、圣人、成道者）
在醒状态体验浊宇宙	在醒状态体验浊宇宙
在梦状态体验精宇宙	在醒状态体验精宇宙
在酣眠状态不体验两宇宙也不体验大我	在醒状态不体验两宇宙却体验大我

在平常醒状态，无限大我不通过与浊身体脱离、分开的精身体，体验精宇宙。只有在平常梦状态（或瑜伽行者、完美瑜伽行者和成道者状态），两个身体才脱离联系（一个被搁置与遗忘，或者两个被分别使用），这时人类形体的无限心通过精身体（其思想的精身体）体验精宇宙（其想象的精身体）——因为浊身体被搁置一旁。

在平常情况中，无限大我在醒状态仅仅体验浊宇宙；不能体验精宇宙或自身。

在超常情况中，无限大我在醒状态体验浊宇宙、精宇宙或自身，一次一个；也就是说，在完全有意识状态，在完全思想状态，在全醒状态，分别体验平常的醒、梦或酣眠状态。

在凡人的情况中，两个身体在醒状态联合。

在瑜伽行者的情况中，两个身体在醒状态脱离，分开。（在平常梦状态或成道者和完美瑜伽行者状态亦然。）

在成道者和完美瑜伽行者的情况中，两个身体在醒状态被搁置一旁，仿佛不存在。（这也发生在平常的酣眠状态，但不是在平常的醒或梦状态、或瑜伽行者状态。）

在瑜伽行者和完美瑜伽行者的情况中，两个身体在醒状态脱离联系，

浊身体被遗忘与搁置，精身体被使用。

在成道者的撒哈伊三昧情况中，两个身体被分别和同时使用，精身体被用来体验精宇宙，浊身体被用来体验浊宇宙。因而其精身体也在醒状态体验精宇宙；或者说在醒状态做梦：此乃神圣之梦。心在凡梦状态，潜意识地体验精宇宙；心在神梦状态，全意识地体验精宇宙。

在醒状态体验梦者，亦即在灵性（精神、精）宇宙旅行者，体验层面、天堂、精灵国等等者，处于神梦状态。

在醒状态做梦，乃瑜伽行者的神梦状态。

在醒状态酣眠，乃成道者、大瑜伽行者（Mahayogi）、圣人的终极体验。

在醒状态：

1、无限大我通过精身体，体验精宇宙（不同世界、层面等）时，处于神梦状态。

2、无限大我通过浊身体，体验浊宇宙时，处于平常（sadharan）状态。

3、无限大我不体验精或浊宇宙却体验大我时，处于终极体验状态。

要见精，浊见必须离开；要见大我，浊与精见都必须离开。（微成为精，精成为浊；反之亦然。）

当精宇宙通过精身体被体验时，浊身体被搁置、遗忘，对浊宇宙的体验停止。此乃平常梦状态或瑜伽行者状态。

当浊宇宙通过浊身体被体验时，精身体被搁置、遗忘，对精宇宙的体验不在。此乃平常醒状态。

当两个宇宙不被体验、大我也不被体验时，或者当大我被体验（但两个宇宙不被体验）时，精与浊身体皆被搁置、遗忘、放弃；没有精或浊体验。此乃平常酣眠或成道者醒状态。

无限大我体验浊宇宙时，不能体验精宇宙；体验精宇宙时，不能体验浊宇宙；不体验两宇宙也不体验大我时，或者只体验大我时，不能体验精宇宙或浊宇宙。

这关系到无限大我的平常或超常情况。体验一种状态，就不能体验

另一种状态。只有成道者才可能同时体验精与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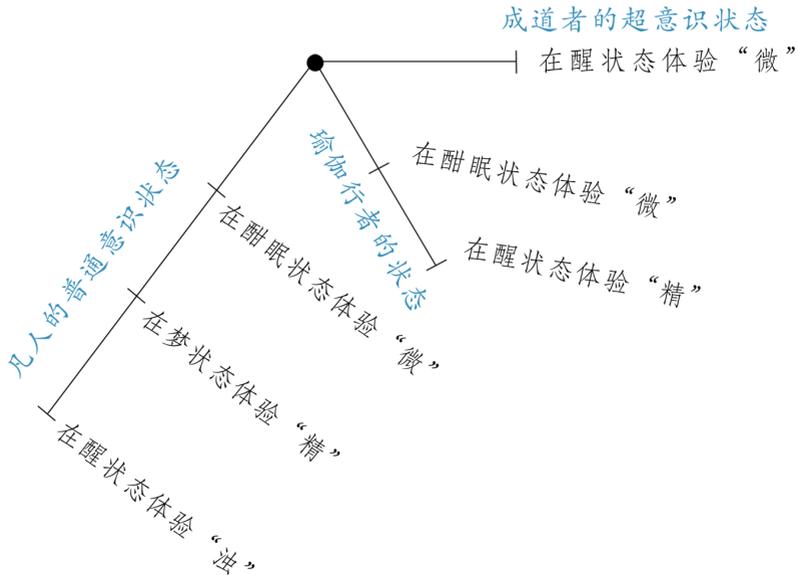
凡人	瑜伽行者
在梦状态体验精宇宙，不体验浊宇宙	在醒状态体验精宇宙，不体验浊宇宙 (成道者除外)
在醒状态体验浊宇宙，不体验精宇宙	在醒状态体验浊宇宙，不体验精宇宙 (成道者除外)
在酣眠状态体验大无，不体验两宇宙或大我	在醒状态体验大我，不体验两宇宙(成道者状态)

精宇宙 = 无限智能的想象的精身体。

浊宇宙 = 无限智能的想象的浊身体。

精身体 = 无限智能的思想的精身体。

浊身体 = 无限智能的思想的浊身体。



精宇宙（灵性世界）有七个层面、七个世界或者说七个天（asman）等部分。每个部分都有不同显现。七个天的一个较低部分是精灵世界，另一个较低部分里有天堂等。天不是层面。灵性世界包括七天（而非层面）、天堂等。

在平常梦状态，无限妄心通过精身体（灵性身体）体验精宇宙的最低天。在神梦状态，瑜伽行者在醒状态有意识地体验精宇宙的较高天和较高层面。精宇宙分别有七个层面和七个天。七个层面指七个阶段和七个旅行。七个天指七个世界。第七个天和第七层面重合。

体验第四或第五层面者是瑜伽行者或瓦隶（wali）；体验精界最高层面（第六层面）者是完美瑜伽行者、圣人、辟尔（pir）；体验前三个层面者是拉若夫（rahraV）。不过，无限心体验精宇宙的层面和天堂，意味着仍在幻想，尽管是精幻想。所以说层面和天堂体验也只是幻境而已；天堂、永久世界、觉照世界、阶段等等，都不实际存在，仅仅是幻相、想象。浊宇宙是心的浊幻相，精宇宙是心的精幻相。

穿越第六层面并进入第七层面者体验大我、与神合一。在此没有心的浊或精幻相；唯有无限心。

第四辑

思想创造与思想体验

想象产生于无限智能的思想。也就是说，由于思想，（在无限智能不思想时处于原始无形最有限微状态的）想象以精与浊形式被显现出来。就这样，精与浊宇宙通过思想、意识、运动、振动被创造出来。精与浊宇宙是无限智能的无限思想创造的；或者说是无限心（无限我）创造的。无限智能思想时，也就是生产想象时，处于无限无形的心状态；并在该状态创造（思想）精与浊宇宙（精与浊想象）。

无限智能在无限心状态，乃处于创造者状态；在无限真心状态，不生产想象，不创造宇宙。因此，无限智能在不思想状态或者在真正无限思想状态（无限真心、真我状态），不创造或者体验宇宙；在无限思想状态，创造宇宙；在妄想（妄我）状态，体验宇宙。无限智能在真我无限状态是成道者；在妄我无限状态是人；在无限我状态是创造者、保护者、毁灭者（Brama、Vishnu、Mahesh）。

无限无形的心创造了精与浊宇宙；但在无形状态，无限我却不能体验有形宇宙——其所创造的精与浊宇宙。无限心还必须有个精与浊无限身体，才能充分、完全、无限地体验其所创造的精与浊宇宙的精与浊事物。“无限身体”意味着完全适合于无限心用来无限地体验（整个精与浊宇宙、精宇宙中任何精事物和浊宇宙中任何浊事物）的媒介。这个完全、最高级、合适的身体，即无限我可用来体验其无限精与浊想象的人类身体。

无限智能在无形无限心状态，创造（产生）精与浊宇宙；为了体验精与浊宇宙，该无形无限心成为（石形体中）最有限的精与浊心，并且逐渐地前进，直到成为（人形体中）无限的精与浊心。因此无形无身的无限心用精与浊身体来体验宇宙的过程（八百四十万物种）开始。这个

从石形体到人形体的过程，就是为了让无限心（无限我）体验无限的精与浊想象（精与浊宇宙）。

为了体验有形的无限宇宙，无形的无限心（思想）采用了形体（成为有形）；但只有在人类形体，无限心才能成为无限而有形。通过从石形体到人形体的所有进化形体，无限我（无限心）体验其以有限和较不有限方式创造的无限精与浊宇宙；或者说思想（体验）无限智能思想出来的无限精与浊想象。也就是说，无限心在进化的形体中，以越来越不有限的方式，思想无限的精与浊想象——在原子（石）形体中最有限地思想，在人类形体中无限地思想。通过人类的精与浊身体，无限心无限地体验精与浊宇宙。

总之，无限我没有精与浊身体时，是精与浊宇宙（精与浊想象）的创造者（思想者）；有（人类的）完全精与浊身体时，是精与浊宇宙的充分体验（思想）者。在其他有意识的形体（比如动物）中，无限心有限地、非无限地、不充分地体验宇宙。

“思想”有两个含义：创造与体验。

（a）创造宇宙

（b）体验宇宙

二者构成对想象的思想。不过“思想”在（a）指“思想创造”想象，在（b）指“思想体验”无限精与浊宇宙。“思想想象”则指创造宇宙与体验宇宙两种情况。

无限心是宇宙的创造者。精与浊心（妄我）是宇宙的体验者。

无限心在无限但却无形地思想（创造）想象时，乃是在生产无限想象。这里，思想是无形无限的，创造亦然。

无限心（在人类形体中）无限但却有形地对想象进行精与浊思想（体验）时，乃是在体验无限想象。这里，思想是无限但却有形的，也就是精无限思想和浊无限思想。在动物形体中，思想是有限有形的。

总之，在创造与生产中，无限心把最有限的无形微想象，思想成为无限的精与浊形体。无限我通过精与浊身体（精与浊思想），思想精与

浊想象。同一个无限心（无限我）通过精与浊身体，对其无形地思想（创造）出来的想象进行精与粗思想（体验）。

第五辑

有限与无限思想

光明 (Prakash) = 智能 = 大知 (kalnaa) = 大有 = 无限 (Khuda)
= 超灵

黑暗 (Andhakar) = 想象 = 无知 (na kalnaa) = 空无 = 最有限 (jag)
= 宇宙

在酣眠中：

光明作为光明遍在，却看不见光明，因而处于微黑暗（可以说间接地是微黑暗）；

智能作为智能遍在，却不思想智能，因而处于微想象（可以说间接地是微想象）；

大知作为大知遍在，却不知道大知，因而处于微无知（可以说间接地是微无知）；

大有作为大有遍在，却不感受大有，因而处于微空无（可以说间接地是微空无）；

无限作为无限遍在，却不体验无限，因而处于微最无限（可以说间接地是微最有限）；

超灵作为超灵遍在，却不体验超灵，因而处于微宇宙（可以说间接地是微宇宙）。

在一般醒状态：

光明作为精与浊黑暗（对光明来说）遍在，光明被光明体验为黑暗——精与浊黑暗乃不自然光明；

智能作为精与浊想象（对智能来说）遍在，智能被智能体验为想象；
 大知作为精与浊无知（对大知来说）遍在，大知被大知体验为无知；
 大有作为精与浊空无（对大有来说）遍在，大有被大有体验为空无；
 无限作为精与浊最有限（对无限来说）遍在，无限被无限体验为最有限；

超灵作为精与浊宇宙（对超灵来说）遍在；超灵被超灵体验为宇宙。

在成道者状态：

光明作为光明遍在，看见自身；
 智能作为智能遍在，思想自身；
 大知作为大知遍在，知道自身；
 大有作为大有遍在，感受自身；
 无限作为无限遍在，体验自身；
 超灵作为超灵遍在，证悟自身。

在一般醒状态（就凡人而言）：

光明（灵魂）把黑暗看作光明（自身）（被体验为光明的黑暗是不自然、不真实、虚假的光明）；

智能（灵魂）把想象（宇宙）思想为智能（自身）；
 大知（灵魂）把无知（宇宙）认知为大知（自身）；
 大有（灵魂）把空无（宇宙）感受为大有（自身）；
 无限（灵魂）把最有限（宇宙）体验为无限（自身）；
 超灵（灵魂）把影子（宇宙）体验为超灵（自身）。

总之，在一般醒状态：

- 1、光明被光明体验为黑暗，黑暗被体验为光明；
- 2、智能被智能体验为想象，想象被体验为智能；
- 3、大知被大知体验为无知，无知被体验为大知；

- 4、大有被大有体验为空无，空无被体验为大有；
- 5、无限被无限体验为最有限，最有限被体验为无限；
- 6、超灵被超灵体验为宇宙，宇宙被体验为超灵。

也就是说，在一般醒状态，无限灵魂（光明、智能、大知、大有、无限、超灵）将自己体验为有限身体（黑暗、想象、无知、空无、最有限、宇宙）；主将自己体验为仆。

宇宙无非是居于光明的黑暗；无非是居于智能的想象；无非是居于大知的无知；无非是居于大有的空无；无非是居于无限的最有限；无非是居于超灵的影子；宇宙因最有限而作为水滴居于海洋（超灵）。

也就是说，黑暗（宇宙）原本住在光明（海洋、超灵）的原子（水滴）里；

想象（宇宙）原本住在智能（海洋、超灵）的原子（水滴）里；

无知（宇宙）原本住在大知（海洋、超灵）的原子（水滴）里；

空无（宇宙）原本住在大有（海洋、超灵）的原子（水滴）里；

最有限（宇宙）原本住在无限（海洋、超灵）的原子（水滴）里。

总之，宇宙作为最有限点存在于超灵。也就是说，

黑暗（宇宙）作为一滴水（点、瞳仁）存在于光明海洋；

想象（宇宙）作为一滴水存在于智能海洋；

无知作为一滴水存在于大知海洋；

空无作为一滴水存在于大有海洋；

最有限作为一滴水存在于无限海洋；

宇宙作为一滴水存在于超灵海洋。

从这个无形、未见、未想、未知、未感受、未体验、未实现的微（1）黑暗、（2）想象、（3）无知、（4）空无、（5）最有限、（6）宇宙中，产生了整个精与浊宇宙（天堂、层面、日月星辰、世界）。也就是说，（被体验为光明、智能、大知，大有、无限、超灵的）整个精与浊宇宙只是

最有限、无形、微宇宙的结果。该宇宙原本作为一个点（作为无限灵魂的原点），实乃最有限、黑暗、想象、无知、空无。

在酣眠状态，宇宙作为未见（微）黑暗（点），作为未想（微）想象（点），作为未知（微）无知（点），作为未感受（微）空无（点），作为未体验（微）最有限（点），作为未体验（微）宇宙（点）而存在。

在醒状态，宇宙作为光明，作为智能，作为大知，作为大有，作为无限而存在：原本的黑暗成为假光、非真光；原本的微水滴成为假海洋，原本的想象成为非真智能，原本的无限思想成为精与浊最有限思想。原本的空无成为虚妄非真的万有；原本的最有限成为虚妄非真的假想无限。

在成道者状态，宇宙作为被看见的黑暗，作为被思想的想象，作为被认识的无知，作为被感受的空无，作为被体验的最有限而存在。

在一般醒状态，灵魂把微宇宙黑暗、想象、无知、空无、最有限、水滴，体验为灵魂、光明、智能、大知、大有、无限，海洋；把自身体验为微宇宙、黑暗、想象、无知、空无、最有限、水滴。在成道者状态，灵魂把宇宙体验为黑暗、想象、无知、空无、最有限、水滴；把自身体验为光明、智能、大知、大有、无限、海洋。在酣眠状态，根本不体验自身或宇宙。

因此，宇宙实际上只是从超灵（灵魂）中的最有限点（瞳仁）产生的精与浊影子（pratibimb）；只是从光明中的最有限黑暗点产生的影子；只是从智能中的想象点产生的影子；只是从大知中的最有限无知点产生的影子；只是从大有与无限中的空无与最有限点产生的影子。

海洋（光明、智能、大知、大有、无限、超灵）里没有运动、振动、思想时，宇宙作为水滴（黑暗、想象、无知、空无、最有限）存在其中；有运动、意识、振动、思想时，宇宙作为海洋（光明、智能、大知、大有、无限）存在其中（凡人情况）。宇宙实乃幻相、想象、空无。

总之，整个浊与精宇宙（日月星辰、世界等物质、外在、浊宇宙；天堂、层面等灵性、内在、精宇宙）都只不过是空无、想象、无知等最有限黑暗点的产物、扩展与显现。这个最有限点作为原子，存在于大知、光明、智能、大有海洋。灵魂（光明、智能、大知、大有、无限、超灵）

把通过这个最有限黑暗点（原子、瞳仁）产生的最有限黑暗、无知、幻影，看作光明、智能、大知、大有、无限。也就是说，本来实际上存在于原子状态的最有限宇宙（想象）被创造成无限的精与浊宇宙（想象）。无限的精与浊影子产生于最有限的黑暗点。

在酣眠状态，光明（智能、大知、大有、无限）是黑暗，黑暗是黑暗。

在醒状态，光明是黑暗，黑暗是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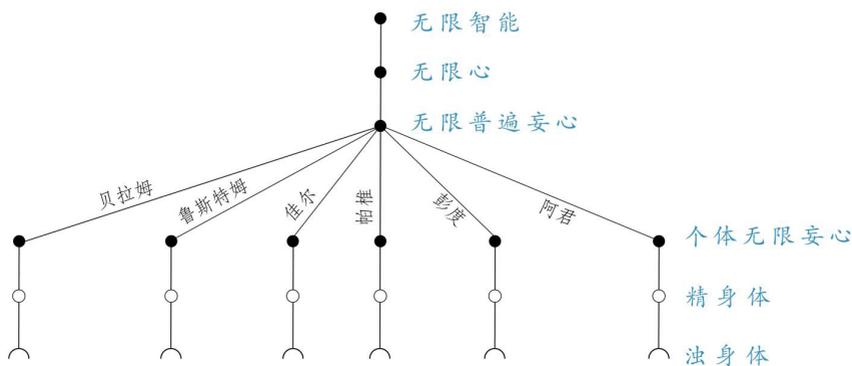
在成道者状态，光明是光明，黑暗是黑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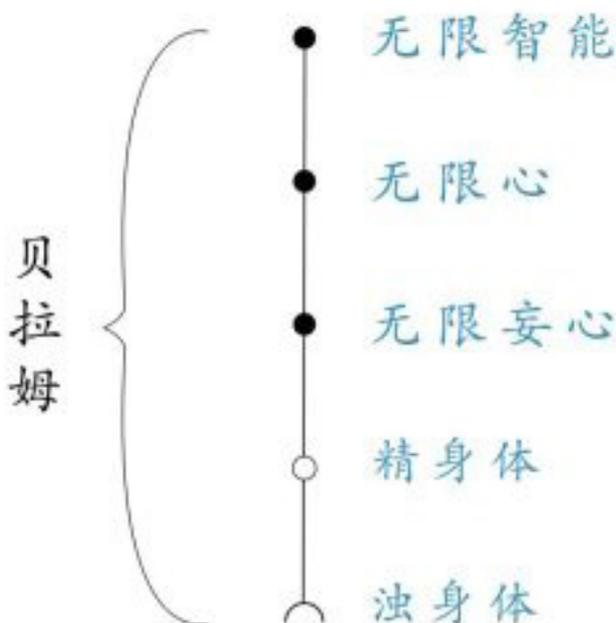
贝拉姆与琐罗亚斯德

在贝拉姆的形体中，存在着浊身体，其后面是精身体，其后面是微身体，其后面是个体无限妄心（妄我、自我），其后面是普遍无限妄心，其后面是无限心，其后面是无限智能。

在贝拉姆那里，无限智能作为无限心，在醒状态进行思想时，同时创造精与浊宇宙及精与浊身体；作为无限妄心，在醒与梦状态进行浊与精思想时，通过浊与精身体，体验浊与精宇宙；在酣眠中不思想（创造之思想）时，精与浊宇宙和精与浊身体不存在，不被思想（体验之思想）。

在琐罗亚斯德那里，无限智能作为无限心，虽然在思想（创造之思想）时，创造精与浊宇宙及精与浊身体，但在思想（体验之思想）时，却不通过精与浊思想（精与浊身体）思想（体验）精与浊宇宙（想象）；





就贝拉姆而言，无限智能把影子和思想影子的媒介（即把宇宙和体验宇宙的身体）思想（体验）为大有，把自身思想（体验）为空无。就琐罗亚斯德而言，无限智能把影子和媒介体验（思想）为空无，把自身体验（思想）为大有。在贝拉姆那里，无限智能把自身思想（体验）为身体、有限、受限、精与浊。在琐罗亚斯德那里，无限智能把自身思想（体验）为无身体，无限、不受限。总之，无限心

在创造宇宙时，无形无相；

在体验宇宙时，有形有相（精与浊）；

在体验自身时，无形无相。

无限智能通过无形的无限思想，创造宇宙（最有限微原子的无限精与浊形体）；通过精与浊思想，体验宇宙；通过无形的真正无限思想，体验自身。

无限智能（海洋）思想时（运动时），想象（创造、产生）精与浊想象（即精与浊宇宙）和精与浊思想（即精与浊身体）；把自身想象（体验）为身体（泡沫），并且藉此体验想象（宇宙泡沫）。

宇宙本身是一个无限的泡沫；

精与浊身体是附于水滴的泡沫。

总之，在贝拉姆那里，无限心（海洋）把自己想象为身体（泡沫），把无形无限的自己想象为有限、受限、有形——此乃妄想。

在琐罗亚斯德那里，无限心（海洋）把自己思想（体验）为无限（海洋），把身体（泡沫）体验为有限及其体验宇宙的工具。

在贝拉姆和琐罗亚斯德里面是同一个无限心。但在贝拉姆状态，无限心把自己思想成有限、泡沫——此乃妄想；在琐罗亚斯德状态，无限心则把自己思想成无限、海洋——此乃真想。

在石到猿形体中，无限心自然地把自己思想为有限，但这不是妄想，因为在这些形体中，思想不像在人类形体中那样是无限的。在除人类形体之外的所有形体中，心都是有限的——有限的精与浊心；所以说这些形体的有限思想本身不是妄想。然而人类形体的心是无限的，其无限思想本身乃是妄想。所以说其他形体的心是有限（精与浊）心；未成道凡人的心是无限（精与浊）妄心。

在从石到人的所有形体中，无限智能都无限地生产微想象的精与浊形体（即创造宇宙）。也就是说，心作为创造者（维持者和毁灭者）是无限的；作为无限心创造宇宙的所有形体时亦然。但在体验宇宙时，心却是最有限、有限或无限的精与浊心。无形无限的心尽管在石形体中创造了无限的宇宙，但却因这个最有限的媒介（石身体），把宇宙体验为最有限。心间接地貌似成为最有限的创造者。实际上，在从原子到人的所有形体中，创造者是无限的，受造物（精与浊形体）是无限的，造物界是无限的；但是因为最有限的体验媒介，造物界貌似最有限。所以在这个间接方面，无限心

在石形体中，创造最有限的宇宙，体验最有限的宇宙。【因镜面小，

只照见人的头发。】

在植物形体中，创造较不有限的宇宙，体验较不有限的宇宙。【镜面较大，照见人的头到胸部。】

在动物形体中，创造更不有限的宇宙，体验更不有限的宇宙。【镜面更大，照见人的头到膝部。】

在人类形体中，创造无限的宇宙，体验无限的宇宙。【整个镜子放在前面，从头到脚照见整个人。】

在石、植物、动物和人类形体中，无限心无限地创造宇宙。但因最有限、较不有限、更不有限和无限的媒介及对宇宙的体验，宇宙间接地显然被最有限、较不有限、更不有限和无限地创造出来。在人类形体中，无限心虽然无限地创造宇宙，但却把自身思想为有限，把自身创造的显然有限的宇宙体验为无限——这是因为业相造成的妄想使之虚妄地把自己思想（体验）为有限和乌有，把身体思想（体验）为自己和一切。

就贝拉姆而言，无限心仅仅创造（他的）身体及其当时通过该身体所体验的宇宙部分。无限心根据对宇宙的体验，间接地把其创造的宇宙看、闻、听、感受、认识、体验为有限。就大瑜伽行者而言，无限心把自身感受、认识、思想、体验为整个宇宙的创造者；却不体验自身。就成道者而言，无限心同样知道自己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却把宇宙体验为自身的影子（想象）；而且体验自身。就成道者而言，无限心虽然知道自己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却又同时看见、认识并体验到自己超越身体和宇宙。

无限心有三个状态：

- 1、不创造也不体验宇宙；
- 2、创造宇宙；
- 3、体验宇宙。

成道者超越了这三个状态。

a. 凡人感受并且说：“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他体验宇宙，却不体验自身。

b. 大瑜伽行者感受并且说：“我是宇宙的创造者。”他体验宇宙，即他仍在做梦，仍在幻想。他不体验自身。

c. 成道者感受并且说：“整个世界来自我。我在万物中，但又超越宇宙，超越万物。”他不体验宇宙。他体验自身。

【大瑜伽行者处于有形体的伊希瓦 (Īshwar) 状态，成道者处于有形体的帕若昧希瓦 (Parameshwar) 状态。】

在有意识与醒状态：

a. 成道者随时随地体验整个精与浊宇宙（层面、天堂、日月星辰、世界），却不视之为真实，不享受之。他体验宇宙是为了提升其中的众生，为了他人的拯救和进步，为了一切万物的利益，而不是为了自我享受。他把自身体验为整个宇宙的创造者，把自身体验为大我、超灵；把整个宇宙（精与浊、灵性与物质）体验为影子、想象、空无。

b. 玛居卜 (Majzoob) 或者说完美瑜伽行者不把自己体验为宇宙的创造者；不像瑜伽行者或大瑜伽行者那样为了自我享受、也不像成道者那样为了拯救他人而体验宇宙。他体验大我；却不为他人的利益而降到低层面。

c. 大瑜伽行者随时随地体验整个（精与浊）宇宙；视之为真实；实际上为自我享受而享受之。他不体验自身（大我）。

d. (行道的) 瑜伽行者体验精宇宙（一些部分），但不体验全部宇宙，也不体验自身（大我）。

e. 凡人只体验浊宇宙（一些部分），但不体验精宇宙，也不体验自身（大我）。

成道者（指证悟大我亦即进入涅未卡帕三昧之后，又回到宇宙、影子、想象之低层面，帮助他人证悟大我、进入涅未卡帕三昧和逃脱想象者）创造宇宙时直接是韦希奴 (Vishnu)；体验宇宙时是大瑜伽行者；体验自身时是完美瑜伽行者或者说玛居卜；因而是真正的撒里克，导师 (Acharya)。大瑜伽行者可以是韦希奴，但不可以是玛居卜；玛居卜

不可以是韦希奴或大瑜伽行者。然而成道者可以是韦希奴、大瑜伽行者和玛居卜。

作为人，无限智能无限地创造、却不认识（体验）宇宙；不感到宇宙是想象，或来自其自身，或自己创造了整个精与浊宇宙。在有意识醒状态，仅仅体验浊宇宙，一次一部分（尽管是无限地体验）。作为人，无限智能不体验自身无限（没有证悟自身），不体验宇宙只是其自身的想象和影子；认为自己是浊身体。

作为行道者（瑜伽行者），无限智能无限地创造、却不认识（体验）宇宙；不感到宇宙是想象，或来自其自身，或自己创造了整个精与浊宇宙；在有意识醒状态，随意体验浊宇宙的任何部分（一次一部分），体验精宇宙前三个层面的任何一个。作为行道者，无限智能不体验自身无限（没有证悟自身），不体验宇宙只是其自身的想象和影子；认为自己是精与浊身体。

作为悉地瑜伽行者（Sddhi yogi、Kamil、Wali），无限智能无限地创造、却不认识（体验）宇宙；在有意识醒状态，随意体验浊宇宙的任何部分，体验精宇宙前五个层面的任何一个。作为悉地瑜伽行者，无限智能不体验自身无限（没有证悟自身），不体验宇宙只是其自身的想象和影子；认为自己是精与浊身体。

作为大瑜伽行者（Kamil、Wali），无限智能无限地创造、并且认识（知道）宇宙；感到宇宙来自其自身，但感受不到宇宙只是其自身的想象或影子；在有意识醒状态，随意体验（享受）浊宇宙的任何部分（一次一部分）及精宇宙的任何部分（一次一部分）——精宇宙有六个层面，第七层面在大我、大心、超灵里。作为大瑜伽行者，无限智能不体验自身无限（没有证悟自身），不体验宇宙只是其自身的想象和影子；认为自己是浊与精身体。

作为圣人（Sant、Akmal、Pir），无限智能无限地创造、并且知道（了解）宇宙；感到宇宙来自于其自身，还感受到宇宙是其自身的影子和想象，但却为了他人的利益，为了拯救他人而体验宇宙，以便把他人从低

级物质层面吸引到高级灵性层面。作为圣人，无限智能不证悟大我或进入涅未卡帕三昧，因为知道如果这么做，自己就会成为玛居卜，而无法像成道者那样下降到层面，为拯救世界而服务；在有意识醒状态，体验浊宇宙的任何部分（一次一部分）和精宇宙的任何部分（一次一部分）。但这种体验不像大瑜伽行者那样是为了自我享受，而是为了他人的利益，因为圣人知道这些层面同样也仅仅是想象的结果。作为圣人，无限智能不体验自身无限（没有证悟自身）。

作为成道者（Mukammil、Faqir），无限智能无限地创造、并且知道宇宙；感到宇宙是想象，来自于其自身。感受并知道宇宙是其自身的创造。在有意识醒状态，随意随时体验浊宇宙的任何部分和精宇宙的任何部分。但他体验浊和精宇宙是为了世界利益（如圣人那样）；不是为了自我享受（如大瑜伽行者或瑜伽行者）。圣人与成道者的区别是，前者尚未证悟大我；否则，二者在其他方面都一样。作为成道者，无限智能知道自身无限（证悟自身），知道宇宙是其想象。认为自己无身体。

总之：

作为人，无限智能随意体验浊宇宙的任何部分；但不体验精宇宙的任何部分，也不体验自身。

作为行道者，无限智能体验浊宇宙的任何部分，体验精宇宙前三个层面（部分）的任何一个；但不体验自身。

作为悉地瑜伽行者（瓦隶），无限智能随意体验浊宇宙的任何部分，体验精宇宙前五个层面的任何一个；但不体验自身。

作为大瑜伽行者（瓦隶）：无限智能随意体验浊与精宇宙的任何部分（为了自我享受）；但不体验自身。

作为圣人（辟尔），无限智能随意体验浊或精宇宙的任何部分（为了他人利益）；但不体验自身。

作为成道者，无限智能随意体验浊和精宇宙的任何部分（不是为了自我享受，而是为了他人利益）；并且体验自身。

第六辑

思想类型与意识类型

从无限智能的思想（意识、运动、振动）中产生了虚空（Akāsh）与能量（Prān）。（无限智能思其不思，知其不知。不思 = 不知 = 想象）

从无限智能的思想中产生了微想象的无限精与浊形式；也就是说，从思想中显现了（在无限智能不思想时处于原始最有限无形微状态的）想象的精与浊形体。

构成精与浊想象的能量与虚空，通过思想、意识、运动、振动被显现。思想是无限智能的思想，因而也是无限的。换言之，思想是普遍存在的念力或者说无限智能的无限心。思想在想象创造宇宙时是心；思想在想象体验宇宙时是妄心；思想在思想体验自身时是真心。

知识产生于大知；无知（宇宙）产生于知识。无限知识知其不知——意味着无限知识承认其无知，也就是体验宇宙。无知 = 宇宙 = 想象 = 黑暗。

无限知识的知识（a）创造无知（宇宙）；知识（b）视无知为知识。知识（a）意味着创造宇宙；知识（b）意味着体验宇宙。这个被无限知识承认（认识、体验）的无知（宇宙），乃是虚妄、想象、幻相（bhās）、错觉（bhram）。无限知识怎么会是无知？无限知识怎么会知道无知？——因为宇宙仅仅是幻相、错觉的产物；因为摩耶使这个假象、想象、无知貌似真实、思想、大知。

因此，这个无知是无限智能的无限思想创造所产生的想象；正是通过无限思想体验（妄想），无限智能思想体验所产生的精与浊想象。该想象（无知）由能量和虚空构成，在思想创造时显现为精与浊，在不思想创造时处于最有限和未显现微状态。

无限思想永恒存在于无限智能；（处于最有限、无形原子点、微状态的）想象永恒存在于无限思想——该想象在思想（意识、运动、振动）开始时被显现为无限的精与浊形体。也就是说，能量与虚空的微状态（微宇宙）永恒存在于无限智能的无限思想；当思想开始时，能量与虚空显现；通过能量作用于虚空，产生了精与浊宇宙（精与浊无限想象或者说最有限微想象的无限精与浊显现）。

能量是微想象的精显现，虚空是浊显现。能量 = 通过思想所产生的力量（这些力量在思想不作用时处于微形态）。虚空 = 无空之空。

微想象（微宇宙）无非是最有限微原子状态的能量与虚空合一。当思想作用时，这种微一体分裂成无限的精与浊形体。振动（意识、思想）使微能量与虚空（微想象）以无限的精与浊形式从无限智能中出现。虽然无限智能永远含有无限思想（虽然无限智能能够思想）和想象，但是永存于无限智能的思想在不作用（未开始，未醒来）时，则不思想（产生）想象；当思想开始时，想象被显现为无限形体。

无限智能通过思想，制造能量；能量作用于虚空，创造整个精与浊宇宙。没有思想、没有振动时，能量与虚空（微想象）处于合一微状态。能量作用于虚空，产生宇宙。微想象由微状态的能量与虚空构成。当思想开始时，微想象（微能量与虚空）被分开（显现）；之后，已分开的能量作用于虚空，形成精与浊宇宙（想象）——精与能量有关，浊与虚空有关。因此，精与浊宇宙（想象）是（能量与虚空）微想象的产物；也就是微想象的形体（身体）。

总之，没有思想时，能量与虚空结合 = 微想象。有思想时，能量与虚空分开，能量作用于虚空，产生精与浊宇宙。因此，精与浊宇宙是最有限无形能量与虚空的产物。能量与虚空合一即无限智能的微想象。

因此这整个宇宙只是无限智能思想的想象。原本无形微状态的能量与虚空，存在于最有限的原子点状态。换言之，原本合一的微能量与虚空，仅仅作为最有限的原子点存在于无限智能；从这个原子点，

无限智能通过思想，产生无限精与浊宇宙。思想的无限智能，作为无限心，将（作为微想象存在）的能量与虚空分开；能量作用于虚空，产生精与浊宇宙。换言之，宇宙的最有限无形微能量与虚空状态，永恒地存在于无限智能；无限心将微宇宙显现为精与浊形体。

就这样，有思想时（思想开始、工作和作用时），有精与浊宇宙；没有意识（思想、运动、振动）时，没有精与浊宇宙。无限智能的思想，通过最有限点（原子），把最有限的微想象生产（创造）为精与浊形体。无限智能把无限精与浊形体赋予本来最有限的无形想象。无形是有形的反面，无限是最有限的反面；通过最有限点（原子），无限思想（无限心）把无限精与浊形体赋予无形想象。

总之，精与浊宇宙从中产生的原子（点）乃投射到无限思想（无限智能的思想、无限心）层面的无限智能的原子。也就是说，无限我（Ahuramazda、Maheshwar、Brahmā）通过无限智能的原子，创造了精与浊宇宙。无限智能开始思想时，最有限、无形体、无束缚、不受限的微想象本身成为无限智能的局限（bandhan）。思想带来局限；对不受限来说，局限原本一定是最有限的。

不受限的反面是最受限

无限的反面是最有限

光明的反面是完全暗

因此，局限（束缚）通过最有限点产生。最有限无形想象被思想赋予形体时，成为不受限智能的局限；换言之，精与浊宇宙是（思想的）不受限无限智能的局限。局限是不受限的反面，因而（相对于无限来说）是最有限的。最有限的微宇宙通过最有限点（原子）被显现为无限的精与浊形体时，成为无限智能的局限。就这样精与浊宇宙通过思想从无限智能的原子中产生。

因此，无限思想是无限智能的局限（宇宙）的起因；局限使无限智能妄想（体验宇宙）。随着局限消失，妄想也消失；或者说随着妄想（妄我）消失，局限也消失。

“你是你自身的面纱，哈菲兹啊，从中间升起（揭去面纱），你就是神！”

换言之，你的妄想是把你与大我分开的面纱；消灭妄想，就会证悟大我。无限智能原本不受限，但无限智能的虚妄自性（妄想）必须在有意识、思想、醒状态消失。因为无限智能在无意识、不思想、酣眠状态虽然不受限，但却不体验不受限。换言之，虚妄自性、妄想、妄我必须消失，成为真正自性、真想、真我。这时无限智能变得不受限，并且体验（知道）自身不受限和无限。在体验自身受限与体验自己不受限两种情况中，都有思想：然而第一种情况是妄想，第二种是真想。无限智能体验自身不受限，就是证悟大我；只有当虚妄自性、妄想完全有意识的思想状态消失时，这种证悟才会到来。

正如诗云：消灭低我，成就真我（神）。

无限智能的思想有三类：

（1）妄想（有意识、妄我）对无限智能构成局限；

（2）无想（无意识、酣眠状态）不对无限智能构成局限；但无限智能不体验之；

（3）真想（超意识、真自性、真我、真心）不对无限智能构成局限；但无限智能体验之。

无限智能在（1）体验自身受限；在（2）不体验自身受限也不体验不受限（因为无意识而无所体验）；在（3）体验自身不受限，也就是体验大我。

无限智能妄想（有意识）时，是思想其想象的无限妄心。妄想使无限智能思想其想象及其局限、制约、面纱、束缚，而非思想其自身。然而无限智能必须真正思想，必须思想其自身——证悟大我。

就这样，妄想使无限智能受局限（因为局限就是宇宙、对宇宙的体验、对宇宙享受）；思想把能量与虚空生成无限的精与浊形体（能量与虚空在微状态合一即最有限的无形想象）；随着妄我（妄想）消失，对宇宙享受（体验）也消失，或者说局限（精与浊想象、宇宙）

消失。无限智能有意识 = 无限心。

无限智能有两类意识：

(1) 有意识且体验其自身；也就是说，无限智能思想，但是思想其自身而非其想象。此乃无限智能的超意识状态；

(2) 有意识但是体验宇宙；也就是说，无限智能思想，但却思想其想象而非其自身。此乃无限智能的有意识状态。

又可把(2)“有意识状态”再分为(人类的)全意识和(兽等亚人类的)亚意识。因而有三类意识：(1)超意识、(2)有意识、(3)亚意识。加上无意识，总共四类：

无意识	酣眠状态	普通个体
亚意识	部分醒状态	兽等亚人类
全意识	全醒状态	凡人
超意识	醒中酣眠状态	真人

无限智能思想(体验)其想象是自然的，思想(体验)其自身则是超自然的。无限智能无意识时，不体验自身也不体验宇宙；有超意识时，体验自身(真意识)；有意识时，体验宇宙(妄意识)。

精与浊宇宙(想象)是微想象的显现；微想象永恒存在于无限智能的最有限状态(原子点)。因此，无限心体验宇宙，即体验自身的显现。无限智能通过思想，把自身体验为无限妄心(我)及其两个身体(精与浊)。换言之，灵魂通过精神把自身体验为心和身。

无限心(有意识的、思想的无限智能)在睡眠状态体验精宇宙时，处于普通梦状态；体验浊宇宙时，处于普通醒状态；不体验两宇宙时，处于普通酣眠状态；在醒状态体验精宇宙时，处于神梦状态；在醒状态不体验两宇宙时，处于“在醒状态的酣眠状态”，也就是终极体验、大我证悟状态。

无限智能的有意识、思想、醒状态有三种；或者说无限心的醒状态有三种：

(1) 转向浊层面（思想浊想象）；也就是通过浊身体，体验浊宇宙——体验外层面；

(2) 转向精层面（体验灵性、精神层面）；也就是通过精身体，体验精宇宙——体验内层面（七个层面、七个天、阶段等）；

(3) 转向自身（体验超越内外的层面）——体验大我。

无限心在（1）处于凡人心状态；在（2）处于行者心状态；在（3）处于成道心状态。

无限智能在（1）有意识（思想）、运动、不专注状态（在全力思想其想象、振动、运动状态）体验外宇宙：是凡人；

在（2）有意识（思想）和运动（振动）但却转向（专注）状态，体验灵性层面（振动受制约但没有完全停止）：是行者；

在（3）有意识且止息状态，也就是在思想且不思想状态（思想指思想其自身，不思想指不思想其想象），或者说在振动停止状态、在思想但不振动状态：证悟自身是真人。

(1) 思想但是（对想象的）思想充分作用状态。

(2) 思想但是（对想象的）思想受制约状态。

(3) 思想但是（对宇宙的）思想止息状态。

在凡人、行者、真人三个不同状态，同一个无限智能体验世界、层面、大我；但其不体验、不思想、无意识状态却超越全部三个状态。

无限心（1）作为凡人（虚妄且低级心）体验浊宇宙。（2）作为行者（虚妄却高级心）体验精宇宙及其层面；（3）作为真人（真心）体验自身（超越状态）。

精想象（宇宙）是高级想象。浊想象（宇宙）是低级想象。因此，无限心在醒状态体验精宇宙时，尽管虚妄却是以高姿态。

同一个思想（智力）也就是同一个意识包括三个意识（思想）状态。

思想（智力）振动 = 有意识；振动但被制约 = 高级意识；不振动 = 超意识。

因此，智力（思想）有意识时，显现妄心、器官和物质。无限智

能的第一个显现即其思想（智力）。该思想向无限智能显现妄心（我）、精与浊形体，并通过这些来显现精与浊宇宙。

所以思想（智力）涵盖三个意识状态：

- （1）兽类等的亚意识；
- （2）凡人的有意识；
- （3）成道者和行者的超意识。

行者的状态接近超意识状态，但是不完美；因而不是真正或超意识心，而是高级却虚妄心。

第七辑

思想与业相

无限大我（智能）进行精思想时，精宇宙对其存在。无限大我进行浊思想时，浊宇宙对其存在。就这样，宇宙由无形思想所创造，通过精与浊思想被体验。有精思想时（如在普通梦状态或行者醒状态），不体验浊宇宙。有浊思想时（如在普通醒状态），不体验精宇宙。无思想时（如在普通酣眠状态或成道者醒状态），不体验任何宇宙。因此思想是这些宇宙存在的原因，也是宇宙被精或浊地认识、体验、感受、看见、闻见、听见等妄想的原因。总之，对宇宙的一切体验，精或浊身体的一切生死（janam-maran），一切苦乐（dukh-sukh），一切烦恼（fikar-chintā），精与浊宇宙的一切事务：全都归因于精与浊妄想。

无限大我没有精或浊思想时，

I. 在普通酣眠状态，不思想也无意识。

II. 在成道者醒状态亦即“醒中酣眠状态”，不思想但有意识；不体验两个宇宙、（两个身体的）生死、苦乐、烦恼、精与浊宇宙的事务。

这种无思想状态遍及（II）和（I）。但是在（II）大我意识到这个状态，或者说意识到真我（思想大我、证悟大我）。

在（I）和（II），大我不体验无限妄心（无限妄我的无限妄想）的两个身体，也不体验想象的两个身体。换言之，在（I）和（II），精与浊身体及精与浊宇宙对我都不存在。但在（II），大我体验大我——知道自己是无限智能、无限存在和无限喜乐。这种大我证悟知识被称作大知（Dnyan），是在（II）醒中酣眠状态获得的。

我们以贝拉姆为例。作为在普通状态的人，贝拉姆 = 个体无限妄

我、妄心。

贝拉姆（无限妄我）在醒状态通过浊身体体验浊宇宙；在梦状态通过精身体体验精宇宙；在酣睡状态什么都不体验（不体验两宇宙也不体验自身）。但他如果上升到行者状态，就会在醒状态通过精身体体验精宇宙；如果上升到成道者状态（II），就会在醒状态体验自身而非两宇宙，就会宣称“我是神！我是无限智能与大知！我是无限喜乐与存在！”总之，这个（因妄想而感受、体验并认为自己是受限精与浊身体的）个体无限大我贝拉姆真正思想时，发现、感受和证悟自身无限、不受限、一体不分、无所不在，非精非浊，永恒无形。

所以，在无数凡人中，个个都是虚妄思想（体验宇宙、认识想象）的个体无限大我（智能）。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真人，个个都是思想大我（证悟大我）的个体无限大我（智能）。

个体精无限思想（个体精自我）有精身体；

个体浊无限思想（个体浊自我）有浊身体。

同一个（人类）无限妄心在进行精思想（思想其精想象）时，有精身体；在进行浊思想时，有浊身体。

想象与思想一致。如果精与浊思想有限，精与浊想象也相应地有限，（用来体验想象的）思想的精与浊身体也相应地有限。

正如个体无限妄心（贝拉姆、帕椎等）每一个皆无限，个体无限真心（琐罗亚斯德、佛陀、穆罕默德、耶稣等）同样每一个皆无限。因此贝拉姆、帕椎等个个都是妄想（思想无限想象）的无限大我；琐罗亚斯德、佛陀、穆罕默德、耶稣等个个都是真想（思想无限大我）的无限大我。

无限妄我海洋 = 普遍无限妄我

所以，贝拉姆、鲁斯特姆、帕椎、佳尔个个都是无限妄我，都是无限妄我海洋的水滴。但每个水滴都是海洋，因为都是同一个海洋的水滴，都在海洋中。在贝拉姆、鲁斯特姆、帕椎、佳尔、彭度、韦希奴、阿君等（在每个无限妄我、每个无限妄心）里面，觉识（思想）

都是无限的（尽管虚妄），也就是能够思想无限精与浊想象（宇宙）；并在成为真实时，能够体验（思想）无限智能（大我）。

体验精宇宙，有精思想（心有精身体）；体验浊宇宙，有浊思想（心有浊身体）。

觉识 = 心 = 思想 = 凡人

总之，贝拉姆、佳尔、鲁斯特姆等每一个都是无限妄识（凡人）。琐罗亚斯德、耶稣等每一个都是无限真识（真人）。但在植物、动物等里面，妄识却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不全的。

动物的觉识 = 本能

凡人的觉识 = 理性

真人的觉识 = 灵感

植物、动物等的心是有限的，是有限妄心、有限妄想、有限妄我；其精与浊身体也是有限的，不完美，不适合体验无限的精与浊想象（宇宙）。这些有限心根据精与浊身体，有限地体验无限的精与浊想象（宇宙）。但贝拉姆、佳尔、鲁斯特姆等的觉识却是无限的，精与浊身体也是完全和最高级的，可用来无限地体验无限的精与浊想象（宇宙）。因此，有限妄心若要完全、无限、适当地体验精与浊宇宙，就必须进化成无限妄心，从而获得（人类）最完全的精与浊身体，藉此体验无限想象。

例如，植物心进化为动物心，还必须继续前进，直到充分发展成无限心（人心）。总而言之，在（1）石、（2）植物、（3）兽和（4）人类形体中，是同一个无限（妄）心、无限思想；但无限心根据这些精与浊形体，（1）最有限、（2）较不有限、（3）更不有限或（4）无限。因此，根据无限妄想的这些（精与浊身体）媒介，对精与浊无限想象的体验也最有限、较不有限、更不有限、或无限。

就这样，在这些无数个体妄心状态，同一个无限智能（大我）通过精与浊身体，体验精与浊想象（宇宙），或者说体验微空无的精与浊形体。

想象 = 无知 = 黑暗 = 空无

这个无形无相的不可见微空无被显现为精与浊形体，即精与浊宇宙。所以宇宙是空无的显现。

在无数个体真心（琐罗亚斯德、耶稣、佛陀等）状态，同一个无限智能思想（体验）自身。

在植物、野兽等有限心状态，无限智能不能通过有限的精与浊身体，无限地思想（体验）无限的精与浊宇宙（该宇宙的微形体是最有限的）。只有在人心状态，无限智能才能通过精与浊身体，思想（体验）无限的精与浊想象（宇宙）。在从石到兽形体的有限心状态，无限智能根据这些有限心的思想及两个身体，有限地思想（体验）想象（宇宙）。

最初，在无形微状态的无限思想和最有限想象，永恒地存在于无限智能。随着思想开始，最有限的微想象将自身显现为无限的精与浊形体。

随着思想开始，能量与虚空分开，能量作用于虚空，形成宇宙。能量代表思想，虚空代表想象（虚无、黑暗、无知）。在微形体中，也就是在无限智能不思想时，能量存在于无限状态，虚空存在于最有限状态。随着思想开始，微无限能量（思想、觉识、意识）成为最有限的精与浊能量（石形体的觉识）；最有限的微虚空成为无限的精与浊虚空。所以说宇宙是能量作用于虚空的产物。

为了体验想象（乌有）的两个无限身体，普遍无限思想获得两个身体（精与浊）。也就是说，随着思想开始，为了体验精与浊宇宙（对宇宙进行精与浊思想），无限智能获得（普遍）精与浊身体。

无形采用形体，意味着无限（思想）成为有限。无形思想成为有形（精与浊）思想，意味着无限思想（因采用精与浊身体而）成为最有限。

无限的反面是最有限；

无形的反面是有形。

无形是有形的反面，所以无形（无限、不受限）采用形体，便成为最有限、最受限。总之，随着思想开始，最有限的无形微想象成为

无限的有形精与浊想象；无限无形的微思想成为最有限的有形思想。

这样在最初，无限思想的精与浊形体最有限（原子形体、石形体）。进化系列即无限思想的最有限精与浊形体，向无限精与浊形体的前进——从原子形体到植物形体，再到动物形体，再到人类形体。

普遍无限思想的精与浊形体进化是普遍性的：

从普遍精与浊石形体

到普遍精与浊植物形体

到普遍精与浊动物形体

到普遍精与浊人类形体。

普遍性怎样，个体性也怎样。所有的无数个体石形体（精与浊）都是普遍石形体海洋的水滴，等等。因此，

一个普遍精与浊石形体（海洋），无数个体精与浊石形体（水滴）；

一个普遍精与浊植物形体（海洋），无数个体精与浊植物形体（水滴）；

一个普遍精与浊动物形体（海洋），无数个体精与浊动物形体（水滴）；

一个普遍精与浊人类形体（海洋），无数个体精与浊人类形体（水滴）。

现在我们来谈谈个体。

最初，个体无限思想的个体精与浊形体最有限。然而无限心获得最有限精与浊身体，意味着无限心现已成为最有限，不能通过这些身体思想（体验）无限精与浊想象（宇宙）。

可以说无限心因最有限精与浊身体而变得最有限；要体验宇宙，心必须是无限的；也就是必须有最完全的精与浊身体（无限的精与浊思想）。因此现在自然地开始了最有限思想向无限思想的前进；也就是最不完全精与浊身体到最完全身体的前进。所以说进化系列是（原子或石形体中的）最有限精与浊思想向（人类形体中的）无限精与浊

思想的前进。

妄心的精与浊身体是心用来体验（思想）精与浊宇宙（想象）的媒介；这些身体无非是无限心的精与浊思想。

有限心的精与浊身体是有限的、不完全的；心通过这些身体，有限地体验想象。

有限想象意味着无限精与浊想象的一部分。在进化系列中，直到植物形体，无限心都处于最有限状态。也就是说，这些形体中的心几乎是零，这些形体中的觉识（思想）几乎是零。因此这些形体几乎无生命、无觉识。

生命在植物形体中得到某种程度的显现，在动物形体中更明显，在人类形体中最明确。

原子、石、铁等的几乎零也就是最有限心（思想），通过有限的精与浊身体，体验精与浊宇宙的最有限（几乎零）部分。换言之，宇宙的最微小（几乎零）部分被石形体中的思想体验，因此这个形体中的思想（心、觉识）几乎是零。无限想象的这个微小部分被称作“有限想象”。

植物的较不有限心（思想），通过较不有限的精与浊身体，较不有限地体验无限的精与浊宇宙；或者说根据精与浊身体（思想），体验无限宇宙的较大部分。换言之，由于这个形体中的思想较不有限，较大部分的宇宙被体验。这个较大部分被称作“较不有限想象”。

动物形体中的甚至更不有限心（思想），通过更不有限的精与浊身体（更不有限的精与浊思想），更不有限地体验（也就是更多地思想）精与浊宇宙；或者说根据精与浊身体的觉识（思想）体验宇宙的甚至更大部分。由于这个形体中的思想更不有限，甚至更大部分的宇宙被体验。这个更大部分被称作“更不有限想象”。也就是说，心在这个形体中比在植物形体中更多地思想；心在这个形体中能够比通过植物形体更适当、胜任地体验宇宙。

人类的无限心，通过最完全的无限精与浊身体，无限地（完全地）

体验整个无限精与浊宇宙。这整个无限宇宙被称作“无限想象”。

人类形体中的 (a) 凡心 = 无限妄想；(b) 圣心 = 无限真想

在 (a) 和 (b) 中，思想都是无限的；不过在 (a) 思想转向想象，在 (b) 思想转向无限大我。

在石形体中，思想几乎是零，心（生命）几乎不存在。所以，在石形体中几乎不存在的最有限心几乎不体验宇宙。

在植物形体中，因为思想在某种程度存在，心（生命、觉识）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所以在植物形体中，心对宇宙有一些体验。

在动物形体中，思想更多地存在，心（生命）也更明确地存在；所以在动物形体中，心对宇宙有更多体验。

在人类形体中，思想最多、无限，心（生命）最明确地、无限地存在；所以在人类形体中，（无限）心对宇宙的体验最多、充分、彻底。

最初，思想无限，却没有精与浊身体。思想一开始，一采取行动（显现），就获得最不完全的有限精与浊身体；因此（可以说）成为最有限。有精与浊身体（也就是让思想体验精与浊宇宙），但思想已变得最有限，几乎是零。所以，在自然进化系列中，思想自然地逐渐变得较不有限，也就是说，向其原始无限性前进。精与浊身体随着最有限思想越来越不有限而进化。当思想（在人类）成为无限时，不再有精与浊身体的进化。

无限心意味着无限妄心与无限真心。随着思想的开始，最有限的微宇宙被思想显现为无限的精与浊形体。与此同时，思想也获得最有限的精与浊形体，以便体验其所显现的宇宙。

在人类形体中，无限心一如最初，但现已获得精与浊身体以体验精与浊宇宙。因此心在人类形体中是无限的，能够（作为无限妄心）体验无限想象（宇宙），并且能够（作为无限真心）体验自身。

I. 最初，心无限但却无形；也就是说，没有精与浊身体。

II. 在（从石到人类之前的形体）进化系列中，心有精与浊身体但却有限。

III. 在人类形体中，心有精与浊身体并且无限。

在进化（系列）过程中，虚妄无限心根据所获得的精与浊身体，体验精与浊宇宙。通过最有限的石形体，虚妄无限心（体验者）成为最有限的虚妄（精与浊）心；无限的精与浊想象（被体验者）成为最有限的精与浊想象。

通过最有限的石头精与浊形体，无限妄心体验精与浊宇宙的最有限部分。

通过较不有限的植物精与浊形体，同一个无限妄心体验同一个无限精与浊宇宙（想象）的较大（较不有限）部分。在这个形体中，思想较不有限，因而想象也相应较不有限。

通过无限的人类精与浊形体，同一个无限妄心体验完全（无限）的精与浊宇宙。在这个形体中，思想无限，想象也相应无限。

因此，通过人类的精与浊身体，心体验（思想）整个精与浊宇宙（无限想象）。通过其他物种的精与浊身体，心体验（思想）精与浊宇宙（有限想象）的部分。

心体验整个宇宙意味着：只有通过人类的精与浊身体，心才有可能体验精与浊宇宙的任何事物。只有在这个形体中，心才有可能完全充分地、最胜任地、全力体验精与浊宇宙。

心通过浊身体体验浊宇宙时，不体验精宇宙；通过精身体体验精宇宙时，不体验浊宇宙；证悟大我（无限智能）时，不体验任何宇宙。换言之，同一个无限智能在思想浊想象时有浊身体，这时精身体对之不存在。同一个无限智能在思想（体验）精想象时有精身体，这时浊身体对之不存在。无限智能既不精思想又不浊思想时，既无精身体又无浊身体。

同一个无限智能在思想的不同阶段扮演这些不同角色。浊思想（思想浊想象）时有浊身体；精思想（思想精想象）时有精身体；思想自身时没有身体。浊与精身体产生于对浊与精想象的思想，因而是幻想，并不真实存在。也就是说，成为真心、没有身体并体验自身的是同一

个大我；成为妄心并通过精与浊身体思想（体验）精与浊想象的是同一个灵魂。

在（人的）普通醒状态，同一个个体无限大我通过浊身体体验浊宇宙，但是不体验精宇宙。同一个无限大我在梦状态，通过精身体体验精宇宙（当然只是体验精宇宙的最低部分），但是不体验浊宇宙；同一个无限大我（就琐罗亚斯德而言）体验自身，但是没有精与浊身体，不体验精与浊宇宙。

在普通醒状态，能量与虚空被浊显现；在梦状态被精显现（被部分吸入）；在酣眠状态，能量与虚空回到（被完全吸入）其原本未显现微状态。

能量 = （宇宙）能量；

虚空 = （宇宙）物质。

微宇宙 = （无限思想的）能量与（最有限状态的）虚空合一。

精与浊宇宙 = 能量作用于虚空，为自身生产精与浊形体。

能量与虚空合一 = 微想象，存在于思想。当思想开始（意识运动）时，微想象（微宇宙）被激荡，显现为精与浊形体；这时虚空被显现为无限的精与浊物质（想象），能量被显现为无限的精与浊能量。由思想产生的力量是能量。能量不是思想，但是存在于思想，并且是思想的产物和属性。因此，精与浊宇宙是宇宙能量同宇宙物质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人类形体中，觉识（思想）最高级，因此人类思想是最高级思想、最高级觉识。从石到人形体，没有不自然业相形成，因为石形体的最有限觉识，必须自然地进化到人形体的无限觉识。进化的生命（觉识、思想）在每个形体中获得的印象，被称作“自然业相”——这些印象是为了让进化的生命自然地获得更高级的形体。人类生命（觉识、心）根据每个形体的印象体验宇宙时获得的印象，被称作“不自然业相”。

所以，在除人类之外的其他所有形体中，大我（无限智能）都不能被体验，因为这些形体中的思想不是无限的；需要无限的思想才能

体验（思想）无限的大我。唯有在人类形体中，思想才达至最高。不过在人类形体中，心（思想、觉识）却思想想象，或者说体验精与浊宇宙；这些精与浊体验又产生业相。这些通过思、言、行所获得的体验，也就是心通过身体对宇宙的形象（体验），印在微状态的心上；并被称作“印象”或“业相”。

当身体衰败（当人死亡）时，这些印象的总和组成心的精体，相应地带来下一个浊体。（精体根据印象获得体验，但是不像浊体那么快脱落，不过最终也会融化。）因此，身体一个又一个地改变，每一次都按照之前形体的印象总和；心根据所获得的精与浊身体，获得对精与浊宇宙的相应体验——就这样了无止境，除非业相消失。当业相消失时，因业相而形成的精与浊身体也消失。（精身体归因于业相，浊身体归因于精身体。）

心在思想（体验、认识）想象（宇宙）时，根据对宇宙的体验，被印上虚幻印象。这些虚幻微印象在将来让心相应地思想（体验）精与浊想象（宇宙）。这些虚幻印象一旦被消除，心就不再想象（思想、体验）想象，而是思想（体验）自身。

因此业相是无限心的局限，是人与神、凡与圣之间的尘烟、帘幕、面纱。正是因为这些印象，人心才把自身体验为奴隶、受限；当印象消除时，人心就把自身体验为无限、无量。印象使心继续幻想，继续处于妄心（妄想、妄我）状态，所以自然是虚妄自性或虚妄自我的原因。

第八辑

思想与摩耶

大我即无限、永恒、不分的智能。在超越状态，大我不体验（认识、知道、思想）自身，也不体验宇宙。这意味着无限智能不想其自身也不想其想象；不知其自身也不知其不知。

大知“知其不知”意味着大知无知，或者说大我体验宇宙，智能思想想象。

大知知，但是知什么？知其不知！

大知想，但是想什么？想象！

想象 = 不知；妄想 = 思想想象；真想 = 思想自身。“知其不知”表示妄想。

1、无限智能不思想（不知道、不认识、不感受，不体验）= 无限智能

2、无限智能思想 = 无限心（无限我、无限自性、无限思想）

3、无限智能妄想（知其不知、思想想象）= 无限妄心（无限妄我、无限妄性、无限妄想）

4、无限智能真想（知其知道、思想自身）= 无限真心（无限真我、无限真性、无限真想）

无限想象的微形体永恒存在于无限智能。但因无限智能无意识（不思想、不振动），或者说无限智能不在无限心状态，所以想象未显现。一旦意识（思想）出现，最有限微想象就被显现为无限精与浊形体，然后被精与浊地体验，或者说被（虚妄地）思想。

无限智能想其不想、大我思想想象（宇宙）= 无限智能妄想：

问题：是什么使无限智能把“想其不想”认作思想？把无知认作大知？

答案：摩耶！摩耶 = 思想虚妄性。摩耶让无限智能把假体验为真，把无体验为有。

意识（思想、自性、我）是微想象被显现为精与浊形体（虚空）的原因。当思想开始时（时间），微想象（微宇宙）的精与浊形体被显现给无限智能（无限大我）。因此无限意识（无限自性、无限我、无限思想、无限心）是精与浊宇宙（想象）的显现者（创造者、生产者）。

在无限智能里，没有原因、时间、空间或（想象、宇宙）创造。无限智能在无限智能状态，什么都不创造，什么都不体验；在无限真心状态，什么都不创造，但却体验大我；在无限心状态，创造想象（实际上不是创造，而是把已经存在的微宇宙、微想象生产成精与浊形体）；在无限妄心状态，体验精与浊宇宙。

因此，思想是原因、时间、空间的创造者和宇宙的生产者；妄想是宇宙的体验者；真想是大我的体验者。

a. 无限智能作为无意识、不知道和不思想的智能，不创造也不体验宇宙。

b. 无限真心作为有意识、知道和思想的智能，不创造也不体验宇宙。

c. 无限心创造宇宙。

d. 无限妄心体验宇宙。

对宇宙的创作和体验——状态（b）和（d）——旨在让无意识的智能成为有大我意识的智能；也就是让（a）成为（b）。所以说（a）获得（c）和（d）状态，是为了达到（b）状态。

思想把微想象的精与浊形体显现给无限智能；正是摩耶作为思想把想象显现给无限智能。也是摩耶把宇宙（想象、虚妄、空无、无知、黑暗）作为智能（存在、大有、大知、光明）显现给我。总之，整个宇宙精与浊形体无非是无限智能所思想的想象；因思想的虚妄性（摩耶）而显得真实、存在。

无限心（思想的无限智能）在摩耶或者说妄想状态时，处于妄我状态；超越摩耶时，处于真我状态。无限智能不思想（无意识）时，包含

但不显现想象；也因不思想而不体验自身。无限智能必须有意识（思想）才能体验自身。但是意识（思想）却使其微想象显现为精与浊形体，妄意识（想其不想、知其不知）使其体验微想象的精与浊形体。因此无限智能所体验的是其自身想象的显现而非其自身；有意识但因无知而妄想、思想想象、把想象体验为真实而不体验真我。无限智能必须思想，但是要真正思想（思想自身）——这意味着大我证悟。总之，无思想时，不生宇宙；妄想时，体验宇宙；真想时，体验大我。

心把原本最有限、空无、黑暗、无知、想象之宇宙体验为无限、大有、光明、大知、智能时，把原本无限、大有、光明、大知、智能之自身体验为最有限、空无、黑暗、无知、想象时，或者说心在妄想时，就是被虚妄性（摩耶）束缚。那么是什么让心妄想？是什么让心受摩耶束缚？

答案：业相！

要逃离妄想，逃离摩耶，就必须彻底摆脱业相。为此，必须有意识（思想），但要真有意识，而非假有意识；思想的虚妄性（摩耶）必须消失；这时无限智能才能体验其自身而非其想象。（在无意识、不思想、酣眠状态，无限智能不思想或体验自身大我，也不体验想象或者说宇宙。）

无限智能有意识（思想）但却体验宇宙（想象）时，处于平常意识状态、妄意识状态、妄想状态。无限智能有意识并且体验（思想）自身（大我）时，处于超常意识状态、超意识状态、真想状态。

所以，奴与主的区别、神与凡的疏离、面纱——皆是思想的虚妄性；这种虚妄性归因于业相。心无业相时乃真心，受业相束缚时乃妄心。

“爱者与至爱之间没有帘幕。

你就是真我面纱，哈菲兹；拿掉你自己！”

自我必须在，但必须成为真我。思想必须在，但必须成为真想。无限智能在妄想、思想想象、认识（体验）宇宙时，是奴是凡；真想、思想自身、体验自身时，是主是神；不思想时，非神非凡、非主非奴，而是在无意识、超越状态的智能。

思想、自我、我、意识必须保留，但是虚妄性之面纱必须揭开、消失。

总之，无限智能不思想时什么都不体验；真想时体验“我是神，我是无限，我是大我，我是大有”；妄想时体验“我是奴，我受限，我有限，我是身体。”

无限心(思想的无限智能)有业相面纱、有(赋予其局限的)虚妄性时，是凡人；没有虚妄性、没有局限时，是真人。

无限智能不思想时无限，但却不体验(思想)其无限性；妄想时变得有限与受限(因为随着思想开始和幻相出现，思想的虚妄性把受限错觉赋予无限智能)；真想时(也就是已经开始的思想保留，但虚妄性却消失时)又成为无限与不受限——无限智能已经永恒无限，但只有在幻相和错觉局限消失时，才把自身体验并思想为无限。

无限智能在酣眠状态无意识(不思想)，因而什么都不体验(思想)；在梦状态有部分意识(思想)，没有充分意识(思想)，因而体验(思想)想象的精形体，也就是体验精宇宙；在醒状态有充分意识(充分思想)，因而体验(思想)想象的浊形体，也就是体验浊宇宙。

因此，无限智能在酣眠状态，拥有想象的最有限微形体，不体验(思想)其想象，也不体验(思想)其自身，什么都不体验(思想)；在普通梦状态，体验其想象的精形体。在普通醒状态，体验其想象的浊形体。

无限智能真想(思想自身) = 无限真我 = 无限真心；

无限智能妄想(思想想象) = 无限妄我 = 无限妄心；

(思想自身时是真心；体验宇宙时是妄心。)

海洋怎样，水滴也怎样；普遍性怎样，个体性也怎样。

无限智能的普遍无限妄想海洋包含无数的个体无限妄想(妄我、妄心、妄性)水滴。

普遍无限妄想 = 一个普遍无限妄我，一个普遍无限妄心，一个普遍无限自性。

无限智能通过普遍无限妄想，体验无限想象(无限宇宙)的精与浊身体。

无限智能通过精妄想(精身体)，思想(体验)精想象(宇宙)；

通过浊妄想（浊身体），思想（体验）浊想象（宇宙）。

浊与精宇宙是最有限微宇宙（微想象）的无限浊和精形体。原子（石）是无限微思想的最有限精与浊形体。人类的浊与精身体是无限微思想的最完全精与浊形体。

无限智能通过其妄想（无限妄我）的精与浊两个身体，体验其精和浊想象（精与浊宇宙）。

人类 = 具有完全精与浊身体的个体无限妄我。

其他形体（从石直到前人类）= 具有不完全精与浊身体的无限妄我。

在从石到人的每一个形体中，无限智能都扮演妄心角色；在其他所有形体中都或多或少扮演有限心角色；只有在人类形体中扮演无限心角色。因此存在着无数的有限和无限妄心，每一个妄心都有精与浊两个身体。有限心有不完全的精与浊身体，无限心有完全的精和浊身体。每一个个体无限妄我（人心）都是（普遍妄我）无限妄我海洋的一个水滴。

就这样，同一个无限智能通过无数有限和无限妄心的无数精与浊身体，对精与浊宇宙进行无数的体验。也是同一个无限智能通过无数真心（成道灵魂），对自身进行体验（体验自身）。因此同一个无限大我通过伊希瓦状态创造宇宙；通过凡人（如法拉姆、阿德夏、嘉姆希德等）的无数心及精与浊身体，无限地体验精与浊宇宙；通过真人（如琐罗亚斯德、佛陀、耶稣等的）的无限真心体验自身。（无限大我在思想状态，是心、我；在妄想状态是妄心、妄我；在真想状态是真心、真我；在不思想状态是超我。）

总之，无限智能通过（石、植物、动物或人的）妄想（妄心）体验想象；通过其精与浊身体，体验（思想）精与浊想象（宇宙）。无限智能通过真想体验自身，也就是通过（琐罗亚斯德、耶稣、佛陀等的）真心，体验（思想）无限智能本身。因此，无限智能不想时，无所体验；妄想时，体验宇宙；真想时，体验自身。

第九辑

无形思想与有形思想

无限智能要思想自己，其思想就必须无限；也就是说，无限智能要体验自己，就必须无限地思想，必须在无限心状态。为了体验，思想开始，但却是在原子（石）形体中开始的。在石形体到人类形体之前的其他形体中，无限智能或多或少有限地思想，但却不是无限地思想；因此在这些形体中，不能体验自身，只能或多或少有限地体验宇宙。在人类形体中，无限智能无限地思想，或者说思想是无限的；因此能够体验自身，思想自身，认识自身无限。然而业相（帘幕、局限、束缚、幻相制造者）却让祂体验宇宙（空无的产物）、妄想、认为自身有限、把自身体验为有限而非无限、不体验自身。这种业相幻境、局限，这种思想虚妄性（摩耶）必须消失，（只有在人体中才无限的）无限思想必须保留。无限智能必须无限地思想，真正地思想，只有这时才能像证悟者那样把自身体验（思想）为无限。

就凡人而言，无限智能无限地思想，但却是虚妄地思想，从而把自身体验（思想）为有限。在其他形体中，思想有限；因而无限智能处于有限状态，不能把自身体验为无限，不能无限地思想。也就是说，在其他形体中，无限智能因为有限而不能体验自身无限性，不能体验自身。在凡人形体中，无限智能无限，但却因业相的局限而不能体验自身。也就是说，现在无限智能虽能体验无限大我，但却不被业相允许；尽管无限，却因业相而不能体验自身无限性，只能继续体验宇宙。

在真人形体中，无限智能无限并且体验自身无限性，体验自身——因为业相、幻相、虚妄性已经消失。就这样，同一个无限智能扮演不同角色。

无限智能不思想时 = 含有微想象的无限智能，无所体验。因此微想

象（微宇宙）= 未想想象（宇宙）= 无形想象（宇宙）= 未生想象（宇宙）
= 自然黑暗 = 无知 = 空无。

当思想开始时，无限智能首先成为无限心来思想、产生、创造（维系和毁灭）想象（宇宙）；其次成为最有限精与浊心来精与浊地思想（体验）想象（宇宙）。换言之，随着思想开始，无限智能成为（1）精与浊宇宙的无限创造者（维持者和毁灭者）；（2）精与浊宇宙的最有限精与浊体验者——通过最不完全的精与浊形体。

就这样，随着思想开始，无限智能在最有限的精与浊心状态，体验其在无限心状态、精与浊地创造的宇宙。为体验宇宙，思想首先成为精（模糊、微弱、不完全明显）思想，之后成为浊（清晰、明显、不微弱）思想。精思想 = 精心，浊思想 = 浊心。随着思想开始，最有限微想象采用无限的精与浊形体。因此未想的想象现在被思想；未生的宇宙现在被生产为精与浊形体。

因此在最初，当思想作用时，无限智能成为无形无限心，创造精与浊宇宙（不是实际创造，而是将最有限微想象显现为无限精与浊形体），立刻成为最有限精与浊心来体验这个被显现的精与浊宇宙。在无限心状态，想象（宇宙）的精与浊形体被生产（维系和毁灭）；在最有限、越来越不有限、无限精与浊心状态，想象（宇宙）被精与浊地体验。

随着思想开始，无限智能成为无限心（伊希瓦），将最有限的未想想象思想成为无限的精与浊形体（生产或创造宇宙）。

然而随着思想开始，无形无限心（伊希瓦）却不能体验自身，因为其工作涉及到宇宙的创造（维系和毁灭），其联系是同宇宙的联系、同想象的联系（思想未想的想象），其思想是为了显现想象（宇宙），不是为了体验想象（宇宙）。

所以无限心虽然无限，却如在真正无限心（成道者）状态那样不能体验宇宙，因为就成道者而言，无限心同宇宙（想象）毫无联系；而就伊希瓦而言，无限心旨在思想未想的想象（生产宇宙）。

无限心自然地开始体验宇宙而非体验自身。但宇宙（精与浊）现在

却有形体（精与浊），而无形的无限心本身没有精与浊形体，不能体验其以精与浊形式创造的精与浊宇宙。

无限心获得形体。无限无形成为最有限有形；在无形状态的无限思想（心），在有形状态成为最有限。就这样，随着采用精与浊形体并藉此体验精与浊宇宙的开始，无限心成为最有限心。

在石（原子）形体也就是最早的形体中，无限智能成为最有限心。虽然获得用来体验精与浊宇宙的精与浊身体，但却成为最有限，因为其所获得的精与浊身体最不完全。就这样，无限微思想开始行动（运动）时，在石形体中成为最有限，几乎零。

随着思想开始，无限智能成为无限心，创造宇宙；又成为石形体的最有限心来体验宇宙。现在（石形体中的）最有限思想逐渐增加，并且根据思想的增加，采用越来越进化的精与浊形体。也就是说，在每一个更进化的形体中，最有限心越来越不有限；心的精与浊身体也相应越来越趋于完全，直到在人类形体思想（心）成为无限（如在创造宇宙时那样），获得所需要的完全精与浊身体。所以说在人类形体中，无限智能处于无限精与浊心状态。

作为伊希瓦，无限智能是无限的，没有精与浊身体；

作为凡人，无限智能是无限的，有无限的精与浊身体；

作为石、植物、动物等，无限智能是最有限、较不有限、更不有限的，有精与浊身体。

无限智能在石形体中最有限，有最不完全的身体；在植物形体中不那么有限，有不那么不完全的身体；在人类形体中无限，有最完全的身体。

在人类形体中，无限智能成为具有完全精与浊身体的无限心，能够体验其所思想的无限精与浊想象，也就是能够无限地体验其所生产的精与浊宇宙；并且因在人类形体中成为无限而能够体验自身。但其通过之前形体所积累的印象（自然业相），也就是通过之前精与浊形体对精与浊宇宙的体验（享受），却附着于心；同时在人类形体中，妄我性也是充分的，使心充分体验妄我性和产生欲望的智力（buddhi、aql）也是

充分的。这种自然印象和充分妄我性，让心充分渴望有关宇宙的体验，从而积累新印象（不自然印象）。这些新印象（不自然业相）又让心体验宇宙，使无限性再次受局限。

所以，心虽在人体中无限且有能思想（体验）自身，但却因为印象而把最有限的微宇宙（空无）体验成无限（大有），制造无限大我（大有）是最有限空无的幻觉。从而继续不停地根据所积累的一层又一层印象，用一个又一个新的人体来体验宇宙。在这种情况下（在人类形体中），无限智能成为无限妄心、无限妄我；也就是说，无限心把自身体验为有限，不体验其真正无限大我，而是体验宇宙。

然而，当印象在人体中被消灭时，业相局限也消失，幻相也消失，思想虚妄性也消灭；这时无限心把自身体验为无限，把宇宙体验为空无、幻相、想象；也就是说，无限心体验自身。在这种情况下，无限智能成为无限真心，成为体验（思想）自身的无限真我。

在所有其他形体中，心自然都是有限的。在人类形体中，心是无限的，但是业相使之不自然地有限，也就是使之产生幻觉：无限大我有限而最有限的宇宙无限。

在不思想状态，

智能似乎作为想象存在，想象作为想象存在；

大知似乎作为无知存在，无知作为无知存在；

光明似乎作为黑暗存在，黑暗作为黑暗存在；

大有似乎作为空无存在，空无作为空无存在；

无限似乎作为最有限存在，最有限作为最有限存在。

在妄想状态，

智能作为想象存在，想象作为智能存在；

光明作为黑暗存在，黑暗作为光明存在；

大知作为无知存在，无知作为知识存在；

大有作为空无存在，空无作为大有存在；

无限作为最有限存在，最有限作为无限存在。

在真想状态，

智能作为智能存在，想象作为想象存在；

光明作为光明存在，黑暗作为黑暗存在；

大知作为知识存在，无知作为无知存在；

大有作为大有存在，空无作为空无存在；

无限作为无限存在，最有限作为最有限存在。

在不思想状态，无限大我处于真正光明（自然光明）状态，但却不体验光明，而是体验（自然）黑暗。

在妄想状态，无限大我处于虚妄黑暗（不自然黑暗）状态，体验（不自然）虚妄光明。

在真想状态，无限大我处于真正光明状态，体验真正光明。

因此，无限智能必须思想（体验），但要思想自身而非想象——其思想所生产或创造的宇宙。必须思想又不思想 = 超思想。必须有意识，但要意识自身而非影子（宇宙）。必须有意识又无意识 = 超意识。必须体验，但要体验自身而非宇宙；也就是必须醒着但又体验酣睡状态；必须同时活着并死去。

就这样，是同一个无限智能扮演众多的角色：

1、不创造（维系和毁灭）宇宙、也不体验宇宙或自身的不思想无限智能。

2、创造（维系和毁灭）精与浊宇宙、但不体验宇宙或自身的无限心。

3、最有限（最不完全）地体验精与浊宇宙的最有限妄心（最有限精与浊心）。

4、越来越不有限（不那么不完全）地体验精与浊宇宙的越来越不有限的妄心（越来越不有限的精与浊心）。

5、无限（最完全）地体验精与浊宇宙的无限妄心（无限精与浊心）；不在创造（维系和毁灭）宇宙也不在体验自身状态。

6、体验自身的无限真心；不在创造（维系和毁灭）宇宙也不在体验宇宙状态。

无限智能作为无限心，创造（维系和毁灭）宇宙；作为无限妄心，无限地体验宇宙；作为无限真心，体验自身。作为不思想的无限智能，无所显现，无所体验。

无限智能作为无限心，把实则最有限的微想象显现为无限的精与浊形体；把原子显现为宇宙；作为无限妄心，把这个实则最有限（几乎零）的宇宙体验为无限的精与浊形体，把实则无限的自身体验为有限的精与浊形体——但这并非事实；所以思想是虚妄的，无限智能处于妄心状态。

无限智能作为无限真心，把宇宙体验为最有限（几乎零，在根本和真正意义上的空无、黑暗、想象存在），把自身体验为无限。

无限智能作为最有限心，把宇宙体验为最有限，也把自身体验为最有限。

在石形体中，无限智能把宇宙体验为最有限，但因处于最有限思想状态，也把自身体验为最有限。在人类形体中，无限智能达到能够体验自身无限的状态；但是业相造成的虚妄性却使之把宇宙体验为无限，把自身体验为有限。当虚妄性消失时，无限智能便把自身体验为无限，把宇宙体验为最有限——此乃大我证悟。

因此，大我体验意味着无限智能必须在（实际处于无限心状态的）人类形体中，获得石形体状态（把宇宙体验为最有限）。无限智能在石形体中，把宇宙体验为最有限，但也把自身体验为最有限；在凡人形体中，把宇宙体验为无限，把自身体验为有限；在成道者形体中，把宇宙体验为最有限，把自身体验为无限。所以说成道者形体中的思想具有石形体和人形体的“精华”（tattwa）——把宇宙体验为最有限的石形体精华和处于无限心状态的人类形体精华。

无形的无限智能是无限大有；无形的想象是最有限空无（黑暗、无知）。思想开始时，无形的无限智能首先成为创造、维系和毁灭宇宙的无形无限心；其次成为体验宇宙的有形精与浊最有限心。这个“其次”

无形心可以说采用精与浊形体，成为有形；或者说无形成为有形。然而，无形与有形相反，正如无限与最有限相反。所以无形成为有形意味着无限成为最有限，大有成为空无。换言之，在无形时无限的无限思想，在有形时成为最有限。

无限智能最初通过思想，创造（维系和毁灭）宇宙时，处于无形无限状态；体验宇宙时，处于有形最有限状态。无限心（伊希瓦）采用精和浊形体来体验（其从最有限无形状态创造为无限有形的）精和浊宇宙，从而成为最有限。

就这样，随着思想开始，无形的无限智能（无形的大有）采用形体（原子），成为最有限（有形状态的空无）；无形无限的思想成为最有限。随着思想开始，无形的最有限想象（无形的空无）采用形体，成为无限（大有的有形状态）或者说无限的精与浊有形想象。

微想象（微宇宙、空无）未被思想时，处于最有限（空无）状态；被思想时，成为无限的精与浊形体。（这被称作宇宙的创造；但实则不是创造——因为这个想象或宇宙永恒存在于智能，并未被实际创造，只是现在被思想或者说显现为形体而已。）

（精与浊）宇宙产生于无限智能的最有限点（原子）；也就是说，无限智能从其最有限点产生精与浊宇宙。在产生宇宙的时候，无限智能是造物主（伊希瓦），最有限点是创世点（噢姆点）。

随着思想开始，无限智能成为创造宇宙（把最有限微宇宙生成无限精与浊形体）的无限心和体验宇宙的最有限精与浊心。要体验自身，无限智能就必须成为无限心，也就是无限地思想（因为不思想时什么都不体验）。然而，当其思想开始时，最有限微想象成为无限精与浊想象（宇宙）；无限智能成为体验精与浊无限想象的（原子或石形体中）最有限精与浊心。无限智能确实成为心，但却是最有限的心；而要体验自身，就必须是无限心。因此其（最初在第一个精与浊形体也就是原子中的最有限）思想逐渐地通过进化的形体发展成无限心；到人类形体时成为无限心（重获其无限性），但由于业相而仍然受限。在人类形体中，无限

心实际上成为无限的有形心；但业相却使之产生虚幻局限，自然还是有限的有形心。

就这样，无限智能

I、在创造(维系和毁灭)宇宙时，是无限心(阿乎若玛兹达、伊希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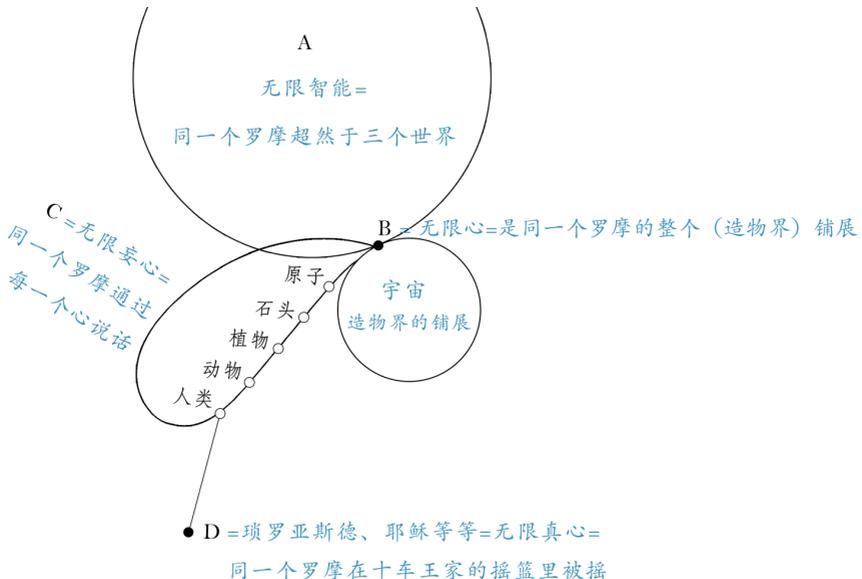
II、在最有限地体验宇宙时，是最有限的精与浊心(原子、石)；

III、在越来越不有限地体验宇宙时，是越来越不有限的精与浊心(植物、动物)；

IV、在无限地体验宇宙时，是无限妄心或者说无限精与浊心(人)；

V、在体验自身时，是无限真心(成道者、真人)。

在(I)、(IV)和(V)，心都是无限的，但只有在(V)才能体验其无限性；在(IV)仍然把自身体验为最有限，因而是自然有限。



正如卡比尔所言：

同一个罗摩在十车王家的摇篮里被摇，（状态 D）

同一个罗摩通过每一颗心说话；（状态 C）

是同一个罗摩的整个（造物界）铺盖；（状态 B）

同一个罗摩超然于三个世界。（状态 A）

D—“罗摩在摇篮里被摇”表示无限真心；亦即体验自身、但不创造宇宙也不体验宇宙的无限智能。

C—“罗摩通过每一个心说话”表示无限妄心；亦即体验宇宙、但不创造宇宙也不体验自身的无限智能。

B—“罗摩是整个造物界的拥有者”表示无限心；亦即创造（维系和毁灭）宇宙、但不体验自身也不体验宇宙的无限智能。

A—“罗摩超然于三个世界”表示无限智能；亦即不创造宇宙、不体验宇宙、也不体验自身的无限智能；或者说不思想、无意识的无限智能。

无限智能在 A 无意识；在 B 有意识；在 C 意识宇宙（妄意识）；在 D 意识自身（超意识、真意识）。

I、无限智能作为无限不思想大我 = 达大阿乎若玛兹达（D ā d ā r Ahuramazda）= 帕若玛特玛（Param ā tm ā）= 帕若玛希瓦（Parameshwar）= 安拉（All ā h）——此乃开端（ā di）。

II、无限智能作为无限思想者 = 宇宙的创造者（维系者、毁灭者）= 阿乎若玛兹达（Ahuramazda）= 伊希瓦 = 梵天 - 韦希奴 - 摩诃希（Brahm ā - Vishnu - Mahesh）。

III、无限智能作为宇宙的最有限思想者（体验者）= 原子（石、金属）。

IV、无限智能作为宇宙的越来越不有限思想者和体验者 = 植物和动物。

V、无限智能作为宇宙的无限思想者（体验者）= 无限妄心 = 凡人。

VI、无限智能作为自身的无限思想者（体验者）= 无限真心 = 成道者 = 真人——此乃终点（ant）。

无限智能在 I 扮演不思想、不创造（不维持和不毁灭）、不体验的大我；

在 II 扮演宇宙的创造者（维持者和毁灭者），但既非宇宙亦非自身的体验者；

在 III 扮演宇宙的最有限体验者，但既非宇宙的创造者亦非自身的体验者；

在 IV 扮演宇宙的越来越不有限体验者，但既非宇宙的创造者亦非自身的体验者；

在 V 扮演宇宙无限体验者，但既非宇宙的创造者亦非自身的体验者；

在 VI 扮演自身的体验者，但既非宇宙的创造者亦非宇宙的体验者。

因此，在大我体验状态 VI，无限思想（意识）在，但是创造（维持和毁灭）宇宙状态及体验宇宙状态不在。换言之，对无限智能来说，精或浊宇宙和用来体验宇宙的精与浊身体皆不存在。在这种涅未卡帕三昧状态，人（对浊与精身体）没有感觉，尽管其身体对别人似乎存在（正如人在酣睡中对自己的身体没有知觉，但其身体对别人似乎存在那样）。在撒哈伊三昧（也就是从涅未卡帕三昧状态下降之后）身体存在，但是为了（拯救他人的）灵性工作。

无限智能通过无限思想，创造宇宙；通过虚妄无限思想，体验宇宙；通过真正无限思想，体验自身。

体验宇宙意味着通过精与浊身体的器官（indriya），体验（享受）精与浊宇宙的事物。这种通过身体对宇宙的体验（认识），或者说思想虚妄性，乃归因于业相。业相（也就是对精与浊宇宙体验的印象）让无限智能体验（享受）宇宙的事物，体验精与浊宇宙，虚妄地思想。

在酣眠状态，无限智能无意识（不思想），所以不体验宇宙，也不体验自身。要体验自身，就必须有意识（思想）。但无限智能刚有意识（思想），业相就让祂通过身体去体验（精与浊）宇宙。体验大我意味着无限智能必须在无限心状态，但是身体和宇宙必须对祂不存在。在宇

宙创造者、维系者和毁灭者状态（在伊希瓦状态），无限智能没有身体，但宇宙却对祂存在，因为祂在伊希瓦（宇宙的创造者、维系者和毁灭者）状态。

在人类状态，身体（因业相而）存在，宇宙（因被体验而）存在。微业相将精与浊身体赋予无限智能（来以精与浊形式享受微业相），从而使之体验精与浊宇宙。心必须停止对精与浊宇宙的精与浊体验；而要让这一切发生，思想就必须保留，业相必须消失。

心酣睡无意识时，业相却在，使之有意识。有意识时，业相使之意识宇宙，根据业相体验精与浊宇宙。心每天都暂时无意识，因而无身体（酣眠状态）。业相再次使之有意识（醒状态），采用精与浊身体，精与浊地体验业相；使之有意识，以精与浊形式体验业相。

心（在酣眠状态）暂时无意识与死亡状态相同。区别是从酣眠状态，业相使之在同一个身体中有意识（使之采用同一个身体），并使之通过同一个身体体验（精与浊）宇宙；从死亡状态，业相使之在另一个身体中有意识（使之采用另一个精与浊身体），并使之通过另一个身体体验精与浊宇宙（这个身体是相应地由上一个精与浊形体积累的业相总和赋予心的。）

在酣眠状态和在死亡状态，无限心的精与浊身体可以说被置于一旁、被忘却、不存在；但是附着于心的业相却使之意识身体和宇宙，使之通过前者体验后者。意识从酣眠中被带回同一个身体；从死亡中被带到另一个身体。

无限心无意识（不思想）时，因业相而不体验宇宙，但也因无意识而不能体验自身；无限地有意识时（如在人的醒状态），因业相而体验宇宙，所以不能体验自身。要体验自身，就必须有意识而不体验宇宙（不享受精与浊宇宙的事物）；必须意识大我，而不意识宇宙；也就是业相必须消失。当业相消失时，通过精与浊身体器官，对精与浊宇宙事物的体验，也终止于有意识状态。

在酣眠、无意识状态，心不通过精与浊身体享受（体验）精与浊宇

宙的事物；这必须发生在有意识、醒状态——这意味着成道，或者说在醒状态体验（不享受任何事物的）酣眠状态。这意味着逃脱摩耶，逃脱（根据善恶业相，通过精与浊身体对精与浊宇宙进行新体验的）宇宙法则（karnino k ā ydo），逃脱业相束缚，逃脱思想虚妄性：

“你如果战胜五根（感官），就如同同奴仆卡比尔。”

对心而言，无身体状态存在于无意识、不思想、酣眠状态。这种无身体状态必须存在于有意识、思想、醒状态：这意味着涅未卡帕三昧，心体验自身。心在无意识（酣眠）状态，对身体或宇宙没有体验。必须在有意识（醒）状态获得这种状态。

因此大我证悟意味着无限智能必须思想，必须有意识，在醒状态但又不体验（享受、认识）精与浊宇宙；而这只有在有意识状态无业相时才会发生：这种无业相可通过四瑜伽之一和古鲁恩典（Guru krup ā）实现。

总之，在酣眠无意识状态，无限智能不体验宇宙；但祂无意识，怎能意识自身？有意识时，又因业相而意识（体验）宇宙，怎能意识自身？必须在有意识状态没有业相。

所以，即使伊希瓦（阿乎若玛兹达、梵天 - 韦希奴 - 摩诃希）也不能体验帕若玛特玛（达大阿乎若玛兹达）；也就是说，无限智能在创造、维系和毁灭（宇宙）状态，不体验自身；在思想（创造、维系和毁灭）想象（宇宙）时，不能思想自身。

只有成道者体验帕若玛希瓦；无限智能只有在无限真想状态体验（思想）自身。

如前所述，随着思想开始，无限智能在无限心状态创造宇宙，成为梵天。之后在同一个无限无形心状态，维持（其从无形微状态生产为精与浊状态的）宇宙以体验之。这样，无限智能在维系宇宙时是韦希奴。

（无限智能体验其在韦希奴状态所维系的宇宙时，相应成为最有限、越来越不有限和无限心；也就是说，在韦希奴状态维系其在梵天状态创造的宇宙；同一个无限智能作为韦希奴维系宇宙时，在原子、植物、动物、

人心状态，相应最有限地、越来越不有限地、无限地体验宇宙。)

最后，同一个无限智能在无限心状态毁灭宇宙，成为摩诃希。

精（梦）、浊（醒）和微（酣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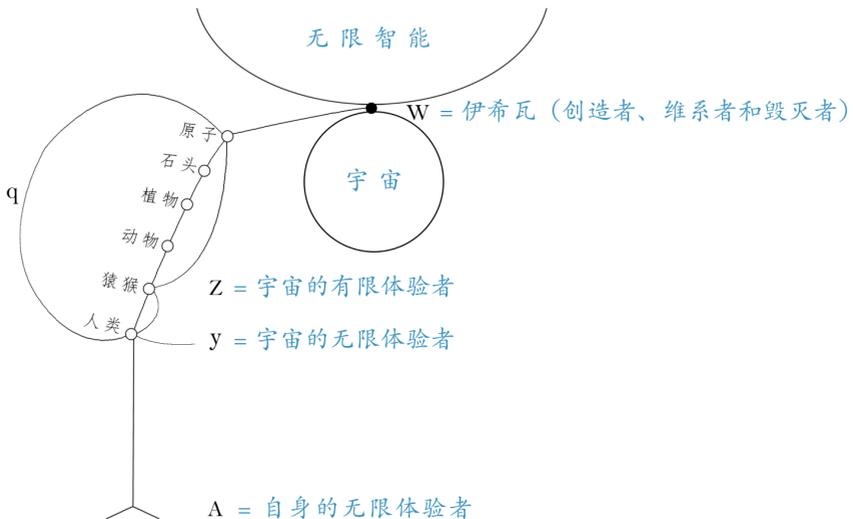
发自酣眠状态 = 宇宙创造状态；

精与浊出现（梦与醒状态）= 宇宙维系状态；

（在梦与醒状态的）浊与精体验 = 宇宙体验状态；

返回酣眠 = 宇宙毁灭状态。

在梵天、韦希奴和摩诃希三状态的任何一个状态，无限智能都不受宇宙束缚，也就是不体验宇宙；只是创造、维系和毁灭宇宙；也就是说，在伊希瓦状态显现、保存和融化自身想象（影子）；在另一种状态亦即在石、植物、动物和人状态，有限地或无限地体验被维系的宇宙（影子、想象）。在显现、保存和融化宇宙时，无限智能进行思想、有意识。对他来说，宇宙融化之后的状态即（酣眠）无意识状态。



无限智能作为(W)是宇宙的无限创造者、维系者和毁灭者；作为(Z)是宇宙的有限体验者；作为(A)是自身的无限体验者。

同一个无限智能从同一个W点行使创造、维系和毁灭宇宙的重重职能(kriya)。随着思想开始，从W生产出宇宙；通过W维系宇宙（并在维系宇宙的同时通过q体验宇宙）；在W或者说创世点、摩诃希瓦点、噢姆卡点(Omkar Bindu)吞没宇宙。

梵天(创造者) = (a) 觉醒状态 = (b) 睁眼状态 = (c) 呼出状态。
 摩诃希(毁灭者) = (a) 入睡状态 = (b) 闭眼状态 = (c) 吸入状态。
 韦希奴(维系者) = (a) 梦与醒状态 = (b) 眼睁状态 = (c) 呼吸状态。
 石到人 = (a) 体验状态 = (b) 看见状态 = (c) 闻见状态。

从石到人形体状态，无限智能根据其精与浊体验媒介，处于最有限、越来越不有限、无限地体验宇宙状态。

在上面提到的(a)醒、(b)眼睁或(c)呼吸状态，无限智能从最有限、越来越不有限或无限心状态，体验宇宙、看宇宙景色、呼吸宇宙空气。

从石到人的一切形体的觉醒、梦与醒、进入酣睡状态，相当于无限智能的创造、维系和毁灭(宇宙)状态。

在石形体的觉醒状态，无限智能是无限的伊希瓦，创造宇宙的无限形体；在石形体的梦与醒状态，是无限的伊希瓦，维系宇宙的无限形体；在石形体进入酣眠的状态毁灭宇宙，在这个状态也是无限的伊希瓦。但在石形体的梦与醒状态，无限智能作为最有限的精与浊心(也就是石)，最有限(几乎零)地体验宇宙。

在植物形体的觉醒状态，无限智能是无限的伊希瓦，创造宇宙的无限形体；在植物形体的梦与醒状态，是无限的伊希瓦，维系宇宙的无限形体；在植物形体进入酣眠的状态，也是无限的伊希瓦，毁灭宇宙。但在植物形体的梦与醒状态，无限智能作为较不有限的精与浊心(也就是植物)，较不有限地体验宇宙。

在人类形体的觉醒状态，无限智能是无限的伊希瓦，创造宇宙的无限形体；在人类形体的梦与醒状态，是无限的伊希瓦，维系宇宙的无限形体；在人类形体进入酣眠的状态，也是无限的伊希瓦，毁灭宇宙。但在人类形体的梦与醒状态，无限智能作为无限的精与浊心（也就是人类），无限地体验宇宙。

就这样，无限智能作为宇宙的创造者、维系者和毁灭者，自始至终都是无限、无形（无身体）的。但祂作为有形者和宇宙体验者，根据最不完全、越来越不那么不完全、最完全的精与浊形体，成为最有限、越来越不有限、无限。总之，从思想一开始，无限智能便成为创造和维系宇宙的无限心（伊希瓦），体验宇宙的最有限心，毁灭宇宙的无限心（伊希瓦）。

在无限心状态，也就是在宇宙的伊希瓦（创造者、维系者和毁灭者）状态，不体验（思想）自身；在无限真心状态，体验自身。作为创造者、维系者和毁灭者，无限智能不体验自身——因为这三个状态相应于觉醒、梦与醒和进入酣眠状态，都直接关系到对宇宙而非对大我的体验；因为宇宙在这些状态被创造、维系和毁灭：这都同宇宙有关，同大我无关。

第十辑

想象形体与思想形体

思想（意识）是宇宙创造的起因；因为无限智能不思想时，什么都不创造，什么都不体验。无限智能通过纯思想，生产、保存和融化宇宙；通过精与浊思想，体验宇宙。

就这样思想向无限智能生产与显现（原本永恒存在于无限智能的）微想象的精与浊形体。

I、无限智能（帕若玛特玛）作为伊希瓦 = 创造、维系和毁灭宇宙，但不体验宇宙的无限心。

II、无限智能（帕若玛特玛）作为凡人 = 体验宇宙，但不创造、维系或毁灭宇宙的无限心。

III、无限智能（帕若玛特玛）作为成道者 = 既不创造、维系或毁灭宇宙也不体验宇宙，但体验自身的无限心。

因此大我体验意味着无限智能必须保留无限心，但是不创造、维系和毁灭宇宙也不体验宇宙。

无限智能 = 大知 = 光明 = 大有 = 无限。

想象 = 无知 = 黑暗 = 空无 = 最有限。

大知完全是无知的反面，

光明完全是黑暗的反面，

大有完全是空无的反面，

智能完全是想象的反面，

无限完全是最有限的反面。

无限智能最初在无形、原始、无意识（超越）状态是无限的，其思想在无形、不工作微状态也是无限的；其想象在无形、未显现、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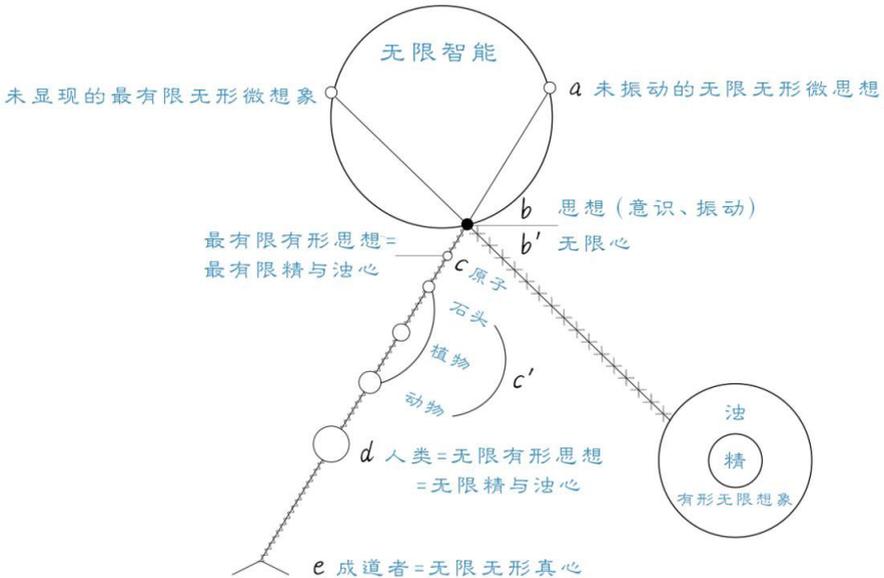
状态则是最有限的。也就是说，微想象是微状态无限智能的原子。

思想（意识、振动）把形体赋予无限智能的无限无形微思想和最有限无形微想象。

正如思想是想象的反面，无限是最有限的反面；同样无形也是有形的反面，微也是精与浊的反面。

在无限智能的不思想、无意识状态，其无限思想与最有限想象都在无形微状态。思想（振动）把（精与浊）形体赋予思想与想象。然而，因为有形与无形完全相反，所以思想（振动）使无形无限思想成为最有限有形思想，把最有限无形想象变成无限有形想象。

无限智能在（a）作为无形无限智能；



在（b）作为无形无限心（伊希瓦），没有精与浊身体；

在（c）作为有形最有限精与浊心（最有限有形智能）；

在（c'）作为有形较不有限精与浊心；

在（d）作为有形无限精和浊心（无限有形智能）；

在（e）作为无形无限真心。

因此，无限有形想象（精与浊宇宙）是显现在思想（意识）层面的无限智能（超灵）原子。（该无限原子在无形原始微状态是最有限的。）

但无限智能是永恒无限的。采用形体和发生变化的是其想象（因其思想）；想象貌似让思想采用形体和发生变化。（实际上，无论在行动还是在不振动状态，思想都是无限的。）

无限智能的思想在无形原始止息状态（a）无限无形；但在无形状态（b）却（作为创造、维系和毁灭宇宙的伊希瓦）工作；在（c）最有限有形；在（c'）不那么有限有形；在（d）无限有形；在（e）无限无形并工作。

总之，无限智能的思想在（a）（b）（d）（e）无限，在（c）最有限，在（c'）不那么有限。但是

在（a）其无限思想无形并止息；

在（b）其无限思想无形并工作；

在（d）其无限思想有形并工作；

在（e）其无限思想无形并工作。

在（b）工作是创造、维系和毁灭宇宙；在（d）工作是体验宇宙；在（e）工作是体验自身。在（a）（b）（c）（d）（e）都是同一个无限智能；也就是说，智能在所有这些状态都是无限的；只是思想（觉识）或多或少。

无限智能在（a）根本不思想；在（b）无限地思想但却无形体（无宇宙体验）；在（c）精与浊地和最有限地思想；在（c'）精与浊地和不那么有限地思想；在（d）精与浊地和无限地思想；在（e）无限地思想（大我体验）。

就这样，如图所示，随着思想开始，无限智能作为无限思想者（b'）生产宇宙；作为最有限思想者（c）体验宇宙；也就是无限智能在（c）扮演最有限心、在思想最有限（几乎零）的精与浊形体。这个最有限思想（原子）的精与浊形体自然是最不完全的；也就是说，无形无限思想成为最有限有形思想（觉识）。

不过在(c)因为思想最有限,因为无限智能处于最有限心状态,有最不完全的有限精与浊形体,所以无限智能把无限的有形想象(有形宇宙)体验成最有限。最有限思想逐渐变得越来越不有限(c');也就是逐渐达到越来越不有限心状态;因而逐渐地相应获得越来越不那么不完全的精与浊身体,把无限有形想象体验为越来越不有限。

在(d)人类形体中,思想成为无限;无限智能在人类形体中成为无限心;因而有最完全(无限)的精与浊身体,把无限有形想象体验成无限。

无限智能的思想在(b')创造、维系和毁灭宇宙时,实际上是无限的;在(c)也是无限的;但在(c)思想却获得形体,以体验无限想象形体。但其获得的形体却是最有限的,只能思想(体验)无限有形想象的最有限部分(因为无形无限思想成为最有限有形思想;正如无形是有形的反面,无限是有限的反面;无形最有限想象也成为有形无限想象)。因此,无限智能在(c)因其思想所获得的最有限形体而最有限地思想(宇宙)。虽然在(c)思想无限,但却只能最有限地思想(体验宇宙)。

随着采用越来越不有限的形体,无限思想也能越来越不有限地思想(思想想象、体验宇宙)。在这些形体中,思想虽然无限,却根据用来思想的形体,越来越不有限地进行。在人类形体中,无限思想获得无限形体,因而能够在这个形体中无限地思想(体验宇宙)。

总之,无限思想在(c)因其获得的最有限精与浊形体而成为最有限;在(b)无形无限。在(c)成为最有限的精与浊思想,在(c')成为越来越不有限的精与浊思想,在(d)成为无限的精与浊思想。在(b)(c)(c')(d)无限智能是同一个;思想也在并且无限;但是思想根据其获得的形体而变化。通过(c)的最有限形体,无限思想最有限地工作,可以说无限智能在(c)最有限地思想。

狮子比方

假设有一头狮子（代表精与浊宇宙）被锁在紧闭的房间里。你（代表无限智能）要去见（体验）狮子（有形无限想象）。假设首先在房门上打个极小的洞（代表最有限的精与浊身体）。你（无限智能）的眼睛（代表思想、心）有能力看见（思想）整个狮子（无限有形想象）；但因洞口极小（精与浊身体最有限），你的眼睛（无限心）只能看见（思想）狮子的极小部分。这是（c）状态。

在此，视力（思想）最有限。虽然你（无限智能）有能力用眼睛（无限思想）看见整个狮子（能够无限地看、有无限的视力或思想），但因洞口极小（心的精与浊形体最有限），你却只能看见狮子的极小部分（无限智能最有限地思想）。

再假设洞口增大（精与浊形体不那么有限）；你的眼睛透过洞口看见狮子的更大部分，也就是无限智能的思想体验无限精与浊宇宙（思想无限有形想象）的更大部分。这是（c'）状态。

最后在（d）状态，整个门打开（洞口无限、心获得最完全的精与浊形体）；你的眼睛看见整个狮子，也就是无限心无限地思想无限有形想象。你用眼睛看狮子 = 无限智能用思想（心）思想其想象。在此，

你 = 无限智能；

看 = 思想；

狮子 = 无限有形想象；

眼睛 = 无限心（思想）。

眼睛比方

嘉姆希德 = 无限智能

眼睛 = 无限思想

瞳孔 = 创世点

影子 = 无限精与浊想象（宇宙）

镜子 = 精与浊身体 = 心的形体

眼闭 = 思想停止，无意识

睁眼 = 思想开始，思想在生产状态

闭眼 = 停止思想，思想在融化状态

眼睁 = 思想状态，思想在维系状态

眼见 = 思想，思想在体验状态（或体验影子，或体验嘉姆希德）

嘉姆希德眼闭（无限智能不思想、如酣眠无意识）时，其影子（无限智能的想象）存在于眼睛（无限智能的无限思想、无限智能本身）的最有限微状态。眼闭意味着无限思想不工作（无限智能无意识）。

嘉姆希德睁眼（无限智能开始思想）时，不思想（不工作）的无限思想成为思想（工作）的思想。随着眼睛睁开（随着无限思想开始），在他眼闭时存在于最有限微状态的影子，通过眼睛的瞳孔（通过无限思想的最有限点）显现为无限形体。（嘉姆希德的影子在瞳孔之微状态时最有限，显现为有形状态时就像嘉姆希德一样无限。）

随着眼睛睁开（随着无限思想开始），嘉姆希德将其无形影子（微宇宙、最有限微想象）生成无限形体，从而成为生产者（创造者梵天）。之后嘉姆希德通过睁着眼睛来维系其影子（通过把自身留在无限思想状态来维系无限精与浊想象），从而成为其影子的保护者（维系者韦希奴）。之后嘉姆希德通过闭眼（通过停止无限思想）又把无限有形影子撤回眼睛（撤回最有限无形状态），从而成为其影子（宇宙）的融化者（毁灭者摩诃希）。

睁开眼睛、眼睛睁着状态和闭上眼睛，意味着无限思想的开始、无限思想的继续和无限思想的停止；在所有这三个状态，无限思想都处于工作和无限状态。嘉姆希德在睁眼状态是其影子（宇宙）的创造者，在眼睁状态是维持者，在闭眼状态是毁灭者（毁灭意味着把无限有形影子融化为最有限原始微状态）。在闭眼状态，眼睛做撤回影子的工作（无限思想做融化其想象的工作）。在眼闭状态（思想停止状态），眼睛不工作。

就这样，嘉姆希德的眼睛（无限智能的无限思想）通过睁开做创

造其有形无限影子的工作；通过睁着做保护工作；通过闭上做融化工作。（这个有形无限影子在他眼闭时乃是无形最有限状态。）眼睛从、通过并在其瞳孔（噢姆点）生产、维护与融化这个有形无限影子。

最初眼睛从事睁开、睁着和闭合工作时，在这三个状态虽然其视力无限，但却看不见嘉姆希德的影子或者嘉姆希德本人。看不见他的影子，是因为影子有形，而眼睛却无形，没有形体媒介。看不见他本人，是因为眼睛在从事生产、维持和融化其影子的工作（关注他的影子）。不过一旦眼睛睁开（无限智能开始思想、产生影子或想象）并且保持睁着（维持影子），眼睛（心）就获得一个镜子（来看其影子）：这是因为眼睛倾向于看影子，其工作关系到影子，其方向乃朝着影子，所以它（眼睛）自然被迫通过接收有形媒介（镜子）来认识有形影子。

在这三个状态，最有限的无形影子（想象）有无限形体；但眼睛（无限思想）却没有镜子（无形体）——尽管其视力无限。在这三个状态，眼睛生产、维系和融化影子，却并不看影子（不体验想象或者说宇宙）。

嘉姆希德的眼睛是无限的，能被用于无限地看。但在这三个状态，他却不用无限眼睛的无限视力看他自身或者他的影子。

要用无形无限眼睛看其（眼睛所生产和维持的）有形无限影子，其眼睛也必须获得有形媒介（形体），以便看（体验）有形影子：因为虽然眼睁时产生影子，但若无镜子来照，怎能看见影子？所以，影子虽被创造和维持，却因镜子不在而不可见。

为了看见无限有形影子，无形眼睛不得不采用有形媒介（形体）——镜子：因为除非把镜子（形体）放在眼睛（心）对面，否则嘉姆希德的眼睛（心）就无法看见（思想）他通过睁眼而生产和维系的有形影子（精与浊想象）。在他眼前放镜子意味着把有形媒介给予无限嘉姆希德有着无限视力的无限眼睛，以便看嘉姆希德的无限有形影子。

这意味着无形无限的眼睛获得有形的形体（镜子）。然而如前所述，无形是有形的反面，无限是最有限的反面；因此最初，无形眼睛

获得最有限的镜子媒介，以便看其无限有形影子。通过这个最有限镜子，眼睛最有限地看影子。虽然眼睛睁开时视见无限（虽然思想无限、无限智能无限地思想），但因这个最有限的镜子，对无限有形影子的视见也最有限。（最有限镜子即原子或石形体，即无限智能为思想精与浊想象或宇宙而获得的最有限精与浊形体）。

所以说，在这个（石形体）状态，眼睛的视见最有限（精与浊视见、影子视见最有限，尽管实际上无限）；因此嘉姆希德（无限智能）处于最有限视见（思想）状态。换言之，通过最有限的镜子，具有无限视力的眼睛看见反映在镜子上的无限有形影子的最有限部分。（例如，看见嘉姆希德头发尖端。）

之后嘉姆希德的眼睛继续获得越来越不有限的镜子，从而通过这些镜子，越来越不有限地看见其无限有形影子，也就是看见其反映在越来越大镜子上的无限有形影子的越来越大部分。（例如，先后看见整个头、从头到胸、从头到膝——相当于金属形体、植物形体、动物形体。）

在这些状态，嘉姆希德（无限智能）也是无限的，其眼睛的视力（思想）也无限。但因放在眼睛前面的越来越不有限的镜子（精与浊形体），他在这些镜子中看见其无限有形影子变得越来越不有限。他越来越不有限地看，因而在这些有越来越不有限镜子（金属、植物、动物形体）状态，对自身影子的视见越来越不有限（这是因为镜子，否则他实际上能够无限地看）。

最终嘉姆希德的眼睛（心）获得无限镜子（人类形体），并通过镜子，从头到脚看见（体验）自身的整个无限有形影子（整个精与浊宇宙）。在人体状态，嘉姆希德的视力就像从前那样无限，也就是能用眼睛无限地看。现在因为获得能够看见无限有形影子（整个影子）的无限媒介（精与浊形体），所以视力无限，他（无限智能）也处于无限地视见（思想）状态。不过，虽然他在这个（眼睛有无限镜子、人体作媒介的）状态能够无限地看，但是因为媒介（镜子、人类精与

浊身体)，他依然看不见无限真我；只看见反映在镜子上的无限有形影子。

现在充分描述人类形体。嘉姆希德眼闭（无限智能思想止息）时，看不见自身也看不见影子。也就是他眼睛闭着时，看不见反映在镜子上的影子（由于影子因他闭眼而被撤回最有限微状态），可以说镜子被置于一旁。他睁开眼睛（产生并维系影子）时，通过最完美的镜子（精与浊人体）看见其无限有形影子。他眼睛闭上时，镜子仍在，却不被利用，可以说被置于一旁并被遗忘。但眼睛睁开时，因为镜子在，他在镜子上看见影子。嘉姆希德看见自身的无限有形影子 = 无限大我体验精与浊宇宙 = 无限智能思想无限精与浊想象：这都归因于镜子（精与浊身体）。

嘉姆希德要看自身，就必须不看影子。如前所述，他眼闭时看不见影子；眼闭着怎能看见自身？所以他必须眼睛睁着但又不看影子（只有这时才能看见自身）。这种睁着眼睛不看影子只能发生在眼睛（心）不用镜子（精与浊身体）时；只能发生在镜子不在并被置于一旁时（如在酣眠中形体被置于一旁并被遗忘）；只能发生在业相消失时：因为是业相把一个又一个新镜子放在眼睛前面（是业相把一个又一个新精与浊形体赋予无限心或者说无限思想）；通过这些镜子，嘉姆希德的眼睛相应地看见自身影子。只要业相存在，镜子就一定会按照业相被放在眼睛前面。

因此，要忘掉镜子，或者说即使眼睛睁着也不用镜子看影子（把镜子置于一旁），就必须没有业相。嘉姆希德的眼睛看影子（体验宇宙）是因为镜子（精与浊身体）。若无镜子，怎见影子？随着眼睛睁开，影子（宇宙）可能产生并且可能存在；但若没有镜子，眼睛即便睁着也看不见影子（宇宙）或者嘉姆希德本人。看影子取决于镜子；镜子存在归因于业相。

眼睛从事睁开、睁着和闭合工作时（进行创造、维系和融化影子的工作时），看不见嘉姆希德或者其影子。眼睛从事看影子的工作时，

不从事生产、维持和融化影子或者看嘉姆希德的工作。眼睛从事看嘉姆希德的工作时，不从事生产、维持和融化影子或者看影子的工作。就这样，有同样无限视力的同一个眼睛，在同一个时间，分别从事三种不同工作：

- 1、生产、维持和融化嘉姆希德的影子；
- 2、看嘉姆希德的影子；
- 3、看嘉姆希德。

因此大我体验意味着嘉姆希德必须睁着眼睛但却不看影子（尽管在创造者和维系者状态，通过睁开眼睛而产生了影子）。换言之，无限智能必须在思想状态但不思想其想象，必须没有镜子，必须摆脱（制造镜子的）业相。总之，嘉姆希德眼闭时看不见自身。眼睛睁着时，若（因业相）对面有镜子，他则看见自身影子而非自身。但若无镜子（无业相），他就不看影子而看自身（尽管他在梵天状态通过睁眼而产生了镜子）。

嘉姆希德的眼睛（无限心）获得无限镜子（精与浊形体）之后，接着获得一个又一个新的无限镜子（精与浊形体）。

嘉姆希德（无限智能）获得眼睛（思想）对面的无限镜子（精与浊身体）之后，通过镜子看见（体验、思想）其无限有形影子（宇宙、想象）。对影子（宇宙）的视见（体验）产生印象（业相）；印象附着于他的眼睛（无限心、无限思想）。

嘉姆希德的眼睛看 = 无限（智能的）心思想。

嘉姆希德、眼睛和见都是同一个。

一个无限镜子失效时，另一个镜子根据眼睛通过上一个镜子看时获得的印象，出现在眼睛前面。眼睛现在根据用上一个镜子看时获得的印象，用这个新镜子看。通过这个新的无限镜子，嘉姆希德从头到脚看见（体验）自身整个无限影子（宇宙），但是从不同方面，根据眼睛（心）接收的新镜子（精与浊形体）来看。这个新镜子又取决于眼睛通过上一个镜子（精与浊形体）获得的印象（业相）总和。每一

次镜子失效，嘉姆希德的眼睛就根据印象继续获得新镜子。这些印象是眼睛通过上一个镜子看影子时获得的，并迫使眼睛接收对面的新镜子，以便根据印象的颜色来看影子。

就这样，眼睛根据所接收的镜子（精与浊形体）来看自身的影子（体验宇宙）。根据附着于眼睛的以往印象，这些镜子被放在眼睛对面。在这些（人类形体）情况中，眼睛根据其每次获得的不同无限镜子，不同地看（体验）同一整个影子（宇宙）的不同方面。（眼睛获得的每一个不同镜子都取决于通过上一个镜子获得的印象总和。）

只要业相继续存在，嘉姆希德就会继续获得镜子，从而继续睁着眼睛，通过不同的镜子，看其影子的不同方面；也就是在心思想时对宇宙进行各种无数体验。要让他眼睛睁着时停止看影子，从而看自身（让无限智能在思想时停止体验宇宙、停止思想想象，从而思想自身），业相就必须消失，以便让镜子对眼睛不复存在（即使在眼睛睁着的时候）。

所以，变化（生死、转世）、消失和出现的都是镜子（身体），不是眼睛（心、思想），也不是嘉姆希德（无限智能）。

同一个无限智能在思想时是无限心。

嘉姆希德是无限的，其眼睛也是无限的。镜子变化与消失，身体出生与死亡，因而不真实。影子只是实在的影子，也不可能真实。想象即便有无限形体，也毕竟是想象。影子在原始状态最有限，几乎不存在。

嘉姆希德及其眼睛一体而真实，镜子和影子虚假。眼睛（无限思想）属于嘉姆希德（无限智能），因而同嘉姆希德一体。嘉姆希德及其眼睛（无限智能及其无限思想）是一个而非两个。嘉姆希德一直是真实的。眼闭时，嘉姆希德不是眼睛（无限思想停止时，无限智能不是无限思想）。眼睁时，嘉姆希德是眼睛（无限地思想时，无限智能是无限思想）。嘉姆希德眼睁时成为眼睛；眼闭时什么都不看（无限智能在思想停止时什么都不思想）。嘉姆希德睁着眼看影子，是虚妄

地看（无限智能在思想状态思想想象时，是虚妄地思想）。嘉姆希德睁着眼不看影子而看自身时，是真实地看（思想）。

I、同一个嘉姆希德眼闭时什么都不看。眼睛（在此也指嘉姆希德的视力）无限，但是处于不工作、闭合状态。

II、同一个嘉姆希德随着眼睛睁开与闭合，生产、维系和融化影子。眼睛（在此也指嘉姆希德的视力）无限，其生产、维系和融化影子的工作也无限。

III、同一个嘉姆希德（大我）睁开眼睛时，最有限地和越来越不有限地看影子。眼睛（在此也指嘉姆希德的视力）无限，但因最有限和越来越不有限的镜子（媒介），其看影子的工作变得最有限和越来越不有限。

IV、同一个嘉姆希德眼睛睁着时无限地看其影子。眼睛（在此也指嘉姆希德的视力）无限，看影子的工作也因无限的媒介而无限。

V、同一个嘉姆希德眼睛睁着时看自身。眼睛（在此也指嘉姆希德的视力）无限，（看自身的）工作也无限。

视力（眼睛、嘉姆希德）一直是无限的；但在（I）其工作是零，在（II）（IV）（V）其工作无限，在（III）其工作最有限和越来越不有限。

是同一个嘉姆希德眼闭或者眼睁（同一个嘉姆希德睡、梦或者醒）。是同一个无限智能不思想、思想、精思想、浊思想或者思想自身。无限智能里没有变化。变化发生在思想状态。也就是说，思想总是同一个无限思想，变化发生在工作或者不工作状态；工作时则根据怎样工作而变化。

总之，嘉姆希德、眼睛和看皆一。看的不同取决于怎样看。无限看不工作意味着嘉姆希德眼睛闭着。是嘉姆希德成为无限眼睛或者无限看；也是嘉姆希德成为“非眼”和“不看”。只有嘉姆希德（大我、无限智能）真实无限，不灭不变，永恒不分，始终一体；但因媒介（镜子、形体、身体）变化，而似乎（只是幻觉）成为最有限、越来越不有限或者无限。

因此其眼睛的镜子（精与浊身体）及其影子（精与浊宇宙）是虚妄、变化、可灭、可分的。嘉姆希德始终是一体、无限、永恒的——无论看还是不看，无论最有限地或者无限地看影子或者看自身。

不看的是同一个嘉姆希德；（通过最有限、较不有限或无限镜子）看其影子或者看其自身的也是同一个嘉姆希德。嘉姆希德不看意味着眼睛处于不看状态。

因此嘉姆希德 = 无限眼睛

无限智能 = 不思想的无限思想

无限心 = 思想的无限思想

在伊希瓦状态，嘉姆希德眼睛睁着，视力无限，眼睛对面没有镜子（不看影子也不看自身）。之后在凡人状态，嘉姆希德眼睛睁着，视力无限，眼睛对面有镜子（看影子但不看自身）。最后在成道者状态，嘉姆希德眼睛睁着，视力无限，眼睛对面没有镜子（不看影子而看自身）。

在石形体也就是在最初状态，嘉姆希德睁开眼睛，并随着睁眼而生产和维持其影子——此乃伊希瓦状态。由于视力无限，嘉姆希德随着睁眼而能看自身（这是他最初睁眼的原因——想看自身）。然而睁眼欲望乃其第一个业相。这个业相立刻把镜子（精与浊形体）放在眼睛前面。如前所述，这个镜子是最有限的（因为无形是有形的反面，无限是最有限的反面）。通过镜子，嘉姆希德最有限地看自身影子。就这样，随着眼睛睁开，虽然其视力无限，但是业相却把镜子给予它（眼睛），使之看见影子——此乃最有限精与浊心状态。（眼睛为看自身而睁开，且视力无限；但是睁眼这个行为却制造业相，让眼睛立刻获得媒介。

在凡人形体中，嘉姆希德睁开眼睛，并随着睁眼而生产和维持其影子——此乃伊希瓦状态。在这个状态，由于视力无限，且没有镜子，嘉姆希德应该能够看见自身。然而在他睁眼的同时，业相立刻把无限镜子放在他眼前，使他看无限影子而非真我——此乃无限精与浊心状

态。他睁眼是为了看自身；随着眼睛睁开，视力无限；但是随着他睁眼，宇宙也被显现（最初无限视力也与影子有关），业相立刻把镜子放在他眼前，使他通过镜子看。

在成道者形体中，嘉姆希德睁开眼睛，并随着眼睛睁开而生产和维持其影子——此乃伊希瓦状态。在这个状态，由于视力随着其睁眼而无限，眼前也没有镜子，所以他能够看自身。由于没有业相，所以（在眼睛睁开并且生产和维系影子之后）没有在他眼睛前面放镜子，他自然地用无限视力看无限大我——此乃成道者状态。

第一个睁眼愿望制造了第一个业相。从此之后，业相让眼睛睁开，看业相的精与浊形体。最初在第一个形体中，眼睛睁开，制造业相（欲望使之睁开，这是其第一个业相）。在人类形体中，业相使眼睛睁开。在成道者形体中，眼睛自己睁开，没有任何业相使之睁开与睁着。

无限智能含有无限思想与最有限想象。当思想开始时，最有限的微想象采用无限的精与浊形体，无限的思想采用最有限的精与浊形体。就这样，随着思想开始，无限智能扮演两个角色：一个是把想象的最有限微形体生产为无限精与浊形体，把思想的无限微形体生产为最有限精与浊形体——此乃无限心创造者状态；另一个是通过最有限的精与浊思想（形体），体验无限的精与浊想象（因为无限智能能够通过思想的形体来思想想象、体验有形想象、体验想象的形体）。

因此无限智能作为无限心，把思想与想象的微形体生成（石、植物、动物和人类的）浊形体；作为（在石中最有限、在植物中较不有限、在动物中更不有限、在人类中无限的）精与浊心（妄心），通过思想的精与浊形体，体验想象的精与浊形体。

无限智能作为梵天，生产精与浊无限想象；作为韦希奴，保护这个有形无限想象；作为石头、植物、动物和人类，最有限地，较不有限地，更不有限地和无限地体验这个无限想象。通过思想的形体，无限智能体验想象形体（因为体验想象意味着思想想象）。就每一个（比如石头、植物、动物和人类）形体而言，随着思想开始，无限智能把

最有限的想象生产、维系和融化为无限的精与浊形体；但却是生产、维系和融化思想的最有限、较不无限、更不无限和无限形体。

随着思想开始（进入梦与醒状态），无限智能作为创造者，首先同时生产两样事物：

- 1、把最有限的微想象生产为无限的精与浊形体；
- 2、把无限的微思想生产为最有限的精与浊形体。

在生产这两样事物的时候，无限智能处于创造者、梵天、无限心状态。

其次（在梦与醒状态），无限智能维系这两样事物：祂所创造的无限精与浊想象形体和最有限的精与浊思想形体。（在梦状态维系最有限的精思想形体和无限的精想象形体，在醒状态维系最有限的浊思想形体和无限的浊想象形体。）在维系这两样东西的时候，无限智能处于维系者、韦希奴、无限心状态。

之后，在这个被维系状态（梦或醒状态），无限智能通过最有限的精与浊思想形体，体验无限的精与浊想象。在梦状态通过最有限的精思想形体，体验无限的精想象形体；在醒状态通过最有限的浊思想形体，体验无限的浊想象形体。在这种情况下，无限智能处于无限精与浊想象的最有限体验者状态、最有限妄心状态、最有限精与浊心状态。

之后，无限智能（从醒到梦和从梦到酣眠）融化这两样事物：无限精与浊想象形体和最有限精与浊思想形体。在融化这两样事物的时候，无限智能处于融化者、摩诃希、无限心状态。

石头例子

现在考察无限智能在石形体中的觉醒、醒着和入睡状态。对想象的生产、维系、融化与体验各有两个状态：（I）从酣眠到梦和从梦到醒；（II）从醒到梦和从梦到酣眠。

这两个状态详解如下：

就石头而言，在（I）从酣眠到梦状态，宇宙的产生、维系和毁灭：

随着无限思想的微弱开始（从无意识、不思想酣眠状态下降到有微弱意识、部分思想的梦状态），无限智能首先同时生产两样事物：

（1）把最有限微想象生产为无限精形体；（2）把无限微思想生产为最有限精形体——此乃从酣眠下降到梦状态，从微下降到精形体。在生产这两样事物的时候，无限智能处于创造者、梵天、无限心状态。

之后，无限智能维系这两样事物：想象的无限精形体和思想的最有限精形体——此乃留在梦状态。在维系这两样事物的时候，无限智能处于维系者、韦希奴、无限心状态。无限智能通过思想的最有限精形体，体验无限精想象——此乃梦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无限智能处于无限精想象的最有限体验者状态、最有限妄心状态、最有限精心状态。

之后，无限智能融化这两样事物：无限的想象精形体和最有限的思想精形体。也就是把无限精想象融化为最有限微想象；把最有限精思想融化为无限微思想——此乃从梦状态到酣眠状态。在融化这两样事物的时候，无限智能处于毁灭者、摩诃希、无限心状态。

就石形体而言，在（II）从梦状态到醒状态，对宇宙的生产、维系、体验和毁灭：

随着无限思想的完全开始（从有微弱意识、部分思想的梦状态下降到有充分意识、充分思想的醒状态），无限智能首先同时生产两样事物：（1）把想象的无限精形体生产成无限浊形体；（2）把思想的最有限精形体生产为最有限浊形体（从精到浊）——此乃从梦状态下降到醒状态。在生产这两样事物的时候，无限智能处于创造者、梵天、无限心状态。

之后无限智能维系这两样事物：想象的无限浊形体和思想的最有限浊形体——此乃留在醒状态。在维系这两样事物的时候，无限智能处于维系者、韦希奴、无限心状态。

之后，在这个被维系状态（醒状态），无限智能通过思想的最有

限浊形体，体验无限浊想象——此乃体验浊宇宙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无限智能处于无限浊想象的最有限体验者状态、最有限妄心状态、最有限浊心状态。

之后，无限智能融化两样事物：无限浊想象和思想的最有限浊形体；也就是把无限浊想象融化为无限精想象；把最有限浊思想融化为最有限精思想——此乃从醒状态到梦状态，从充分意识（充分思想）到部分意识（微弱思想）。在融化这两样事物的时候，无限智能处于毁灭者、摩诃希、无限心状态。

之后，无限智能维系（其从浊融化为精的）无限精想象和最有限精思想。现在无限智能再次处于维系者、韦希奴、无限心状态；再次通过最有限的精思想，体验无限的精想象；再次处于最有限精心、最有限妄心状态。

之后，无限智能融化这两样事物：把无限精想象和最有限精思想融化为微形体（最有限微想象和无限微思想）。

就这样，作为创造者（梵天），无限智能扮演从酣眠到梦和从梦到醒两个角色：把微思想和微想象形体生产为精形体；把其精形体生产为浊形体。

作为维系者（韦希奴），无限智能扮演梦状态和醒状态两个角色：从酣眠到梦——在梦状态维系；从梦到醒——在醒状态维系；从醒回到梦——在梦状态维系。也就是说，在梦状态维系思想与想象的精形体；在醒状态维系思想与想象的浊形体。

作为毁灭者（摩诃希），无限智能扮演两个角色：从醒状态到梦状态；从梦状态到酣眠状态；也就是把思想与想象的浊形体融化为精形体；把其精形体融化为微形体。

人类例子

人类情况亦然。唯一的区别是：思想在石形体状态最有限；思想在人类形体中无限。

就人类形体而言，在（I）从酣眠到梦状态，宇宙的产生、维系和毁灭：

随着无限思想的微弱开始（随着从无意识、不思想酣眠状态下降到有微弱意识、部分思想的梦状态），无限智能首先同时生产两样事物：（1）把最有限微想象生产为无限精形体；（2）把无限微思想生产为最有限精形体——此乃从酣眠下降到梦状态（从微到精）。在生产这两样事物的时候，无限智能处于创造者、梵天、无限心状态。

之后，无限智能维系这两样事物：想象的无限精形体和思想的无限精形体——此乃梦状态（留在精）。在维系这两样事物的时候，无限智能处于维系者、韦希奴、无限心状态。

之后，在维系状态，无限智能通过思想的最有限精形体，体验无限精想象——此乃梦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无限智能处于无限精想象的无限体验者状态、无限妄心状态、无限精心状态。

之后，无限智能融化这两样事物：想象的无限精形体和思想的无限精形体；也就是把无限精想象融化为最有限微想象，把无限精思想融化为无限微思想——此乃从梦状态到酣眠状态（从精到微）。在融化这两样事物的时候，无限智能处于毁灭者、摩诃希、无限心状态。

就人类形体而言，在（II）从梦状态到醒状态，对宇宙的生产、维系、体验和毁灭：

随着无限思想完全开始（从有微弱意识、部分思想的梦状态下降到有充分意识、充分思想的醒状态），无限智能同时生产两样事物：

（1）把想象的无限精形体生产成无限浊形体；（2）把思想的无限精形体生产为无限浊形体——此乃从梦状态下降到醒状态（从精到浊）。在生产这两样事物的时候，无限智能处于创造者、梵天、无限心状态。

之后，无限智能维护这两样事物：想象的无限浊形体和思想的无限浊形体——此乃留在醒状态。在维系这两样事物的时候，无限智能处于维系者、韦希奴、无限心状态。

之后，在这个被维系状态（醒状态），无限智能通过思想的无限

浊形体，体验无限浊想象——此乃在醒状态体验浊宇宙。在这种情况下，无限智能处于无限浊想象的无限体验者状态、无限妄心状态、无限浊心状态。

之后，无限智能融化这两样事物：无限浊想象和无限浊思想；也就是把无限浊想象融化微无限精想象，把无限浊思想融化为无限精思想——此乃从醒状态到梦状态，从充分意识到部分意识，从充分思想到部分思想（浊融化为精）。在融化这两样事物的时候，无限智能处于毁灭者、摩诃希、无限心状态。

之后，无限智能维系（其从浊融化为精的）无限精想象和无限精思想。再次处于维系者（韦希奴、无限心）状态。再次通过无限精思想，体验无限精想象。再次处于无限精心、无限妄心状态。

之后，无限智能融化这两样事物：把无限精想象和无限精思想融化为微形体（最有限微想象和无限微思想）。

在酣眠中（在思想与想象的微状态，在思想处于无限微状态和想象处于最有限微状态，在把精想象和思想融化为微形体之后），无限智能既不创造、维系、毁灭想象与思想形体，也不通过思想（的形体）体验想象（的形体）。

从酣眠到梦状态，无限智能把思想与想象的微形体生产（创造）为精形体。

之后维系这些思想与想象形体（维系者）。

之后通过精思想体验精想象（体验者）。

之后把思想与想象的精形体生产为浊形体（创造者）。

之后维系思想与想象的浊形体（维系者）。

之后通过浊思想体验浊想象（体验者）。

之后把思想与想象的浊形体融化为精形体（毁灭者）。

之后维系思想和想象的精形体（维系者）。

之后通过精思想体验精想象（体验者）。

之后再次把思想与想象的精形体融化为其原始微形体（毁灭者）。

总之，作为梵天（创造者），无限智能扮演两个角色：（1）从酣眠到梦，（2）从梦到醒；也就是（1）把思想与想象的微形体生产为精形体，（2）把思想与想象的精形体生产为浊形体。

作为韦希奴（维系者），无限智能扮演（1）梦状态（思想与想象的精形体）和（2）醒状态（思想与想象的浊形体）两个角色。也就是就从酣眠到梦（从微到精）而言维系；就从梦到醒（从精到浊）而言维系；就从醒回到梦（从浊到精）而言维系。

就这样，无限智能两次创造和两次融化，三次维系，从而三次体验想象与思想的形体。

作为摩诃希（毁灭者），无限智能扮演两个角色：（1）从醒到梦和（2）从梦到酣眠；也就是（1）把思想与想象的浊形体融化为精形体，（2）把思想与想象的精形体融化为微形体。

实际上，在原本状态，宇宙（想象）乃原子，思想乃无限；但在想象与思想获得形体时，想象（微宇宙、无形原子）成为无限，思想（无形无限）成为原子。所以说同一个无限智能存在于最有限心状态与无限心状态。

在人类形体中，思想（如在微状态）是无限的。但在人类形体中，思想运作；在微状态，思想止息。在这个人类形体中，无限智能无限地思想，业相却使之妄想。业相让虚妄性附着于无限思想；虚妄性使之妄想，把自身想作有限（尽管实际上思想在原始微状态无限，在人类形体也无限），把（实际上在微形体中最有限的）宇宙想作无限。业相（虚妄性）消失时，无限思想留下；无限智能无限地思想，思想自身，处于无限真心状态。同一个无限智能在无数个体有限和无限妄心状态，体验宇宙（体验浊与精客体），在真心状态体验自身。

海洋比方

无限智能 = 海洋不运动。

普遍无限海洋运动 = 普遍思想、普遍自性、普遍我、伊希瓦。

具有不完全和完全泡沫的个体水滴运动 = 有限和无限水滴运动 = 有限和无限个体妄我、虚妄自性、妄心。

无限水滴 = 水滴无限地思想 = 人类形体中的思想：在此精与浊身体无限；要么思想无限有形想象，要么思想真我；运动的无限水滴要么是真我（不在泡沫状态），要么是妄我（有泡沫形体）。

运动的水滴通过自身小泡沫体验普遍泡沫，因而把自身体验为小泡沫 = 妄我；运动的水滴把自身体验为海洋 = 真我。

在一个海洋中有无数水滴；每个水滴都在海洋里意味着海洋。事实上，每一个个体水滴都是海洋本身。那些不运动的水滴是无限智能海洋的水滴。那些运动并（因业相而）获得一个又一个泡沫且体验泡沫的水滴，是无限妄我海洋的水滴。那些运动但无泡沫并把自身体验为海洋的水滴，是无限真我海洋的水滴。

智能海洋、妄我海洋和真我海洋并非不同的海洋，而是同一个海洋的不同“态度”。同一个智能妄想时是妄我，真想时是真我。

有限水滴（有着有限泡沫的无限个体水滴）运动时 = 有限妄我 = 有限妄想；也就是说，个体无限智能（无限智能海洋的水滴）有限地思想，思想有限的想象，在精与浊身体有限的其他（非人类）形体中思想。

因此那些酣眠的心（思想）是不运动的水滴。

同时可能有醒着体验浊宇宙的水滴，这些是运动并体验浊泡沫的水滴。

同时也可能有做梦的水滴，这些是体验精泡沫的水滴。

同时可能有在醒状态做梦的水滴，这些是有意识地体验精泡沫的水滴。

同时可能有在酣眠中醒着（体验大我）的水滴，这些是运动却无泡沫的水滴。

总之，在同一个海洋中有无数不运动、既不体验泡沫也不体验海洋的水滴（酣眠状态、无意识状态）；有无数运动、却精或浊地体验泡沫、

而不体验海洋的水滴；有无数运动并把自身体验为无限海洋的水滴（在醒状态的酣眠状态、超意识状态）。这些是无数的成道者。这些水滴个个都是无限但却个体的海洋。佛陀是无限海洋并且如此体验自身。耶稣、琐罗亚斯德、克利须那，穆罕默德、赛巴巴等等也同样；也就是说，这些水滴个个都是同一个无限海洋，个个都如此体验，但却个体地体验。所有这些水滴都在同一个海洋里；但有些知道自身是海洋，有些却认为自身是泡沫，有些不知自身是海洋也不知自身是泡沫。

真人 = 运动但无泡沫、并且知道自身是海洋的水滴（有泡沫也只是为了打破其他水滴的泡沫、为了履行拯救他人的责任）。无泡沫意味着不通过泡沫体验泡沫（也可能为了拯救世界而有泡沫）。

凡人 = 运动但有泡沫、并且认为自身是泡沫的水滴。

因此在同一海洋里，在同一个时间，有把自身当作泡沫的运动水滴；有把自身当作海洋的运动水滴；有根本不运动的水滴；有把自身当作精与浊泡沫的运动水滴。

在同一个海洋里，有无数什么都不体验的水滴；有无数把自身体验为海洋的水滴；有无数体验浊泡沫（并藉此体验普遍浊泡沫）的水滴；有无数在梦或醒状态体验其精泡沫（并藉此体验普遍精泡沫）的水滴。但每一个水滴实际上都是无限海洋（无限智能）。

总之，一切都是同一个无限大我的一分子（水滴），每一个都是同一个无限大我。但是有的酣眠，有的醒着，有的做梦，有的在醒状态做梦，有的在醒中酣眠状态。换言之，有的什么都不体验；有的体验浊宇宙；有的体验精宇宙；有的体验层面，有的体验自身。全都是在不同形体和状态，扮演不同角色的同一个无限大我。

每一个都是同一个无限智能；但是有的根本不思想，有的思想浊想象，有的思想精想象，有的思想自身。全都是同一个海洋里的水滴扮演众多不同角色，每一个水滴都在海洋中。海洋向水滴宣告：“你不异于我，我不异于你。”

第十一辑（上）

四瑜伽与消除业相

随着思想开始，最有限微宇宙（最有限原子）被显现为无限精与浊宇宙；无限微思想被显现为最有限精与浊思想。

无限智能不思想时，处于无限微心状态。最初思想时，首先处于无限心状态；之后处于最有限精与浊心状态；之后逐渐地处于越来越不受限精与浊心状态；在人类形体，处于无限精与浊心状态；在真人状态，处于无限真心。大我体验意味着无限智能必须无限地思想自身而非思想幻想（宇宙）。必须不在宇宙创造者状态，不在宇宙体验者状态，也不在不思想状态（因为祂不思想与无意识时什么都不体验，如在酣眠中）；但必须处于大我思想状态。必须有意识，但是意识自身，不是意识精与浊宇宙或精与浊身体。

在有意识思想状态可以体验任何事情。有意识心在体验浊宇宙（浊事物）时，不能同时体验精宇宙（层面等），也不能体验自身。有意识心在体验精宇宙（层面等）时，不能体验浊宇宙，也不能体验自身。有意识心在体验自身时，不能体验浊宇宙，也不能体验精宇宙。

要体验这三者（自身、精宇宙或浊宇宙）中的任何一个，无限智能必须有意识（必须在人类形体中）；可以一次体验其中一个。无限智能在有意识醒状态体验浊宇宙时，处于凡人状态（普通意识）；在有意识醒状态体验精宇宙时，处于瓦隶或瑜伽行者状态（高级意识）——也就是在醒状态穿越浊宇宙，在醒状态忘记浊身体和浊宇宙，在醒状态停止体验浊宇宙，“关闭外门，打开内门”，在思想、有意识、醒状态穿越可灭浊宇宙（*jahān-e fāni*）并进入不灭宇宙（*jahān-e bāqi*）之后，获得这种高级意识。

无限智能在有意识醒状态体验自身时，处于涅未卡帕三昧（超意识状态）——也就是在完全醒状态穿越精宇宙（正如之前穿越浊宇宙），忘记浊与精身体及浊与精宇宙，停止体验浊与精事物；“成为爱之奴，摆脱两世界”，在有意识、思想、醒意识状态穿越可灭和不灭宇宙并体验、看见、遇到大我且与之合一之后，达到这种超意识状态。

要体验自身，无限智能就必须无限地思想。这种无限思想仅仅在人类形体而非其他任何形体中才有可能。在人类形体中，无限心有精与浊身体；大我体验意味着人体中的无限心绝不能体验精与浊宇宙（尽管有精与浊身体）。在酣眠无意识状态，浊与精身体对无限智能不存在；若在有意识醒状态，精与浊身体对无限智能不存在，祂便体验自身。换言之，无限智能必须醒着但又在酣眠状态；必须意识大我但不意识宇宙和身体；必须思想自身而不思想任何宇宙；必须在醒状态不体验任何宇宙：这自然发生在酣眠无意识状态。

正如在酣眠中，精与浊身体和通过它们对精与浊宇宙的体验，对无限智能皆不存在（但祂也无意识）那样；在大我体验状态，精与浊身体和通过它们对精与浊宇宙的体验，对无限智能也不存在（但祂有意识并因而体验自身）。这意味着无限智能必须处于心状态但是心止状态。无限智能在酣眠中处于无心（不思想）状态，在梦与醒状态处于精与浊心但是妄心状态。

在石形体状态，无限心把宇宙体验成最有限（几乎零）。在成道者状态，无限心也把宇宙体验成最有限（几乎零）。但是无限心在石形体状态不体验自身，在成道者状态体验自身。在石形体状态把自身体验成最有限，也把宇宙体验成最有限。在凡人形体状态，无限心把自身体验成最有限，把宇宙体验为无限；在成道者状态，把自身体验为无限大我，把宇宙体验为最有限。要体验大我，心必须在人类形体中获得石形体状态——因为在石形体中，心不体验（享受）精与浊宇宙。要体验大我，就不要体验宇宙，但思想要无限——因为大我无限，只能通过无限思想才被思想（而在石头状态思想最有限）。总之，心

必须在其最后形体（人类形体）中获得最初形体状态（石头状态）：只有这时才能体验自身。

作为伊希瓦，心无限无身，不体验宇宙（这都适合大我体验，因为心要体验自身，就必须无限无身并且不体验宇宙）；但因在做创造、保护和毁灭宇宙工作，而不能体验自身——因为其无限思想在从事该工作而非体验自身。

在石形体中，心几乎无身体，几乎不体验宇宙；但其思想也最有限。在凡人形体中，心无限但有形体，并通过形体对宇宙进行体验。

总之，在伊希瓦状态，心无限、无身、无宇宙体验，但却受创造、保护和毁灭宇宙的工作约束。在石形体中，心不受创造、保护或毁灭宇宙的工作约束，也不受体验宇宙的工作约束（其对宇宙的最有限体验，也就是把宇宙体验为最有限、乌有，意味着几乎没有体验）但也最有限。在人类形体中，心无限且不受创造、保护或毁灭宇宙的工作约束，但却有形体并受体验宇宙的工作约束。

无限心要体验自身，就必须（I）无限，（II）无身；（III）不受体验宇宙的工作约束；（IV）不受创造、保护与毁灭宇宙的工作约束：这只有在成道者状态才有可能。因此，大我体验意味着人体中的无限心必须不体验精与浊宇宙（尽管有精与浊身体）——就像在酣眠中，身体对醒着的其他人似乎存在，但对酣眠心不存在那样。

普通酣眠（在睡眠状态、在无意识状态）

普通梦（在睡眠状态、在潜意识状态）

醒（在醒状态，在有意识状态）

神圣梦（在醒状态、在有意识状态）

神圣酣眠（在醒状态、在超意识状态）

也就是说，如在酣眠中，无限心不体验精与浊宇宙（精与浊身体被放弃、搁置一旁、忘记）那样，祂在醒意识状态也必须不体验精与浊宇宙。

从原子（石头）形体到动物（猿猴）形体，无限智能处于有限心

状态，通过精与浊有限身体，体验无限精与浊宇宙；也就是在这些形体中有限地认识宇宙。达到人类形体时，无限地认识（精与浊）宇宙；也就是说，在人体中，无限智能因处于无限心状态而通过精与浊身体无限地体验精与浊宇宙（或者说无限心处于无限妄心状态）。

在人体中，无限智能处于无限心状态，可以体验无限大我，但却反而体验无限精与浊宇宙——因为在之前形体中对精与浊宇宙的体验，相应地把微印象附在心上。这些微印象让无限智能通过进化中的精与浊身体，相应地体验精与浊宇宙。微印象是有限的业相。

现在来解释业相：

自然业相

心通过最微原子（石头）形体对宇宙的最有限精与浊体验，根据所获得的最有限体验把微印象附在心上。当原子（石头）形体脱落时，这些附于心的微印象把另一个精与浊形体（比如说植物形体）赋予心，以便精与浊地体验这些微印象。心所获得的较不有限的精与浊植物形体，归因于心在前一个形体中体验宇宙时获得的微印象。心通过较不有限的植物（精与浊）形体所获得的对精与浊宇宙的较不有限精与浊体验，相应地把微印象附在心上。

当植物形体脱落时，这些附于心的微印象把另一个更不有限的形体（比如说动物形体）赋予心，以便以精与浊形式体验这些在上一个形体中积累的微印象。心所获得的更不有限精与浊动物身体，归因于心在前一个形体中体验宇宙时获得的微印象。心通过更不有限的动物（精与浊）形体所获得的对精与浊宇宙的更不有限精与浊体验，相应地把微印象附在心上。

当动物形体脱落时，这些附于心的微印象，把一个无限形体（人类形体）赋予心，以便精与浊地体验（在动物形体中获得的）微印象；并让心通过（其根据在动物形体中积累的微印象而获得的）无限形体，无限地体验宇宙。

不自然业相

因此，虽然心在人类形体中无限，并有能力体验（思想）自身，但这些印象却让心无限地体验宇宙而非自身——因为从石头到人类形体都是对宇宙的体验与印象。在（到此为止的）自然发展中，心获得自然业相，被迫最有限地、越来越不有限地、无限地体验宇宙。但在人类形体中，心获得不自然业相，这些业相又让心不得不采用（精与浊）形体。直到人类形体前，心必须采用（精与浊）形体。到达人类形体后，心已经没有必要采用形体，因为已经达到无限思想。然而在人体中获得的不自然业相，却让心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采用形体。

在之前形体中，心无法逃避自然业相，因为在这些形体中，心不是无限的。不过心却可以通过瑜伽或者古鲁恩典，消灭不自然业相（在人体中获得的业相），因为心现在是无限的。

就这样，在人类形体中，无限心根据动物形体的微印象，通过精与浊身体，对精与浊宇宙进行精与浊体验。这些在人体中获得的精与浊体验，相应地把精与浊印象附在心上。心则获得这些通过（浊与精）行动、言语和思想所积累的精与浊体验的微印象。当浊身体脱落时，精身体根据心在浊身体失效前获得的微印象总和，采用另一个合适的浊身体。（精身体取决于在前一个形体中获得的微印象总和；浊身体取决于精身，是精身体的合适浊外罩。）

之后，无限心再次根据这些业相体验精与浊宇宙（无限心因业相而仍然意识精与浊身体和精与浊宇宙）。这些新体验再次形成（无限心以微印象形式获得的）新业相。当浊身体再次失效时，无限心根据在上一个形体中获得的印象总和（这构成精身体），采用合适的浊身体（也就是适合根据所积累的业相来获得新体验、适合无限心用来根据在上一个形体中获得的业相来体验宇宙）。就这样，无限心继续通过（其根据体验的印象所获得的）一个又一个新形体，体验精与浊宇宙。

无限心（无限地思想的无限智能）不变化，但其（精与浊）身体却根据业相而变化。精身体（其态度取决于业相总和）可以说继续获

得一个又一个新浊体。因此转世的是精身体（因而也是浊身体）而不是无限心。心可以说根据所获得的业相而改变外罩；业相使之改变外罩，而心从不改变。死亡、出生等的都是身体，不是无限心。只要心继续体验宇宙，精身体的转世（生死链）就继续下去。业相才是精身体转世的致因，是无限心意识宇宙而非大我的致因。

因此，业相必须消失；这意味着无限心必须不让自己通过身体对宇宙进行体验，从而不让新业相附在心上，并且消耗旧业相。当业相消灭时，就无限心而言，对宇宙的体验终止，对宇宙的意识停止，这时无限心获得大我意识。

所以说无限心止息；业相消失；精身体转世（生死）停止；在有意识、醒、思想状态不体验（享受）精与浊宇宙；对宇宙无意识和对大我有意识；解脱（Moksha）——全都一样。

大我体验意味着必须有意识，但是必须没有对精与浊身体和对精与浊宇宙的意识——通过业相消失；为了获得这种无业相状态，成道的灵性完美神圣大师制定了不同的道路。

业相的第一个形式是无形微状态；第二个形式是精形式；第三个形式是浊形式。心思想念头和欲望意味着以精形式体验微业相（欲望 = 在精状态体验微业相）；在这种对旧微业相的精体验过程中，微状态的新（精）业相被印在心上。心的欲望制造新业相；这些新业相之后又需要被精与浊地体验。

业相 = 印象的微形式

欲望 = 印象的精形式

行动 = 印象的浊形式

善欲望制造善业相，恶欲望制造恶业相：之后都需要以精与浊形式被体验。心精与浊地体验善（微）业相，意味着心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幸福快乐；心体验恶业相，意味着心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悲惨痛苦。

大我体验意味着摆脱对宇宙的精与浊体验。精体验归因于欲望，欲望制造微业相以便将来被体验；浊体验是欲望的浊态度。要消除业

相，就必须消灭欲望（vāsanā）、愿望（ichchhā）；为此，首先不可粗浊地体验浊欲望。即使这些欲望（即微业相以精形式出现）强迫心通过浊行动（以浊形式）体验它们，心也必须拒绝听从，不进行浊体验。这样心逐渐地变得坚强（因为不再积累新业相进一步削弱与束缚心），乃至没有欲望（不以精形式体验微业相）。现在心摆脱欲望和行动，不在思想、有意识状态精与浊地体验微业相（业相仅仅留在微印象状态，如在酣眠中），没有对宇宙的精与浊体验——如前所述，这意味着是大我体验。

就这样，欲望和行动（也就是旧微业相被精与浊地体验时）以微印象形式制造新业相；这些新业相要求下次被精与浊地体验。因此必须消灭欲望，无论是善欲望还是恶欲望。

在精或浊地体验旧微业相时，心的念头和苦乐感受等，以及精神和肉体苦乐，都制造新微业相（需要将来被精与浊地体验）。但如果心在精或浊地体验业相时，不感受苦乐，不快乐也不痛苦，新业相就不会产生——因为是心通过欲望或行动，通过精或浊体验来感受苦乐的。心根据精与浊体验（欲望和行动）产生的苦乐获得微印象，意味着心被新业相束缚。因此是欲望、思想和行动制造微印象状态的新业相，并使之将来以精与浊形式被体验。

第一个欲望、第一个道言即第一个业相。

微业相的获得取决于通过精身体和通过浊身体获得业相的媒介。心通过精形体体验旧精业相时，在这种精体验过程中的苦乐感受等，以微形式制造（浅弱）新印象。心通过浊形体体验同样业相（欲望和念头）时，在这种浊体验过程中的苦乐感受，制造（深强）新印象。同样这些未被思想、未被体验的业相，首先被精细地体验（在这种精体验过程中的苦乐念头，制造将来被体验的新业相）；之后被粗浊地体验（根据浊体验获得的苦乐念头，制造将来被体验的新业相、欲望）。

总之，欲望（业相的精形式）若被付诸于行动（以浊形式被体验），就会制造新业相。

微 = 业相

精 = 欲望

浊 = 行动

微业相的精形式（念头）是欲望；欲望的浊形式是行动。如果业相进入精形式（欲望）之后，不被允许进入浊形式（行动），新深强业相就不会形成。如卡比尔所言：“心要走就让它走，别让身体跟着走。”

善恶业相是身体、生死和世俗苦乐的根源。只有业相不在，才没有欲望和行动。

心若精细地体验业相（享乐或受苦），就获得新精印象；但若粗糙地体验业相，就没有机会积累新浊业相。

“心要走就让它走，别让身体跟着走。”“心啊，不要跟欲望同行。”

因此只留下一类浅弱业相，让心只对精宇宙进行精体验——此乃瑜伽行者状态。但如果在精与浊地体验旧业相的心，在对旧业相进行精与浊体验时不享乐也不受苦，就不获得新精或浊印象——此乃成道者状态。

心精细地体验业相意味着心在欲望。让心欲望的是微业相。欲望无非是业相的精形式。心在欲望产生后所感受的苦乐，制造新精印象。欲望被粗浊地满足时，制造浊形式的业相。制造新印象的是心在欲望满足后所感受的苦乐。

善愿、善念、善欲望（如助人、拜神、行善愿望）制造善业相。恶愿、恶念（如伤害人、肉欲享乐等愿望）制造恶业相。

最首要和最高级的道路是心在精与浊地体验旧微业相时，不可受苦乐束缚——这最为困难。第二条道路是在精细地体验业相（欲望）时，不可粗浊地体验，也就是不把欲望付诸于肉体享受。此乃消灭肉欲，比第一条道路容易一点。

欲望有两类：（1）低级与（2）高级（坏与好）。二者都束缚。

（1）享受宇宙的欲望；（2）享受神性的欲望。希望（āshā）同样也有两类：低级希望与高级希望。

渴望神性，便获得新精（浅弱）印象。这种欲望不能被粗浊地体验，因而不积累浊（深强）业相。这是因为想看见、听见、遇见无形超灵的渴望，怎能被粗浊地实现？

但渴望宇宙事物，则产生精印象。如果这种欲望被粗浊地体验（这可以做到，因为宇宙事物有形），新浊（深）印象的微状态就附着于心。如果这种对宇宙事物的体验渴望被制止，不被粗浊地体验，也不会获得浊业相。在对神性的渴望中，没有获得浊业相的机会——尽管无论是体验神性还是宇宙的欲望（欲望 = 业相的精形式 = 微业相被精细地体验）都束缚心：因为欲望是自私的，是为了自身享受。

通过为人着想和服务（sevā）等，也就是为人谋幸福（如果这种为人谋幸福不含私欲）并把这种欲望付诸于行动，就不会制造新精或浊印象：这是因为没有私欲，苦乐怎能影响心？怎能使之根据精与浊苦乐积累新业相？但这几乎不可能做到：因为即使在渴望他人幸福并将这种欲望付诸行动时，私欲也自然地随着心为谁谋幸福而升起。不过成道者是唯一例外：只有为他谋幸福才不会产生自我享受的欲望。而渴望自己妻子幸福并试图通过服务等给予她浊形式的幸福，就一定要有考虑和体验私欲的机会。然而这对成道者来说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完全臣服于成道者是最佳途径。

用心思想，用眼看精与浊宇宙，用耳听精与浊宇宙，用嘴吃精与浊东西，肉欲享受，用腿走路，用手移动等等，总之（精与浊）身体的每个动作（hichal）、每次呼吸、每种感受、每次享乐、每次受苦、每个运动、每个事件——都归因于业相。例如，通过身体健康体验业相（此外还有很多其他浊享乐）以及通过身体疾病体验业相（此外还有很多身体痛苦）——此乃浊体验；通过心情愉快体验业相（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精享乐）以及通过心情悲伤体验业相（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精痛苦）——此乃精体验。

打、杀、抢、行善、作恶、无论做什么，都取决于业相。

业相让心用（精与浊）耳听它们。业相让心用鼻闻它们。业相让

心用腿走，用手做，用嘴吃，等等。总之，精与浊身体的每个动作都是业相导致的。

心通过精与浊器官对精与浊事物的每个体验，都归因于（被精与浊地体验的）微业相。因为每次呼吸，每次嗅、听、感受、见、走、说等每个精与浊动作和体验，都需要很多业相。每个精动作或体验都意味着很多业相被精细地消耗；每个浊动作或体验都意味着很多业相被粗浊地消耗。业相被精或浊地消耗意味着精与浊体验；在这些精与浊体验过程中，新业相（微印象）根据精与浊体验附着于心。在每次精或浊体验中都消耗很多旧业相，积累很多新业相。（比如在电影中，一个举手动作需要（消耗）很多胶片剪辑。）

(A) 妄心	(B) 真心
心（业相）	心
精身体	精身体
浊身体	浊身体

(B) 成道者 (Sadguru、Sālik Fakir) 在心（思想）状态；但因业相不在而思想自身。

(A) 凡人在心（思想）状态；但业相在，要通过精与浊身体被精与浊地思想。心必须思想自身而不思想业相。若没有业相而心却思想，就是大我证悟。

阿特玛 (Atmā) = 无限智能 = 大我

- I. 阿特玛无业相也无意识（不思想）= 帕若阿特玛（无限智能）；
- II. 阿特玛无业相但有意识（思想）= 成道者（无限真心）；
- III. 阿特玛有意识（思想）但有不自然业相 = 凡人（无限妄心）。

心有精与浊两个身体。心有业相（印象），并根据业相获得两个身体，以便以精与浊形式体验这些业相。精身体取决于业相，浊身体取决于精取决于精身体。业相必须被心体验，因此心接受合适的精身体，以便以精形式体验这些附着的微印象；并相应地接受浊身体，以

便粗浊地体验这些业相。

心通过精与浊身体，以精与浊形式体验这些业相。由于业相被心通过精与浊身体，以精与形式，在精与浊宇宙中体验，心也在每次体验之后一个接一个地摆脱这些业相（因为被精与浊地体验时，这些业相被消耗）。但在体验（消耗、结束）这些业相的时候，其他新业相，也就是在精与浊地体验旧业相期间产生的印象，不断地积聚于心。在心的身体或者说心体验业相的媒介失效时，附着于心并准备好被精与浊地体验的新印象总和，让心采用另一个身体，以便体验旧精与浊体验的这些新微印象。

总之，心在体验旧业相的同时，收集新业相，以便将来根据这些业相总和获得新身体来体验它们。就这样，心不断地获得新业相与新身体。原本无业相的心（阿特玛）从不改变；自始至终永恒一体不分；但是业相和身体变化。业相有消耗与积累，身体有生死与转世。阿特玛无生无死。

转世就是精身体接受一个新浊外罩；也就是精身体根据业相总和改变其态度和形式。因此死亡意味着心改变旧身体；并根据在旧身体中积累的业相总和，接受新身体。

死亡状态与每日睡眠状态相类似。在酣眠中，心不思想，但是业相在；这些微业相叫醒心（使之思想，使之有意识）以精与浊地体验它们。心醒来，首先通过精身体精细地体验业相（如在梦状态），之后通过浊身体粗浊地体验业相（如在醒状态）。

心止息有业相 = 在酣眠、死亡或昏厥状态；

心止息无业相 = 在大我证悟状态。

心每次进入酣眠，对业相的浊与精体验停止。但是业相又把心叫醒（使之有意识、使之思想）以精与浊地体验它们；也就是说，每次心在梦状态都精细地体验业相（这段时间没有浊体验）。每次心进入酣眠状态，也就是每次心不思想和无意识，业相就不被体验（业相在梦与醒状态被体验）。每次死亡发生（也就是心的身体失效、心进入

酣眠状态、心停止思想），业相也不被体验。业相唤醒心（使之有意识、思想），使之精与浊地体验它们，也就是使之采用另一个适合体验业相的身体。

酣眠状态与死亡状态之间的区别是：就前者而言，业相唤醒心通过同一个身体精与浊地体验它们；而就后者而言，业相唤醒心通过另一个身体来体验它们。两种情况中，心都停止思想，都被业相唤醒来体验它们——从死亡状态醒来，用另一个新身体来体验业相；从酣眠状态醒来通过同一个旧身体来体验业相。

死亡状态与酣眠状态都是心的不思想、无意识状态。无论从死亡状态还是从酣眠状态被业相唤醒，（因而有意识、思想的）心首先通过精身体（梦状态）精细地，之后通过浊身体（醒状态）粗浊地体验业相。

每一秒旧业相都被消耗，新业相都被积累。通过精与浊身体器官体验（享受）精与浊宇宙的事物，乃归因于业相。因此对心来说，精与浊宇宙和精与浊身体的存在，也归因于业相。就心而言，为了体验业相才有（I）精与浊宇宙（精和浊事物）；（II）精与浊身体。

在酣眠、不思想、无意识状态，不存在通过精与浊身体对精与浊宇宙的体验（业相在这个状态存在但不被体验）。

在妄想（醒与梦、有意识思想）状态，精与浊宇宙被心通过精与浊身体来体验（业相在这个状态存在并被体验）。

在真想超意识成道者状态，精与浊宇宙不通过精与浊身体被体验（业相在这个状态不存在并因而不能被体验）。

我们已经看到，业相是妄想在心中产生的印象。心的业相总和构成心的精身体（也相应地构成浊身体）。也就是说，精身体取决于让心相应地妄想（思想想象、体验宇宙）的业相。

当旧业相总和耗尽之后，精身体改变（但不像浊身体那样失效），在其存在期间所积累的体验和印象（业相）总和，为这个精身体生产一个新形式（从而相应地生产新浊身体），以便让心根据通过上一个

精与浊思想（精与浊身体）体验所获得的印象来体验宇宙（思想想象）。

精身体改变形式（rup）或态度，但不像浊身体那样快结束或失效，而是继续根据业相（微印象）总和赋予它的态度和改变，获得新浊身体。

当浊身体脱落之后，精身体根据业相或在精世界享乐或受苦（天堂或地狱），或接受一个新浊身体（这都取决于业相类型）。在无数情况下，当浊身体失效后，精身体留在精世界，没有浊身体，之后获得一个浊形体。

因此，无限心的妄想，不受限心的局限，假自我的存在，心对想象的思想（对宇宙的体验）——全都归因于业相。业相怎样，精身体也怎样（相应地浊身体也怎样），对宇宙的体验也怎样。

无限智能 = 大我 = 灵魂

无限真想心 = 灵魂 = 神

无限妄想心 = 凡

妄想心（凡）有两个身体：

精身体 = 灵性身体

浊身体 = 物质身体

同一个无限者不想 = 大我；

同一个无限者真想 = 神；

同一个无限者妄想 = 凡。

作为无限妄心（凡），无限智能根据在上一个身体中对想象（精与浊宇宙）的精与浊体验所获得的印象，接受一个又一个身体。当对宇宙的体验被停止（心不再获得想象的印象，妄想是零，精与浊身体对心停止存在），这时大我被体验并知道自己无生无死、无苦无乐、无形体无虚空，还知道自身无限永恒、一体不分。这种证悟知识即大知。

无限思想的心没有善恶业相时，思想自身，体验自身。无限心根据一生的善恶印象总和；也就是根据妄想的无限心（无限妄我）通过精与浊身体对宇宙的善恶（精与浊）体验；获得精（与浊）身体，以

便在下一生体验宇宙。只要无限心不得一次又一次重新出生，精身体就继续改变形体，并且根据改变而采用新浊形体。但在每一次新出生之前，精身体如果留在精世界，就保留相同的形式。

就这样从一生到一生，无限妄心都根据上一生的体验，通过精与浊身体对宇宙进行善恶（苦乐）体验，受苦或享乐。也就是说，无限妄心根据其通过精与浊妄想所获得的想象印象，用很多精与浊思想（身体）获得更多想象印象。

所以对宇宙苦乐体验的印象来自于心对想象的思想（妄想），因而是虚假的。这些对宇宙的精与浊体验、苦乐、生死都虚幻不实。实际上，无限智能（灵魂、大我）没有苦乐也没有生死。其妄想（妄我、精与浊身体）因为过去的想象印象才有苦乐生死。

无限智能（灵魂）无生无死，无乐无苦。其获得想象印象、体验宇宙、经历各种阶段都无非是想象，因而不真实。其通过精身体体验精宇宙，通过浊身体体验浊宇宙，都归因于妄想，因而不真实（这些体验来自于精与浊想象，因而是虚假的）。

无限智能通过精与浊身体从精和浊宇宙中获得的精与浊体验，是对其现象的体验。其思想通过精与浊身体运作；无限智能通过思想（亦即有意识时），体验自身的伟大（因为无意识、不思想时，什么都不体验）；通过精身体认知精宇宙，通过浊身体认知外部宇宙。

无限智能采用一个身体，当这个身体失效时采用另一个；就这样继续获得、利用、放弃、获得新身体。业相（心的想象印象）导致精身体的转世。妄想（妄我）一次次出生，并根据业相利用最合适的身體媒介。无限妄心在精身体中获得新态度，从而获得另一个浊身体——这个浊身体是精身体的精确物质媒介和形象。

就这样，在精神和肉体上，精细地和粗浊地，在灵性上和物质上，无限智能从一个身体来到另一个身体。这种“来”是想象的，因为无限智能在其所在之处，无所不在。来去的是精神和物质身体。

无限智能通过两个身体，对两个宇宙（想象的两个形体）的体验，

被称作去到灵性宇宙，或者回来外在物质宇宙。实际上祂不去不来。来去的是两个身体；身体的来去意味着对两个宇宙的体验。

有时去天堂、去层面、去灵界、去地狱、去天国（vaikunth），或者又回到地球，成为人或兽等等。就这样继续下去，直到结束对宇宙的精与浊体验，亦即停止思想想象。

这时祂思想自身，体验自身，知道自身真性。无知消失；祂也不再需要精神或物质身体。

所以说灵魂不生不死，没有转世。转世的是妄心根据业相投生于不同身体。就这样，灵魂通过不同的精和浊变化，体验自身的显现（自身想象的形体）。精与浊身体改变，精与浊体验（之后这些体验的印象）也相应地改变；但灵魂从不改变，永远一样。

假设嘉穆希德的浊身体失效。如果其精身体继续根据业相在精界体验苦乐，那么精身体就保持不变，他也只有精体验。但他不得不采用浊身体时，精身体也根据业相而变化；之后他根据这个已经改变的精身体，获得新的浊身体。之后在醒状态获得浊体验，在梦状态获得精体验。酣眠意味着死亡；在酣眠（死亡）之后，梦出现（这意味着获得精体验）；之后回到醒状态（这意味着采用新浊身体，进行浊体验）。人死后，精身体体验天堂地狱等也只是一场梦。精体验意味着梦。然而，灵魂是其所是，从不改变，从不毁灭。精身体的态度改变，浊身体毁灭；之后体验天堂地狱，再次出生（采用新浊身），体验苦乐——这一切都关系到精身体（精神）。在醒状态不进行这些精与浊体验，就是大我证悟。

灵魂通过意识，阅读造化之书（造化的显现即精与浊身体和精与浊宇宙）。也就是说，无限智能通过（精与浊）思想，阅读（思想、体验）想象之书。读完一页，翻过去；又读完一页，翻过去；就这样读完并翻过一页接一页（一个又一个想象人生消逝）直到读完全书。灵魂读完书，将之搁置一旁，超然于外。问题就此结束。

同一个无限心妄想时、在妄想状态时，（也就是通过精与浊身体

精与浊地体验宇宙时)是个体生命(jan);真想时(也就是没有业相、没有宇宙体验时),是生命之生命(Jan-e jan)。要体验大我,精与浊体验必须终止于有意识醒状态;而这只有通过业相的消失才能发生。业相的消失通过成道灵性完美神圣大师规定的不同道路(瑜伽)就能实现。

行动瑜伽(Karma Yoga)

在这个瑜伽中,无限心根据所附着在过去印象,通过精与浊身体行动(也就是通过精与浊身体对精与浊宇宙进行体验);但在行动时(在以精与浊形式体验从而消耗所附着的微印象时),心不受影响,不担心结果,不为成功高兴,也不为失败悲哀;仅仅把行动当作职责来做(也就是按照过去印象的强加,通过身体来体验宇宙)。过去的印象必须被体验,必须被消耗,无法逃避。除非摆脱了业相,否则心就不能不采用身体,不能不体验宇宙。但在通过体验消耗过去的印象和心摆脱印象的时候,不能有新印象束缚心。这就是行动瑜伽所教导与提供的:

心通过精与浊身体,精与浊地体验从而消耗过去的印象,并在体验过程中不受影响,从而不积累新印象——以此摆脱过去的微印象。当一切微印象都通过浊与精体验被消耗,因没有积累新业相,心便摆脱业相,从而获得大我意识。

在石形体中,心没有欲望,没有感受,业相也最少(最有限、几乎零),对宇宙的体验也最有限(几乎没有体验),几乎不思想(体验)想象(宇宙);不过心的觉识(思想)也最有限(几乎零),不能思想无限大我。在人类形体中,心有最高程度的欲望和感受,还有无数的不自然业相——这些业相让心无限地体验有形宇宙,思想(体验)想象;心虽有无限觉识(思想),但却因业相而体验宇宙(思想想象),不能思想自身。因此,心必须像在人类形体中那样无限,但又像在石状态那样无业相,不体验宇宙。心在人体中摆脱了业相,就不再体验宇宙,如在石形体中那样没有欲望和感受。

在石形体状态，心没有业相，因而没有感受、欲望、希望等。在成道者状态，心也没有业相，因而也没有感受、欲望、希望等。不过在石形体状态，心的思想最有限；在成道者状态无限。在凡人状态，心也无限但没有摆脱感受、欲望、希望等（业相的精与浊形式）。

在成道者状态，心兼有人体状态和石形体状态——就人体状态而言，心没有业相，从而摆脱欲望，不受苦乐等感受所影响。心进行体验但却不在体验过程中享乐或受苦。制造新业相并将之附在心上的，正是在体验过去业相时的苦乐感受和对结果及其影响的担忧。也就是说，由于在精与浊地体验过去微印象时感受苦乐，并对这些体验的结果担忧，心才根据这些苦乐和担忧感受等体验，获得新的微印象。

比如有人“甲”（代表心）受雇于一家剧团。剧团老板（代表业相）让他在一部剧（代表一生）中扮演国王角色（精与浊）；这等于业相让心根据业相行动。于是他就照老板（业相）命令，扮演国王角色。假设他在扮演角色时，忘了自己其实不是国王，忘了这个角色只是老板交给他的职责；这等于心在精与浊地体验微印象时忘了自身无限而非精或浊，忘了其精与浊状态乃归因于业相。就这样，他在扮演角色时，在整部剧中相应地享乐与受苦，直到演出结束；这等于在整个一生中享乐与受苦，直到身体失效。

但现在老板又让他根据在上一个角色中获得的苦乐感受总和，表演另一个角色；这等于无限心根据在上一个形体中获得的微印象（业相），采用另一个精与浊身体。也就是说，心根据微印象获得国王形体，并根据这些印象扮演国王角色；在体验国王角色期间，受（苦乐）影响并根据影响和感受积累新印象。当这个角色结束时，他不得不根据在国王角色中接受的（苦乐）印象，采用另一个角色（根据在国王形体中的体验采用另一个形体）。

再比如还有一个人“乙”也受雇于剧团（这等于心从事对精与浊宇宙的体验）。

剧团 = 精与浊宇宙

剧团老板 = 业相

演员 = 心

角色 = 精与浊身体

剧本 = 人生

演出 = 心通过精和浊身体，以精和浊形式体验微印象（进行精与浊体验）

苦乐等感受 = 体验

剧团老板也把一部剧中的国王角色分配给他（乙），并要他相应地表演；这等于业相让心在一生中采用精与浊身，进行精与浊体验。现在他按照老板吩咐扮演国王角色；这等于心根据业相进行精与浊体验（行动）。不过，他在扮演这个角色时，知道自己不是国王，知道这个角色是老板让他扮演的——这样做仅仅是他的职责，他因受老板（业相）掌控而不得不做。

他因为知道自己不是国王，所以在扮演国王角色时不享乐受苦，在整个演出过程中，直到剧情结束，都不受影响。这等于心在对过去业相进行精与浊体验时，知道自己不是精与浊身体，因而在精和浊体验期间不受影响，不享乐受苦，直到微印象通过精与浊体验全部被消耗。

他由于在扮演上一个角色时没有感受苦乐，所以没有获得其他角色，不再担任剧团演员；这等于心由于在上一个形体中没有获得新苦乐印象，所以没有获得新形体，从而不再获得形体和体验宇宙。这就是行动瑜伽：心通过用精与浊形体体验过去的印象来消耗旧印象；并且通过在体验过程中不受体验影响，而不制造新苦乐印象。在过去的印象全部被体验之后，心完全摆脱业相、形体和宇宙。

所以说行动瑜伽是无限心体验自身和获得解脱的一条道路。

知识瑜伽（Dnyan Yoga）

在这个瑜伽中，心努力不让自己以浊形式体验微印象。欲望（精体验、业相的精形式）出现，心却不让其实现；也就是心不进行浊体验，从而微印象被精细地体验（消耗）。总之，心不让自己根据微印象，通过浊身体对浊宇宙进行浊体验。也就是说，心虽然根据业相获得形体，但却努力不去体验业相。

心要获得证悟，就必须摆脱业相。在知识瑜伽中，心不是通过体验（消耗）业相来清除业相；而是通过消灭（杀掉）来清除业相。在凡人情况中，心消耗旧业相，积累新业相，因而不能摆脱业相；在行动瑜伽中，心消耗旧业相，但不积累新业相，从而摆脱业相；在知识瑜伽中，心不消耗旧业相，也不积累新业相，而是杀掉旧业相。

通过严格禁食（不让浊器官体验旧业相强加的吃浊食物），通过保持完全清醒，通过避免性交，通过消灭肉欲，通过非此、非此、非此（*neti, neti, neti*）；总之，通过不让任何浊器官享受（粗浊地体验）宇宙的任何浊事物（同时怀着对无业相的理解和摆脱业相的唯一目标愿望），通过“不听从欲望召唤”（与旧业相的要求背道而驰）——通过这一切，心努力杀掉过去的业相，也就是消灭附在心上的微业相。

在这个瑜伽中，心为证悟大我而舍弃（*sanyās*）对精与浊宇宙的体验。然而彻底舍弃意味着甚至不是为了成道而杀掉业相，而纯粹是为了舍弃，为了消灭业相。这种认识是真知，也是知识瑜伽的结果。因此知识瑜伽教导最高程度的舍弃，没有任何欲望，而是为舍弃而舍弃，认识到大我无体验，无目的，无形体，无须进行精或浊体验——因为祂永恒无限，一体不分，无属性，无色彩，无形状，无行动，等等，等等。

当心按照所需比例完全控制自己，不体验业相时，业相就被消灭，不再获得新（苦乐）业相，从而体验大我。这是因为印象来自于体验过程中的感受；不体验业相，怎能积累新业相？不体验旧业相，新业相则不形成。不过，业相得不到体验与消耗，怎么消失？我们现在来

解释。

心不体验也是行动！——不以浊形式体验微印象（为摆脱业相而杀掉业相）之行动。这种精行动（体验）产生的新微印象能够消灭心中的旧微印象。

在知识瑜伽中发挥作用的是双重进程：一个是无限心通过不让器官享受旧业相要求的事物，而不进行新的浊体验，从而避免在消耗业相的过程中享乐或受苦；另一个是无限心通过不让自己按照旧业相的要求体验宇宙，来进行相反行动（因为这种不以浊形式体验业相之行动同业相的要求背道而驰）；从而制造能够消灭旧业相的反面（ulat）印象。在这个瑜伽中，心进行精体验（不对旧微印象进行浊体验），从而制造与旧印象完全相反的新印象——这些新印象消灭旧印象。在这个瑜伽中，心通过不进行浊体验（通过杀掉肉欲），制造新印象来杀掉印象。

但这时问题就会出现：虽然旧正面（sulat）印象被新反面（ulat）印象消灭，难道这些反面印象不会让心精与浊地体验它们？不会让心采用精与浊形体来体验它们？当然不会！因为旧业相是为了体验精与浊宇宙，通过使用精与浊身体而获得的印象。也就是说，这些旧业相是通过精与浊身体对精与浊宇宙体验所积累的印象。因为关系到精与浊身体和精与浊宇宙，这些业相必须被精与浊地体验。然而这些反面印象不是通过精与浊身体对精与浊宇宙的体验所获得的，也没有任何精或浊目的目标和欲望（也就是与精与浊宇宙体验无关），因此不需要被精与浊地体验。

这些反面印象就这样消灭旧业相（过去精与浊体验产生的微印象）；这些印象虽在，心却不必精或浊地体验它们。它们存在就仿佛不存在一样（仿佛没有毒牙的蛇），仿佛也随旧业相消失。心不用体验精与浊宇宙，所以证悟大我，在解脱状态（Moksha-pad）。

婴儿例子

在这个例子中，旧正面业相 = 婴儿；

（在精与浊地体验旧业相时制造的）新正面业相 = 奶汁；

反面精业相 = 反面新业相 = 毒汁；

喂奶或喂毒 = 行动；喂奶制造新正面业相，喂毒制造新反面业相。

婴儿的要求（旧业相）是奶汁（这让婴儿存活）。但若被喂毒，婴儿（旧业相）便死掉（喂是喂了，做是做了，但是与婴儿的欲望相反——反面行动）。这种通过杀掉微形式的精与浊印象的正面行动，是通过不顾欲望（精业相）召唤，完全不让浊器官体验任何浊宇宙事物的正面行动来完成的。这种正面行动必须适当、足够强大，必须符合必要的比例。

因此，通过控制而获得的行动（体验）是反面行动，其印象（因为是反面而）造成旧正面业相的死亡，这些印象本身以无生命、微形式存在，不能被精与浊地体验。这种瑜伽很困难，但若按照必要的比例去做，则很快带来结果。

如上所述，控制器官（消灭肉欲）之行动是反面行动。在这种反面行动中，心也感受到强烈痛苦，有时也感受和平幸福。此乃（制造反面印象的）精体验。但这种苦乐感受不是在体验旧业相时产生的，因此不制造（之后要以精与浊形式被体验的）新的束缚印象，而是制造反面的解缚印象。通过不对旧业相进行精与浊体验所获得的痛苦通常强烈，快乐甚少。这种不把欲望付诸行动（亦即杀掉肉欲）的瑜伽过程，制造反面印象以消灭旧正面印象（这些正面印象是通过精与浊器官，对精与浊事物进行精与浊体验时获得的苦乐印象）。

要获得解脱（大我意识），就必须消灭旧精与浊印象，又不积累新精与浊印象。在知识瑜伽中，无限心不按照微形式的旧精与浊印象，体验精与浊宇宙（不积累新的正面印象），并且通过反面印象，消灭旧的正面印象。因此，心通过这个瑜伽摆脱业相，不进行精与浊体验，从而失去宇宙意识，获得大我意识。

如果怀着精目的（诸如与神合一的神圣渴望、为证悟大我而摆脱业相、为获取灵性地位或能力），或者怀着浊目的（诸如财富、声名、权力、女人、地产等），通过不让旧业相被粗浊地体验（例如通过在界定圈子里不吃不睡的四十天苦行），那么这些旧业相就会死掉，新业相不会产生。然而，这种精与浊目的本身则制造欲望，这又给心留下印象——这些印象也必须被体验。不过欲望若是旨在与神合一，就一定会被体验，这意味着成道，等等。

而要获得这种精或浊目的目标，就必须控制心，以便仅仅按照必要程度和比例来制造反面印象。如果怀着摆脱旧业相的欲望，那么为了杀掉业相，心不去粗浊地体验它们：这样的话，这种欲望就不能被视为精或浊，也没有被精与浊地体验。这是因为摆脱业相的欲望自动地结果。

如果心怀与神结合的愿望，通过知识瑜伽杀掉业相，从而摆脱业相；那么随着业相按所需比例死掉，就会体验由这个愿望产生的业相：这意味着实现与神结合，或者说法那费拉（Fana Fillah）、玛居卜状态。

如果心为实现法那费拉（玛居卜状态）或其他灵性（或者物质）目的，而通过知识瑜伽杀掉并且摆脱业相，那么随着业相按所需比例死掉，这个愿望也被体验。

但如果仅仅怀着摆脱业相的目的，没有其他灵性或物质（精或浊）目的，那么随着业相全部消灭，就会获得无业相状态。这种在有意识状态完全摆脱业相的状态，可以通过知识瑜伽达到，但是其过程极其困难，实际上几乎不可能。这种状态也可以通过大师恩典获得，这就是成道者状态。

总而言之，如上所述，通过知识瑜伽消灭旧业相，就能获得浊目标、灵性能力（瓦隶状态）、与超灵合一（法那费拉、玛居卜状态）或者成道者状态。通过不对旧业相进行浊体验，就有可能达到所有这些目标或状态，尽管很困难。然而几乎不可能在这个瑜伽中达到完全无欲的成道者状态，因为成道者状态只能靠成道者的恩典才能获得。

正如图克拉姆所言，“除了成道者，别无选择。”

通过行动瑜伽和知识瑜伽，消耗（体验）旧的精与浊业相的整个过程中，不积累新的精与浊业相。在行动瑜伽中，无限心让旧业相自行消灭；在知识瑜伽中，无限心自身消灭业相。精与浊业相意味着由于旧业相，在通过精与浊器官精与浊地体验精与浊事物的时候，从苦乐感受中获得的微印象。

第十一辑（下）

信爱瑜伽（Bhakti Yoga）

通过信爱瑜伽，心失去对身体和对宇宙的意识。在这个瑜伽中，无限妄心（凡）认为自己与无限智能（超灵）分离，从而信爱、专注于无限智能，并按照专注程度，失去对身体和宇宙的意识。心越信爱，就越专注，就越对身体和宇宙失去意识。最专注时，也就是对身体和宇宙完全失去意识时，便与超灵结合（成神）：信爱者与被信爱者合一。

同一个无限智能妄想时是凡，真想时是神，不想时是超灵。通过爱超灵，凡成为神。信爱意味着心从身体和宇宙转向大我、超灵、无限智能；失去身体和宇宙意识，获得超灵或大我意识。无限心体验宇宙意味着对精与浊身体和精与浊宇宙有意识：这是妄意识。这种妄意识即身体意识（身体觉知）和宇宙意识（宇宙觉知）。

心失去身体和宇宙意识，便获得大我意识；如诗云：“唯有放弃身体和自我，才有可能得到上主（Nārāyan）”。

身体和宇宙意识意味着低级意识（觉知）；大我意识意味着高级意识（觉知）。心必须经过七个阶段，才能从低级意识抵达高级意识顶峰。信爱瑜伽旨在把心从低级意识带到高级意识。这是怎样做到的？——通过不让心陷入对身体和宇宙的念头、欲望和行动，但却让心专注于想念神。心越是通过转向大我，远离身体和宇宙念头，就越不通过身体体验宇宙；越沉浸于想念神（实乃人的真我），就越在从低级意识通往高级意识的道路上前进。不过，这种想念、信爱和专注只有诚心诚意，才能忘记身体和宇宙。只有忘记身体和宇宙，心才能专注于想念神，走上通往高级意识的道路。

失去身体意识时，自然也失去宇宙意识，因为宇宙是通过身体被

体验的。心要获得大我意识，就必须失去这种妄意识。业相让心对身体和宇宙有意识；业相让身体体验宇宙。心要对大我有意识，就必须失去对身体和宇宙的意识：这意味着业相必须消失。

如前所述，业相的消失可通过行动和知识瑜伽达到。在信爱瑜伽中，无需业相首先消失，心就获得大我意识，失去身体和宇宙意识。当信爱达到最高点，业相完全消失，合一实现。

在所有四个瑜伽中，业相都是逐渐消失的。不过，在行动和知识瑜伽中，心通过业相逐渐消失，而向合一前进；在信爱和胜王瑜伽中，业相则按照心的前进而逐渐消失。

在行动和知识瑜伽中，在有意识状态身体和宇宙意识的失去，与业相的削弱减少成正比；在信爱和胜王瑜伽中，业相的削弱减少与（通过这些瑜伽获得的）身体和宇宙意识的失去成正比。信爱瑜伽和胜王瑜伽不涉及（行动和知识瑜伽那样的）消除业相过程，但涉及到业相（随着心通过这些瑜伽向大我前进而）逐渐减少；最终，心从身体和宇宙完全转向神（大我），业相也完全消失。

在胜王瑜伽中，无需业相首先消失，心通过特定程序就能停止思想，获得大我意识，失去对身体和宇宙的意识。当最高专注状态达到涅未卡帕状态时（不是瑜伽三昧状态），业相完全消失。

总之，在行动瑜伽和知识瑜伽中，心试图通过摆脱业相，获得大我意识；在胜王瑜伽和信爱瑜伽中，心试图通过停止思想（胜王瑜伽）或者改变思想方向（信爱瑜伽），获得大我意识。这四个瑜伽都旨在让心止息于思想、有意识、醒状态；把无限思想的虚妄性转变为真实性；在有意识状态完全摆脱业相。是业相让心妄想，让心在有意识状态精与浊地思想，让心体验宇宙而非大我。在行动和知识瑜伽中，心努力摆脱业相（之后妄想自行消除）而非努力停止思想；在胜王瑜伽中，心努力在有意识思想状态停止妄想（业相自行消除）；在信爱瑜伽中，心从身体和宇宙思想转向大我思想，在思想状态消除妄想。

心在有意识状态停止思想，意味着心思想自身而非身体和宇

宙——四瑜伽之目的。行动和知识瑜伽通过直接消灭业相，胜王瑜伽通过专注过程（间接消灭业相），从而在有意识状态停止思想。信爱瑜伽通过在思想状态把妄想变成真想，从而间接地摆脱业相，因为是业相把虚妄性给予思想，是业相让有意识思想思想想象（体验宇宙）。

大我体验意味着在有意识状态彻底摆脱业相。

在行动和知识瑜伽中，业相减少到什么程度，心便前进到什么程度；最终业相耗竭，心与灵魂结合。这意味着凡成神。当同一个妄想的无限心真想时，意味着凡成神；这也被称作与神合一。业相耗竭了，就没有机会让心精与浊地思想（体验宇宙）。毕竟是微业相让心对身体和宇宙有意识。也是微业相迫使心进行精与浊体验，以认识有形现象。

在胜王和信爱瑜伽中，心（通过忘记身体和世界意识）前进到什么程度，业相便减少到什么程度。最终，通过这些瑜伽，业相全部耗竭，心便与灵魂结合，凡成神。同一个灵魂不想时是灵魂，妄想（体验世界）时是凡，真想（体验自身）时是神。如上所述，一旦业相耗竭，就没有也不需宇宙和身体意识。

然而在信爱过程中，心常常变得专注，或者进入某种三昧状态（入定）。但这并非完美状态，因为业相还在，迫使心进行精（欲望）与浊（行动）体验。

在胜王瑜伽过程中，心的专注强烈时也带来三昧状态。但因业相还在，心即使在享受三昧时也尚未达到完美：因为业相在心下降到较低层面时迫使心体验它们。

但如果心继续通过信爱和胜王瑜伽前进，直到抵达无业相最高状态（业相随着进步而逐渐消失），心便获得圆满（Purnatā），达到涅未卡帕三昧状态。之后，心要么留在涅未卡帕三昧状态（玛居卜）；要么下降到较低层面，但不是为了体验业相（因为业相已经消灭，无法体验）而是为了拯救世界（撒里克）。撒里克和玛居卜皆在有意识思想状态摆脱业相，达到完美。但撒里克是世界拯救者，只是在这方

面无限地更高。

心在瑜伽三昧时，被附着的业相拉回到有意识状态来体验这些业相。在涅未卡帕三昧（超意识状态），心没有业相，不能被拉到有意识层面（玛居卜）；即使被拉下来（撒里克），获得对身体和宇宙的意识，也不是为了以精与浊形式体验（消失且无法体验的）业相，而是为了把自由（解脱）给予其他受业相束缚和被迫体验宇宙（思想想象）的妄想心。

无论通过信爱瑜伽还是胜王瑜伽，业相到时候都可能消失，尽管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很多时候需要很多次人生才能完成这种消除业相的瑜伽）。然而，凭借赛古鲁恩典，业相瞬间就会消失，心瞬间止息，瞬间达到彻底专注，瞬间获得大我意识。

通过胜王瑜伽，心试图在有意识思想状态，不让自己思想身体和宇宙，尽管继续体验旧印象和积累新印象。通过信爱瑜伽，无限心通过敬爱大我（通过爱而转向自身），失去对身体和对宇宙的意识。但要获得大我意识，这种失去必须是彻底的。

心从思想身体转向思想大我，意味着信爱。在信爱瑜伽中，心从思想身体转向思想大我，从而证悟大我。要获得大我意识，心中就不可保留一丝身体意识。在胜王瑜伽中，心通过摆脱（而非改变）对身体的思想，证悟大我。

信爱阐述

如前所述，即便阿乎若玛兹达（伊希瓦）也不体验帕若玛特玛（达大阿乎若玛兹达）。也就是说，无限智能在创造者、维持者和毁灭者状态，不思想自身；在思想（创造、维持和融化）想象（宇宙）时，不思想自身。

只有赛古鲁体验帕若昧希瓦；也就是说，只有无限智能在无限真相状态体验（思想）自身。这样，信爱有三种：

I、赛古鲁信爱（Sadguru Bkakti）——对成道神圣人物的崇拜。

II、无相之信爱（Nirgun Bkakti）——对帕若昧希瓦的崇拜。

III、有相之信爱（Sagun Bkakti）——对伊希瓦和偶像的崇拜。

最高级的信爱（第一种信爱）是引向大我体验的赛古鲁信爱。无意识的帕若昧希瓦不体验自身，所以不能直接让任何人体验祂。虽然心通过信爱有可能体验祂，但祂本身却不能像赛古鲁那样直接让心体验祂。（此处“任何人”意味着帕若昧希瓦本身扮演某个无限妄想或无限妄意识心。）伊希瓦作为有意识的帕若昧希瓦，也就是创造、维持和毁灭的帕若昧希瓦，同样不体验自身，所以也不能让任何人体验祂。不过赛古鲁（有大我意识的帕若昧希瓦）却能让任何人体验祂。

信爱者（bhakta）指有意识、但是有妄意识的帕若昧希瓦。

帕若昧希瓦指无意识的帕若昧希瓦。

伊希瓦指有意识、但不是有大我意识的帕若昧希瓦。

赛古鲁指有意识并有大我意识的帕若昧希瓦。

无意识的帕若昧希瓦对自身无意识，因而不能让有妄意识的帕若昧希瓦，意识到帕若昧希瓦（不能让有妄意识的帕若昧希瓦，成为有真意识的帕若昧希瓦）。但是有真意识的帕若昧希瓦（赛古鲁）却能让有妄意识的帕若昧希瓦，意识到帕若昧希瓦（让有妄意识的帕若昧希瓦，成为有真意识的帕若昧希瓦）。卡比尔即赛古鲁信爱的事例。

第二种是对无相超灵的信爱。若被真诚实践并达到所需比例，无相信爱就会让人成为玛居卜或进入赛古鲁信爱关系（第一种信爱）。若为体验大我，无相信爱就把信爱者交给赛古鲁——例如南德夫（Namdev）的人格神维陀巴（Vithoba）把他交给赛古鲁喀查（Khechar）。若为世俗成就，无相信爱则把他交给宇宙之主伊希瓦：因为赛古鲁关心大我，伊希瓦（作为世界创造者、维持者和毁灭者）关心世界。

第三种是对有相帕若昧希瓦的信爱。昌德夫（Changdev）即伊希瓦信爱例子。这种信爱包括：

1、通过精方法（念记、静心、专注）对伊希瓦（有创造、维持

和毁灭宇宙属性的无形超灵)的信爱；

2、通过精方法（念记等）对不同天神的信爱；

3、通过精方法对过去和现在阿瓦塔和圣人的信爱；

4、通过浊方法（借助形象）对伊希瓦偶像和画像、不同神明、过去和现在阿瓦塔和圣人、圣陵和神社的信爱。

赛古鲁信爱包括并超越有相和无相。

敬拜韦希奴，是有相信爱。

敬拜奎师那的形象，是有相信爱。

敬拜肉身住世的奎师那，是赛古鲁信爱。

在无相信爱中，最好是通过禅定和念记等精方法，或者通过供奉献花（*puja patri*）、赞歌（*arti*）、涂额（*kumkum*）、礼拜（*namaskar*）等浊方法，来信爱过去的阿瓦塔或圣人、或者活着的阿瓦塔或圣人：因为这让信爱者准备好接受赛古鲁恩典。为体验大我，通过精或浊方法对伊希瓦的有相信爱也行。肉身住世的赛古鲁是无相无形帕若昧希瓦的有形状态；因此信爱赛古鲁包括有相和无相信爱——有相归因于赛古鲁的形体，无相归因于其真实无形无相状态。

对有相帕若昧希瓦（伊希瓦）的信爱，若是为了世俗欲望并达到所需比例，就会直接通过伊希瓦把信爱者的所欲对象给予他；若是为了成道，则会通过无相帕若昧希瓦把他交给大知者（*Dnyani*）帕若昧希瓦，也就是成道的帕若昧希瓦——赛古鲁。

心怀世俗欲望想神，得到所欲对象；

不怀欲望想神，得到永恒罗摩。——卡比尔

唯有赛古鲁才能让人成道，因为有相的信爱，若是为了证悟大我并达到所需比例，就会把信爱者引向真正有相的信爱，让他与大我合一（成为玛居卜）。无相的信爱，若是为了证悟大我并达到所需比例，也让信爱者与大我合一（成为玛居卜）。但若成为撒里克至师（大知者），则需要赛古鲁恩典——只有他才能做到。把人引向大我体验的，是对有相和无相超灵的信爱；伊希瓦和帕若昧希瓦本身都未证悟，所

以不能让人证悟。赛古鲁本身已经证悟，所以能让人证悟或者成为同他一样的赛古鲁。

对伊希瓦的信爱，若是为了世俗利益，就把所欲对象给予信爱者；若是为了灵性价和能力，也能给予他——因为伊希瓦是浊与精（物质与灵性）宇宙之主；若是为了伊希瓦，便让他与伊希瓦合一（成为瓦隶、瑜伽行者等）；若是为了证悟大我，便把他交给帕若昧希瓦。

对帕若昧希瓦的信爱，若是为了世俗（物质）或灵性（精神）利益，就把他交给（能满足其欲望的）伊希瓦；若是为了证悟大我，便让他通过帕若昧希瓦本身获得；若是为了获得完美、圆满圣位（santpad）或大知，则把他交给赛古鲁。

对赛古鲁的信爱，若是为了世俗或灵性成就，就让信爱者通过伊希瓦满足欲望；若是为了证悟大我，就让他通过帕若昧希瓦获得；若是为了赛古鲁状态，就让他通过赛古鲁本人获得——因为赛古鲁拥有伊希瓦、帕若昧希瓦状态和大我意识。

无相超灵不同于有相超灵；赛古鲁却二者兼备。无相超灵不含有相超灵，有相超灵不含无相超灵；赛古鲁却包含有相超灵和无相超灵。在赛古鲁信爱中，赛古鲁把神给予（通过无相超灵）求神者；把世界给予（通过有相超灵）求世界者；把自身给予信爱赛古鲁者——赛古鲁兼有相和无相超灵于一身。信爱者按照对赛古鲁的信爱，得到超灵或者世界。赛古鲁能让信爱者成为同他本人一样。赛古鲁的左手中是有相超灵；右手中是无相超灵。信爱赛古鲁等于同时信爱有相和无相超灵。

信爱赛古鲁意味着完全向赛古鲁臣服；完全服从赛古鲁的命令指示；只有当一个人爱赛古鲁，这种服从才会到来。信爱赛古鲁意味着向他臣服身心。即便是超灵，即便是伊希瓦，都不能靠自己让人证悟超灵。只有赛古鲁能够做到：“离开古鲁，大知不现；离开古鲁，秘密不解。

所以说赛古鲁信爱是最高形式的信爱：

“图克说，服务赛古鲁高于一切天神。”

“哈菲兹啊，去服侍至师；
抓住他衣边，丢开其余。”

赛古鲁是超灵，且是有大我思想、大我意识的超灵。崇拜超灵圣名也是崇拜赛古鲁，但不是服务。（有爱，真正全心全意的服务才会到来；爱者服务被爱者，不惜牺牲生命。）在彻底臣服中把身心财富（tan-man-dhan）献给赛古鲁时，也是服务和崇拜超灵。

只有超灵才值得信爱，值得崇拜。崇拜超灵意味着爱超灵。要证悟超灵，就要爱超灵。

I、作为帕若昧希瓦，在超越状态的不思想、无意识的超灵（安拉、大梵、上帝、库达，达大阿乎若玛兹达、道）不体验（思想）自身也不体验宇宙；对自身或其创造、维持和毁灭宇宙的属性没有意识。

II、作为伊希瓦（精与浊宇宙的创造者、维持者和毁灭者），无限思想的有意识超灵是宇宙之主，全能全知遍在——不过这关系到世界而非其自身。换言之，伊希瓦对自身属性有意识并且充分利用，但对自身无意识；就创造、维持和毁灭宇宙而言有意识，但就体验宇宙或体验自身而言无意识。精与浊、灵性与物质宇宙都在伊希瓦手中；有关宇宙的一切都出自其命令，遵照其意志。伊希瓦体验对宇宙的主宰，但不体验超越状态。

III、作为赛古鲁，有大我意识的超灵全能全知遍在，并对这些属性及自身有意识；但他在大我意识状态，不能也不会利用这些属性，并且知道自己在伊希瓦状态利用这些属性。

作为（I）帕若昧希瓦，超灵既不能创造、维持、毁灭宇宙，也不能体验自身。作为（II）伊希瓦，超灵能创造、维持和毁灭宇宙，但不能体验自身。作为（III）赛古鲁，超灵不能创造、维持或毁灭宇宙，但能体验自身。作为帕若昧希瓦、作为伊希瓦、作为赛古鲁，超灵永远是超灵。（作为伊希瓦，超灵生产宇宙想象但不受其束缚，因为祂不体验世界，是神不是凡。）

作为（I）帕若昧希瓦，祂不生产想象、不体验想象，也不体验自身。

作为（II）伊希瓦，祂生产宇宙，但不体验宇宙，也不体验自己。

作为（III）赛古鲁，祂不生产也不体验想象，但是体验自身。

因此，作为帕若昧希瓦（无心、智能），作为伊希瓦（无限心），作为赛古鲁（无限真心），祂不受想象束缚；没有业相，不体验宇宙，在安拉状态（尽管只有在赛古鲁状态才能体验安拉状态）。

当思想虚妄性出现，业相出现，宇宙体验出现时，奴隶状态开始。因此一切存在，从觉识最有限的原子（石头）到觉识无限的人类，都在奴隶状态。从石到猿是自然奴隶，人类是不自然奴隶（因为不自然业相使之妄想）。从石到猿的束缚是自然的，人类的束缚是不自然的。

从石到猿状态，心都不在安拉状态（因为这些形体中的有限觉识让心体验世界，受其束缚，处于奴隶状态）；也不能摆脱奴隶状态，获得安拉状态（因为心无法消除业相，因为认识、思想、觉识不是无限）。

在凡人状态，心也不在安拉状态（尽管这个形体有无限觉识）：因为不自然业相造成的妄想让心体验宇宙，受其束缚，处于奴隶状态。不过心现在因为体验（思想、觉识）无限，所以能脱离奴隶状态，获得安拉状态。通过四瑜伽之一，或者通过赛古鲁恩典，心就能摆脱业相。这是因为成道的赛古鲁是这些瑜伽的大师，能让人通过任何瑜伽，甚至不用修习任何瑜伽就能让他成道，还能让特选弟子瞬间成为跟他一样。

总之，这些奴隶（人）要成为超灵，获得超灵状态，就必须摆脱思想虚妄性，摆脱业相，不体验世界。

思想虚妄性和宇宙体验归因于业相。摆脱业相的方法之一是通过崇拜超灵（帕若昧希瓦、伊希瓦或赛古鲁）。奴隶（人）必须崇拜安拉才能达到安拉（帕若昧希瓦）状态；必须崇拜伊希瓦才能达到伊希瓦状态；必须崇拜赛古鲁才能达到赛古鲁状态。

奴隶可用来消除业相并获得超灵状态的信爱有三类：

1、帕若昧希瓦（非人格神）信爱

2、伊希瓦（人格神）信爱

3、赛古鲁（肉身在世大师）信爱

首先要认识信爱是什么以及怎样通过信爱达到超灵。

超灵状态意味着对宇宙体验的无意识、对精与浊身体和宇宙的忘记状态（因为宇宙通过身体被体验，精与浊身体感官不体验精与浊宇宙事物，意味着不体验宇宙）。

为了不体验宇宙，身体意识（低级觉知）就必须离开。但是因为业相而思想的心，却不能放弃精与浊身体和精与浊宇宙念头（不能放弃宇宙体验）——除非另有事物可想。要心放弃想念宇宙，就必须让心想念超越宇宙的事物（不受世界束缚的事物）。换言之，若要心不体验宇宙（忘记身体，不想宇宙），就必须让心转向对超越宇宙事物的想念与执着，必须进入高级觉知。由于只有超灵（帕若昧希瓦、伊希瓦和赛古鲁）超越了宇宙（不受宇宙束缚），所以要让心转向祂。完全想念祂，完全转向祂，完全专注于高级意识（从低级到高级意识有七个层面），意味着获得超灵状态。

为了忘记身体和宇宙，为了不想宇宙（这是低级思想、低级觉知，因为身体和宇宙觉知乃低级觉知），心就必须思想超灵（高级思想、高级觉知）。完全失去低级觉知并完全获得高级觉知时；根本不思想身体和宇宙并完全思想超灵时；纯粹思想自身真我时；心便达到超灵状态。

这种忘记世界和想念超灵，这种放弃低级觉知和进入高级觉知，就是信爱。对宇宙的忘记和不体验，取决于心想念超灵的程度。换言之，心按根据对超灵的想念，忘记宇宙；越想念超灵，越忘记宇宙；最忘记宇宙和最想念超灵时，达到超灵状态。因此，根据信爱程度，信爱有三个阶段：

1、高级

2、更高级

3、最高级

目前为止解释的都是无欲信爱。因而信爱有两个方式：（1）有欲（*sahakam*）和（2）无欲（*nishkām bhakti*）。

如前所述，无欲信爱包括有相信爱、无相信爱和赛古鲁信爱三种；每一种都可通过浊或精（外在或内在）方法进行；每一种都有高级、更高级和最高级三个阶段。

心用浊方法爱伊希瓦，是高级伊希瓦信爱；心用精方法爱伊希瓦，是更高级伊希瓦信爱；心用（心）自身爱伊希瓦，是最高级伊希瓦信爱——同伊希瓦合一。

如果最高级伊希瓦信爱是无欲信爱（只为证悟大我），心便通过伊希瓦进入帕若昧希瓦，而不是留在伊希瓦（未证悟）状态。但如果伊希瓦信爱是为了浊利益或精能力，心则按照高级或更高级伊希瓦信爱得到想要的东西。最高级伊希瓦信爱，让心成为宇宙之主。换言之，最高级伊希瓦有欲信爱，让心成为伊希瓦。最高级伊希瓦无欲信爱，让心成为帕若昧希瓦。

心用浊方法爱帕若昧希瓦，是高级帕若昧希瓦信爱；用精方法爱帕若昧希瓦，是更高级帕若昧希瓦信爱；用心本身爱帕若昧希瓦，是最高级帕若昧希瓦信爱，并与帕若昧希瓦（法那费拉）合一。

心用浊方法爱赛古鲁，是高级赛古鲁信爱；用精方法爱赛古鲁，是更高级赛古鲁信爱；通过心本身爱赛古鲁，是最高级赛古鲁信爱，并与赛古鲁合一。

这种“奉心”（*man arpan*）也就是最高级赛古鲁信爱，意味着心把自身完全交给赛古鲁，完全臣服于赛古鲁，没有自己的声音。因此，一个完全臣服于赛古鲁者，行动时毫无个人欲望，只是遵守赛古鲁愿望（即使有违自身愿望）者，在一切方面服从赛古鲁、把赛古鲁愿望看作自身愿望者：这样的人就是在实践最高级赛古鲁信爱。如哈菲兹所言：“干吗追求离合？只求至友快乐。”

完全服从古鲁命令，直到发丝般最微小细节，把古鲁愿望当作自身愿望——即使有违自己的心理倾向和喜恶；无论古鲁有何愿望和命

令，都绝对服从，不用自己的智力头脑；比买来的奴隶还能吃苦千白倍（因为买来的奴隶有义务做，信爱者心甘情愿拥抱奴役）；只把古鲁的愿望、古鲁的话语、古鲁的命令视作全部一切和绝对真理，来加以接受、认识和服从，无论是什么，即便是与自己的心理倾向和意愿背道而驰：唯有这样的人在实践最高级赛古鲁信爱，证明自己值得被选，同赛古鲁合一。

I、高级超灵（帕若昧希瓦、伊希瓦、赛古鲁）信爱，是指心通过外在（浊）媒介在一定程度上想念超灵——比如供奉、梵唱（kirtan）、饶钹、击鼓、巴赞（bhajan）、阿提（arti）、结圣线（kushti）、拜火（atash）、烧香（loban）、祈祷（namaz）礼拜（sijdah）、口念神名（nam smaran、zikr）、念经、跪拜等等。这些都是外部宗教训练（shariat）。

II、更高级超灵信爱，是指心通过内在（精）方法在更大程度上想念超灵——比如静心（dhyān）、冥想（tasavvur）、心念神名等等。这些都是内在灵修（tariqat）。

【念名为高级和更高级信爱所共有，也是最好的。在上述两种念名中，最有效和真正的念名是内在的心念。“唇舌不动乃念名精华。”——卡比尔】

III、最高级超灵信爱，是指心通过心自身在最高程度上想念超灵。这是真正灵修（Haqiqat）。在这种信爱中，心只想念超灵，专注于超灵，与超灵合一。这种专注是完全的，而非部分或暂时的；也就是合一。

在 I，宇宙在信爱过程中被忘记到一定程度；

在 II，宇宙在信爱过程中被忘记到更大程度；

在 III，宇宙在信爱过程中被彻底忘记。

心从通过浊方法念记超灵（伊希瓦、帕若昧希瓦或赛古鲁）的高级信爱，前进到通过精方法念记超灵的更高级信爱；进而前进到通过心本身念记超灵的最高级信爱。在 I，神被爱到一定程度。在 II，神被爱到更大程度；在此，随着爱不断增加，产生分离体验和强烈的合

一渴望。在 III，神被完全彻底地爱（合一）。

信爱的阶段	苏非术语	同神的关系
I. 高级信爱：爱到一定程度	shariat	外在赞美神
II. 更高级信爱：爱到更大程度； 体验分离	tariqat; marefat	内在赞美神
III. 最高级信爱：结合	Haqiqat	与神合一

随着思想在信爱瑜伽中改变方向，业相根据心从 I 到 II 的进展程度而自行脱落。心从宇宙转向神。

(I) 高级和 (II) 更高级信爱各有两部分：

(1) 通过赞美念记超灵（在高级信爱中用浊方法；在更高级信爱中用精方法）：(a) 高级信爱（浊）方法包括祈祷、梵唱、阿提、结圣线、偶像崇拜、拜火、礼拜、在寺庙跪拜（俯伏、祷告）等等；(b) 更高级信爱（精）方法包括静心、冥想、念记神圣品质、心中求神救赎（赐予成道合一）、求神宽恕、向神忏悔、冥想神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等等。

(2) 通过持名念记超灵（在高级信爱中用口念，在更高级信爱中用心念）：(a) 高级信爱（浊）方法包括用舌念超灵的任何一个名（借不借助于铙钹、念珠、合掌、礼拜都行）；(b) 更高级信爱（精）方法包括用心念超灵的任何一个名（借不借助于呼吸或击拍都行），唇舌不动。

(III) 最高级信爱没有赞美或持名，却有实际见神和与神合一。

高级和更高级信爱的 (b) 部分“念名”最好。为神本身而念记和赞美神，难道不比一一列举其无数品质来赞美神更好？心中念名生爱；爱生见神渴望，强烈渴望引向与神合一。

通过时刻不断地念记神名，信爱者达到一心专注（ekagra chit——通过更高级胜王瑜伽过程也可达到）。通过赞美或想念神德（gun），会让心烦躁不稳（尽管也在冥想状态，而且因为心的方向改变，冥想的是神圣方面而非世俗方面）。专心念神名则让心达到专注状态，

然后渴望结合——真爱就此开始。没有这种焚心、要命、强烈的渴望，合一就无法实现。奴隶要通过信爱瑜伽成为超灵，就必须不断默念其名，直到心中产生与之合一的强烈渴望。

要见到神，就要强烈地渴望与神（帕若昧希瓦、伊希瓦、赛古鲁）结合。强烈渴望因爱而生；心中不断念名让爱显现。然而，即使一个人通过瑜伽达到很高层面，甚至获得神圣体验；但是离开赛古鲁恩典，仍然无法赢得完美或大知。“离开古鲁，大知不现。”——卡比尔

即使一个人通过有相或无相信爱，或者通过知识瑜伽、胜王瑜伽、行动瑜伽，达到很高层面，乃至与神合一（玛居卜状态），但是要获得大知（撒里克）状态，也必须有赛古鲁恩典。因此赛古鲁信爱是最好的信爱。赛古鲁能把合一给予达到分离状态者（心靠自力也能达到这种分离状态，但是极为困难，几乎不可能）。要获得大知，赛古鲁恩典绝对必要。即使那些通过不同瑜伽已经非常先进者，也要有赛古鲁的帮助、恩典和青睐（nazar）才能获得完美（大知、撒里克状态）。“离开古鲁，大知不现。”

倘若赛古鲁赐予青睐（恩典），那些完全臣服于赛古鲁者就会瞬间获得完美——即使他们可能没有通过瑜伽获得进步，甚至可能根本没有修行过任何瑜伽。要获得这种恩典和青睐，就必须完全服务、服从和爱赛古鲁。靠瑜伽可能需要多次人生才能成道——即便那样，要获得大知，古鲁恩典还是必不可少。而通过完全臣服于赛古鲁，在一生中就能获得终极体验和大知。

“他能在刹那间让人成为他。”——图克拉姆

不通过赛古鲁恩典，就不可能达到完美。因此最好是伴随（sahas）赛古鲁，服务赛古鲁，臣服赛古鲁。

以上解释的都是无欲信爱，也就是奴隶通过高级、更高级和最高级信爱，获得超灵状态。可以是对伊希瓦、帕若昧希瓦或赛古鲁的信爱；也可以是对有形或无形人格神、对非人格神（安拉、帕若昧希瓦、库达）或对成道古鲁的信爱。

奴隶要获得超灵状态，就必须获得最高级信爱。通过最高级信爱可以达到如下状态：

通过最高级伊希瓦信爱，能够达到瓦隶或者说瑜伽行者状态（如果这是他想要的）。换言之，如果信爱不是为了世俗成就，那么通过对（无形）人格神的最高信爱，就能体验一到五层面，心就能进入至多第五层面的高级意识。这之后，如果心渴望进入第七层面（帕若昧希瓦状态、无形非人格神状态），就需要赛古鲁恩典。

通过最高级帕若昧希瓦信爱，一个人进入第七层面，获得法那费拉（合一、玛居卜）状态，并且留在该状态。但对于一个必须从涅未卡帕状态下降，成为救世主者，他若必须成为撒里克（赛古鲁），就必须获得赛古鲁的恩典祝福。

通过最高级赛古鲁信爱，就能获得赛古鲁恩典。这种最高级赛古鲁信爱，意味着全心全意地向他臣服一切。

总之，一个人通过最高级伊希瓦信爱，获得瓦隶（瑜伽行者）状态；通过最高级帕若昧希瓦信爱，获得玛居卜状态；通过最高级赛古鲁信爱，获得赛古鲁状态。

赛古鲁通过恩典能够瞬间让任何人成为瓦隶、辟尔、玛居卜或法吉亚（赛古鲁）。要让他赐予这种恩典，就必须准备好向他彻底臣服——此乃最高级赛古鲁信爱。

有欲信爱

现在解释有欲信爱。有欲信爱是指奴隶向全能超灵（伊希瓦）要求精或浊世界利益。这种信爱涉及到精或浊欲望的满足。精欲望涉及到精神能力、灵性地位、掌握能力，灵界“观光”等。浊欲望涉及到金钱、子女、功名、健康、财产、肉体享受等等。伊希瓦是唯一能够满足这些精与浊欲望的主宰。

无论是对伊希瓦或帕若昧希瓦的有欲信爱，还是对赛古鲁的有欲信爱；只有伊希瓦能够满足这些欲望；不过有欲信爱必须同欲望成正

比。当有欲信爱同欲望成正比时，伊希瓦（作为韦希奴、先喀等）就会“息怒”并且赐恩。有欲信爱意味着奴隶不渴望超灵状态（那会是无欲信爱）；而是渴望和要求灵性或物质世界的事物。由于伊希瓦是精与浊世界的唯一主宰，所以只有他才能满足信爱者的这些欲望。

总之，通过有欲信爱，可得到灵性和物质利益，满足精神能力或物质快乐和欲望。但是与神合一或大知只有通过无欲信爱才能获得。

假设信爱者把先喀（Shankar）当作人格神。如果他对先喀的无欲信爱旨在成道，并达到所需比例，那么先喀就会息怒，并把他交给赛古鲁。换言之，对先喀（伊希瓦）的无欲信爱能让他通过赛古鲁体验帕若昧希瓦；也就是与先喀合一（成为瓦隶或瑜伽行者）。

摩诃希作为世界毁灭者是伊希瓦；作为先喀化身是赛古鲁。韦希奴作为世界维持者是伊希瓦；作为奎师那是赛古鲁。

如果对伊希瓦的有欲信爱旨在获取灵性或物质利益，并达到所需比例（信爱同欲望成正比），那么伊希瓦就会息怒，并把信爱者想要的东西赐予他。

一个人通过对人格神的无欲信爱，间接成道；通过对非人格神的无欲信爱，直接成神；通过对赛古鲁的无欲信爱，获得终极体验和大知。

但如果他对帕若昧希瓦或赛古鲁的有欲信爱达到所需比例，帕若昧希瓦和赛古鲁就会直接地或间接地把他交给伊希瓦。

如果他对伊希瓦的无欲信爱达到所需比例，伊希瓦就会通过赛古鲁把他交给帕若昧希瓦。但他若是想要大知，就被伊希瓦交给赛古鲁。

就这样，最高级超灵信爱可让人通过赛古鲁获得瓦隶、辟尔、玛居卜或赛古鲁状态。直接通过伊希瓦（若是无欲信爱）最多只能获得瓦隶或瑜伽行者状态；通过有欲信爱可获得精神能力、灵性和物质利益。直接通过帕若昧希瓦可获得法那费拉（玛居卜状态）。通过赛古鲁可获得瓦隶、辟尔、玛居卜、撒里克大知者（赛古鲁）状态。

帕若昧希瓦或赛古鲁不直接满足任何人的世俗（灵性或物质世界）欲望，因为他们实际上同创造或体验世界无关，也不关心世界。赛古

鲁同世界的关系，神同凡（从原子到人类）的关系，都是为了让他们迈向大我体验，把他们拉出宇宙体验，进入大我体验。

瓦隶能让人成为瓦隶，但不能让人成为玛居卜或赛古鲁。玛居卜能让人成为玛居卜，但不能让人成为瓦隶或（撒里克）赛古鲁。然而（撒里克）赛古鲁则能通过恩典，随意让人成为瓦隶、玛居卜、（撒里克）赛古鲁或任何一切（因为赛古鲁是瓦隶、辟尔和法吉亚；瓦隶却不是赛古鲁，辟尔也不是赛古鲁）。伊希瓦自身没有成道，所以不能让人体验帕若昧希瓦。伊希瓦靠自身只能把浊或精利益给予信爱者。帕若昧希瓦自身也没有成道，所以也不能让人体验祂。但是信爱者却能通过最高级信爱，有意识地同帕若昧希瓦合一：这意味着帕若昧希瓦能够间接地让人成为玛居卜（但不是撒里克）。赛古鲁能够让人成为辟尔、玛居卜或赛古鲁；但不能直接给予灵性或物质利益。

同一个帕若昧希瓦作为摩诃希是伊希瓦，作为先喀是赛古鲁（神）。同一个帕若昧希瓦作为韦希奴是伊希瓦，作为奎师那是赛古鲁（神）；作为嘉穆希德是凡。

伊希瓦和帕若昧希瓦是未成道的超灵。玛居卜是证悟大我的超灵，但不是大知者或赛古鲁。唯有赛古鲁（撒里克神）才是证悟大我的超灵（大知者）。

（无论赛古鲁还是玛居卜，只要是证悟大我者就是神。但撒里克神是赛古鲁。）

未成道的超灵可通过伊希瓦信爱，成为瓦隶或瑜伽行者；通过最高级帕若昧希瓦信爱，成为玛居卜超灵；通过最高级赛古鲁信爱，通过彻底臣服于赛古鲁，成为撒里克超灵（成道大知者、赛古鲁）。

但也有很多人通过赛古鲁信爱，获得精与浊欲望的满足。不过这些欲望是被间接满足的，并且归因于信心以及信爱同欲望对象的比例。赛古鲁本人不赐予这种物质或物质礼物。赛古鲁有帕若昧希瓦和伊希瓦在身边（可以说帕若昧希瓦在他右手里，伊希瓦在他左手里）。赛古鲁是有相和无相超灵一体，并且超越二者。可以说他身边有三个状

态：一个是帕若昧希瓦，一个是伊希瓦，一个是他自身（他和一双手；但他不是手）。

一个人若为灵性或物质欲望而信爱赛古鲁，赛古鲁身边的伊希瓦（他的左手）就会满足他的这些欲望。若为证悟大我（体验超灵）而信爱赛古鲁，就会通过帕若昧希瓦（赛古鲁的右手）获得证悟。但若不为（精与浊）世界也不为神，只是毫无期待地信爱赛古鲁，那么赛古鲁就会主动让他成为跟赛古鲁一样。就这样，赛古鲁直接让人成为他，间接让人成道或者获得精与浊利益。

胜王瑜伽（Raja Yoga）

在胜王瑜伽中，无限心根据过去的印象，通过精与浊身体，继续体验精与浊世界，享乐受苦，从而积累新的苦乐印象；但通过呼吸控制、静心、专注等过程，努力不让自己思想时，享受其自身（越专注于该过程，就越快达到神）。在这个过程中，业相持续减少；当无限心成功地完全止息思想时，目的达到——获得大我意识、成道、解脱等。结果取决于无限心在这个过程中的专注。如果专注不彻底，无限心就不会完全停止思想（证悟大我），而是会按照止息的程度体验层面。

在胜王瑜伽中，心越是通过静心和专注过程前进，失去身体和世界意识，业相就越被消除。通过这个瑜伽，心最终与灵魂相会，也就是心成为灵魂。心无业相时，凡成为神。

在胜王瑜伽过程中，当心的专注强烈时会造成三昧状态。但因业相在，心即使在享受三昧的时候，也尚未获得完美——因为当心降到低级层面时，业相则迫使心体验它们。但如果心在间歇享受三昧状态之后，继续通过层面向第七层面前进（在性格和完美方面进步），直到抵达无业相最高状态（业相按进步程度逐渐减少），这时心就获得完美和涅未卡帕三昧状态。

第十二辑

妄想与真想

世界无非是想象（念头、幻想、错觉、现象），因为如前所述，世界只是微想象的精与浊形式。智能的思想将微想象（微世界）生产为无限形体。世界由念头组成。因而世界是思想的产物。世界是原始微虚无的精与浊形式。生于虚无之物，除了虚无，还能是什么？

无限智能把微想象生成精与浊形体时，处于无限心状态，处于伊希瓦状态，处于阿乎若玛兹达（梵天）状态。这个想象是智能的身体，被思想显现为无限精与浊形体。无限思想以无限形式显现微虚无；这个虚无（黑暗、无知、想象）的精与浊形式就是世界。因此世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都不是，纯属想象！

心认为世界真实存在且是一切万物时，是在吉瓦状态妄想；心认识到世界是其思想产生的想象，且什么都不是，而只是幻相时，是在希瓦状态真想。妄想时，心在欺骗状态；真想或不想时，心不在欺骗状态。

只要心运作、有念头、思想，世界就存在。一旦思想停止（心停止），世界也停止存在。心由于业相而虚妄运作。心没有业相却还运作时，就获得终极体验；这时心若停止，则什么都不体验。为体验自身，心必须运作。但业相让心虚妄运作，让心把世界体验为真实。心即使运作，也不能体验自身。心若摆脱业相，便停止体验世界，证悟世界只是幻相；并因仍在运作而开始体验自身。但如果心停止，则要么在酣眠状态，要么在赛古鲁状态。在酣眠状态，心不存在，世界也不存在；心不体验自身也不体验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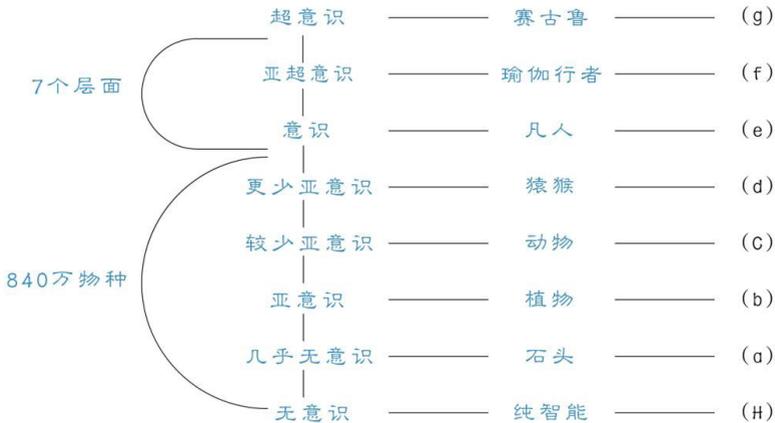
在酣眠或在涅未卡帕三昧，心不思想想象，因而世界不存在。但

在醒和梦状态（有意识状态）心思想象（世界），因而世界是心的思想结果。思想有两种：（1）智能创造世界的思想；（2）智能认识（体验）世界的思想。

把想象思想（体验）为真实，就是妄想；把想象思想（体验）为虚无和想象，就是真想。在酣眠无意识状态或在涅槃卡帕超意识状态，心止息；这时对心来说，世界及其体验皆不存在。

无限智能的超意识、半超意识、全意识、亚意识状态：

在石头形体中几乎不思想的无限智能成为赛古鲁状态的无限真心



之过程：

无意识智能（H）为了获得大我意识（g），从石形体（a）开始无阻地逐渐前进到人类形体（e）。第一个自知欲望乃是让觉识从最有限（石）无碍发展到无限（人）的原始自然业相。无意识智能从H向g前进，却在人类形体（e）遇到障碍；在此不自然业相（妄我印象）不让祂继续向g前进；只让祂在（e）一个接一个改变形体；或者让祂下降到低级的（d）（c）等。一旦不自然业相在（e）被消除，祂

就会逐渐从 (e) 无碍地到达 (g) ， 然后体验自身。

木棍例子

木棍（无限智能、无限大我）从溪流一端 (H) 流到另一端 (e) ， 全过程必须经过六段下坡： (a) (b) (c) (d) (e) (f) 。开始时木棍无碍地往下流；但在 (e) 段却遇到一堆垃圾（业相），阻挠木棍前进。换言之，木棍因在 (e) 被垃圾阻碍而停下，不能流向 (g) 。最后垃圾被清除，木棍冲向 (f) ；但是在此又遇到障碍：一堆钻石珠宝（神秘能力、灵性体验和位阶等）；木棍撞上这些，再次停下。实际上，巨大的冲撞力量有时候甚至使木棍倒退。业相推动和阻碍力量的结合，造成棍巨大震动，让木棍茫然无措（入魔状态）：正如哈菲兹所言：“在至爱门槛可要当心，以免从成就巅峰坠到谷底。

但如果钻石珠宝堆被清除，木棍就会无阻地迅疾流到另一端 (g) 。木棍从 (a) 到 (e) 的缓慢旅行花费很多时间，但是进步从无阻碍。

从 (H) 出发，自然地流向 (g) ，直到在 (e) 遇到阻碍。H 是无意识智能，(g) 是大我意识智能。(a) (b) (c) (d) (e) (f) 是幻想阶段，纯粹是无限智能从 (H) 成为 (g) 的媒介。无意识智能 (H) 要成为超意识智能 (g) ，就必须经过亚意识、有意识和亚超意识状态 (a) (b) (c) (d) (e) (f) 。被自然业相推动，从 (H) 自然上升到 (e) ；但在 (e) 却受到不自然业相阻碍。这些不自然业相被部分排除时，无限智能上升到 (f) ；被全部排除时，上升到 (g) 。

从 (a) 到 (f) 是无知、想象、虚无、黑暗形体状态。这种有形虚无、黑暗、想象、无知，是未证悟无形大我（智能、光明、知识、超灵）成为证悟无形大我的媒介。因此，为了成为证悟的无形大我 (g) ，未证悟的无形大我必须经过、采用并获得最有限、较不有限、越来越不有限和无限的有形心（思想）状态。(a) (b) (c) (d) (e) (f) 都是想象阶段和状态；都是幻相形式，都不实际存在。但这些状态是真无意识智能成为超意识智能的媒介。无意识智能必须经过有意识（妄

意识) 状态 (a) (b) (c) (d) (e) (f), 才能从 (H) 成为超意识 (真意识) 智能 (g)。

从 (a) 到 (f) 是前进意识状态: (a) 最有限意识; (b) 亚意识; (c) 较不有限意识; (d) 更不有限意识; (e) 全意识; (f) 亚超意识; (g) 超意识。

要成为超意识 (大我意识) 智能, 无意识智能必须经历亚意识、意识和亚超意识状态 (世界意识)。直到意识状态 (e), 都是无碍前进 (获得越来越多意识); 这时其向超意识 (g) 的进步受到业相阻碍。

(1) 在亚意识状态 (凡人梦状态或植物等状态), 心体验精宇宙的最低部分;

(2) 在亚超意识 (神梦) 状态, 心体验精宇宙的更高部分。

(1) 和 (2) 都是亚 (精) 意识。但在 (1) 亚意识处于睡眠状态, 在 (2) 亚意识处于醒意识状态, 所以是亚超意识。(1) 是睡眠状态的梦, (2) 是醒状态 (有意识状态) 的梦。

智能的思想创造了世界; 把世界当作真实, 就是妄念。思想从智能中产生想象, 之后智能把想象当作真实, 就是妄想 (这时智能处于妄心状态)。

心的思想创造了世界。(I) 心在酣眠 (无意识) 状态不思想时, 世界及其体验不存在, 心也不体验自身。(II) 心在赛古鲁 (醒状态酣眠) 状态不思想时 (超意识), 世界及其体验也不存在; 心却体验自身。

只要心运作, 就有念头; 只要有念头, 世界就存在; 只要世界存在, 就有对世界的体验; 只要有对世界的体验 (幻相或虚妄性), 就不会对大我 (实在) 的体验。

思想有三个状态:

(1) 纯想 (创造世界);

(2) 妄想 (体验世界);

(3) 真想 (体验大我)。

(1) 无限智能的思想； (2) 无限智能的妄想； (3) 无限智能的真想。

幻境例子

思想产生想象，好比大我的幻相水影。心（实乃思想的大我）把幻相当水，开始喝幻相。把幻相当作水，就是妄想。大我本身不成为妄心。最后心认识到幻相非水时，便开始喝属于自身的真水：就是真想。随着妄想，无限智能开始喝幻水、幻相、想象、世界；开始体验世界。随着真想，无限智能开始喝真水（自身）；也就是开始体验大我（成道状态）。

无限智能不思想时，不见不喝自身真水，也不见不喝真水影子——幻相假水。开始思想时，想象出现。无限智能必须相信（认为）其水真实并且饮用，才能获得意识，体验自身。开始祂相信幻相真实，开始喝幻相；这时其思想虚妄，其体验属于幻相。不过，当祂认为幻相虚假，其水真实并开始饮用时，其思想真实。这时祂体验自身。幻相（世界、大我影子、想象、虚无、黑暗等）成为无意识无知大我（智能、大知等）认识、体验和证悟自身的媒介。

在这个例子中，幻相（错觉、纯粹幻想、大我影子）给予渴者（心）幻相即大我的错觉。渴者的心（思想的大我或智能）把幻相当作水；在这种妄想状态，乃是妄心。尽管并没有什么水，但是智能的思想却给心造成有水的假象。

作为创造者，智能的思想创造了幻相，并把幻相当作水。此乃无限智能在妄心状态妄想。这时无限智能开始饮用这种幻水；开始体验想象（世界）。但凡饮水时体验的苦乐，都归因于思想。水虚幻，饮水也虚幻，饮水时体验的苦乐也虚幻。只有当水这种东西真正存在过，饮水及其带来的苦乐体验才会是真的，不是吗？毕竟这是幻相，不是水，只是被当作水。只是有水的错觉，因此饮水（体验）和由此产生的苦乐皆虚幻。由于水是虚幻的，智能的渴从未止息。只好继续饮用

幻水，继续承受虚幻苦乐。这种苦乐及其造成的不必要麻烦皆白费，因为都是妄想错觉。

不过，当智能看见属于自身的真水时，就会知道祂一直在喝真水影子（被当作真的幻境）。在真心状态，随着这种真想，智能喝到属于自身的真水，其渴永远止息（智能成为真心）。

电影例子

设想一个人（无限智能）坐观众席上。睁着眼（有意识并在思想）。在前面银幕上看见很多不同情景（由于精与浊业相，无限智能通过精与浊身体经历精与浊体验）。这些来自放映机（心）的情景是（通过精与浊身体）被投射到银幕上的微业相的精与浊形式。

这个人观看银幕上的众多事件；并相信这一切都真实发生的（此乃妄想），时而高兴时而悲伤，时而哭泣时而大笑，有时甚至激动得从椅子上跳起来。

这些感情（对世界的体验）都是通过妄想体验的。他若闭上眼（无限智能进入酣眠无意识状态），就什么都看不见。再次睁开眼，银幕又呈现在眼前，他又看见上演的剧情（体验世界）。但他若睁着眼，却不看面前银幕上的剧情，就会看见自身（体验自身）。

不过电影放映员（赛古鲁）知道，“哦！这都是我的机器（内心）运作（产生意识）；都是从放映机投射到银幕上的剧情（心中的微业相被显现为精与浊形式）。”因为知道，所以从不哭笑，从不悲喜。虽然睁着眼，但就好像看不见那些情景，因为他知道银幕上发生的都不真实；知道银幕上的战争不是真的，没有人死也没有人活。就等于没看见这些景象。他只看见身边的放映机，知道这一切都是机器放映的。

再把知情的放映员与不知情的放映员（真心与妄心）进行对比。假设不知情的电影放映员一边操作放映机，一边专注于银幕上的情景，以致于忘了自己在操作机器。他随着电影情景而哭笑；完全忘记这些

情景不真实、不存在；反而视之为真并感受（体验）苦乐：此乃妄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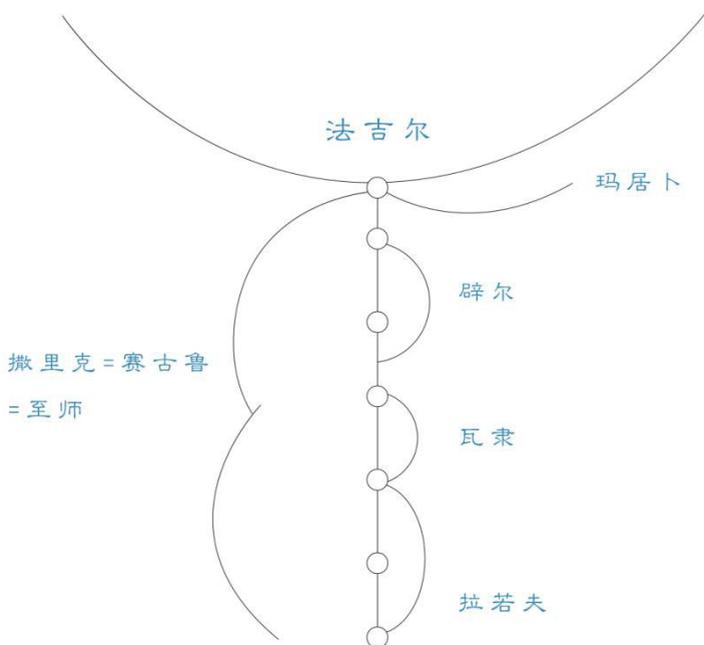
突然，有只蝎子（大师恩典）蜇了放映员的手，造成的震惊让他停止操作。机器停下，画面消失。放映员的眼睛却睁着；看见银幕上一片空白，这时意识到是他自己在操作机器，画面取决于他的手动；认识到不同画面引发的哭笑悲喜和他看见的事件统统归因于他对真实情况的无知：真想诞生。

手停眼闭，是无限智能处于酣眠（无意识）状态。手动眼睁，看见银幕上的画面，是无限智能处于有意识状态。眼睁手停，放映员看见自身，是赛古鲁（超意识）状态。

这种超意识降临于成道者内里。这样的人醒悟到自己是真正做者、周围世界只是画面形式的不可测极乐感受。他还知道银幕上引发不同苦乐效果的不同情景，都只是想象的结果而已。

第十三辑

拉若夫（行者）在前三个层面；瓦隶（瑜伽行者）在第四层面；



辟尔（大瑜伽行者）在第五或第六层面；法吉尔（成道者）在第七层面与超灵合一。法吉尔有两类：玛居卜（圆满瑜伽行者）与撒里克（赛古鲁）。不从涅未卡帕状态回到低层面的成道者是玛居卜；与神合一（证悟大我）后回到普通层面（从超意识下降到普通意识状态）的成道者是撒里克（赛古鲁）。赛古鲁是真师。

为帮助学生进步，真师下降到学生层面。例如，通过英文硕士学位者，为教不懂英文的儿童，只好为儿童写出 ABC。可以说他为教儿童，只得暂入小学。有硕士学位的老师（比作赛古鲁）能教任何年级：教大学生获得学士学位，教学士成为跟他一样的硕士。只通过学

士学位者（比作辟尔）能从初级 ABC 教到学士学位。只通过高考者（比作瓦隶）只能教到高考生。

撒里克（赛古鲁）有圈子责任和世界责任，能够让人成道。玛居卜则不然。辟尔处处见神，有神圣知识，也履行世界责任；但未与神合一，也没有圈子或圈子责任。瓦隶享受第四层面及其能力和地位，但却不见神，也不体验神或与神合一。

拉若夫不见神也不体验神；没有层面能力也没有神圣知识，只是瞥见真实情况。不过，他已经在通向第七层面与神合一的道路上；在前三个层面旅行。他离开浊身体时，精身体体验其中一个层面；之后他必须下降到世界（接受另一个浊身体），根据业相体验浊世界。

瓦隶脱离浊肉身后，有段时间通过精身体享受四个层面；之后必须下降到低层面，采用浊身体，按照附在心上的业相体验浊世界。

辟尔离开浊形体后，与超灵合一；其精身体也被融化；他不回到低层面；但也不是法吉亚（撒里克和玛居卜）那样的肉身成道者（Jivanmukta）。

拉若夫在层面上行道，抵达第四层面时成为瓦隶；瓦隶（若不受阻止）前进到第六层面，成为辟尔。辟尔到达第七层面成道，与神合一。成道者若为世界和圈子责任再次下降到低层面，就是赛古鲁（撒里克）。

（I）同一个无限智能在低层面（浊宇宙），用浊身体（浊与精身体联合）体验浊事物（物质世界）。在这个状态，超灵是普通世人；无限智能是在普通心状态的有意识智能。

（II）同一个无限智能在前三层面之一，用（与浊身体脱离的）精身体体验精层面（灵性世界的部分）。精身体可以说在层面上前进，体验层面。此乃神梦，但也毕竟只是梦。在这个状态，超灵是拉若夫；无限智能是在高级心状态的亚超意识智能，行道者。

（III）同一个无限智能在第四层面，用精身体体验该层面。在这个状态，超灵是瓦隶；无限智能是亚超意识智能，更高级心，瑜伽行者。

(IV) 同一个无限智能在第五和第六层面，用精身体体验这些层面。在这个状态，超灵是辟尔；无限智能是亚超意识智能，更高级心，大瑜伽行者。

(V) 同一个无限智能在第七层面，获得大我意识，通过大我体验（认识）自身。精身体也在此融化，心处于无身体无限状态。在这个状态，超灵是赛古鲁或玛居卜；无限智能是超意识智能，完美真心，神。

所以说是精身体在层面旅行。是心通过精身体，体验天堂快乐或地狱痛苦，享受高级领域（vaikunth）；最后通过自身体验自身。心证悟自身时，精身体也消失。在酣眠状态，无意识心没有精身体；证悟则意味着有意识酣眠状态。在涅未卡帕状态，有意识的无意识心（超意识心）没有精身体。在普通梦状态，没有浊身体，只有精身体存在。在神圣梦状态（在有意识醒状态做梦，通过层面行道），同样也只有精身体；浊身体不在。但在普通醒状态，浊身体存在。

在普通醒状态，超灵是假醒。在普通梦状态，超灵做假梦。在神圣梦（精身体在层面旅行）状态，超灵做真梦。在大我证悟状态，超灵真觉醒。即便在瓦隶和辟尔状态，超灵也无非在做梦；只有在法那费拉状态醒来，意识到自身。

心（超灵作为个体生命）有两个身体，用以体验两个宇宙。这两个宇宙是超灵作为无限智能的两个身体【无限智能的身体是宇宙；同一个妄想智能（妄心）的两个身体是精与浊身体】。心用浊身体体验浊宇宙；用精身体体验精宇宙。心体验自身时却没有身体。因此，生、死、普通梦、神圣梦、假觉醒都关系到精身体而非大我。天堂享受和地狱痛苦也与精身体有关。当浊身体脱离后，心通过精身体体验天堂和地狱；然而这些去来、死生都与精身体有关；（扮演心的）无限智能永远无限永恒。

（亚超意识心的）精身体在浊身体中体验前四个层面之一。失去浊形体后，心通过精身体体验该层面一段时间；之后再次接受浊外罩。

精身体若在浊身体中穿越第五层面，便随浊身体脱离而脱落，这时心（个体生命）成为神（超意识智能）。【作为妄心、瑜伽行者心、超意识真心，无限智能永远都一样。只是其思想态度发生变化；精与浊身体也相应变化：无限智能本身乃永远一体、不分不变、永恒无限。】

就法那费拉状态的玛居卜而言，精与浊身体可以说不存在；他在肉身死亡后，享受大我，其精身体可以说永远融入大我。就赛古鲁（撒里克、真师）而言，其在大我证悟（涅未卡帕、超意识）状态融化的精与浊身体恢复存在。这类似于浊与精身体在酣眠状态融化者。他从酣眠中下来，又得到之前同一个精身体来体验梦状态。之后进一步下降，得到之前同一个浊身体来体验醒状态。业相使他从无意识、无身体状态采用同一个身体来体验世界。赛古鲁从无身体涅未卡帕状态下来，也得到之前同一个精身体以在层面上履行圈子责任。之后进而下降，得到之前同一个浊身体以履行世界责任。拯救世界的责任让赛古鲁从超意识、无身体状态下来，再次采用同一个身体。玛居卜永远不从醒酣眠、无身体、超意识状态下来。

赛古鲁从涅未卡帕三昧下来之后，通过已经恢复的精与浊身体，履行圈子责任和世界责任。世界责任意味着对世人的拯救或灵性提升工作；圈子责任意味着把大我证悟给予那些灵性高级者和跟赛古鲁有缘者。赛古鲁脱离浊身体时，其精身体也永远融化。这时他享受大我。

因此玛居卜与赛古鲁（撒里克）之间的区别是：虽然二者的精身体都在涅未卡帕消失，但是撒里克为了帮助他人证悟大我，再次采用同样的精与浊身体；玛居卜不再采用身体，不履行责任。撒里克在肉身死亡后永恒享受大我，也不再拥有精身体。这些撒里克（赛古鲁）是世界导师，救世主。成道状态是目标——这时心不是假醒，也不做假梦或真梦，而是真醒。

在拉若夫、瓦隶、辟尔状态，心通过精身体体验精宇宙；在凡人状态，心通过浊身体体验浊宇宙。只有在法吉亚（成道者）状态，心才体验自身；再次下降到低层面的成道者是赛古鲁（撒里克）。

对心而言，在酣眠中没有精或浊身体，没有对精或浊宇宙的体验；同样在成道者状态（涅未卡帕状态）也没有精或浊宇宙，没有对精或浊宇宙的体验。然而在酣眠状态，心无意识；在超意识涅未卡帕状态，心完全有意识。

神圣真醒	在醒状态酣眠	无身体
神圣真梦	在醒状态做梦	精身体
	酣眠	无身体
普通假梦	梦	精身体
普通假醒	醒	浊身体

在醒状态，心有浊身体（体验浊宇宙）。在梦状态，浊身体融入精身体；因而心在梦状态有精身体（体验精宇宙）。在酣眠状态，精身体融入微身体（心的无形身体）；因而心在酣眠状态除自身外没有身体（搁置、忘却、不用身体）。又从酣眠状态下降到梦状态，精身体从心中发出【心的微形体显现为精身体；心的微形体是印象总和，智能（超灵）的微形体是黑暗、虚无、想象】；从梦下降到醒状态，精身体获得浊外罩等等。

浊身体融入精身体和精身体融入微身体都不是永久的，因为存在于心中的业相再次让心相应地接受精与浊形体。心失去妄想时就是真我。玛居卜的精身体融入微身体是永久的，因为有了业相。就撒里克（赛古鲁）而言，是命运（*prarabdha*）而非业相把微形体带入精与浊形体。【我所说的命运指责任。】

就凡人而言，心（妄想的大我）在醒状态有浊身体；在梦中有精身体；在酣眠中有微身体。从酣眠到梦状态，微身体获得精形体；从梦状态到醒状态，精身体采用浊外罩。是业相把微变成精，把精变成浊。心不能同时有三个身体，只能一次一个。心有浊形体（体验浊宇宙）时不能利用精形体；有精身体（体验精宇宙）时不能有微身体。有微形体（无形体）时不能体验宇宙。【微身体意味着无形体也就是印象形体；（1）在酣眠无意识状态和（2）在涅未卡帕三昧超意识状

态，心有微形体。】

赛古鲁也有酣眠、梦和醒状态——但是在无限高级和相反意义上；因而其酣眠状态的微形体成为梦状态的精形体和醒状态的浊形体。但其酣眠发生在有意识状态，因而是真醒；其梦发生在有意识状态，因而是神梦。其醒状态是普通醒，但是有大知（以及对神梦的记忆）。命运（责任）而非业相把微形体变成精，把精变成浊。赛古鲁在世界责任完成后去世（肉身脱离），因为没有了业相而不再接受精或浊形体。

玛居卜没有梦或醒状态，只有酣眠状态：这种酣眠因发生在有意识状态而是真醒。但他没有神圣或普通梦状态，也没有普通醒状态；因为没有业相或使命，所以没有精形体或浊身体（来体验业相或者履行救赎责任）。

在（I）在一般酣眠和（II）大我证悟状态，心有微形体。在（I）心无意识；在（II）心有超意识。【微形体指无形印象形体；无形体指纯然无形】。从（I）业相让微形体采用精（并相应地采用浊）形体来体验业相。从（II）命运让无形体（微形体）采用精（并相应地采用浊）形体，来帮助其他心的浊身体有意识地融入精，从精融入微。也就是帮助他人神圣地做梦或真正地觉醒。

最初，智能无意识（在酣眠状态），有微形体（无形体）。原始业相把微形体（想象）显现为精与浊形体；这时由于智能在心状态，业相便成为心的微身体。

（I）凡人（无限妄心）在醒状态（有意识、思想状态）用浊身体体验浊宇宙。亦即凡人在醒状态有浊身体。

（II）瑜伽行者、瓦隶、辟尔（无限亚真心，有妄有真）在醒状态（亚超意识状态）用精身体体验精宇宙。亦即瑜伽行者、瓦隶、辟尔在醒状态有精身体。

（III）法吉亚（在涅未卡帕状态的无限真心）在醒状态（超意识状态）通过大我体验大我，没有身体，没有形体。亦即超意识心在醒状态没有精或浊身体。

这种法吉亚下降到亚超意识和普通意识状态时，恢复精与浊身体，以便帮助世界上的个体生命向成道前进。

凡人在无意识、不思想、酣眠状态，没有精或浊身体状态，没有精或浊宇宙体验；成道者（玛居卜或撒里克、无限真心）在思想、有意识、醒状态，也没有这种精或浊身体状态，没有精或浊宇宙体验。【凡人指无限妄心，有业相的无限心。无限心有业相时是（让心体验宇宙、思想想象、妄想的）妄心；没有业相时是真心。】

凡人在亚意识、亚思想状态（梦状态）没有浊身体，只有精身体，只有对精宇宙的精体验。瑜伽行者、瓦隶、辟尔在有意识、思想、醒状态，没有浊身体，没有浊宇宙体验，只有精身体和对精宇宙的体验。

如前所述，凡人（无限妄心、有业相的无限大我）有精与浊身体，是为了精与浊地体验业相；无业相只有使命的撒里克（赛古鲁）有精与浊身体，不是为了精与浊地体验世界，而是为了帮助他人，消灭他人的业相，把其他低等心提升到对层面的体验，把层面上心提升到对大我的体验：总之都是为了他人的灵性利益。

赛古鲁做一切又什么都不做；在万物中又超越万物；充分觉醒同时又完全酣眠；同时活着又死去；做一切行为又不受任何行为束缚。

每一个好坏行为都制造好坏印象。善恶皆束缚。身体和世界苦乐体验都归因于业相，善业带来幸福，恶业带来痛苦。业相以精与浊形式被体验。业相坏，体验也坏，充满痛苦；业相好，体验也好，充满快乐。业相是什么，心通过身体对世界的体验就是什么。善恶印象把身体给予心，以便体验它们。但善恶行为都导致出生和束缚。没有业相，没有行为时，才能获得自由。当人行动但又保持超然，不受印象束缚或影响时；就是肉身成道者。

假设粪便 = 坏印象（恶业）；香脂 = 好印象（善业）；手 = 人（个体生命、心）；用手戳粪便香脂 = 行为（业）。

嘉姆希德（凡人）用手戳粪便或香脂，手沾上粪便或香脂。他做了善业或恶业（戳了香脂或粪便）；受业相束缚（手沾上粪便或香脂）。

琐罗亚斯德（赛古鲁）手拿木棍，用木棍戳香脂或粪便。他也做了善业或恶业（戳了他人的香脂或粪便）；但是不像嘉姆希德那样为了自身体验；因而不受业相束缚（手上不沾粪便或香脂）。他做了行为，但却超然于外；可随意扔掉木棍。嘉姆希德却不能把手扔掉，因为手附着于他。

嘉姆希德和琐罗亚斯德都做了行为。然而嘉姆希德受束缚，琐罗亚斯德却超然于外。嘉姆希德手上沾着被手处理过的每件物品的痕迹。有什么物品，就有什么污点；有什么行为，就有什么印象。尽管戳过各种好坏物品（做过各种善业恶业），但琐罗亚斯德的手一如既往地纯洁无暇。原因是嘉姆希德用手做；琐罗亚斯德用手中木棍做。

琐罗亚斯德也处理香脂与粪便，但不是用手。手不参与，所以纯洁无暇。嘉姆希德用手处理香脂与粪便；所以手被弄脏。实际上，嘉姆希德处理香脂与粪便时，手中也有木棍，但他把手和木棍都参与进去，因为对他来说手和木棍就好像结合在一起。

琐罗亚斯德手中有木棍，但木棍与手彼此分开，没有结合。

嘉姆希德和琐罗亚斯德 = 大我

手 = 心

木棍 = （精与浊）身体

嘉姆希德的手和木棍结合在一起，都被弄脏。也就是说，嘉姆希德的心（手）因参与行为而被弄脏。琐罗亚斯德的手（心）没有弄脏，尽管木棍（身体）被弄脏。木棍（身体）弄脏没关系，但不应让手（心）弄脏。即使木棍（身体）沾满污点（印象），也可以从手中扔掉。但是手（心）沾上污点，怎么能把手扔掉？这时就有必要擦掉手（心）上的污点。也就是必须从心中清除业相，让心成为无限真心。心中的业相使心虚妄；业相被清除，心就成为真心。

琐罗亚斯德（真心）行动时，身体做，心却不参与。换言之，戳东西时，木棍戳，手却不碰，因而不沾污点。嘉姆希德（妄心）行动时，心和身体都参与。换言之，戳东西时，手碰东西，从而被玷污。所以

说赛古鲁虽然行动却不受束缚。

嘉姆希德为了体验而去戳香脂和粪便（自身业相）。琐罗亚斯德为了让他人摆脱香脂和粪便污点而去戳香脂或粪便（他人业相）；用木棍擦掉他人手上的香脂和粪便。也就是说，他用自己的精与浊身体摧毁其他心的业相。但他在行动时，手超然于木棍，不会沾上他人手上的污点（他的心超然于身体，不会印上其他心的业相）。他就这样用木棍收集他人的污点（用自己的精与浊身体收集他人的业相）；并在完成工作后扔掉木棍，手如前一样纯洁无染（在完成工作后离开身体，心如前一样没有业相）。

就这样，赛古鲁行动又超然于外；做一切又什么都不做；在万物中又超越万物。无所不为又一无所为。玛居卜没有了业相或命运，没有了精与浊身体；因此没有对宇宙的精与浊体验；也不通过打破他人的业相局限来利益其他心。

赛古鲁能够随意留在如下任何一个状态：

（I）同大我一体；真心；有意识但没有精与浊身体；超意识。

（II）在层面上；在精宇宙；有意识但却没有浊身体；亚超意识；只有精身体，但他体验精宇宙（层面）不是因为业相，而是为了帮助层面上的其他心前进或者证悟大我状态。

（III）在物质世界；在浊宇宙，有意识和浊身体；有浊身体，但体验浊宇宙（层面）不是为了享受业相（因为他没有了业相），而是为了把有意识浊状态心提升到有意识精状态心，或者立刻提升到大我证悟状态。“让那个能瞬间向你显示本质者做赛古鲁；他能在眨眼间把你带到彼岸并让你见神。”——卡比尔

总之，（I）赛古鲁在有意识状态无身体。无身体意味着对身体（身体感官）无意识。变得无身体；体验自身；不做精或浊工作（精工作是圈子责任，浊工作是世界责任）。然后从这个无身体大我证悟状态下降，采用精身体（II），履行精宇宙责任（拯救他人）。进而下降，采用浊身体（III），履行浊宇宙责任（提升他人）。

凡心（人）在酣眠中变得无身体，不体验自身也不体验精与浊宇宙。之后从这个无意识、无身体状态下降，采用精身体以体验精宇宙（梦状态），但不是为了履行精宇宙责任。之后进而下降，采用浊身体（醒状态）以根据业相体验浊宇宙。

从超意识下降到亚超意识和普通意识状态者是赛古鲁；留在超意识状态者是玛居卜。赛古鲁使用精与浊身体是为了履行圈子和世界责任，为了在精与浊宇宙工作，为了利益其他所有人。“圣者莅临旨在救世；为利他而身受大苦。”——图克拉姆

凡人用精与浊身体器官体验（享受）精与浊宇宙的事物（梦中体验精，醒时体验浊）。玛居卜不体验宇宙也不履行精与浊宇宙责任。不为圈子也不为世界工作，但却体验大我。瓦隶和辟尔不体验大我，但却在有意识状态用精身体体验层面，并把浊状态心提升到层面状态；也就是履行世界责任但没有圈子责任，让其他浊状态心在有意识醒状态体验层面。

因此瓦隶和辟尔（虽然在严格意义上不包括后者）在醒状态用精身体体验精宇宙（不像凡人那样在梦中这样做）；用浊身体把其他浊状态心提升到精心状态（层面心）。也就是让那些在梦中体验精宇宙者在醒时体验精宇宙。因而有诗云：

“在我们眼中两个世界如豆种，

对为您疯狂者来说一钱不值。

您的爱者摆脱了浊与精两界。”

精宇宙有不同层面，每个层面都有细分，比如圣界、灵界、天界等等。

在一般梦状态，精身体体验精宇宙的最低层面。在死后状态，精身体根据业相体验精宇宙的一个部分，亦即天堂或地狱。

瑜伽行者在醒梦状态用精身体体验这些部分。但是赛古鲁超越了甚至在醒状态体验精宇宙的状态，因为甚至对精宇宙所有部分的体验，都只是想象。赛古鲁超越了两个世界——此与彼。

瓦隶和辟尔已经在醒状态冲破浊宇宙束缚，穿越浊宇宙并进入精宇宙；因此能够让其他心冲破浊宇宙束缚，穿越浊宇宙并进入精宇宙。

【不过瓦隶尚未冲破精束缚，尚未穿越精宇宙并在醒状态获得法那费拉。辟尔已经冲破精束缚但尚未穿越精宇宙并在醒状态获得法那费拉。】

然而赛古鲁已经冲破两个宇宙束缚，已经在有意识醒状态穿越浊宇宙和精宇宙，已经摆脱了业相，已经获得法那费拉；（之后下降）能够让他人穿越浊宇宙，进入精宇宙；甚至能够让人穿越精宇宙，成为法那费拉。撒里克（赛古鲁）和玛居卜都获得法那费拉，但前者能让他人获得法那费拉，后者却不能，因为他没有精与浊身体来如此帮助其他精与浊心。瓦隶享受精体验，也能随意让他人成为瓦隶。辟尔能让他人成为瓦隶或辟尔，并在有意识醒状态穿越精宇宙；也履行世界责任，却并不享受精宇宙。辟尔（在第六层面）故意不进入第七层面——因为他知道自己若与大我合一，就会成为玛居卜，从而无法下降到低层面或浊宇宙来提升他人。因此，他不获得合一状态，完全是为了世界责任。瓦隶则不然。总之，人类有三种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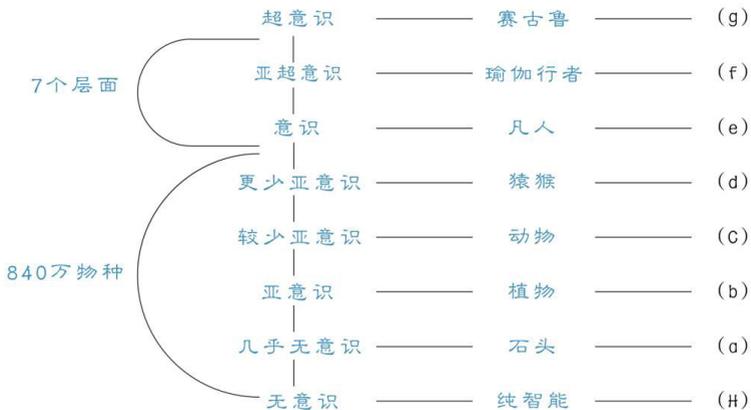
（I）完美状态（撒里克与玛居卜）——在有意识醒状态，对两个世界无意识，对大我有意识。

（II）半完美状态（瓦隶与辟尔）——在有意识醒状态，只对精宇宙有意识，对浊宇宙或大我无意识；

（III）不完美状态（凡人）——在有意识醒状态，只对浊宇宙有意识，对精宇宙或大我无意识。

第十四辑

无限智能之旅



因此（在石头形体中）几乎不思想的无限智能（在赛古鲁状态）成为无限真心的过程如下：

无意识智能（H）为了获得大我意识（g），从石形体（a）开始无阻地逐渐前进到人类形体（e）。第一个自知欲望就是让觉识从最有限（石）无碍发展到无限（人）的原始自然业相。无意识智能从H向g前进，但在人类形体（e）遇到障碍；不自然业相（妄我印象）不让祂继续向g前进；只让祂在（e）一个接一个改变形体，或者下降到低等级的（d）（c）等。一旦不自然业相在（e）被消除，智能就逐渐从（e）无碍地到达（g）；从而体验自身。

智能从 (H) 出发向 (g) 前进，但在 (e) 遇到阻碍。在 (e) 之前一直是自然无阻地行进。在 H 是无意识智能；在 (g) 是大我意识智能；(a) (b) (c) (d) (e) (f) 是幻想阶段，仅仅是 (H) 成为 (g) 的媒介。无意识智能 (H) 要成为超意识智能 (g)，就必须经过亚意识、意识和亚超意识状态 (a) (b) (c) (d) (e) (f)。由自然业相推动，从 (H) 自然上升到 (e)；并在 (e) 受到不自然业相阻碍。这些不自然业相被部分排除时，智能上升到 (f)；被全部排除时，智能上升到 (g)。

无意识超灵要成为大我意识超灵，就必须经过八百四十万个物种意识，之后必须经过层面。从原子到人类形体都是超灵获得大我意识的媒介。一旦无形无意识大我获得大我意识，从原子到人类的所有形体就被搁置，因为目的已经实现。

当无意识超灵为了获得大我意识而醒来时，被最有限妄意识所附着。这种妄意识逐渐从原子形体进化到人类形体，成为无限妄意识。之后，随着无限意识从人类形体逐渐通过七个层面（阶段）前进，其虚妄性也逐渐减少，直到在第七层面，其虚妄性变为真实性；也就是大我获得大我意识。

就这样，为了获得大我意识，无形无意识大我必须通过从原子经由石头、植物、动物到人类的形体系列，才能从最有限妄意识前进到无限妄意识（发展妄识）。之后必须从人类形体状态，经由拉若夫、瓦隶和辟尔状态，前进到赛古鲁状态，才能把无限虚妄意识转化为无限真实意识（无限妄识转化为无限真识）。

随着妄识从最有限发展到无限状态，大我的形体也从最不完全的原子（石头）发展到最完全的人类形体。

石头形体的腿和头僵硬地躺着成一直线。因无活动力而不能抬身或者自行运动。这是最不完全的形体。之后形体继续进化。可以说腿通过进化的形体逐渐抬起，直到植物形体【在此觉识实际开始：尽管从石头到植物之前的其他形体也都有觉识，但比例最有限、无法辨认】。

在植物形体中，腿和手臂向上举；活动力开始；自我表现明显；成长生死体系显现。但是植物不能自行从一处到另一处。这是半完全形体。

之后，在继续进化的形体中，可以说腿逐渐放低，直到动物形体。在这种动物形体中，头和腿如在石形体中成一直线，却是颠倒的，腿的位置与在石形体中相反。这种形体有更大的活动力；这种动物也能自行到处活动。这是四分之三完全的形体（鱼、虫、脊椎动物等）。

之后，在仍然继续进化的形体中，头逐渐抬起（骆驼、大象、羊、鹿、犬等）。这标志着动物形体的逐渐进化，同时觉识（本能）、自我表现和活动力也逐渐增加，一直到猿猴形体：在此头几乎完全抬起，觉识和自我表现几乎完全。到人类形体时，头在上，腿在下。这个形体有最大的觉知和自我表现，智力也处于无限状态。这是完全的形体。

就这样，从石头形体到人类形体，从抬腿直到头直起和腿下垂整个周期，智能必须经过八百四十万个形体系列，才能完全有意识与觉醒。从人类形体中，无限心必须经历拉若夫、瓦隶、辟尔阶段，才能获得大我意识。

以阿君为例。最初阿君直躺着：这类似于石状态。然后阿君逐渐抬腿：这代表从石进化到植物。腿完全抬起，头朝地时：代表获得植物形体。之后阿君开始反向把腿放低（完成半圈）：这代表从植物进化到动物形体。直到阿君脸朝地趴下：这类似于动物状态。之后阿君开始逐渐抬起头：这代表从动物进化到人类形体——通过阿君仰着头用双手和双腿站起，尽管在此阶段（动物状态）身体尚未直立。最后阿君站直，头朝上，腿朝下：这代表人类形体。

再以种子为例。最初种子无意识。为获得自我意识，种子必须经历根、茎、枝等，才能成为果实种子；作为成熟果实里的种子（代表赛古鲁形体）获得大我意识。在这个比喻中，种子、根、茎、枝和未熟果实相当于形体从原子（经由石头、植物和动物）进化到人类。从生果到熟果的发展，代表从人类状态到成道状态的进步。从生、半熟、四分之三熟到全熟等成熟阶段，代表凡人、瓦隶、辟尔到成道者状态。

种子代表无限智能。种子不知道自身。为获得自知，不得不经历各种形体，直到长成果实。果实包含着最初同一个种子。但在最初，种子无局限，现在只得留在果实里；也就是说，种子现在有了形体。

从种子到果实的发展过程中，根、茎、枝代表从石形体开始的进化系列。在所有阶段都是同一个种子，其形体却各种各样。最初种子无形体，但也不知道自身。之后经过根、茎、枝等形体（代表各种形体），最后获得果实形体——在此阶段完全醒来，但仍未认出（体验）自身。可把生果里的种子比作凡人的智能。假设果实稍微成熟，在此阶段可把种子比作拉若夫状态。接下来果实半熟，在此可把种子比作瓦隶状态。之后果实四分之三成熟，在此可把种子比作辟尔状态。最后果实完全成熟，在此可把种子比作大我证悟状态。种子一直都同样。最初自由无限，最终同样自由无限。然而为了认识（体验）自身，种子必须经历所有这些形体，直到成熟果实状态。这些形体都是种子能够用来认识（体验）自身的工具。

最后以胎儿为例。我们把母亲子宫里的胎儿比作无限智能的无意识状态。把新生婴儿比作无限智能的石头形体：因为新生儿完全没有理智，正如石头几乎没有觉识。儿童随着成长，身体开始发育，大约五岁时获得少量理智。这相当于无限智能从石头进化到植物形体：在此觉识开始显现。之后儿童逐渐长大，也相应获得更多理智：这相当于无限智能的觉识从植物形体进而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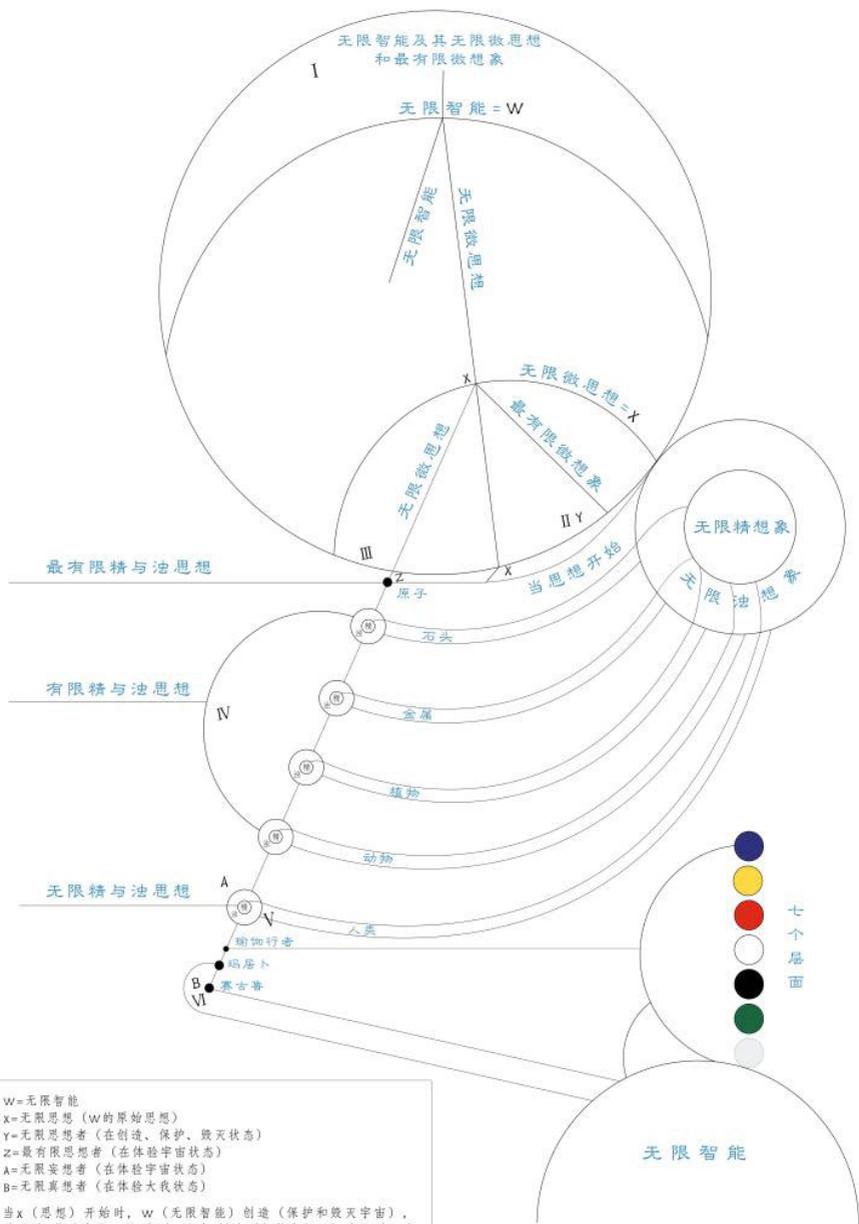
最后，儿童长到二十五岁左右时完全获得理智：这相当于无限智能获得人类形体。但在此他还没有成熟。之后他缓慢成熟变老：这相当于无限智能通过拉若夫、瓦隶和辟尔状态进步。最后他成为经验完全成熟的老人，在此状态他因理智完全成熟而认识自己：这相当于无限智能在成道者形体中。

最初母亲子宫里的胎儿（无限智能）处于无形、无意识状态；但却不知道自己。后来在老人状态，同一个无形存在知道了自己。为了获得这种大我知识，胎儿必须从母亲子宫里出生，体验从童年一直到

老年的状态。需要这些形体纯粹是为了知道自己。以无形状态存在于母亲子宫里的同一个存在，继续在老人形体中存在。在老年状态形体中，无限智能知道（体验）了自己，现已不再需要形体。因此，是同一个存在（无限智能）最初以无意识状态存在于母亲子宫，并且贯穿出生、童年直到老年整个过程。只是形体不断变化。唯一区别是祂在母亲子宫里没有理智，在老年知道了自己。

无限智能的形体进化与觉识的发展一致。进化始于石头形体；中间阶段是植物形体，最后阶段是人类形体。有什么觉识，就有什么形体。从石头到人类形体，从最初逐渐抬起腿到直起头状态，都归因于越来越多觉识的运作。在人类形体中获得石头形体状态时，无限智能体验大我。

虽然在从石头到人类之前的形体中，无限智能都处于妄我（凡性）状态，但是妄想、妄我、觉识、凡性都处于微弱不清的有限阶段（这是自然业相造成的）。因此在这些（从石头到动物的）形体中，无知并不明确而充分地假装知道；智能并不明确而充分地妄想。但在人类形体中，智能却有无限妄想，向大我证悟的前进在此受阻；无限自我的不自然业相在此让智能妄称“我在做这做那”“我做了这做了那”等等：这等于智能把自身当作心身；这构成智能的我性。只有当这种我性被逐步消除时，智能的进步才能恢复。我性被彻底消灭时，达到神性。而要消灭无限智能的我性，心状态和身体觉知都必须在有意识醒状态消失。



W=无限智能
 X=无限思想 (w的原始思想)
 Y=无限思想者 (在创造、保护、毁灭状态)
 Z=最有限思想者 (在体验宇宙状态)
 A=无限妄想者 (在体验宇宙状态)
 B=无限真思想者 (在体验大我状态)

当x (思想) 开始时, w (无限智能) 创造 (保护和毁灭宇宙), 并通过x体验宇宙。他 (w) 通过x创造 (保护和毁灭) 宇宙时, 成为y; 体验宇宙时, 成为z。作为y, 他 (w) 处于无限 (创造宇宙) 的心状态; 作为z, 处于最有限 (体验宇宙) 的心状态。随着x开始, 他 (w) 同时成为y和z。

补编（上）

酣眠、梦与醒

见神意味着你必须酣眠，同时必须醒着。这就是涅未卡帕三昧。涅未卡帕三昧状态意味着你必须酣眠而又醒着。例如，你有身体，有生命，有嘴，有眼，有耳；但你却不能动，不能看，不能听，等等。这发生在酣眠状态。但要在醒意识状态获得这种状态。同时醒着并酣眠，活着并死去。死人虽有眼、耳、鼻等，却不能看、听、嗅、感受等。何以如此？因为心不在（如同在酣眠状态）！因为没有生命（心）。必须有生命（如同在有意识醒状态）但却不要看、听、嗅等——完全活着而又死去！心在有意识状态完全止息意味着在醒状态酣眠。然而心却无法止息自身，必须被另一个更强大的心止息；这个更强大的心就是赛古鲁。

睡眠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状态。我们在酣眠中无限；在醒中有限；在酣眠中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形体，没有将来，没有过去——没有局限。我们一醒就开始与某个名字认同，然后开始把身体、有限财产等与那个名字认同——局限回来。简单地说“酣眠是上帝，醒来是奴隶”也不对。人在酣眠时确实是上帝，但却意识不到；人在醒状态是奴隶。但若在醒中体验酣眠，就会知道自己是上帝。

例如有人在法庭穿着法袍坐在法椅上，是法官；在家中穿着便服走动是普通人。酣眠、梦和醒状态是无限心的三个状态。你在酣眠状态是上帝；在梦与醒状态是奴隶。你在酣眠（心止）状态是上帝，正如穿法袍坐法椅的人是法官。注意：酣眠本身不是上帝，而是上帝状态。

假设你在目前情况下体验上帝状态和奴隶状态，却对此没有觉知，没有意识。由此就会明白昔日真人所言乃千真万确：上帝不苦不乐，

不生不死，无形无相。你在酣眠中（上帝状态）体验苦乐吗？有形状相貌吗？但在梦与醒状态却采用身体并体验苦乐、形相。你是神，却对此无体验，无认识，无觉知。要体验神性，就必须活着死掉。凭借赛古鲁恩典就可瞬间获得。所以，哈菲兹说：“一瞥点石成金者，您能否瞅我一眼？”

总之，睡、梦、醒是神的基本状态。在酣眠中一无所有；在梦与醒状态却有苦乐、昼夜、光暗对立。因此上帝状态有五个：

- （1）普通酣眠状态；在此神没有任何体验。这是神性状态。
- （2）普通梦状态；在此有模糊的宇宙体验。这是奴役状态。
- （3）普通醒状态；在此有清晰的宇宙体验。这也是奴役状态。
- （4）在醒状态做梦；在此有高级层面体验。这是瑜伽行者状态。
- （5）在醒状态酣眠；在此有大我体验。这是赛古鲁状态。

人在氯仿作用下昏厥，或者在酣眠时，也类似死亡（尽管有生命）；可以说同时活着并死去，但也没有意识。在这种活死状态有意识，即成道者。常人失去意识时，处于无意识状态。大我体验指有超意识却无普通意识。在酣眠、昏厥或死亡状态和在大我体验状态都没有普通意识：但是意识在酣眠、昏厥或死亡状态由无意识取代；在大我体验状态由超意识取代。

无意识状态可通过医生给的外部氯仿获得；超意识状态可通过赛古鲁给的内在氯仿获得。

睡、梦、醒是神的三个状态；我们也可以认为神有三个身体：

- （1）酣眠状态的身体；
- （2）梦状态的身体；
- （3）醒状态的身体。

神在酣眠身体状态处于微无有状态。神的身体在酣眠状态是微想象、最有限宇宙、微无有；在梦状态和醒状态获得无限精与浊身体。因此在酣眠状态或在涅未卡帕状态，神的身体是微想象、最有限宇宙、无有。在一般梦状态或在瑜伽行者和第四（*turiya*）神梦状态，神的身体是无限精宇宙（想象）。在一般醒状态，神的身体是无限浊宇宙（想象）。总之，神在酣眠状态身体中不知道也不体验任何事情。神在梦

状态身体中模糊地体验宇宙。神在醒状态身体中清晰地体验宇宙。

比如水有三种状态：气体（汽）、液体（水）和固体（冰）。三种状态都是同样物质。汽中的物质也在水和冰中。

假设该物质是神。物质的一个身体是气体（微形体）；另一个身体是液体（精形体）。第三个身体是固体（浊身体）。

神的身体——酣眠——梦——醒

物质身体——气体——液体——固体。

神在酣眠状态有类似气体的微身体，亦即无有（黑暗、想象、无知）；

在梦状态有类似液体的精身体，亦即想象（无知、黑暗等）的精显现；

在醒状态有类似固体（冰）的浊身体，亦即想象（无知、黑暗等）的浊显现。

物质有三个身体：气体、液体、固体；神也有三个身体：微宇宙、精宇宙和浊宇宙。

想象你在自己身体后面，是无限大有。想象在这个无限大有左边是无有（气体状态）；前边是液体状态（精）；右边是固体状态（浊）。这三个身体（微、精、浊）都是思想（心）的身体，不是智能的身体。这些都是心（生命）的身体；不是神（智能）的身体。

上面解释了神的身体；这些是想象（宇宙）身体；现在解释心的身体（思想身体）。你不停地将光明照在自己的微形体和精与浊身体上。你从不睡眠。那么是什么在睡眠？心！浊身体睡眠时融入精身体：此乃梦状态。精身体睡眠时融入微身体：此乃酣眠。睡眠的是你的浊与精身体，不是你，不是大我。

有关三个身体的例子：

力量（觉识、思想）或者说性力（shakti）始终是一个，但却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三个身体。例如种子。种子中的力量（生命、觉识）在种子形体中无法显现，因而采用果实形式。在种子中的力量也在树

里，在果实里。但为了以不同的方式显现，同一个力量不得不采用不同的身体：种、树、果。

再例如云。云（微身体）遍及大气层。云从高处降到低处时凝结。无法再无拘无束地在空中移动。云作为雨点，采用液体形式（精身体）。之后作为水四处流淌。这个液体形式进而凝固，采用冰形式，冻结不动（浊身体）。

心在酣眠状态，在无意识状态，或在涅未卡帕三昧超意识状态（即在酣眠中醒状态），同样有无所不在的微身体；在梦状态（潜意识状态），或在神梦状态（亚超意识状态），心的身体采用精形式，不再遍及一切，但却自由地漫游。最后在有意识醒状态，心的身体采用浊形式，其运动完全受到限制。

当思想开始时，无限智能作为智能有两个身体；作为心也有两个身体。作为智能，其两个身体是精与浊宇宙；作为心，其两个身体是精与浊身体。

我们在酣眠状态，身体是微（无），像气体。在梦状态，身体是精，像液体。在醒状态，身体是浊，像固体冰。同一个物质，同一个力量（性力）有三个身体：气体，液体，固体；这些身体阻碍力量的显现。力量在云身体时，不能显现自身，因而获得另一个身体——液体。但在液体中，其显现机会反而进一步削减，因而采用第三个身体——固体冰。结果更混乱糟糕。为了显现和利用自身，该力量首先将自身从云形式转化为水形式，之后从水形式转化为冰形式——但从这个冰阶段开始，无法进而凝固自身。而要显现和释放力量，现在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热量。热量（赛古鲁）开始对冰（浊身体）产生影响时，把冰转化为水（精身体）；热量开始对水（精身体）产生影响时，把水转化为蒸汽（微身体）。在这种蒸汽中，力量能够显现自身，并且有能力发动引擎等设备。

神乃无限力量（性力）。这种无限力量最初处于微身体；但在该形体中却无法显现。所以采用精状态（身体）；在该状态显现机会大

大减少。所以采用物质状态（身体）；结果显现机会更加渺茫。这时候可以说赛古鲁的热量前来救援。赛古鲁在心的有意识状态对浊身体造成影响，从而把浊转化为精，之后把精融入微身体，让力量显现。

心通过精与浊身体工作，体验宇宙也体验业相。但在微身体中，心完全止息，根本不能工作。在一般酣眠状态，心也止息，不通过任何身体发挥作用；但也不保留意识。在涅未卡帕状态，心也止息，也不通过两个身体的任何一个发挥作用，但同时却保留意识。就是说心在酣眠状态有意识：此乃证悟。在酣眠和涅未卡帕状态，心都采用微形体，但却不能做任何行为。

在微无身体（云身体）中的力量不能工作；为工作而把云身体变成液体，把液体变成冰。工作始于这两个（水与冰）形体，但却是错误的工作：因为力量的真正和适当用途是驱动引擎等设备，但这却无法在水与冰形体中做到。

在自然界，太阳的热量（业相）又把冰变成水，把水变成云——周而复始；但是力量却不能显现；因为这是个无意识的过程。力量需要意识才能显现。有意识的人用热量把冰变成水，把水变成蒸汽来驱动引擎，也就是显现潜在于蒸汽状态（无限但有意识状态）的力量。必须获得这种“蒸汽”状态，因为人即便有意识并利用浊身体（冰），甚至将浊变成精（水），但仍不能释放这两个形体中的力量。若无意识，神（力量）就不能在微身体中体验大我。即使有意识，也不能在精与浊形体中体验自身（力量无法显现）。若在微形体状态有意识，就能体验自身。也就是说，神必须有意识，但又在微形体状态（远离精与浊身体）。换言之，力量必须工作，但要处于气体状态（无身体状态），而不是水或冰形体状态。

总之，神必须在微形体状态有意识。最初有微形体，神却没有意识。有微弱意识时，却获得精身体；有充分意识时，获得浊身体。意识有了，微身体却不在（变成精与浊形体）。如果有意识地把浊身体（冰）变成精（水）；把精变成微（蒸汽、气体、云）；神便显现。

黑暗与光明

你闭上眼，看见什么？手，脚，身，宇宙，日月统统都从视线中消失。你还看见什么？黑暗。如前所述，这种黑暗是自然黑暗、想象、无知、虚无。只有黑暗可见。双眼闭着，是谁在看？是你自己在看黑暗；是心在看黑暗；是光明在看黑暗；是神在看黑暗。

如同在酣眠中只有空无（黑暗），你眼闭时也只看见黑暗。但你看不到完全、原始、绝对黑暗。你朦胧看见黑暗，因为心未止息。这种闭眼状态类似酣眠状态，只是你还醒着，其他器官继续运作，可以说“开着”。你只是肉眼闭着；虽看见黑暗，但仍意识到身体。要体验大我（光明），身体意识必须离开，同时保留完全意识。

如上所述，你闭眼时仍然醒着；但这种（只有视觉能力关闭的）醒状态不是酣眠中觉醒（在此没有感受、听、视、嗅等）；否则你就会只见光明不见黑暗。

你所看见的世界和其他事物都是假光明（不自然光明）；你闭眼时看见的黑暗是真黑暗（自然黑暗）。看见假光明（不自然光明）的是假黑暗、不自然黑暗、妄我。当真光明（自然光明）看见真光明、自然光明、大我时，意味着成道。

在这方面，至师卡比尔如是说：“无师自通时心即止息；好比暗室里灯光照亮门。”

不仅眼睛，甚至心都是假的；亦即心的想象是假的。这个心真想时是真心。黑暗（微身体）也是假的。只有真想者、真见者是真的。这个黑暗是空无；使之貌似实有的是摩耶。

心有三个身体：

- （1）微身体（微思想、不思想）；
- （2）精身体（精思想、念头和欲望）；
- （3）浊身体（浊思想心、行动）。

这三个身体都是假的；心通过这些身体进行精与浊体验也是假的。唯有存在于这三个身体并通过精与浊身体体验精与浊宇宙者是真的、

无所不在、无限一体。精与浊宇宙是神的两个身体，是智能的两个无限想象形式。精与浊宇宙是智能的身体，精与浊身体是心的身体。智能的身体是想象，心的身体是思想；想象在微状态最有限，在精与浊状态无限。思想在有限状态无限，在精与浊状态根据业相有限或无限。

唯一者通过一切耳听，通过一切鼻嗅，通过一切舌说，通过一切心想。这个唯一者（大我、上帝、超灵）存在于一切心和一切身。有不同的心和不同的身，也相应地对宇宙的不同体验。但却是同一个大我通过这些不同的心和不同的身，体验想象（宇宙）。

假设某人有两万五千只眼睛，却只有一个视觉器官。这意味着同一只眼通过两万五千只眼看。再假设每只眼都戴着不同颜色的眼镜。假设这人面前有只球。视觉通过两万五千只眼看一只球。不过，通过戴红色眼镜的眼会看见球是红色；通过戴黄色眼镜的眼会看见球是黄色；通过戴白色眼镜的眼会看见球是白色。视觉只有一个，球也只有一个，但是通过两万五千只眼，却看见两万五千只不同颜色的球。在这个比喻中，眼镜的不同颜色代表精身体；眼镜的不同镜片代表浊身体；球代表宇宙。这意味着只有同一个大我通过不同精身体和不同的浊身体，通过不同的生命（心）状态，对宇宙进行不同的体验。

你会容易发现，每个人的思想都不同，每个人的情感都不同；每个人的苦乐体验也不同。总之，绝对是每个人的一切都不同：原因是不同的精与浊身体（比喻中不同颜色镜片）。不过，虽然体验、念头、心、生命、身体都不同，但是一切心里的居住者，一切身体里的居住者，一切体验的经历者，却只有一个——神。视觉能力（看者）不是眼镜，也不是颜色或镜片，而是通过不同颜色镜片看同一只球的看者。那个唯一者通过你们在座的所有人看、嗅、思想、感受；但因每个人的不同状态，每个人的体验和唯一者在每个人里的体验也不同。

酣眠意味着上帝状态；在该状态除了神还能有谁？梦与醒状态虽虚幻，却仍然存在。假设我们在沙漠中。往远处看，会看见像水一般的东西。但这其实不是水，而是幻境。幻境虽不是水，却制造有水的

错觉。我们将之体验为水而非其他：此乃错觉，因为确实没水。我们在梦与醒状态的体验也同样不真。醒与梦状态，浊与精身体，宇宙都是错觉。就好比多次想象自己从国王宝座上发号施令。你在想象自己坐在王座上发号施令的时候，甚至开始体验相关的苦乐感受。但实际上你原地不动，没有王座，没有人执行你的命令。王座、听从你命令者和相关苦乐感受，统统是幻境！这个宇宙幻境来自黑暗、想象、无知、无有，因为宇宙无非是微无（黑暗）的精与浊形式。无有的显现能会是什么？只能是无有！

无限智能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大知前进过程中，经历五个阶段：

(1) 智能 = 自然光明 = 大有 = 大我 = 真在 = 永恒极乐和无限知识不体验自身；

(2) 自然黑暗 = 虚无 = 想象 = 不在 = 无知；

(3) 妄想 = 有形思想 = 假乐 = 妄我 = 妄性；

(4) 想象（精与浊）= 不自然光明 = 宇宙；

(5) 真想 = 自然光明体验自身 = 大有 = 永恒极乐和无限知识体验自身 = 真我 = 真性。

自然光明不体验自身，意味着黑暗中的自然光明，无有中的大有，不在的存在，无知的大知，无感的极乐，不智能，无意识的大我。

自然光明体验自身，意味着真想的智能，真想，真有，真在的存在，真知的大知，真意识（大我意识、超意识）的大我。

自然光明体验自然光明时，处于真我（真心）状态。

自然光明体验不自然光明（宇宙、精与浊想象）时，处于不自然黑暗（妄性）状态；是妄心，妄我。因此不自然黑暗体验不自然光明。

自然光明体验自然黑暗（虚无）时，处于无心状态、智能状态、无意识大我状态。

以鸚鵡为例。鸚鵡生而自由。能飞到任何树上，喜欢什么果就吃什么果。在一处吃完飞到另一个村的河边饮水。由于生而自由，鸚鵡不知自由为何物，也不知行动受限是什么。它不停地叫唤，“自由是啥？

让我自由。”有位哲人听到叫声，说，“兄弟，你是自由的。”鸚鵡却无法享受自由体验。于是哲人说，“好吧，我让你看看自由是什么。先来我手上，向我臣服。”鸚鵡聪明地听从了，飞到哲人手掌上。哲人把它关进笼子。现在它无论怎样努力，再也无法飞来飞去。最后哲人释放了鸚鵡，这时它认识到自由是什么，叫道，“啊！原来我一直都是自由的。”

这里，自由 = 神性，哲人 = 希瓦（赛古鲁）。鸚鵡 = 吉瓦（个体生命）。

被关进笼子之前，鸚鵡无疑是自由的，但却觉知不到自由。随着囚禁，失去原始自由状态和相关意识，开始感到自己从一开始就囚禁在笼子里。但被释放之后，鸚鵡恢复原始自由状态，认识到自己一直是自由的。

有阳光，就有阴影。站在阴影里，看不到阳光。同样也是通过自然黑暗，才知道有光明。光明的“在”即黑暗；也就是说，黑暗是光明存在之身体。黑暗有两类：第一类是自然黑暗，即微身体，微想象，微无知，微无有，微宇宙；第二类是不自然黑暗，是体验精与浊宇宙（想象）的媒介——妄我，妄性，妄心。

神是一体不分，永恒无限的普遍存在、视见、能力、喜乐、知识、声音、情感等所有一切。是超灵通过一个人的嘴说，通过另一个人的耳听。这个唯一超灵通过每一个心和身对宇宙进行各种体验。通过拉瓦纳（Ravana）的心身，体验罪恶；通过拉克西曼（Lakshman）的心身，体验美德；通过希瓦吉（Shivaji）的心身，体验杀戮——完全为了崇高理想；通过阿夫扎尔罕（Afzal Khan）的心身，体验被杀。而超灵用来体验自身的心身，甚至超越最高赞美。

海洋误以为自己是水滴，无限智能误以为自己是妄心。狗在海洋里拉屎撒尿，海洋不会污染；狗往小罐里拉屎撒尿，水就会弄脏，发臭，污染。同样的水在海洋里不受局限，在小罐里则不然。这种局限由业相造成。所以小罐里的水把自身体验为水滴（相对于海洋）。排

除了业相强加的局限，小罐里的水便把自身体验为无限海洋；知道自己从一开始就是这个海洋，但是因为业相而把自身想象成了水滴。

【以下内容与《上帝手书》有重叠】

真我（真正运作的心、止息但有意识的心、有大我意识的大我）
= 自然光明（体验自身）。

妄我（虚妄运作的心、妄性、妄我）= 不自然业相。不自然光明
= 精与浊想象。

自然光明的存在（Astitva）即自然黑暗，不自然光明的存在即不自然黑暗。不自然光明即不自然黑暗（妄心）体验的有形宇宙。

所以，因有自然光明，才有自然黑暗；因有不自然黑暗，才有不自然光明。没有不自然黑暗（妄我、妄性），就不会有不自然光明（宇宙及其体验）。只要心虚妄工作（处于不自然黑暗状态），就有宇宙（不自然光明）及其体验。心停止（不自然黑暗消失），对宇宙（不自然光明）的体验也停止。在酣眠（无意识）状态，不自然黑暗由自然黑暗取代。在（心止息的）大我证悟状态，也就是超意识状态，不自然黑暗由自然光明取代。

在一般醒状态（不自然黑暗状态），心虚妄地工作；宇宙（不自然光明）及其体验对心存在。但在酣眠中，心不工作（心被止息），宇宙及其体验消失；只有空无（自然黑暗）；只有光明及其存在（黑暗）——不体验自身的无意识光明。酣眠的空无即自然黑暗。神在酣眠（自然黑暗）状态是主；在梦与醒（不自然黑暗）状态是奴；在清醒（自然光明）状态是成道者。

整个宇宙皆产生于无有。来自无有之物，除了无有还能是什么？因此宇宙只是幻境，并不真正存在。心工作时（有意识状态），这一切都似乎存在（纯粹是心的想象）。心止息时（无意识和超意识状态），宇宙不存在（想象消失）。

只要心虚妄地工作，就有精与浊身体和精与浊宇宙。心止息时（真

正、正确工作时），没有身体，没有宇宙。在梦与醒状态，妄心、精与浊身体和精与浊宇宙存在。在酣眠状态和涅未卡帕状态（无意识和超意识状态），妄心、身体和宇宙消失。

不自然黑暗 = 妄心

有意识自然光明 = 真心

无意识自然光明 = 无心（智能）

自然黑暗 = 微想象（无有）

不自然光明 = 精与浊想象

在你们每个凡人里，都有自然光明、自然黑暗、不自然光明和不自然黑暗。自然光明通过不自然黑暗，体验不自然光明也就是有形自然黑暗。换言之，大我通过妄想体验精与浊身体；通过身体体验宇宙；通过真想体验自身。只要有妄心及其两个身体，大我就体验宇宙；没有妄心及其两个身体时，不体验宇宙。因此，大我超越万物又在万物里。同一个光明存在于自然黑暗、不自然黑暗和不自然光明。也就是说，同一个大我存在于妄心、身体和宇宙。虽然只有大我、只有光明，虽然妄心、身体和宇宙皆幻境，但在这个幻境中却存在着同一个智能。

真想（运作）心 = 真心 = 真我 = 心止息但有意识（超意识心）。

不想（运作）心 = 心止息且无意识（无意识心）。

妄想（运作）心 = 心运作（未止息）且有意识（有意识心）。

要证悟大我，心必须有意识，但又不进行任何精与浊体验。【精 = 欲望、念头；浊 = 行动。】

虚妄运作心体验“我是身体，我有限”；真正运作心体验“我无身体，我无限”。

在虚妄运作心与真正运作心状态之间，亦即在妄我与真我状态之间，在凡与神状态之间，有七个阶段，七个层面，七个把妄想一步步变成真想（用无限思想的真性取代妄性）的媒介。妄想无限心要成为真想无限心，就必须经过专注过程，也就是穿越七个阶段。通过渐进专注过程，妄心逐渐冲破（妄性）局限；随着局限逐渐被打破，层面

也逐渐被心体验，妄性逐渐被真性取代。心越专注，越在层面上前进。当专注达到最高状态时，心在有意识状态完全止息，其（妄性）局限彻底被打破，心变得无限，完全真实，亦即证悟大我。

就这样通过专注过程，目的也达到。但是专注必须达到能够让心在完全有意识状态彻底止息的程度。这个过程最为困难，需要很长很长时期：因为对心来说，如果稍许专注成功，第一层面就显现，心受吸引，只专注该层面。如果心继续专注，第二层面就显现，心进而专注的机会减少。向前进入每一个层面，景色、环境、能力等显现，都让心沉迷其间，不想继续专注，尽管也有可能间歇获得瑜伽三昧。

（1）普通三昧 = 酣眠，有业相的无意识止息心；

（2）瑜伽三昧 = 有业相的有意识止息心；

（3）涅槃卡帕三昧 = 无业相的有意识止息心。

只有在罕见情况下，通过一位完美撒里克古鲁自始至终的帮助，才能让心逐渐超越所有专注阶段（体验七个层面），最终在涅槃卡帕状态证悟大我。在涅槃卡帕状态没有层面，没有精体验，甚至没有灵性显现，只有对唯一遍在无限光明（大我）的体验。

如果完美赛古鲁通过青睐（Nazar）让一个妄想无限心在有意识状态止息，这个心就瞬间获得超意识涅槃卡帕状态。赛古鲁让吉瓦眨眼间穿过全部七个层面，成为希瓦。

“赛古鲁瞬间让人成为他。” —— 图克拉姆

“赛古鲁能瞬间揭示本质；即刻把你带到彼岸成道。” —— 卡比尔

你们都知道，梦（在我们醒时）向我们证明我们曾经睡眠。这些梦在醒状态被想起。止息却有意识的成道心成为精心（体验神梦，从涅槃卡帕下降，从超意识下降到亚超意识状态）时，也知道自己曾经享受大我（无限极乐、涅槃卡帕三昧）。精体验心（瑜伽行者心）成为浊心（体验宇宙，从亚超意识下降到有意识状态）时，也知道自己曾经体验层面，记得这些层面的显现。然而，赛古鲁下降是为了利他；

瑜伽行者下降只为享受。赛古鲁体验超意识、亚超意识和有意识状态；瑜伽行者不体验超意识，只体验亚超意识和有意识状态；玛居卜只体验超意识，但不体验亚超意识或有意识状态；凡人体验有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状态，但不体验亚超意识或超意识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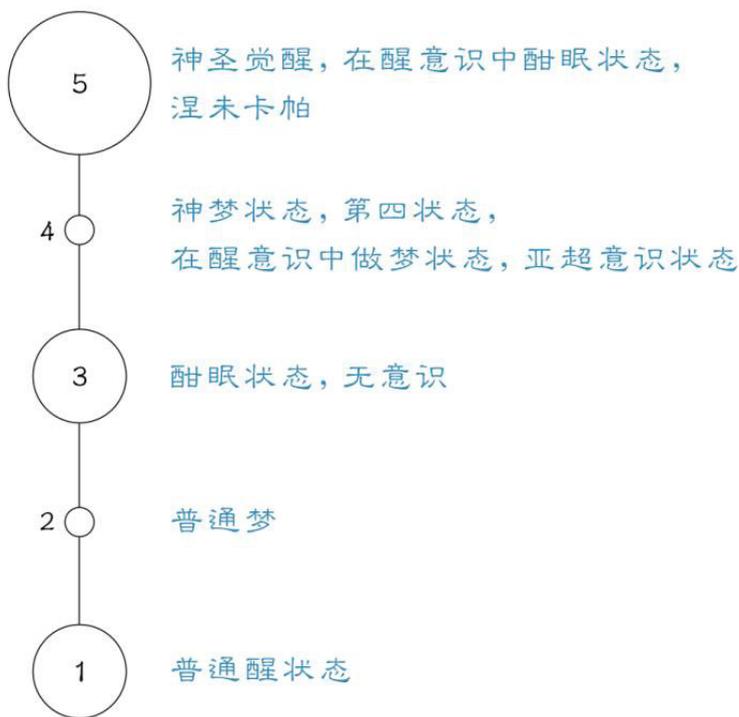
你们（凡心）在有意识醒状态，每次想要回忆梦，只需想一想，梦就在，尽管不是以实际形式。（下降之后）在浊运作状态的成道心或者瑜伽行者心，同样只需想一想自己曾经体验的层面，这些层面就在眼前。

无限心（从止息到运作，从超意识到有意识）向思想状态的有意识返回，经过这个神梦，也就是层面及其显现。心的一般运作状态，其经过层面，其超意识止息状态，其从超意识回到亚超意识，再回到有意识状态——相当于一般酣眠，梦与醒状态。我们现在解释：

大我体验（心止息却有意识）是真实状态（合一）。层面体验是虚假的，因为心虽专注却仍在精运作。

心专注或者说穿越层面，只对在意觉中（醒意识状态）止息有必要；只是方法而非目的。目的是真正最高状态，是合一，是心在完全觉中止息：在该状态既没有精层面体验，也没有浊宇宙体验，只有大我体验。但是心在意觉中穿越所有层面并且最终止息于意识：这是最困难的。因为心有一切机会受到某层面的显现迷惑，引诱，纠缠；从而专注前进受阻。不过，赛古鲁恩典则瞬间赐予这种最高状态。

心从有意识醒状态（1）进入无意识酣眠状态（3）时，必须经过潜意识梦状态（2）也是中间状态。这个在（1）与（3）之间的梦状态，体验部分醒（1）和部分酣眠（3）。当醒状态牵拉较大（心在醒状态深陷世事纠葛）而睡眠（心止息、休息、忘记世事）牵拉较小时，心也相应留在梦中较长时间，因而（醒后）记得梦。当醒状态牵拉较小而睡眠牵拉较大时，心则相应留在梦中较短时间，因而不记得梦；很多时候甚至不知自己曾在梦状态（尽管心在获得酣眠状态之前必须经过梦状态）。如果醒状态（1）的牵拉持续，心则只留在梦中，不进



酣眠状态, 或者说不到酣眠状态就回到醒状态。【这类似于搁浅在层面、未到超意识涅未卡帕状态的瑜伽行者。】

进入酣眠状态逗留期间, 心什么都不体验; 从酣眠状态返回醒状态时, 心必须再次经过梦状态。在梦状态返回时, 如果酣眠的牵拉较大(这的确经常发生, 因为心刚从酣眠中返回), 心就留在梦中较长时间, 因而记得梦。如果酣眠牵拉较小而觉醒牵拉较大(这发生在那些留在梦中较长和留在酣眠中较短的人身上), 心则不长时间留在梦状态。这都与凡心有关。

现在谈圣人心: 心从酣眠状态向真醒状态上升, 而不是向假醒状态下降【此处用升降等词只为便于解释】; 并且必须经过梦状态。这个梦状态位于酣眠与真醒(在醒状态酣眠)也就是无意识状态(3)与超意识状态(5)中间。两者之间的交点(4)是体验神梦状态; 被

称作第四状态。

总之，普通心若在醒状态脱离（背离、忘却）身体和宇宙（期间放弃通过身体体验宇宙）并专注于神圣，就可以说已经开始从普通酣眠（3）迈向神圣觉醒（5）——有意识的无意识、超意识。从（3）到（5）期间，如果酣眠牵拉较大，心就留在梦状态更长时间，因而记得梦。如果酣眠牵拉较小（来自专注进步），心则必须经过神梦状态（七个层面），直到抵达醒酣眠（5）——在此无梦而有光明！

此刻你（心）看见身体和宇宙。在同样的醒状态，你闭上眼，努力专注心——通过将注意力从身体和宇宙转移到一个神圣对象。如此专注时，可以说心开始从（3）向（5）前进。之后层面开始显现。你的身体和宇宙仍在（你醒着）；心最初却看不见身体和宇宙（如酣眠中）。因此可把酣眠状态（3）视作起点。你开始专注时，已经在醒状态开始较小程度地忘记身体和宇宙，从而进入神梦（第四）状态。

【你如果完全失去身体和宇宙意识，就会要么在酣眠状态（3），要么在涅未卡帕状态（5）。】

随着心越来越专注，你也相应地体验越来越高级层面；继续在醒状态（第四状态、神梦状态）做梦。最后，心止息，进入醒中酣眠状态（5）——这时你的身体和宇宙仍在，心却不在。

心的升降意味着在一般醒状态，心粗浊地思想，心通过浊身体体验浊宇宙。在梦状态，心精细地思想，心通过精身体体验精宇宙。在酣眠状态，心根本不思想（止息）且无意识；因而什么都不体验。从酣眠状态，业相（心之前的宇宙体验造成的印象）又让心精与浊地思想。

就瑜伽行者而言，心在醒状态进行精思想；在完全有意识状态通过精身体体验精宇宙；在醒状态体验梦——此乃第四状态。就成道者而言，心完全有意识但又止息（不思想），因而体验自身。这意味着心在酣眠（因停止思想而无意识）但又完全醒着——此乃真醒，大我体验，超意识涅未卡帕三昧。

心运作时，形成业相（印象）。为体验业相，身体出现；为了身体，

宇宙出现。换言之，有业相才有身体和宇宙。若无业相就不可能有身体和宇宙【业相是一切想象与“我是什么”“那是我的”、“我和我的”断言的起因】。这意味着身体和宇宙只是想象的产物。

在专注过程中，心努力远离业相，也就是远离身体和宇宙；到了最后专注阶段，业相（身体和宇宙）成为“无有”并且消失。这种专注过程难乎其难，需要漫长时间才能完成。然而赛古鲁只需一瞥就能消灭全部业相。一旦业相消灭，心就在醒状态止息——此乃证悟大我。

补编（中）

欲望与业相

欲望根据业相被形成并被付诸行动；新业相又根据这些欲望和行动被形成：就这样继续下去。业相形成欲望与行动；欲望与行动又形成新业相；新业相让心继续妄想，思想想象，通过精与浊身体体验精与浊宇宙。欲望（和行动）离开，业相也消失；随着业相消失，心的妄想消失。通过专注，或通过真诚信爱，或通过行动瑜伽，一点一点地消除妄想之局限【这些局限由业相造成；业相以精形式呈现为欲望】。当妄想局限最终消灭时，心止息于完全有意识状态（摆脱业相），成为无限（真想），体验大我。

但这种一点一点消除业相的过程极其艰难漫长，有时需要很多很多多次人生；只有很少人成功达到目的。然而赛古鲁只用恩典一瞥，就能在眨眼之间（在一生中）消灭妄心局限（欲望和业相，妄想、妄我、妄性局限）；从而让心成为无限（真想），如同赛古鲁的心。

就赛古鲁而言，无限心随意体验自身，但不体验层面和浊宇宙或精与浊身体；随意体验层面（精宇宙），但不体验大我或浊身体或浊宇宙；随意通过浊身体体验浊宇宙，但不体验层面或大我。此乃至人（Mahapurush）状态。

最初，心无限无量，没有欲望，所以也没有业相或妄性局限；但是心也不能体验大我，因为无意识。要体验大我就必须有意识。心通过欲望，获得意识（成为精与浊宇宙的创造者伊希瓦；意识把微想象显现为精与浊形体）；但是欲望却把业相给予心，让心体验宇宙（其意识所产生的精与浊想象）；从而把局限给予心（成为精与浊心）。

就这样，心获得意识，意识却因思想的妄性而受限。最初，心不

受限，不妄想，不体验宇宙；但也不能认识（体验）自身，因为不思想，无意识。现在，心有了意识（思想），但还是不能认识（体验）自身，因为有限、妄想、体验想象。

所以，心必须止息而又思想，有意识而又无意识；换言之，有超意识。心必须思想但要真想：思想大我而非精与浊想象；体验大我而非宇宙。

微思想不是思想，因为不能思想（体验）无限智能。无限微思想成为无限真想时，思想（体验）无限智能；成为无限妄想时，思想（体验）无限想象（宇宙、不自然光明）。有微思想的心什么都不能体验。有运动（意识、思想）时，无限思想成为（1）无限思想；然后（2）无限妄想。意识产生，但妄想局限随之而来。这种妄性局限必须被打破（必须被转化为真想），同时意识被保留。

这个欲望（运动）让心获得意识，成为无限心（伊希瓦）；但随后却把妄性局限给予心。有意识心开始认识和体验一切虚假和想象的事物（宇宙的身体）而非真我。欲望又把意识给予心，以体验（意识从最有限微状态生产为无限精与浊形体的）想象；或者说让心妄想，思想想象（体验宇宙）。就这样，心非但不体验大我，反而体验（其意识从微生产为精与浊的）身体和宇宙。心若能保留意识而又真想，就能思想（体验）无限智能。因此意识（思想）必须保留，但妄性必须消失。

把妄性给予心的是什么？是业相——欲望的结果！

原始业相产生众多业相，造成众多（妄想）局限。要让这些局限全部消失，业相（欲望）也必须全部消失。一旦妄想离开，心就体验大我。思想（意识）必须保留，但其妄性必须不存在。

同一个无限智能不想时是上帝（神）；真想时是成道者（希瓦）；妄想时是奴隶（吉瓦）。

心本身是神。此刻正在看的心本身就是神；正在说的心本身就是神；正在听的心本身就是神。但这个神却不是自身之内看自身、听

自身或对自身说。当神在自身之内看自身、听自身，对自身说时——总之就是在自身之内体验自身时，即证悟自身，达到希瓦状态。

你正在思想（也就是看、听、说等）但在虚妄地思想、认识、体验（也就是思想想象）的心（也就是内在上帝、无限智能），不能看、认识、体验自身（思想大我），因而处于奴役（吉瓦）状态。印象让心妄想，让心体验宇宙。心止息且有意识（真想）时，处于体验自身状态。作为妄心，作为吉瓦，无限智能并不虚弱。虚弱的是心的凡性和妄性；虚弱的是把这些局限赋予心的印象。

无印象心 = 希瓦。有印象心 = 吉瓦

智能一体不分。神是一体不分感受、一体不分存在、一体不分知识。存在大知极乐状态是无限而又思想（有意识、有感受）的心。心受业相局限时，也就是妄想时（凡人），是受限和虚妄的存在大知极乐，是真正存在大知极乐状态的影子；没有业相时，是无限、无量、永恒、真正的存在大知极乐。

(1) 智能在该状态根本不思想，什么都不体验，是纯智能、感受和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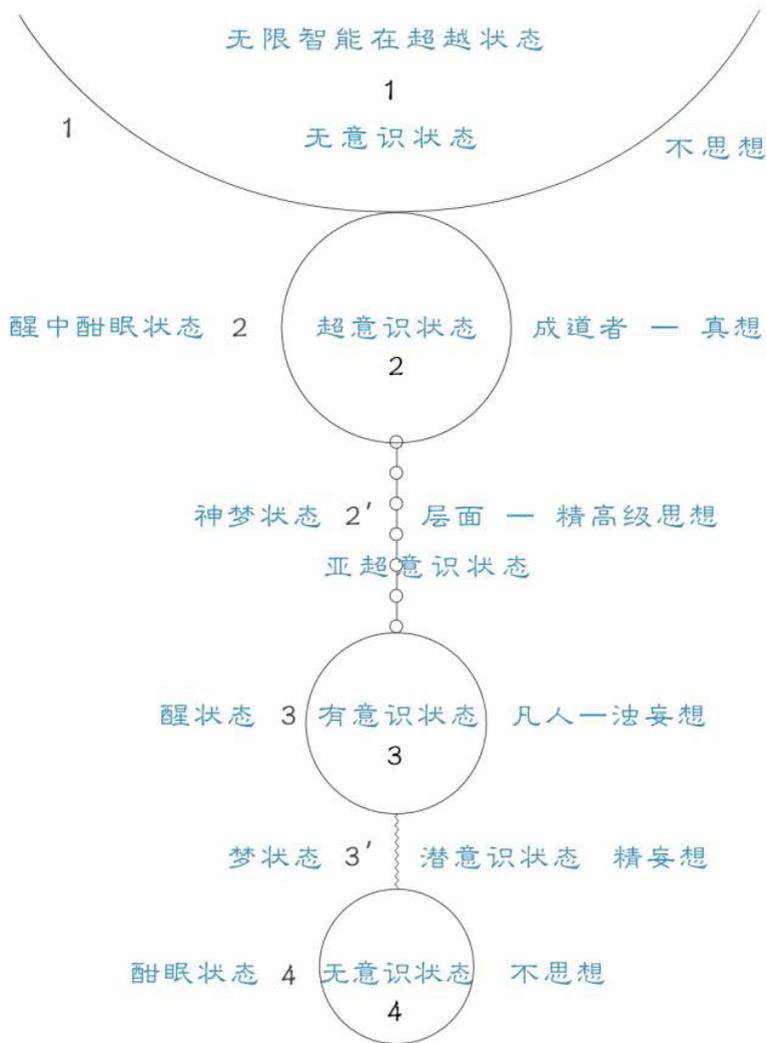
(2) 在该状态体验普遍智能、感受和存在。

(2') 在该状态体验层面。

(3) 和 (3') 在这些状态体验浊与精宇宙（亦即受限、虚妄的存在大知极乐）。

(4) 在该状态什么都不体验。

思想形体的吸入(Qyamat)每天发生。在酣眠状态，神处于微状态；在梦状态处于精形体，在醒状态处于浊形体。这种进入宇宙点并且从中出现每天发生。但这种吸入与进化是个体的，属于思想的浊与精身体。当整个宇宙（想象的无限精与浊身体）都进入酣眠状态时，是“普遍融入”（Mahapralaya）；宇宙被吸入时，留在微形体一个时期，如在酣眠、不思想、无意识状态，心的精与浊身体留在微形体几个小



时。当宇宙以精形式，之后以浊形式出现时，可以说是进化；如在潜意识梦状态，思想的微身体以精形式出现，之后在有意识醒状态，思想的精形体获得浊外罩。

四种状态

大我 = 无限智能（无意识） = 自然光明作为自然黑暗存在

妄我 = 妄性 = 不自然黑暗

真我 = 无限智能（有意识） = 自然光明作为自然光明存在

宇宙 = 想象 = 不自然光明

黑暗看不见光明；但光明却通过黑暗看见光明。看者与被看者是同一个光明。例如，帕椎看，听，嗅等；同一个帕椎在不同状态获得不同体验。大我（无限智能）也同样，无论在（1）还是（3），大我（无限智能）。区别是在（1）无意识；在（3）有真意识。在（2）是妄我，妄意识。自然黑暗是无意识大我（自然光明）成为超意识大我（真我）、或者说大我体验自然光明的媒介。

（1）大我 = 无限智能（自然光明但无意识） = 神。

（3）真我 = 无限真心（超意识智能、有完全觉知的自然光明） = 成道者。

在（1）和（3）是处于不同状态的同一个无限智能（超灵）。

回到鸚鵡例子。鸚鵡（大我、无限智能）在（1）无意识，虽像空气般自由，无拘无束，却不知自己无束缚，也不知自己受束缚。为获得意识，鸚鵡被关进笼子（自然黑暗的形体）。鸚鵡在（2）获得意识，但却意识到束缚而非自由，因而发现自己受缚、受限、有限；也就是说，鸚鵡获得妄意识，成为凡（吉瓦）。笼子（黑暗）不是鸚鵡（光明），而是鸚鵡获得意识的媒介。鸚鵡是同一个；但在（2）有妄意识，在（1）无意识。

就这样，鸚鵡在妄我、不自然黑暗（2），有妄意识，因为意识到囚禁（精与浊身体），意识到宇宙、不自然光明、微自然黑暗形体（4）的束缚。设法逃出笼子之后，获得真意识、超意识，意识到永恒自由与无限（3）。

鸚鵡从永恒之始一直自由，但却意识不到自由。通过被关进笼子，获得意识；意识（进行创造的无限思想）提供了笼子。鸚鵡有了意识，

自由却随之消失。最后鸚鵡设法飞出笼子，同时保留意识，像最初一样自由；而且现在不仅自由，还意识到自由（知道自己永远自由无限）。

即使最初，鸚鵡也有翅膀，有自由；但因睡眠，不能飞来飞去。醒后却陷入笼子。即使这样，鸚鵡仍有翅膀，可以说有自由，因为完全有能力飞翔，完全醒着；但是困在笼中，不能四处飞翔。实际上，其翅膀和飞翔能力——总之其存在一直完好无损，自由却被夺去。在醒状态脱离笼子后，就能够任意飞翔。总之，鸚鵡最初在笼子外酣睡，醒来却陷入笼子，在全醒状态飞出笼子：鸚鵡一直同样，翅膀也同样。

【鸚鵡 = 智能；翅膀 = 思想。】

在酣眠中，鸚鵡的翅膀无用；这相当于思想不运作。鸚鵡陷入笼子，翅膀因囚禁而以有限方式运作；这相当于思想虚妄运作。鸚鵡逃出笼子，翅膀使之能够任意飞翔。这相当于真想。意识让鸚鵡受囚禁；鸚鵡必须带着该意识冲出笼子。

妄我（2）看见宇宙（4）；真我（3）看见大我（1）；大我（1）看见无有（自然黑暗）；同一个大我（1）在妄我状态（2）看见宇宙（4），在真我状态（3）看见自身（1）。

再举个例子。医生（伽内）（a）无意识，（b）有意识。医生是同一个，但却在不同状态。将之与上述四个状态（1，2，3，4）联系起来看，假设医生（大我、智能、自然光明）最初在谢赫恩先生屋子里无意识（1）。现在医生获得意识（2），同时走出屋子，看见想象的宇宙（4）。如果他设法带着该意识再进入原屋，就会看见自身而非宇宙亦即外面景色（3）。

信爱瑜伽

无限智能有三个方面：萨特 - 契特 - 阿难得（Sat-Chit-Anand）

（1）萨特 = 永恒、不分存在（真理）。“你即自身面纱，哈菲兹，拿掉你自己。”

（2）契特 = 永恒知识。“唯有无首者能进该状态。”——哈菲

兹

(3) 阿难得 = 永恒极乐。“让我陶醉，不知是谁进出您家。”——哈菲兹

通过任何一个瑜伽获得完美时，全部（1，2，3）合一；心止息并有意识（超意识）就是体验萨特 - 契特 - 阿难得（存在大知极乐）。

在信爱瑜伽过程中，获得入定状态；在胜王瑜伽途中，置身某一个层面。通过任何一个瑜伽达到完美时，心都进入大知状态：而大知本身也是极乐与存在。也可通过信爱瑜伽获得无上极乐状态；这种极乐也是存在与大知。

摩耶从中出现的那个点一直存在，就像你的影子。宇宙也从这个点进出。

然而，通过瑜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获得完美，也非常困难。这些瑜伽就是让心摆脱业相的过程（业相即灰尘、面纱、束缚）。具有超意识、普遍、无限自由心的赛古鲁，能于一瞬间消灭其他受缚心的印象局限：

“受缚者遇见受缚者，谁都没有救！

受缚者遇见无缚者，瞬间得自由！”——卡比尔

因此，证悟大我的最容易、最安全、最可靠方法，是无条件地向成道至师（赛古鲁）彻底臣服，这是因为赛古鲁身边有帕若玛希瓦和伊希瓦（仿佛帕若玛希瓦在其右手，伊希瓦在其左手）。他是有相与无相超灵合一。他有三个状态：（1）帕若玛希瓦；（2）伊希瓦；

（3）超越二者的真我状态。

（1）帕若玛希瓦 = 无意识超灵。

（2）伊希瓦 = 有意识但是在创造宇宙的超灵。

（3）真我状态 = 超意识的超灵；但祂在超意识（涅未卡帕、真我、成道者）状态时，就不能在伊希瓦状态。因此成道者状态超然于伊希瓦状态。

对于旨在获得物质利益的信爱者，赛古鲁左手的伊希瓦给他想要的世俗物。为成道而信爱赛古鲁者，得到赛古鲁右手的帕若玛希瓦。

对于不要世界也不要神的信爱者，赛古鲁让他同赛古鲁自己一样。

成道者指超意识超灵；帕若玛希瓦指无意识超灵；伊希瓦指生产、维系和毁灭宇宙的有意识超灵。因此在这三者中，成道者状态是超灵的真正状态；帕若玛希瓦或伊希瓦都不是成道者；但成道者却包含帕若玛希瓦和伊希瓦——尽管作为成道者，他既不像帕若玛希瓦那样无意识，也不像伊希瓦那样创造、维系和毁灭宇宙。

可通过精与浊方法，信爱无相帕若玛希瓦：（a）可通过心念名来敬爱安拉。这是对无相帕若玛希瓦的精信爱。（b）也可通过口念名，或在清真寺祈祷和跪拜来敬爱安拉。这是对无相帕若玛希瓦的浊信爱。

同样也可通过精或浊方式信爱有相帕若玛希瓦：（a）可通过心中敬拜，冥想，想念其形象，冥想其生平、心念名等，信爱过去的克里须那、穆罕默德、耶稣或活着的圣人，以及韦希奴、先喀等神明。这是对有相帕若玛希瓦的精信爱。（b）可通过赞颂、祈祷、口念名、顶礼等，信爱过去的克里须那、未陀巴（Vithoba）、赛巴巴等，以及活着的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巴巴简等。这是对有相帕若玛希瓦的浊信爱。

【无相帕若玛希瓦 = 非人格神；有相帕若玛希瓦 = 人格神。成道者间接地是有相和无相帕若玛希瓦，直接地是人格神——上帝化身。】

超灵作为韦希奴维系宇宙；作为罗摩和克里须那（韦希奴的阿瓦塔）体验自身；作为摩诃希毁灭宇宙；作为先喀（摩诃希的阿瓦塔）体验自身；作为梵天、韦希奴和摩诃希，创造、维系与毁灭宇宙，作为师利达塔（Dutta）体验自身。

一个人如果参与四瑜伽的任何一个，就会按照努力程度穿越层面；但在经过层面时，很有可能搁浅。假若他通过拼命不懈努力，设法成道，这种成道果实也只是为他自己；不能拯救其他任何人。他成为玛居卜，既没有大知也没有撒里克状态。要成为赛古鲁，从涅未卡帕三昧下降，承担拯救世界的责任，就必须赢得赛古鲁恩典，获得大知。伊希瓦和帕若玛希瓦本身都不能让任何人成道；但若对伊希瓦和帕若玛希瓦的

信爱比例适当且属于最高类型，就能让爱者同被爱合一。不过，赛古鲁能随时随意主动把证悟赐予任何人；能让人与伊希瓦或帕若玛希瓦结合；也能让人成为同赛古鲁自己那样。这完全取决于一个人对他的信爱。

石头例子：石头没有欲望，没有希望，不想明天，没有情感，没有期待。你踢它，它无所谓；你给它戴花环，它不在意。你把它放进厕所，它不难过，你把它砌入宫墙，它不高兴。它始终不受影响；影响却按你对待石头的方式反弹到你自己身上。你踢它，你的脚会伤。你用头撞它，你的头顶会破；你把它置入宫墙，它也服务该目的。你怎样使用石头，就得到怎样的效果。石头不通过感官去体验宇宙的任何事物，对身体或宇宙也没有任何觉知。一个处于涅未卡帕（法那费拉、玛居卜或合一）状态者亦然。这样一个人也不体验宇宙，丝毫不受其影响。但同时，石头的心也不能体验自身，（1）赛古鲁和（2）玛居卜则体验自身。

在酣眠、无意识、不思想状态，宇宙（想象）处于虚无状态（微形体），不被体验。在涅未卡帕超意识状态，宇宙（想象）也处于虚无状态（微形体）。在从超意识返回意识的赛古鲁（撒里克）状态，宇宙（想象）以无限精与浊形式存在，但却不被体验。宇宙对他不存在。【因为他知道宇宙只是想象、虚无；他利用宇宙来让其他人摆脱宇宙；但他却不像凡人那样体验宇宙，所以说宇宙对他不存在。】

眼睛例子：眼睁开（思想、意识、醒状态），随着眼睁开，影子以无限形式出现。但对面没有业相镜子照影子，所以眼睛看不见（不体验）影子。对眼睛来说，即使睁开，影子也不存在。这类似于心的精与浊形体融入微，从微融入精与浊。

唱机例子：没放唱针时，唱片（心）仿佛在酣眠（无意识）状态。业相（录于唱片的歌曲印象）处于微形体。把唱针（精与浊身体）放上唱片（心）时，这些业相（印象）就被显现并体验为精与浊形体（录音被听见）。

业相的消除

精液对维持人的身体起着重要作用。尽量不要为了满足罪恶追求或自私目的（个人物质享受和肉欲行为）让精液流出身体。若通过梦等自然方式流出，危害则不那么大（没有灵性伤害）；但若因非法性交等不自然方式流出，则最有害；极其厚重的业相就会聚集于（通过这种不自然方法释放精液的）心。

业相以隐形状态附在每一个人心。人心及其精与浊身体运动都取决于这些业相。善业相产生善愿，恶业相产生恶愿；这些愿望（欲望）如若被付诸于行动，新业相就会根据行动聚集于心。例如想见神的愿望是善业相的结果；为占有金钱和女人而想杀人，则是恶业相的结果。每一个心中都有无数的善恶业相。正是因为这些业相的存在，人才无法享受内在无量喜乐。

每一个与神结合、业相已经彻底歼灭、为了人类灵性进步而把心放在低层面（运用身体）的灵性大师，都在那些同他有个人联系或者跟随他的人之间，保持一个能够消灭他们业相的体系。这也是为什么灵性大师不倡导瑜伽体系：因为这些体系虽能让心享受高等层面的气氛，却不能让人完全摆脱业相。严格遵循任何宗教的规则，也能让一个人与大师建立联系，最后通过大师恩典，消灭全部业相，体验大我：因为正是业相才制造欲望，让心不宁。

业相在无形状状态处于微形体；在精状态转化为欲望；在浊状态转化为行动。

必须消耗肉体。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亦即有两种消耗与升华精液的方法：一种是通过与恶人为伍，另一种是通过服务与爱。

通过第一种方法消耗身体，会制造新业相，从而为采用新身体谈好价钱。通过第二种方式消耗身体，亦即通过服务和爱，则会消耗旧业相，却不积累新业相；从而为人赢来从生死循环中的解脱。

服务主要包括：服务国家；服务人类；服务父母；服务古鲁。在所有不同服务中，服务古鲁是真正服务，因为只有这种服务才能把人

引向大我证悟。

每时每刻都要把服务视作人类向真理目标进步的最佳方法。为个人欲望服务，根本不是服务。有些人为功名服务，也是出于对目标缺乏认识。没有自私动机，为利他而服务：堪称优良服务，但仍然不是服务一词的真义。

只要服务念头还在，就不可能是完美服务。这个潜伏念头让服务者产生优越感。只要心存施恩与人的念头，就不是理想的服务。实际上，让人尽快穿越艰难曲折的摩耶，走向目标的最佳和唯一服务方式，就是服务者为有机会提供服务而感到受惠。这种服务最困难，几乎不可能做到；然而目标一旦实现，就有无尽喜悦。提供这类服务的高尚者极为罕见！一千万人当中也没有一人能做到。不要把这种服务形式归属于我们的爱国者！仅仅对那些看见真理目标并且受真正至师引领的人，这种服务才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

让少数渴望尽力提供理想服务的幸运者快速达到真理目标，从心中清除其他一切念头，一心想着寻找真正赛古鲁。必须抛弃一切的“引领”和“教导”工作。自己尚在暗中摸索，却想引领人，这难道不是不可救药？然而，真正的赛古鲁最难、最难找到，尽管也不是不可能。在大城市和高楼大厦里找不到他们；甚至在任何所谓的文明国家也找不到他们。

目前印度是唯一能有机会遇到这样一位赛古鲁的国家（译注：本书写作时间是1920年代）。让这种热爱真理者找不到赛古鲁决不罢休。让他们走遍印度的村落，拜访乡下人称誉的圣者。但也要他们警惕！在这些圣人当中极少数是赛古鲁。极少极少。让这些寻道者极其严苛地考察检验，但又非常谦卑地行事。倘若有幸找到一位赛古鲁，其余一切皆一目了然。

为了服务而放弃一切之后，就不要在乎别人说坏话。这显然有利于被诽谤的无辜者。对这种不求自来的明显灵性利益，无辜者只有在心中感激的份儿。这种利益采取的形式是减轻业相。

清除通向真理道路上的业相，是每个宗教或灵性体系的主导思想。无辜者越被诽谤诋毁，越多业相从道路上被清除。得到这样的好处，还去考虑怎样报复，难道不愚蠢？这在卡比尔的诗句中有很好的表达：“诽谤我者是我友，他买肥皂洗我污。”

因此，必须消耗与升华精液，必须耗竭身体——但是绝不能通过恶行或对世俗快乐的自私追求，而是要通过服务，通过爱。

微形式的业相投射为精形式的念头时，成为欲望；这些欲望又显现为浊形式的行动。但如果在业相呈现为精形式的欲望时，不让这些欲望显现为浊行动，就不会制造新业相。对此，卡比尔如是说，“心要走就让它走，别让身体跟着走；弓不拉，箭射哪？”

善恶业相是身体生死和一切世俗苦乐的起因。没有了业相，就没有了欲望或行动。这时唯有解脱，完全解脱。

补编（下）

真相与幻相

你们从美拉巴德来到谢赫恩家。觉得似乎离开美拉巴德，来到这儿。但这都是幻相（想象）。说实话，无人来去。来的是谁？身体！你睡觉做梦，似乎来来去去，做这做那；但是你的浊身体却像石头一般僵硬地躺着。谁在梦中做这一切，谁在梦中来去？精身体！你的浊身体（在醒状态）和你的精身体（在梦状态）又是为谁工作？为你的大我，你的真我！大我在心状态，通过身体做这一切。大我在大我状态，什么都不做。可以说是大我让身体去这儿去那儿。大我哪儿都不去。无所不在，去哪儿来哪儿？这种来去生死的都是身体，你却认为并感到是你的大我来去生死。你的真我不来不去，不死不生，乃无限不分、永恒遍在的一体存在。

赛古鲁有意识醒着，其精身体脱离浊身体，超然地做一切，随意到处漫游，就像你在潜意识梦状态精身体所做那样。他在醒状态体验这一切。你在醒状态随意让浊身体去任何地方（这时精身体与之连接）；你在梦状态支配精身体。赛古鲁在醒状态随意支配浊身体和精身体。你用身体（在醒中用浊身体，在梦中用精身体）做事，认为自己是身体。赛古鲁知道自己不是身体，身体只是工具，自己超越身体。

瑜伽行者不能随意让精身体去任何地方或层面；他们受限。赛古鲁不受限，能随意让精身体去任何层面。就好比一个人有些钱，能随意从孟买到卡拉奇，但却不能去美国。国王则能随意去世界各地。【不过这种身体来去皆幻相。】

假设浊身体是一只风筝，精身体是另一只风筝。你在什么状态？你醒时只能放一只风筝（浊身体）；不能同时放另一只风筝（精身体）。

入睡时（躺下浊身体）就好比拉下第一只风筝搁置一旁；并且放另一只风筝（使用精身体）。但因风筝线长度有限（不像赛古鲁的风筝线那样无限长），你的风筝只能飞有限距离（最低精层面）。你不能同时分别放两只风筝；而且你在一次放一只风筝时，也无法想象、感受、体验并认为你是风筝本身而非放风筝者。赛古鲁在有意识醒状态同时放两只风筝（一手一只）；并且感受、体验和知道自己是放风筝者而不是风筝。

如果在空中飞的风筝遇到事故、麻烦或不幸，你这个放风筝者也安然无恙。即使风筝被强风撕破，也不会伤及你本人。你会得到另一只风筝（身体）。因此，一切苦乐都涉及你的妄想心和身体，非关你的真我——完全超脱这些变化、感受和生涯的真我。

解脱（Moksha）是什么？是自由。实际上并没有束缚，何谈自由？自由关系到受缚者；没有束缚，哪来自由问题？

你的真我没有束缚。大我（智能、超灵）无意识时，不体验苦乐，也无来去等等，因为祂没有身体，宇宙对祂不存在。大我有超意识（真心、希瓦状态）时，也没有身体，宇宙也不存在，这些变化都与祂无关。大我体验自身无限大我；但祂有意识并且妄想时，身体和宇宙（想象）对祂存在；这些变化、苦乐都被祂体验。【身体和宇宙并不存在，只是影子和想象；但是妄想将之体验为真实。】

你（真我）永远自由、无限无量；不来不去，无所不在，一体不分；但却落入自己有限受限（是身体）的幻觉。你的这种幻觉即束缚；摆脱幻觉即解脱——体验自身无限无量、永恒遍在、一体不分。

如果你在放风筝时把自己体验为放风筝者而非风筝，就是解脱（吉万莫克提）状态，你就是解脱者（吉万莫克塔）。如果你在有意识醒状态拉下浊与精风筝不放（如在酣眠无意识状态），并且完全有意识地醒着，这时你就在成道（涅未卡帕）状态；或者说在醒状态没有精或浊体验。这就是大我证悟。

证悟真理即与神合一。这全凭灵性大师的慈悲。经过多年不断追

随并服务大师，这种状态触手可及。心证悟真理时，暂时失去对外在和内在世界的全部意识。穿越所有灵性世界层面，达到一体普遍存在状态。重回低等意识履行世界责任，注定是少数伟大者的命运。这时心满载真理而归。人成为神，不再有欲望，心中毫无疑惑恐惧，只见光明。看见并体验整个宇宙都属于他自身，来自他自身。这个世界和宇宙其余部分向他呈现真相。他清楚看见这些都是想象的产物；对他来说，先知们的福音和寓言皆一清二楚。没有他解不开的谜。他享受无量极乐；知道宇宙仅仅是从他自身显现出来的想象。

例如，电影放映员一边用手操作机器，一边专注于银幕上的画面，忘了放电影的是自己。他随着银幕画面哭笑；忘了这些并不实际存在。突然他被蝎子蛰了一下。手停下。机器停下，画面消失。他醒悟到自己在操作放映机，电影画面取决于自己的手动；银幕场景造成的哭笑不得，完全归因于对真实情况无知。成道者的情况亦然：他无比惊喜地醒悟到自己是真做者，周围宇宙只是画面。为何哭笑？当他看到自始至终都是自身大我时，欲望何在？他完全觉知到银幕上不同场景对无知观众产生的不同苦乐效果，但对于他自己，这些苦乐纯属幻相，因为他知道银幕上的战争、打斗、竞赛等等只不过是想象，因为实际上并没有战争发生。

可把手停眼闭比作酣眠无意识状态；把手动眼睁和看银幕画面比作一般梦与醒状态（妄意识状态）；把眼睁手停比作大我体验（涅未卡帕、超意识状态）；把眼睁手不停又看不见银幕画面（知道画面只是画面而非真实）比作撒哈伊三昧状态（赛古鲁状态、撒里克状态）。

再以海洋为例。可把海洋看作超灵，把泡沫水滴比作凡人心。正如海洋在泡沫水滴形体中变得有限，超灵也在人心形体中变得有限。海洋泡沫的形成归因于水的运动；水的运动由风引起；吹拂智能海洋的欲望之风把泡沫形体的水滴局限给予海洋。【泡沫 = 身体，水滴 = 凡心】

心不运作时，处于上帝状态（无意识或者超意识）。例如，你的

心在酣眠中止息；就不体验宇宙而言，这时你的状态类似于成道者状态。不同之处是成道心有意识，享受内在无量极乐；你在酣眠中则无意识。成道心在醒状态享受酣眠状态；意识到无意识，亦即超意识。

海洋成为泡沫里的水滴时，忘了自己是海洋。水滴只有在泡沫局限状态，觉知到其原始无限海洋状态，才有可能知道自己既是泡沫又是海洋。这样的水滴能够保持泡沫形体，又知道自己是海洋而非其他。同样，成道者表面上完全像普通人，但却知道怎样在有意识状态随意停止或运作心。他已经证悟并体验到自己是神，属于神，来自神。

不是所有成道心都注定重回普通心状态，履行把世界带向真理的责任。有些成道者永远失去对身体和宇宙的意识，仅仅保持大我意识（超意识）；尽管内在享受最高享乐，但外表就像疯子。这样的人在波斯语中被称作“玛居卜”。有些成道者恢复部分意识，被称作“撒里克-玛居卜”，但人数要少得多。还有成道者从超意识中再次下降到普通层面并完全恢复普通意识（对身体和宇宙的意识）。这样的人被称作“撒里克”，他们人数更少。

世界永远无法偿还这些撒里克的恩情。这些撒里克为了其他所有人，不仅放弃享受最高喜乐之超意识涅未卡帕状态，而且还承受极大的身体痛苦：这一切都是为了在灵性上推动世界。他们的首要责任是使少数同他们长期接触者成为同他们一样。还净化那些前来达善敬拜他们者。

海浪泡沫代表宇宙中无数世界。每个海浪泡沫都含有无数水滴泡沫。对普通水滴泡沫而言，海浪就像巨人。凡人对所处世界的感受亦然。但对知道自己即海洋的水滴而言，就连海浪泡沫也只是众多的暂时表演。这个水滴知道一切海浪、水滴和泡沫都同属一个海洋——其自身大我。

大有与空无

大有 = 是 = 智能 = 光明 = 大我 = 大知

空无 = 不 = 想象 = 黑暗 = 宇宙 = 无知

想象（宇宙）以及其中所有世界皆空无；想象在，是因为智能（大我）在。

智能不创造想象；因为有智能，所以有想象。因为有大有，所以有空无。

纯在（智能、大我）乃大有。纯在不制造空无（宇宙）。因此一切皆无有。被看见、感受、体验的涉及宇宙的一切，都与空无有关；因为大有（存在、大我、智能等）在，空无也在。大有不创造空无，但是大有在，空无也在。因为你在，这一切也在。你在（我性、自我意识）认知一旦消失（如在酣眠无意识或在成道超意识状态），这一切空无（宇宙）也消失。

无意识超灵成为有意识吉瓦（凡），之后成为希瓦（神）。超灵作为吉瓦，经过八百四十万个物种，最终再次成为希瓦。无意识希瓦无限，但是不知其无限。（从石到人体的）有意识吉瓦同样无限，但却受幻觉束缚，认为自己有限。有意识希瓦无限，知道并体验自己无限。八百四十万个物种是空无（黑暗、无知、想象等）的结果；通过这些媒介，大有（光明、大知、智能等）知道自身是大有。

这个“是”永恒。“是”（大有）永远不可能是“不”（空无）。有这个“不”，是因为有“是”。“是”（智能）显现“不”（想象）。大有在空无状态假装大有。因此空无有两个状态：纯无与假有。进化系列产生于纯无与假有的混合，或者说微想象与妄意识（妄我、妄性）的结合。这种无形结合即微阴（*Prakriti*）；阴把心状态赋予阳（*Purush*）——智能。微阴的精与浊形式是吉瓦生命（心、吉瓦）的精与浊身体；这种结合是心，心通过从石到人体的进化系列，把微想象体验为无限，把纯无妄想为大有。无意识（内吸的）大有，通过纯无与假有结合产生的（从石到人）形体，回到原有状态——带着大我意识。

就这样，陷入真无与假有结合罗网的纯有，或者说陷入心及其两

个身体状态的纯有，从石前进到人再到赛古鲁形体，同自身真我合一。无意识的大有有意识地经过空无的形体，最后再次成为空无形体，但是获得了大有意识：因为虽然空无形体最后全部消失（因为空无毕竟是空无），但是即便这些空无形体消失，大有在空无形体期间获得的意识（思想、觉识）却保留下来。这时有这种意识和思想的大有证悟：“啊！我是大有。迄今我一直在经历空无形体幻相；通过空无与假有（妄我）结合的身体，把这一切（宇宙）体验为真实存在，其实这一切只是空无、无有，纯属我自身的想象。”

实际上，空无就是“无有”；但作为“无有”存在。唯有大我遍在；唯有大我在；唯有大有在。但毕竟空无也在。这个空无在，是因为大我（大有）无处不在，除大我之外，一切皆无有，只有大我（大有）在。因大有存在，空无也自动存在；否则，空无并不真正存在。除了大有，一切皆无有时，空无还能是什么？因此，空无作为空无存在于无有状态。

大有不创造空无。一个根本不存在之物怎能被创造出来？因此存在（大有）经历吉瓦状态的形体（把空无体验为大有）之后，最终又回到原本存在状态，但是带着大我知识、大我思想、大我意识（希瓦状态）。

阳（存在）因纠缠于阴（显现为形体）而认为“我是身体，我在做这，我来我去”等等：此乃妄想，因为实际上祂遍在自由、从不变化、从从来去等等。

阳因妄想而成为心，因幻觉而成为吉瓦。阴在做一切，阳却认为自己在做！在妄想中处于吉瓦状态，尽管祂从未变化，永远自由；现在被妄想（幻觉）附身。幻觉离开时，妄想也离开。这时祂说，“我永远自由。我不是身体；我是无限！我是阳不是阴，但是我通过阴体验这一切幻相（宇宙）。”这时祂是希瓦。

在存在、吉瓦和希瓦三个状态，阳永远自由。但祂在存在状态，根本不知自己是否自由；在吉瓦状态，幻想自己是体验宇宙的受限受

缚身体；在希瓦状态，体验自由。只要有妄想，就有身体和宇宙体验。为让纯阳获得希瓦状态，吉瓦状态（心、两个身体和宇宙体验）成为媒介。为让无意识大我获得大我意识（超意识大我），妄意识（宇宙意识、普通意识）必须成为媒介。

无意识、无知、不知的大有，通过空无与假有（“不”与“是假装不”）结合的形体媒介，体验空无的一切显现之后，最终成为全知、有意识、思想自身的大有。因此，这个空无是无意识、不体验大我的大有获得大我意识和体验自身的媒介。这时大有知道（a）空无是什么；（b）宇宙是什么；（c）超无是什么——大有自身。祂还知道大有（自身）真实，其余皆想象。就这样，空无（想象）及其体验成为大有（智能、大我、存在、原阳、光明）知道、认识、感受、体验自身的媒介。

这个原始空无（想象）独立，无形，无重量（有形体才有重量）。宇宙（精与浊空无、无限空无形体、有形空无）是微空无的产物，因而依赖于无形空无。然而，微空无不是大有的产物，尽管间接地依赖大有。

空无以最有限微状态存在于大有【之所以最有限，是因为空无并不存在；相比无限大有的存在，空无的存在最有限】。空无被显现为精与浊形体，就是所谓的“造物界”。否则，造物界并不存在，只是永恒存在于非有状态之空无的显现。所以说这个原本空无完全没有意义、重量和形体等，并且独立（尽管其独立状态间接地依赖大有）。

大有（存在）独立遍在。这个大有在原本（不振动）状态，觉知不到空无；空无也觉知不到大有。大有只有经历了“不”的一切显现，才觉知到空无。

振动使不思想、无意识的智能有意识、有思想；把无限心状态赋予无限智能，来以精与浊的形式生产想象（宇宙）。这个无限心渴望体验其生产的宇宙；这个原始自然欲望即原始自然业相。【实际上，这个原始自然欲望根本不是欲望，因为是立刻自然产生的，故被称作自然欲望。】这个原始欲望把原始自然业相赋予智能，业相又把形体

赋予智能。智能的第一个形体就是通过原子获得的，并且属于原子。

智能（上帝）的身体在酣眠状态是微想象、最有限想象、微空无；在心的梦与醒状态，采取无限精与浊形体。因此，智能的身体在心的酣眠状态（涅未卡帕三昧状态）是自由想象，最有限宇宙，无有；上帝的身体在心的普通梦状态（瑜伽行者、第四状态）是无限精宇宙；智能的身体在心的一般醒状态是无限浊宇宙（想象）。心的身体在酣眠状态是微身体；在梦状态是精身体；在醒状态是浊身体。【上帝身体 = 黑暗、空无、无知、想象。】

妄心 = 不自然黑暗。这种不自然黑暗（吉瓦）体验不自然光明。

【不自然光明 = 有形自然黑暗 = 精与浊宇宙。】这种不自然光明是自然黑暗的精与浊形体（微想象、无形空无）。无形自然黑暗是无形自然光明的身体。无形自然光明在有形不自然黑暗状态（心的精与浊身体；心 = 无形不自然黑暗）体验有形自然黑暗（不自然光明）；不自然黑暗（妄性）消失时，不自然光明（宇宙及其体验，有形自然黑暗）也消失。

所以，整个宇宙皆空无之产物；空无又依赖于大有；大有在原本无意识状态对此却没有觉知。因为大有在，空无也自动在；宇宙即产生于这个（因大有而永恒存在的）空无。

大知与不知

只有一个存在（大知、智能）。不知随大知（存在、超灵、大我）而来。这个“不知”之知把知识给予自己；或者说无知之知假装知道（妄我、妄知）。这个妄知又为大知创造了八百四十万个物种，大知通过这些物种达到瑜伽行者状态，进而达到希瓦状态。就这样，不知之知成为妄想，最终成为真想。那个用不知（虚无、想象）作媒介，经过所有妄想状态后，获得真想者，看见、认识并证悟大有：“我是极乐，我是无限，我自由，我是一，我是神，我是大有，我是灵魂，我是大我；我不是心，不是身。”

因此，智能有三个状态：

- (1) 在无意识、不思想、不知道状态的纯知（智能、大我、大有）；
- (2) 在妄想状态的智能；
- (3) 在真想状态的智能。

(1) 和 (2) 不体验无限状态。(3) 体验无限状态；知道、体验、感受极乐；体验无限状态——此乃证悟、真想。在此，智能知道：“纯净唯一、独立永恒、无限不分智能就是我本身！不思想、无意识状态来自我。我的这种‘不思想’承担起思想，成为妄我（吉瓦）。结果是宇宙体验，而这个宇宙也来自我；经历这一切并获得希瓦状态的也只有我。我是这一切的显现者。日月星辰皆我。”

无知假装大知即大知体验宇宙（振动从大知中显现想象的无限形体）；不知又认为知 = 妄知。宇宙 = 无知 = 想象；这种妄知给大知赋予吉瓦状态；这种妄知与原本无知的结合 = 吉瓦及其身体。

(a) 无限智能（无意识、不知道、不思想的智能）不创造也不体验宇宙；

(b) 无限真心（有意识、知道、思想自身的智能）不创造也不体验宇宙；

(c) 无限心创造宇宙；

(d) 无限妄心体验宇宙。

对宇宙的创作和体验，亦即 (c) 和 (d) 状态，是为了让无意识智能 (a) 成为有大我意识的智能 (b)；让 (a) 获得 (c) 和 (d) 状态，到达 (b) 状态。

身体、宇宙及其体验只是大我体验自身的媒介。大我通过身体媒介体验宇宙时，成为心；大我直接体验自身时，其心性、身体、宇宙及其体验全部消失。大我一旦体验自身，就不再有宇宙和身体，因为事实上宇宙和身体从未存在过。宇宙和身体的貌似存在，归因于大我的心性。为了认识自身，大我努力获得意识，但同时也获得了心性。如果在完全醒状态保留意识，同时能够摆脱心性，就会达到涅未卡帕

状态。

因为首先宇宙和身体产生于空无，所以当大我获得自性时，身体和宇宙媒介已不再适用。只有在心性状态，大我才与宇宙和身体有关。大我真实；宇宙和身体只是幻相。然而大我不知道自身；这是因为这个“不知”，才出现了身体、宇宙和八百四十万个物种。大我借助这些物种最终认识自己。

宇宙是不知（无知、空无、想象、黑暗）的产物。当智能思想想象时，大知不知（无知）。最后，这种不知（无知之知、思想想象、妄想、假知）止于真想、真知。

就好比鹦鹉，原本自由，但是不知其自由。被关进笼子又被释放之后，鹦鹉如前一样自由，也知道了自由。因此，笼子是让鹦鹉获得这种自由知识的媒介。这个心及其身体也是笼子。心及其身体（随业相消失而）消失时，智能（鹦鹉）知道自己无限。这种心性有必要成为大我获得自知的媒介（这发生在业相消失之后）。

精身体依赖业相，浊身体依赖精身体。业相保留大我的心性，再通过精与浊身体体验宇宙。

大知最初不知其是大知。从这种不知（无知）中，宇宙产生；从无知与妄知的结合（从能量和虚空与妄我的结合）中，吉瓦及其两个身体产生，组成八百四十万个物种。大知经过所有这些妄想形体，最后知道自身；换言之，大知通过八百四十万个物种，进而达到希瓦状态。

就这样，无知成为大知认识自身的媒介。因为无知（空无、宇宙），大知获得妄知，把宇宙体验为真实，把无知当作大知。无知却认为知，就是妄知。大知经过妄知组合（八百四十万物种），之后经过高级层面，最终成为真知。大知体验大我。

八百四十万个物种的妄想（形体）是不知之知“知道”的自然发展。换言之，从石头到童真玛居卜状态，是不知之知认识自己的形体进化。大知经历所有的不知阶段和形体，达到最后玛居卜阶段之后，知道（认识、体验）自身。

大知（通过妄知形体）一直自然地发展，但在人类形体（最高级



形体）受阻。虽然从石头到人类形体，大知一直处于妄我（吉瓦）状态，但这种妄知（妄我、觉识、凡性）是在有限阶段，不明显、微弱（这是自然业相的生产）。因此，在这些从石头到动物的形体中，无知并不十分清楚地假装知道。不过在人类形体，大知则有无限妄知，不自然业相产生。大知向大我知识的前进受阻。因此在人类形体，大知迷上无限、不自然妄知（妄想、妄我）。这种我性成为大知通过其余阶段（层面）抵达涅未卡帕状态的障碍。

就这样，大知自然无阻地前进，直到人类形体，前进受到我性阻碍；大知要从人类到达神性状态，我性就必须消失。换言之，无限妄知必须变成无限真知；必须保留人类形体的无限知识，但是妄性必须变成真性——这通过拉若夫、瓦隶、辟尔等前进阶段得以完成。

在石头形体，大知是最有限的妄知。这个最有限妄知（妄我）通过形体系列前进，直到在人类形体成为无限妄知。但是现在知识的妄性（我性、凡性）是完全与无限的，前进受到不自然业相的阻碍【业相是无限妄我通过身体体验宇宙的产物】。当不自然业相障碍被排除时，大知从人类状态（通过拉若夫、瓦隶、辟尔状态）前进到童真状态，也就是涅未卡帕状态。就这样，通过从人类到希瓦状态的前进，无限妄知变成无限真知。

大知体验宇宙即大知体验无知（空无）。但在认识（体验）无知时，大知假装（幻想）知道，认为无知是大知——此乃妄我、妄知状态。阴即这种妄知形式；原知通过妄知的组合，体验无知的形体（宇宙）。换言之，阳陷入阴之罗网。大知成为无知与妄知结合的俘虏；超灵处

于吉瓦状态。

大有（大我、大知、智能、超灵）在本来状态不体验自身，不体验永恒存在、无限知识和无量喜乐；不在存在知识喜乐状态；只是“有”。大有体验自身时，处于存在知识喜乐（无限真心）希瓦状态。吉瓦状态（二元状态）是超灵成为希瓦（是大我认识超灵）的媒介。【超灵不知道大知也不知道无知，吉瓦知道无知，希瓦知道大知。】要体验“原一”，就要有二元。一旦借助于二元获得对原一（大我）的体验，二元的工作便告结束。

智能一旦体验自身，哪里还需要身体和宇宙？这时没有身体，没有宇宙，没有生死，没有宇宙体验。心身和宇宙只是让无意识超灵成为有大我意识（超意识）超灵的（意识）媒介。但在最初，二元则有必要。对原一而言，二元或独一都不适用。但在体验宇宙时，二元适用；体验自身时，独一适用。要体验自身，必须先有二元。要消灭二元，必须再有独一：这意味着大我证悟。

就原本存在而言，二元或独一都不适用。要体验这种存在，就必须有二元。要体验无限存在，二元首先参与，之后离开，从而获得独一。

大知（存在）陷入无知与妄知结合而生的形体（超灵来到吉瓦状态；智能陷入妄心及其两个身体）；承担无知与妄知结合（妄心及其身体）造成的后果。就这样，智能（灵魂、大我）认为自己是身体，把心通过身体所做一切当作自身所为。

智能虽然不受束缚，但在吉瓦状态时，却把身体所做的一切完全当作自身所为；幻想“我是身体。”事实上，智能作为超然独立的超灵（原阳），绝对是一无所为。这一切行动和互动都是发生在吉瓦（妄心）状态。尽管绝对什么都不做，智能却自称“只有我在做一切”——这归因于妄想（凡性）。实际是阴在做一切；阳却全部承担于自身。最初，阳处于绝对不知不做状态。之后陷入阴（身体）——无知与妄知的结合，亦即“无知装知”与“纯无知”的结合。阴（心通过身体）做什么，阳便开始幻想是自己在做什么。

智能妄想 = 生命（心、思想）。生命无形；但却根据业相，通过身体体验宇宙。阴的原始形体（妄知与无知的结合，心的微形体）也无形。这个无形的原阴进入形体（成为精与浊身体）；生命（妄想的智能、妄心）把通过阴（精与浊身体）所做的事务全部承担起来。当身体衰落时，这些事务以业相的形式留下；阴现在以无形业相的形式被印在无形生命。这些业相以微形体被印在生命的微身体。为了以精与浊形式体验这些业相，生命将微阴（微身体）投射到另一个精与浊形体；通过（阴所认同的）这个新精与浊身体体验这些业相。结果是生死循环。

通过生命运作的大我永远不死，但其身体却死亡（在涅未卡帕，其生命状态、心状态死亡）。大我按照通过上一个身体行动所积累的新业相，获得新身体。旧身体败落和采用新身体被称作“出生与死亡”。当大我因业相消失而获得大知时，当妄想消失时，个体生命状态也消失；这时阴也消失，大我通过阴所体验的宇宙也消失。大我成为同从前一样的一体不分、无形无限灵魂存在，不过现在却有了大我知识。

曾被阴俘虏的阳证悟：“我平静，一体不分，永恒无限，无所不在。所发生的有关世界体验的一切，都是阴所为，却被我视作自己所为。”此乃成道者（吉万莫克塔）。

在身体中获得平静超意识涅未卡帕状态者，被称作吉万莫克塔。这时，他即使在阴（身体）中又似乎不在，因为他虽陷入身体，却体验自由；证悟大我一体不分，无所不在；他已没有生死循环，不再采用心体与肉体。即使在阴中，他仍看见自己超然；知道阴以及通过阴进行的宇宙体验皆虚假，并且同时体验无量我喜乐。

妄想造成生命状态；因为阴，才有宇宙体验；业相造成妄想。业相一消灭，妄想也结束；妄想一结束，阴和宇宙体验也告终。唯有阳（大我、存在、超灵）留下。陷于阴的大知（存在）最终认识自己时，便获得自由，成为吉万莫克塔；知道“我永恒和平，一体不分；这些宇宙体验都是妄想通过阴所为，而非真我所为；但我一直幻想是我所为。”

因此，吉万莫克塔是逃脱阴的束缚者（这些束缚产生于妄知与无知的冲突）。如果体验超意识并在阴（身体）中的吉万莫克塔，从超意识下降到意识状态，体验阴与宇宙，进而利用阴来拯救他人，他便成为赛古鲁、真师（Acharya）、撒里克、至师。

他从空无状态开始，瞬间经过八百四十万个物种，到人类形体，再到（弃世者）墓地状态，再到（圣人）精神状态，再到童真（涅未卡帕）状态——都在一瞬间。接着又重新开始。

最初他也像其他所有生命一样，从空无开始，经历一切生死形体（进化系列的组合），直到人类形体（轮回转世）；前进到弃世者墓地状态，进而到童真超意识涅未卡帕状态。在证悟大我之后，如前所述，他于一瞬间来去于空无与大有状态之间；一瞬间从真理状态通过生命（吉瓦）状态到大有（希瓦）状态。他在希瓦状态（赛古鲁状态）虽然知道阴和整个宇宙皆梦幻，但仍然通过阴进行利他工作。

赛古鲁下降时，其他生命也被提升。他于刹那间成为吉瓦，刹那间又成为超灵。这种随意成为吉瓦和超灵，即希瓦状态。他于刹那间下降，经过八百四十万物种；赛古鲁经过这些物种时，每个物种的生命（吉瓦）皆被提升：植物生命成为动物生命；动物生命成为人类生命；人类生命被提升到弃世者墓地状态。这种降入意识与升入超意识，完全是为了世界利益，为了宇宙进步。

大知中有大能。一旦经过八百四十万物种，达到吉万莫克塔状态之后，这种有能力拯救他人的大知就会到来。一旦完全有意识地经过浊与精现象，达到原始存在之后，也就是获得超意识、大我意识之后，人就成为神（帕若玛希瓦）。在证悟大我时达到的涅未卡帕状态乃最高状态。获得该状态者被称作吉万莫克塔（解脱的个体灵魂）；为了世界利益，为了他人的灵性进步，从这个涅未卡帕超意识状态下降并且保留原阴意识者，就是光荣的真师赛古鲁。

上帝手书

真我（即心止息、大我）= 自然光。

妄我（即心运作、自我）= 不自然暗。

自然光的存在 = 自然暗

不自然暗的存在 = 不自然光（即宇宙、摩耶、不自然暗的一切见、闻、嗅、吃和体验）。

这是因为（如前所述）哪里有光，哪里就必有暗。暗证明光的存在，所以暗在，光也在。因此，

因为自然暗在，所以自然光在；

因为不自然暗在，所以不自然光在。

若没有不自然暗，就不会有不自然光。只要心运作（不自然暗），就有宇宙（不自然光）及其体验。一旦心止息（不自然暗消失），对宇宙（不自然光）的体验亦止息。

因此在一般醒状态，由于心运作（不自然暗），宇宙及其体验（不自然光）就存在。但在酣眠中，由于心不工作（心止息），宇宙及其体验消失；只有空无（自然暗）遍在。只有光及其存在留下。

因此酣眠之空无即自然暗。

一开始我们说，神在酣眠（自然暗）状态是主（库达），在梦和醒（不自然暗）状态是仆（绊达）。

所以神的两个状态是：自然暗状态的神（光）；不自然暗状态的神。

自然光

自然暗

不自然暗

不自然光，即整个宇宙、整个摩耶

只有大我（光）之处，就只有空无（自然暗）。从这个自然暗（空

无)中产生不自然暗(心运作,妄我,自我)。从不自然暗(自我)中产生不自然光(宇宙)。

因此这个宇宙来自于空无。如下所示:

从自然暗(空无)中

|

产生

|

不自然暗(自我 = 心); 从中

|

产生

|

不自然光(宇宙、摩耶)

因此整个摩耶皆来自于空无! 它除了是无中生有, 还能是什么? 所以整个摩耶皆乌有。

所以, 心运作时, 就有一切; 心止息时, 一切皆无。

—————

所以, 不自然暗意味着心, 不自然光意味着身体和宇宙。只要心运作, 就有身体和宇宙; 一旦心止息, 就没有身体和宇宙。因此在梦与醒状态, 有心、身、宇宙等。但在酣眠状态却没有心, 没有身, 没有宇宙。

因此, 身、心、宇宙皆无, 皆假, 皆幻。

—————

心止息即自然光(连同自然暗)。

心运作即不自然暗(连同不自然光)。

因此, 心止息即光、神、大我。

心运作即妄我、奴隶。

—————

因此, 在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自然光(你的真我)和自然暗(光

的存在、大灵)，以及不自然暗（心）和不自然光（身体和整个宇宙）。

自然光通过自然暗体验（看见）不自然暗，通过不自然暗体验（看见）不自然光。

换言之，大我通过大灵体验心，并通过心体验身体和宇宙。因此只要有心和身，大我就体验；没有心和身，大我就不体验。因此大我在万物之外又在万物之中。同一个光存在于自然暗、不自然暗和不自然光。也就是说，同一个大我存在于大灵、心与身（及宇宙）。

或者说神存在于：

一、大我（超越万物，超越三界）；

二、大灵（作为自然暗而遍在）或空无；也就是遍及一切、无处不在；

三、心（有限、在每个身体中）；

四、身体（更有限、十车王家）

所以卡比尔说：

同一个罗摩在十车王家的摇篮里被摇动（身）；

同一个罗摩通过每一个心讲话（心）；

同一个罗摩的整个造物界展现（大灵）；

同一个罗摩超然于三界之外。（大我）。

自然暗时刻看见自然光，不自然暗时刻看见不自然光。也就是大灵看见大我，心看见身体和宇宙。

在酣眠中，自然暗（大灵）看见自然光（大我）；在醒状态同一个自然暗（大灵）成为不自然暗（心）。

所以，在醒状态，大灵与心连接，身体和宇宙存在；在酣眠状态，身体和宇宙则不存在，（因为）心融入大灵。

心在酣眠状态融入大灵（不是证悟）。但如果心在醒状态融入大灵，宇宙和身体则存在，心则不存在。

在前面我们看到，心存在时，身体和宇宙就存在。也就是宇宙和

身体存在时，心就存在。

但在此（心在醒状态融入大灵时）宇宙和身体存在，心却不存在；也就是心与大灵脱离，这就是证悟。

就这样，心（妄我、自我）成为大灵；大灵时刻看见大我，所以现已成为大灵的心（自我、妄我）看见大我并且说，“我已看见神，我已证悟大我。”

因此，心（妄我、自我）不是大灵（未融入大灵）时，看见身体和世界；成为大灵（融入大灵）时，看见大我。因此，心成为大灵（空无，作为自然光的存在而普遍暗），即普遍存在（真人）；心受限时，即普通人。因此受限心，也就是受限自我，现在成为无限或者说普遍自我并且说，“我遍在”，“我是道”，“我是梵”。

因此，妄我运作时受限；妄我止息时普遍。或者说心运作时仅仅感到“我是这个身体”；止息时感到“我不受限”。

总而言之，大灵运作，即心；心运作，即身体和宇宙。因此，

无限真我 = 自然光

无限妄我 = 自然暗

有限妄我 = 不自然暗

不自然光 = 身体和宇宙

无限自我（妄我）看见无限大我，有限自我（妄我）看见身体和宇宙。

身体和宇宙必须存在（醒状态），有限妄我必须成为无限妄我才能证悟（看见）大我。

因此，有限妄我必须醒状态成为无限妄我，也就是心在醒状态止息（如同酣眠状态），或者说必须在醒状态体验酣眠。

到目前为止我们认识到，心运作时——也就是受限自我（妄

我)——看见身体和宇宙;心无限时——也就是无限自我(妄我)——看见大我。

心运作时说,“我有限(是这个身体)。”心不受限时说,“我无限。”心运作时受限,心止息时无限;所以,为了证得无限大我,心必须在醒状态止息。

在运作的心与止息的心之间,也就是在有限妄我与无限妄我之间,或者说在心与大灵之间,有七个阶段、七个层面、七个世界。

运作的有限心要成为不运作的无限心,就必须经历专注过程。通过逐渐专注,有限心逐渐打破其局限,随着局限被逐渐打破,逐渐体验诸层面。心越是专注,就越在层面上进步。达到最高专注状态时,心彻底止息;也就是说,其一切局限皆被打破,心现在变得无限;止息的心,也就是无限心,时刻证悟上帝。因此心现在证悟大我。

瑜伽士有止息心的不同方法,但全都取决于专注。通过专注过程达到目的。但是专注必须达到让心止息的阶段。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需要很长很长时间:因为心若是成功地获得一点专注,第一层面便对之显现,心受吸引,以至于仅仅专注该层面。如果心(通过古鲁恩典或者自身业相)获得更大专注,第二层面显现,因此心进一步专注的机会减少。此外,在每个层面,景色、环境或能力的显现都让心迷恋,不想进一步专注。

只有在罕见情况下,通过圆满证悟的撒里克古鲁自始至终的帮助,才能使心跨越所有专注阶段,也就是体验所有七个层面,最终止息并证悟大我。一旦证悟大我,就不再有层面、体验和显现,只有唯一无限光——大我。

如果一位完美证悟的撒里克,用青睐恩典将某个有限心止息,该有限心就变得无限,同时证悟大我(涅未卡帕三昧)。

也就是说,让有限心(一瞬间)无意识地穿过所有七个层面及其显现,并且止息;有限心对此没有觉知。但在返回有限状态时,则经过(体验)这些层面及其显现,知道自己已经证悟。

因此就成道心而言，心成为大灵（止息）时，看见大我；返回有限运作时，随意随时看见身体和宇宙；随意随时看见诸层面及其显现；但在止息时，既看不见身体和宇宙，也看不见诸层面和宇宙！就一般未成道心而言，心只看见身体和宇宙，却看不见七个层面。

你们知道，梦（在我们醒时）向我们证明我们曾经睡眠过，在醒状态梦被记起（看见）。所以，当成道心成为有限心时，也记得（看见）诸层面及其显现；我们醒着时，无论何时希望记起梦，只要想一下，梦就在那儿。因此对一个处于受限状态的成道心来说，只要想一下，诸层面就准确真实地呈现于眼前。

无限心（从不受限到受限）返回有限状态时，经过这个梦（七个层面及其显现），这种梦状态被称作“神圣之梦状态”或者“第四状态”！

现在我们简略解释一下睡、梦、醒状态，澄清如下一点：心的正常运作状态、（通过专注）经过这些层面和非常止息状态，分别对应于睡、梦和醒状态。

心从醒状态（1）进入睡眠状态（3）时，必须经过梦状态（2）也就是中间状态。在这个梦状态（1与3之间）体验一部分醒（1）和一部分睡（3）。当醒状态的牵拉较大（心在醒状态不停地深陷世俗纠葛）而睡眠的牵拉较小（心停止运作，休息并忘记世俗事务）时，心就相应地留在梦中较长时间，因而记得梦。但醒状态的牵拉较小而睡眠的牵拉较大时，心则相应地留在梦中较短时间，因而不记得梦；有时候甚至不知其曾在梦状态待过（心在达到酣眠状态之前必须经过梦状态）。

如果醒状态（1）的牵拉坚持，心就仅仅留在梦状态，不能到达酣眠状态，而在根本没有进入酣眠状态的情况下回到醒状态。

【注意：这类似于卡在层面上、无法达到大灵来证悟大我（酣眠）的瑜伽士】

心进入并留在酣眠状态时，什么都不体验；从酣眠状态返回觉醒状态时，必须再度经过梦状态。从梦状态返回时，如若酣眠的牵拉较

大（这通常会发生，因为刚从酣眠中返回），心便在梦状态停留较长时间，因而记得梦。如若酣眠的牵拉较小（这发生在那些留在梦状态较长时间并在酣眠状态较短时间的人身上）且觉醒的牵拉更大，心就不在梦状态停留很长时间。这都是指常人心。

现在谈圣人心：

心从酣眠状态升入真醒（而非降入假醒）（此处升降等用法只是为了方便理解）时，必须经过梦状态。这种梦状态是两类酣眠（3和5）状态的中点；然而5意味着在醒状态酣眠。

因此这两点之间的交叉点（4）是体验神圣梦的状态，亦即“第四状态”。

总之，如果普通心在醒状态脱离（背离、忘却）身体和世界（放弃用身体享受体验世界）并且专注于神圣，就可以说已经开始从普通酣眠（3）向神性酣眠（5）前进。在从3向5（专注）前进时，必须经过神圣梦状态（七个层面），直到抵达“醒酣眠”（5）——在此无梦，只有酣眠 = 光。

【几乎不可能通过这个过程成道。不过有些罕见者还是做到了，这些人可被视作撒里克，他们能让人从一个层面进入下一个。但他们却不属于那些能在刹那间让人成道的赛古鲁。——译注：这是手稿中被巴巴划掉的部分】

现在我们来看“证悟”指什么。此刻你（心）看见身体和世界。你在同样的醒状态闭上眼睛，通过将注意力从身体和世界上移开，集中于单一神圣主题，来努力让心专注。当单一神圣主题如此吸引心的时候，可被视作心开始从3向5前进。一旦这个过程开始，层面就变得可见。你的身体和世界仍在（这意味着你醒着）；心却看不见身体和世界（这意味着酣眠状态）。因此可把酣眠视作起点。随着心越来越专注，所有层面都逐渐可见（此乃“醒中梦”状态 = 第四状态）；最后的心止息意味着“醒中酣眠”状态，因为你的身体和世界都在，

心却不在。因此，

心专注 = 酣眠（3）

心上升 = 做梦（4）

心止息 = 觉醒（5）

（这必须发生在普通醒状态。）心运作时，业相（幻象☒印象）形成；为体验这些业相，身体出现；为了身体，世界出现。换言之，因为业相存在，身体和世界才存在。倘若没有业相（这是一切想象与“我”、“那是我的”、“我和我的”等断言的起因），就不会有任何身体和世界。这意味着身体和世界只是幻象产物。通过专注，心努力超越业相，亦即超越身体和世界；达到最后专注阶段时，业相（也就是身体和世界）成为“无有”（消失）。这需要很多时代（的精进）。不过，赛古鲁的一个青睐就能消灭全部业相。业相完全缺席意味着心止息。这是因为有业相，心就运作；无业相，心就止息。心的运作或止息取决于有无业相。

真暗（也就是心止）时刻看见真光。当真暗（存在）作用时，假暗（心）时刻看见假光。因为你此刻的存在处于心状态，所以看见身体和世界。当你的这个心止息或者说成为存在时，就会在那一刻看见光，因为如前所述，存在时刻看见光。光怎能通过自身来体验自身（光）呢？

这意味着只有在（真暗）存在状态才能体验光。然而在（酣眠）空无状态，这个存在状态无意识。为看见光，真暗确实获得了意识；但一有意识（也就是发挥作用）就立刻拥有世界和身体等，并且开始仅仅看见这些。这意味着真暗从未看见光。存在无疑获得了意识，但却不但看不见真光，反而开始看见假光。存在必须保留意识（因为在本初无意识时不见光），同时又不見身体和世界。也就是说，在保留意识的同时不受限制，保持无限。因此存在反转自身；逐渐超越自身局限，经过七个层面后成为无限。现在，因为有意识，暗看见光。

（与无限大我并存的）无限自我要看见大我，就必须有意识。获

得意识后，无限自我成为有限自我，从而转向身体和宇宙。

现在有了意识，无限自我必须保留，但却不受限。为打破局限（同时保留意识）而转向，一点一点经过七个层面，又成为之前的无限自性，但却有了意识；从而看见大我。在本初是无意识的无限自我；所以，为了获得意识，必须经历这一切的折腾。